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儒藏

史部　第七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B222
30
(73)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焦竑年譜 容肇祖 編撰……一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清・陳斗初 編撰……三七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明・郭孔延 編撰……六五
顧端文公年譜 明・顧憲成 自述 顧與沐 記略 顧樞 編輯 清・顧貞觀 補訂……一六一
胡應麟年譜 吳晗 編撰……三五一
眉公府君年譜 明・陳夢蓮 編撰……四一五
高忠憲公年譜 清・高世寧 編撰 高世泰 增訂……五三九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明・馮奮庸 編撰 清・張宏文 續編……七一三

焦竑年譜

容肇祖 編撰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二審

據《燕京學報》第二十三期重排

《焦竑年譜》，容肇祖編撰。原載一九三八年六月《燕京學報》第二十三期《焦竑及其思想》。

焦竑（一五四〇—一六二〇），字弱侯，又字從吾、叔度，號漪園，又號澹園，南京（今屬江蘇）人，明代著名思想家、藏書家、古音學家、文獻考據學家。萬曆十七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長子侍讀等職。其學由耿定向、史桂芳導引而入陽明心學一派，繼以王襞、羅汝芳爲師，又受泰州學派思想啓發，提出「學道者當掃盡古人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出一片天地」，崇楊墨而不獨尊孔孟，與同被視爲「異端」之徒的李贄交好。然其學篤實明辯，迥異於明代「遊談無根」之風，在當時即有「士林祭酒」、「一代儒宗」之譽。生平研經著史，闡發釋老，著述宏富，尤以《澹園集》、《續集》、《焦氏筆乘》、《續乘》、《焦弱侯問答》、《老子翼》、《莊子翼》、《易筌》等最能反映其學術思想。又以《國朝獻徵録》、《國史經籍志》、《皇明人物考》、《玉堂叢語》、《遜國忠節録》等通究明代史事，有「國朝典章」之褒。其所評點、編纂類著述更多達六十餘部，對後世影響極大，享有「巨儒宿學，北面人宗」這樣崇高的學術地位（徐光啓《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

容肇祖，字元胎，爲當代著名學者。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嶺南大學、西南聯大、中山大學教授，著有《明代哲學史》、《李卓吾評傳》等。此譜作爲《焦竑及其思想》一文的組成部分之一，記其師承淵源、著述與交遊甚詳，有助於瞭解焦氏學術思想之形成過程及其生平事蹟。

焦竑年譜

焦竑、字弱侯、號漪園、又號澹園、南京（應天府）旗手衛人。原籍山東省日照縣。自明初遠祖以宦遊留居南京、遂家於南京。竑有與日照宗人書說道、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宦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正德）靖（嘉靖）間、饑疫相仍、一門凋謝、祇餘吾父騎都尉一人耳。（澹園集十三）

他的父親號後渠、（李贄續焚書卷二有壽焦太史後渠公八袠華誕序）年八十二、以微疾終。（見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五。）兄號伯賢、官至廣東靈山知縣。（見江西饒州府通判黃公墓志銘、澹園集三十。）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庚子、（西曆一五四〇）焦竑生。

案焦竑的生年、約有三說。

一、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云、泰昌元年（案即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西曆一六二〇、這年七月改元泰昌。）卒、年八十一。上推爲生在嘉靖十九年庚子。錢大昕疑年錄三附引文武星案云、嘉靖十九年庚子生、正合。又耿定向與焦弱侯書說道、前病中聞賢大魁報、喜而不寐者終夕、如得良劑、沈痾大減。踰數日、則又爲愓然深思、懍懍焉不寐者累夕、念賢茲當知命之年、乃有此一着、天非徒以榮名授賢、度所以命之者意篤至矣。（耿天臺先生全書三）鄒元標焦弱侯太史還朝序說道、弱侯以文行爲士林祭酒者二十餘年、年五十始魁天下。又焦弱侯太史七十序說道、及艾登上第。（俱見鄒子願學集四）焦竑大魁在萬曆十七年己丑（西曆一五八九。）這年如果是五十、則生年爲嘉靖十九年。又耿定

向官南直隸督學在嘉靖四十一年西曆一五六二冬、竑遂受學于定向、後來竑推崇定向、說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又作老子翼序、說年二十三聞師友之訓、稍志于學。澹園集十四竑如果在嘉靖四十一年年二十三、則生年必是嘉靖十九年。

二、王鴻緒明史稿列傳一六四、明史二八八本傳、俱說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上推爲生在嘉靖二十年辛丑。西曆一五四一錢大昕疑年錄三、正作焦弱侯八十、生嘉靖二十年辛丑、卒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吳榮光曆代名人年譜九、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下、記道、焦弱侯竑生。

三、明狀元圖考卷三、說焦竑赴會試、寓燕京祖師廟、道士夢神告云、有大狀頭相公是科果首唱、是年五十一。這真是俗語不實傳爲丹青、如果焦竑登第時年五十一、則生在嘉靖十八年己亥、西曆一五三九以上關於焦竑的生年共有三說、這是很難確定的、生嘉靖十九年的一說、是折衷而又證據較多、爲作年譜的便利計、姑且採用、以俟將來的考證。這年王艮卒。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西曆一五五〇**竑年十一。**

竑的父親教督甚嚴、竑亦發憤向學、他後來說道、

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爲世俗梯榮計、實吾父督教甚嚴、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與日照宗人、澹園集十三。

當時授他程課的、又有他的哥哥伯賢、他後來作刻兩蘇經解序、說道、

余髫年讀書、伯兄授以程課、即以經學爲務。於古註疏有聞必購讀。澹園續集一

這年顧憲成、趙南星、湯顯祖生。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西曆一五五五 **竑年十六**。

選京兆學生員。他後來作的永平府遷安縣金君玄予墓誌銘說道、

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少司寇吳君伯恒自新、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及玄予金光初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澹園集二八

又作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說道、

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王銑適以松陽令改學博士至。澹園集二九

這年湛若水卒。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西曆一五五八 **竑年十九**。

鄉試下第。他後來作青陽陳氏族譜序說道、

嘉靖戊午、余始識青陽陳水部於場屋。澹園集十五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西曆一五五九 **竑年二十**。

這年楊慎卒。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西曆一五六〇 **竑年二十一**。

他後作玉露堂稿序說道、

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柏成行、皆居士顧源手種。澹園集十六

這年唐順之卒。

嘉靖四十年辛酉西曆一五六一 **竑年二十二**。

娶耆儒朱鼎第三女爲妻朱氏，時年二十三。竑後來作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始朱安人至，余赤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曰：子異日必貴，萬分一祿之弗逮，如後悔何！盡出匳中裝爲甘毳，資會太宜人善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不繼則解釵釧營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一爲開顏，其益大矣。澹園續集十五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西曆一五六二 **竑年二十三**。

冬，耿定向來督南直隸學政，竑遂受學于定向。他後來作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說道：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略乃首聘楊子道南希洺與講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踊躍，或不待詞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澹園集二十

他又說道：

向來論學，都無頭腦。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

又作老子翼序，說道：

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談者、

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澹園集十四

這是他的學問初有悟入的一年、他是很得力於耿定向的。這年鄒守益卒。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西曆一五六三 竑年二十四。

這年季本、聶豹卒。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西曆一五六四 竑年二十五。

中鄉試、舉人座師爲沈啓原、他後來作霓川沈先生行狀說道、

嘉靖甲子、比士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有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啓源以南屯部郎、校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澹園集三三

同學的有吳自新、號伯恒。澹園集二八永平府遷安縣金君墓志銘說道、甲子、余與伯恒舉于鄉。爲縣學同案。冬北上、始識太平縣焦玄鑑。見澹園集三一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這年羅洪先卒。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西曆一五六五 竑年二十六。

會試下第。這年顧起元生、顧之父國輔、少與竑爲縞帶交。見毅菴顧公墓志銘、澹園集二九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西曆一五六六 竑年二十七。

這年始識耿定向弟定理、又識鄒守益孫德涵、相與商討學業、耿定向觀生紀記這年說道、

其年仲子指定理謁闕里、登泰山、還若有所啓、與焦竑、楊希淳、吳自新二三子商切有契、謂余若尚

有闋、時時垂涕盡規、余因有省。益余往猶未免躭無溺妙、以此合彼、見在、至是乃豁然一徹也。略夏中、鄒德涵至留都、居之明道祠。德涵就仲問學、數問而仲數不答。德涵拂袂起曰、吾獨不能自心參而向人吻求乎。歸鍵一室、靜求者踰時、未有解。愈自刻厲、至忘寢食。余屬與焦竑處、踰年始有悟。發寓書重感得仲初相激。

六月、崇正書院成、延焦竑主其教、檄髦士從講、著崇正書院會儀。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

這可見焦竑爲耿定向最得意的高足弟子。焦竑作天臺耿先生行狀亦說道、

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遴十四郡髦士羣而鼓鑄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徐階以理學名卿首揆席、設篋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符人瑞、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蕩鼓舞、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士蘇醒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靡他師者、亦籍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澹園集三三

見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

這可見耿定向的名望之盛、而推助其聲氣者、當然以焦竑爲首了。這年與楊希淯道南同遊九華山。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西曆一五六七 **竑年二十八**。

十一月、耿定向晉官大理左寺丞。見天臺耿先生行狀、及耿定向觀生紀。計耿定向自嘉靖四十一年官南直隸督學、至這年凡六年。焦竑作的行狀所謂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澹園集三三

隆慶二年戊辰、西曆一五六八 **竑年二十九**。

這年竑到北京會試下第。識高朗字子晦、後來作的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說道、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略歲丙寅嘉靖四十五年、君兩弟以余師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間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寺序班在焉。一見恨相知晚。澹園集二八

又識劉淛字君東、後來作崇德錄序說道、

余自歲戊辰識君東京師。澹園續集二

這年冬、竑到湖北黃安、住耿定向家。耿定向觀生紀說道、

焦弱侯率其徒田既霑李能之同來省。

隆慶三年己巳、西曆一五六九 **竑年三十。**

春、在湖北黃安、臨別與耿定向登天臺山。耿定向觀生紀記道、

春偕弱侯登天臺。弱侯爲余賦北山有台什。里中子弟從者十人。仲子定理諗里中子弟無能賦者、令各稱引古語並古詩爲贈、欲弱侯一一答之、模古人贈處之恉。叔子定力譔次之爲天台別訂。余送至官孝廉宅而別。

案竑有留別天臺耿先生詩、說道、

千崖落木動微寒、匹馬西來歲欲殘。四海風流今下榻、一尊煙雨夜憑闌。時危自覺知心貴、身在翻悲會面難。一望歸舟腸盡結、橫江波浪正漫漫。澹園集四一

隆慶四年庚午、西曆一五七〇 **竑年三十一。**

秋、與鄒德涵同舟北上。見鄒君汝海墓表、澹園集二十七。

隆慶五年辛未 西曆一五七一 **竑年三十二**。

在京師會試下第。歸後來他作劉君東孝廉名淛傳、說道、

憶歲辛未、余計偕都門、同志嚮臻。有襆被旅中、朝朝不能去者、如君東、尤有味于余言也。澹園續集十

這年冬、他的母太宜人痰疾劇、不解帶而侍者匝歲。後來他作的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辛未冬、太宜人痰疾劇、余榻前不解帶而侍者帀歲。每嗽至、余兩人掖之、呷少茗汁乃安。夜至數十起、以爲常。太宜人嘆曰、兒忘疲固也、新婦將毋過勞乎。安人曰、子婦以得事親爲幸、胡勞之知。然太宜人竟不起。澹園續集十五。

這年歸有光卒。後竑所作筆乘續三尚書敘錄條、引歸有光題跋一篇。

隆慶六年壬申 西曆一五七二 **竑年三十三**。

耿定向過金陵、與李贄及竑等商討學問。耿定向觀生紀記道、

過金陵、與李宏甫名贄、又號卓吾、焦弱侯輩商學。耿天臺先生遺書卷八

案竑與李贄交好、在這幾年中過從頗密。後來李贄壽焦太史尊翁後渠公八衮華誕序說道、

予至京師、即聞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識侯。既而徙官留都、始與侯朝夕促膝、窮詣彼此實際。夫不詣則已、詣則必爾、乃爲冥契也。故宏甫之學雖無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略惟宏甫爲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爲知己。李氏續焚書卷二

我的李贄年譜以爲李贄大約在隆慶四年徙官南京李卓吾評傳頁六、則這年正是他們往來甚密的時候。又李贄識耿定理在這年、據李贄耿楚空先生傳焚書卷四。則李贄與耿定向相識或亦始這年、而由竑爲之居中介紹的。

這年冬焦竑丁母憂。據上引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這年閏二月二十四日焦玄鑑卒後三十年竑爲作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西曆一五七三　竑年三十四。

居喪家居。

萬曆二年甲戌、西曆一五七四　竑年三十五。

春、耿定向奉命册封魯府、還過維揚、焦竑偕王襞號東厓迎之於真州、相與商切學問、踰數宿而別。竑送定向至和州、定向爲述定理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解、竑深有契。據耿定向觀生紀、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

十一月二十日竑妻朱安人卒、年三十六。生子二、尊生、選貢、周舉人。女二、皆幼、後一適諸生楊楷、一適梁子固。據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五。這年錢德洪卒。

萬曆三年乙亥、西曆一五七五　竑年三十六。

這年冬續娶武舉趙琦的第二女爲繼室。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安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趙安人而喜甫踰期、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蚤暮候起

居上食飲惟謹。家大人春秋高矣、當計偕、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寧吾老者新婦也、子毋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朱安人之于余母也。凡時祠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一觴一匕靡不出其手。有中表以居間請安人、峻拒之。其人曰、仕宦者類以厚其妻子耳、若奚爲者。安人笑曰、尊富之爲厚、爾所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甚賞其言。澹園續集十五

萬曆四年丙子、西曆一五七六 **竑年三十七。**

這年趙貞吉字大洲卒。崇正堂答問有引趙貞吉的話。澹園集四七 潘絲字朝言卒、竑有祭潘朝言文、稱潘絲爲奇男子。澹園集三五 後來又作潘朝言傳、敘說道、

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守益、羅達夫洪先、毗陵唐應德順之、宛陵周順之怡、皆執贄請益焉。略 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四十四年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於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挐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

流破之。又明日伏煙邨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略耿先生定向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略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略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略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略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澹園集二四

萬曆五年丁丑 西曆一五七七 **竑年三十八**。

會試下第歸。歸時與張鳳翼同舟。他後來答張伯起鳳翼有說道、憶丁丑歲與老丈方舟而南、見諭自此不能更出。意爲一時有激之言、不謂丈自遂其高、其果如此。澹園續集五 這年李贄以南京刑部郎出爲雲南姚安府知府。

萬曆六年戊寅 西曆一五七八 **竑年三十九**。

萬曆七年己卯 西曆一五七九 **竑年四十**。

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筆乘三 何心隱原姓名梁汝元死湖北獄中。後來竑的朋友李贄著何心隱論李氏焚書卷三、極恭維心隱、並有與竑書說道、

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絏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文章高妙、略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案焚書卷三有何心隱論、卷一有荅鄧明府、皆為何心隱作。所謂二稿當即此。亦略見追慕之切、未可出以示人、特欲兄知之耳。蓋弟向在南都、未

嘗見兄道有此人也。豈兄不足之耶。抑未詳之耶。續焚書卷一頁四一

萬曆八年庚辰 西曆一五八〇 竑年四十一

這年始記錄讀書所得，後來李士龍整理他所記的，成爲類林，他題類林後說道：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顓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眞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洪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編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澹園集二十二

這年八月三十日，朱錫卒，年七十三。朱錫號圖泉，爲王艮及徐樾門人，焦竑後來作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誌銘，中有說道：

居閩數年，節縮裘飪，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所在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略公既篤信心齋王艮之學，而心齋子直徐樾並逝，彷徨無所依，有名其說者即詐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陳獻章、陽明王守仁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託，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于得則守之必堅，而易于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

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覯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略淮南王艮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澹園集二八

案朱錫除深佩服顏鈞之外、又曾與何心隱爲講學友、何心隱上祁門姚大尹書說道、時與錢同文又與丹徒朱錫號堈泉嘗官漳州教授者亦同南遊。爨桐集卷四看這墓誌銘、可知焦竑不滿于顏鈞等以爲裂其外。這可見焦竑的思想的一部分。

萬曆九年辛巳 西曆一五八一 竑年四十二。

正月一日、高朗字子晦卒、年五十二。後一年、竑爲作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澹園集二八高朗亦爲耿定向門人、竑自述與高朗的交好說道、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略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遊驩然兄弟不啻也。高君子晦墓志銘

九月二十九日、鄒德涵字汝海卒、年四十四。竑後作有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澹園集二七

德涵爲鄒守益之孫、鄒善之子、受業于耿定向、與竑爲同門。這年、李贄自雲南姚安府知府解官、到湖北黃安、竑有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詩。詩云、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

長者子隨緣、一見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成不買鄰。苦欲移家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

澹園集四一

萬曆十年壬午、西曆一五八二　竑年四十三。

正月十三日劉自強卒、年七十五、後二十年竑爲撰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神道碑。澹園集二六

自強曾爲應天府尹、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鄉試爲監試官、竑是甲子科鄉試中式的、故神道碑有說道：是歲比士於鄉、公總簾内外、部署勤毖、得人爲盛、余淺薄亦幸與焉。這年竑計偕北上。據題類林、後澹園集二十二。

冬、丁旦卒、年六十四、竑後來作丁別駕傳、開首說道：余師天臺耿先生定向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淯、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又說道：尋師於鄒東廓守益、王龍溪畿、錢緖山德洪、歐陽南野德、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相授受。澹園續集十　這是講王守仁之學者。

萬曆十一年癸未、西曆一五八三　竑年四十四。

會試下第、作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二篇。澹園集十八　六月七日、王畿卒、年八十六。

萬曆十二年甲申、西曆一五八四　竑年四十五。

七月二十三日耿定理卒、年五十一。竑作有贈汪少臺參軍遷劍州州端序。澹園集十七

萬曆十三年乙酉、西曆一五八五　竑年四十六。

五月胡直字正甫卒、年六十九。焦氏筆乘續集一讀論語見大賓條有引胡直的話

萬曆十四年丙戌、西曆一五八六 **竑年四十七**。

羅汝芳號近溪至金陵、竑詣之問學。他作的鳳麓姚公墓表說道、

往丙戌、羅近溪先生至金陵。余與公姚汝循、字鳳麓。詣之。先生論明明德之學、公曰、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先生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公聞之有省。澹園集二七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五本傳說他師事耿天臺、羅近溪。後來他作羅楊二先生祠堂記說道、

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王守仁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内莫踰於心齋先生王艮。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汝芳衍其餘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南楊貞復起元從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一堂、以爲金陵倡。蓋當支離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梏得脱、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澹園集二十

可見他對于羅汝芳是很佩服的。明史二八八本傳說他講學以汝芳爲宗。羅汝芳屢至金陵、只丙戌的一次竑問學于他見于記錄、其他惜不可考。九月十四日、從任字子重卒、年五十七。竑爲作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冬、萬達甫號純齋來訪。後來他作萬純齋傳有說道、

往余庵廬在委巷窮絶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遊從稀簡、殘雪山積、擁被趺坐、續葦以燎窗紙

忽白者、不知幾信宿也。所詰難反覆、往往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傍聞之、如鼎中之臠、足饜飢渴。已而疑吝冰釋、一趣澹漠、微獨能饜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愠、心舒意閒、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人樂甚、未幾別去。澹園集二五

萬曆十五年丁亥西曆一五八七　竑年四十八。

十月十一日、王襞號東崖卒、年七十七。竑與王襞甚相得、曾有贈王東崖先生五首。澹園集三七又有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詩、有云：何日關門來紫氣、爲予強著五千言。澹園集四一是很推重王襞的。在王襞卒後十九年、爲作王東崖先生墓志銘、澹園集三一中有說道：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略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略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爲深。

萬曆十六年戊子西曆一五八八　竑年四十九。

四月、李渭卒、年七十六。後竑作參知李公傳、說道：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渭號李公從之遊、余乃獲交公。澹園續集十九月二日、羅汝芳卒、年七十四。朱衫號浠桂卒、後竑爲作朱方伯傳、開首說道：嘉隆以來、蘄黃間以理學著者三

四人余師耿恭簡公定向、顧兩公方伯浠桂公一時士大夫指目爲清鏞大敦以想見楚材之盛而今不可作矣。澹園續集十

萬曆十七年己丑、西曆一五八九竑年五十。

會試中式進士第一名官翰林院修撰益討習國朝典章。見明史二八八本傳京兆將爲棹楔、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見明儒學案三五本傳他與日照宗人書云府縣坊銀到日即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周之。俟後有力陸續增置爲經久計。澹園集十三十月三十日查鐸卒年七十四。查爲王守仁之再傳弟子、竑後爲作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

耿定向有與焦弱侯書說道、前病中聞賢大魁報喜而不寐者終夕如得良劑、沈疴大減。踰數日、則又爲賢惕然深思、稟稟焉不寐者累夕。念賢茲當知命之年乃有此一着。天非徒以榮名授賢、度所以命之者意篤至矣。賢毋謂方纔釋褐、優遊閒局、尚有重大擔子。余觀賢時即一念一語、更係斯道明晦、更係天下國是從違。賢能不自凜凜焉、以凡衆尋常自處耶。賢時當局中、余從旁靜觀、似爲親切。賢又毋視余此爲泛常獎掖語也。試靜夜深思之、惟時有喫緊二語、權爲賢贈。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此二語幸識之心紳、勿以爲淺談也。耿天臺全書三

所謂知命之年、可證竑這年年五十、與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說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之說合。

萬曆十八年庚寅、西曆一五九〇竑年五十一。

九月十九日王銑號春沂卒、年八十七。竑爲作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開首説道、自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令改學博士至。羣諸弟子試之、拔雋茂四十餘人、督之加嚴。每一義出、必細爲竄定、至午夜不休。或片語有當、嘉嘆再四、津津若有味乎其言也。稍倦時出酒殽相勞苦。由是人人自奮、惟恐不當先生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強半登上第。而凡登上第者、靡不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數。獨余不類、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而先生且不待矣。澹園集二九。

又這年六月十四日劉淛卒、年六十、竑爲作劉處士傳。澹園集二五

萬曆十九年辛卯、西曆一五九一　竑年五十二。

三月二十四日沈啓原號霓川卒、年六十六。竑爲作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澹園集三三八月、許國罷相、竑作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澹園集十五

萬曆二十年壬辰、西曆一五九二　竑年五十三。

任會試同考官、他後來作順天府鄉試錄後序、説道、臣自壬辰濫竽禮闈。澹園集十五　王宗沐號敬所卒、竑有祭少司寇敬所王公文。澹園集三五　這年竑奉使大梁、他後來作刻兩蘇經解序、説道、壬辰奉使大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詩與春秋解。澹園續集一　鄧元錫號潛谷卒、年六十二。竑曾爲作鄧潛谷先生經繹序。澹園集一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西曆一五九三　竑年五十四。

竑以奉使大梁畢、便道還里、然後抵京。吳自新號伯恒卒、竑作祭吳伯恒。澹園集三五自新官至刑部侍郎、曾官杭州知府、竑舊有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一首。見澹園集四一四月十九日汪道昆號南明卒、後二年、竑作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澹園集三四八月八日張緒號甑山、鄒守益門人卒、年七十四、竑作張甑山先生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西曆一五九四竑年五十五。

竑初著論史、以爲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其任不可以語史。略蓋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衆手、顧茂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夕遷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爲公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即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非遴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舉其職哉。澹園集四大學士陳于陛建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明史二八八本傳竑上修史條陳四事議、內言一本紀之當議、一列傳之當議、一職官之當議、一書籍之當議。澹園集五都是很切實的。關於書籍一項、他以爲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檄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鈔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

之不貸。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這可見他的眼光之遠大。史事中止、他私成國朝獻徵錄百二十卷。見明儒學案本傳。國朝獻徵錄百二十卷、萬曆刻本、北平圖書館有藏本。又準荀勗四部銓書之例撰國史經籍志五卷。有粵雅堂叢書本。

這年皇長子出閣、竑爲講官。故事、講官進講、罕有問者。竑講畢、徐曰、博學審問、用功維均、敷陳或未盡、惟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復進曰、殿下言不易發、得毋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古人不耻下問、願以爲法。皇長子復稱善、亦竟無所問。竑與同列謀曰、吾儕啓其端、以便下問若何。衆然之。適講舜典、竑舉稽於衆舍己從人爲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考集衆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一日、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長子曰、此無他、即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答問無滯、中外咸知睿質之美、亦由竑善啓迪也。嘗講次、羣烏飛鳴、皇長子仰視、竑輒肅立輟講。皇長子斂容聽、乃復講如初。竑嘗爲養正圖說。案澹園集卷十五有養正圖解序、書今傳。採古儲君事可爲法戒者、擬進之、同官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目爲賈譽、竑遂止。王鴻緒明史藁列傳一六四、明史二八八本傳略同。

這年四月三日、苑囿號沱溪卒、年八十。竑後爲作奉政大夫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苑公墓志銘。澹園集二九 四月二十二日、顧國輔號毅菴卒、年五十七。竑後爲作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毅菴顧公墓志。澹園集二九 九月二十五日、陳良輔號念齋卒。竑後爲作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志銘。澹園集二九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西曆一五九五 **竑年五十六。**

正月、金光初字玄予卒、年五十七。竑爲作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澹園集二八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西曆一五九六 **竑年五十七**

正月四日、張啓元字應貞卒、年七十二、竑後爲作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澹園集二七

六月二十一日、耿定向卒、年七十三、竑爲作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澹園集三三 作永新縣遷復廟學記。澹園集二十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西曆一五九七 **竑年五十八**。

這年秋、充順天鄉試副主考、他作的順天府鄉試錄後序說道、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上命中允臣天敘全天敘典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濫竽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役、而彌有感於人文之盛也。澹園集十五

明史二八八本傳說道、竑既負重名、性復疏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竑被劾、謫福寧州同知。明史藁列傳一六四本傳同 明儒學案三五本傳說道、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建張位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當時竑有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說道、

昨聞科臣項應祥、曹大咸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當靜聽處分、而臣顧冒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容默默也。臣自入詞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者、向未舉行、昨

順天府臣以考官請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中允全天敘主之，而臣副焉。略不料忌者眈眈虎視，協謀傾臣，故命下之日，即造作流言，互相鼓煽，有非一端。臣恃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果摭拾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尚無意必，大咸隨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用陪，必可豫擬，而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大咸既所未知，科場校閱各有分職，大咸亦所未諳，而輕信邪人，聽其指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祖宗以來，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職也。今諸卷具在，皇上勅九卿在廷諸臣虛心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人吴應鴻、汪泗論、曹蕃、鄭棻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然者。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載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吴應鴻、汪泗論、鄭棻，皆正考全天敘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敘任之，臣不待言。中惟曹蕃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爲孤經，佳卷原少。禮記入試止百八十人，臣徧加品閲，蕃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首拔之。今落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咸乃摘其數言而遽疑臣與分校何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金以投之臣乎？抑投之崇業乎？果誰爲過付？誰爲證據乎？崇業與蕃同寓虎邱，當問之崇業。北監未就條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臣何尤？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然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皆屬不公，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而予奪之？蓋場中閲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考不得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今置正考不言，而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

非公平意主羅織、行路知之矣。況臣等自承命以至入簾、僅隔一夕、迅雷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遽賁緣於臣等、臣等能遽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敘與臣可皆無辨。獨大察一事、則臣尤有言焉。臣於壬辰奉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查性善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沒三年、臣始借居、今房又非臣所買也。一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白、臣方家居、相去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而浼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咸、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溫、古之簒逆亂臣也、自非手握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大咸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汙衊至此、其塵點清班、慙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皇上敕下部院、嚴加根究、有一於茲、甘伏斧鑕。至於臣行不足以服衆、事必待於自明、其爲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塞忌者之意。澹園集三

竑後又有與李儀部一書、說道、

僕樸遬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爲行己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召疾於同曹、而木彊履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嗾、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彼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即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乃絕無一相暴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脣攘臂、若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冰山既頹、案二十六年戊戌六月張位罷相 戎首尚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

詆僕。楊僕之同籍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菀之間、而他何卹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主上論思侍從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籍末議而闔其口、僕即沒齒林壑亦復何恨。澹園集十三

看上一疏一書、可見竑以科場事被誣之始末。後來竑作太學汪君墓志銘、亦說及這事、說道、

次嶽汪君子泗論、余爲考官時所舉士也。故事、考官兩人分校五經、泗論實隸他考官。會權姦意欲有所騁、而陰忌余、嗾其黨以科場爲端、將擊去之、波及泗論、公車阻不上者數載、余常以爲愧。澹園續集十三

可知竑被貶官、而汪泗論等亦有停科之罰、這是很冤枉的。

這年作刻兩蘇經解序。澹園續集一 九月二十五日、王惏卒于京師、字德孺、號守原。年六十一。竑爲作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葬墓志銘、中有說道、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憑而哭之、爲經紀其喪。略 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闈、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即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

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澹園集三十

十一月二日姚汝循號鳳麓卒年六十三、後竑爲作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澹園集二七

十一月十六日黃尚質號龍岡卒年七十八、後竑爲作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中有說道、

自余髫年出入里閈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逢陽、其一人曰余兄靈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鄰辟雍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遊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澹園集三十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西曆一五九八 竑年五十九。

春、李贄偕返南京。見汪本鈳哭李卓吾先師告文、李溫陵外紀一。後乃赴福建福寧州同知任。見福寧府志十五 三月、盛敏耕字伯年卒年五十三、竑後爲作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五月、史桂芳號惺堂卒年八十一、竑後爲作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司惺堂史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志銘、有說道、

憶余弱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藝相梯接耳、已而意其無迮也、乃徐引之學。即今稍知自立、非先生其疇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下士以此。澹園集三一

八月三日李應時字維中卒年四十二。後竑爲作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中有說道、余兄伯賢先生方遴壻、一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嶄然擇地而蹈、大都一稟余兄教指。澹園集二九

月、胡邦彥號竹阜卒，年六十一。後竑爲作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十月二十九日，尹鳳號在竹卒，年七十六。竑爲作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澹園集二九楊起元字貞復卒，年五十三。竑後爲羅、楊二先生祠堂記云：戊子，羅先生汝芳沒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沒。給諫祝君世祿嘗從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先生之門人也。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澹園集二十又有題楊復所起元先生語錄，以爲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略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從。澹園集二二可以見其推崇之至。這年作崇報祠記。澹園集二一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西曆一五九九竑年六十。

竑辭官歸南京。據福寧州志萬曆二十七年州同為施善教繼任明史二八八本傳說：道歲餘，大計，復鐫秩，竑遂不出。李一恂走金陵，請作繁昌縣重修儒學記。澹園集二十作應天府重修廟學記。澹園集二十閏四月十七日，李世達號漸菴卒，年六十七。竑作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澹園集三四又作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澹園續集十九月一日，王樵號方麓卒，年七十九。竑作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澹園集三五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澹園集三三作薛童子大春傳。澹園集二五爲李贄作藏書序。見藏書卷首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西曆一六〇〇竑年六十一。

六月二十三日，畢似范字一衡卒，年五十四。畢爲潘士藻門人，竑爲作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澹園集二九八月五日，吳邦正號貞菴卒，年五十七。竑爲作游擊將軍吳公墓志銘。澹園集三十

十月二十九日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卒、年六十四、竑作祭潘符卿。澹園集三五後二年爲作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志銘說道、

自吾師天臺先生耿定向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懋芝城之祝無功世祿與新安之二潘潘絲及士藻。潘之字朝言者絲既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死而與吾輩遊、獨去華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贄去華並師而事之略庚子夏以冊封奉太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略初兩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歙間多盛傳之者。澹園集三十

這年袁宗道卒、年四十一。竑曾有書袁太史卷。澹園集二二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西曆一六〇一竑年六十二。

七月、華復元卒、年七十二、華爲耿定向門人、竑爲作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志銘。澹園集三一吳果號小江卒、年六十九、竑爲作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三十年壬寅、西曆一六〇二竑年六十三。

二月、作先師耿天臺先生祠堂記。澹園集二十三月十五日、李贄自殺于鎮撫司獄中、這年竑作追薦疏。見潘曾紘輯李溫陵外紀一、又作雪松潘君墓志銘說道、

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指潘士藻而在、亦豈至此極也。澹園集三十

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說道、

先生師事耿天臺定向、羅近溪汝芳、而又篤信卓吾李贄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人第二席。案沈德符野獲編二七二大主教條說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略秣陵焦弱侯、沁水劉晉川東星皆推尊為聖人

這可見竑是很佩服李贄的。這年作獻花巖志序。澹園集十五四月六日蕭良幹號拙齋卒、年六十九、竑爲作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西曆一六〇三**竑年六十四**

二月十一日張朝瑞號鳳梧卒、年六十八、後一年、竑爲作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澹園集二七。六月二十六日作祭黃侍中翁夫人及二女澹園集三五十月九日竑到新安還古書院講學、會者千數百人、後來門人謝與棟編述所聞爲古城答問一卷。澹園集四八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西曆一六〇四**竑年六十五**。

陳第字季立到南京過訪、與談古音、甚相得、第借閱竑所藏書、成毛詩古音考四卷。後二年三十四年夏、竑爲毛詩古音考序說道、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棫、楊用脩慎、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

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考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余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所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缾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飄飄若神仙、不可羈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豪自緇、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毛詩古音考卷首、澹園集十四。

竑後爲陳第之父母作陳木山公小傳、楊孺人小傳。澹園續集十 後來又有答季立先生十二章、章六句、澹園續集十九 又爲第作伏羲圖贊序、澹園續集一 題寄心集、題尚書疏衍。澹園續集九 這年正月十一日顧養謙號沖菴卒、年六十八。竑後爲作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澹園續集十一 閏九月九日趙崇善號石梁卒、年六十三、竑後爲作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 十一月十九日王之垣卒、年七十八、竑後爲作少司農王公傳。澹園集二五 十二月一日沈啓南字道明卒、竑後爲作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澹園集二七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西曆一六〇五 **竑年六十六。**

正月二十七日田應元卒、年五十一、竑後爲作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澹園集三十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西曆一六〇六 **竑年六十七。**

秋，會金陵羅近溪祠講學，余永寧記述爲明德堂答問一卷。澹園集四九余永寧序説：「道、丙午，諸友復會金陵，就子羅子之祠。舉所見而就正焉，先生精神焕發，視疇昔更倍，聞者歡喜踊躍，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盡也。略友人程渾之氏謂：聞先生教宜識不忘，而以屬之予，乃爲述其什一如此，且以請裁于先生云。」

這年，作溧陽伍相國廟碑。澹園續集四六月五日，吴希元號新宇卒，年五十六，竑後爲作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吴君行狀。澹園續集十六十月二十六日，許承謙號懷泉卒，年六十八，竑爲作懷泉許隱君墓志。澹園續集十四十二月，耿定力爲竑作澹園集序。見澹園集卷首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西曆一六〇七**竑年六十八。**

七月二十四日，妻趙氏卒。十月十二日，奉柩與朱安人同窆。竑有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説：「道、趙安人行二，武舉趙公琦女，乙亥冬爲余繼室，相儷者三十二歲，生子潤生，諸生。孫絅。女二，壻諸生王鏡、歐陽曄。卒丁未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二。」澹園續集十五這年九月二十三日，俞霑號定所卒，年七十二，竑後爲作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顧憲成卒，年五十四。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西曆一六〇八**竑年六十九。**

正月十一日，沈鳳翔字孟威卒，年六十，竑後爲作户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開首説：「道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未竟之志託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悒悒以死。」澹園續集十三二月，作嘉善寺蒼雲崖記，末説：「道工始萬曆丁未秋，明

年二月成、瑯琊焦竑集諸名勝燕而落之、因著其事刊於樂石。澹園續集四 七月七日、游應乾號一川卒、年七十八、竑爲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澹園續集十六 七月十五日、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卒年七十二、竑爲作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內有說道、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定向之門、平生銳意問學、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矣。略 平生之學、載所爲書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閎博透迤、詞辯蠭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二氏。以是行於己、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爲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已。澹園續集十四 十月、楊楝之父楊珂卒、竑後爲作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 十二月、黃金色卒、年七十六、竑後爲作參議黃公傳。澹園續集十 李國士卒、年七十五、竑後爲作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 作和州儒學尊經閣記。澹園續集四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西曆一六〇九 **竑年七十**。

五月三日、趙標字貞甫卒、年四十五、竑爲作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 這年作寧國府重修廟學記。澹園續集四 鄒元標作有焦弱侯太史七十序。鄒子願學集卷四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西曆一六一〇 **竑年七十一**。

三月、張鳴岡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竑作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澹園續集三 四月十一日、王守素字德履、號帶河。卒、年六十六、竑爲作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 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至、作書洛陽伽藍記後。澹園續集九 十月十二日、李鍵卒、年九十一、竑爲

儒藏

作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鐵城李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十二月十九日、王錫爵號荊石卒、年七十七、竑爲作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荊石王先生行狀、澹園續集十六又有祭王荊翁殿學文。澹園續集十八這年八月八日黄宗羲生。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西曆一六一一**竑年七十二**。

正月、門人徐光啓爲作澹園續集序。時金勵爲竑刻澹園續集。勵官整飭徽寧等處兵備副使、命其屬朱汝鰲刻之于當塗、夏間刻成、金勵並爲之序。九月十一日、田有成號懷野卒、年六十七、竑爲作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懷野田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這年竑作賀郡伯慕庵張公大孝考最詩序。澹園續集二

萬曆四十年壬子、西曆一六一二**竑年七十三**。

作明道書院重修記、說、道、萬曆壬子、熊公廷弼至、覩其湫隘、弗稱尊賢造士之意、謀于司空丁公賓、納言吳公達可輩、捐資創爲之、不三時告成、且以學使者孫公鼎至、耿公定向九人者祔焉。澹園續集四八月二十二日、黄吉士號雲蛟卒、年六十四、竑爲作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黄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西曆一六一三**竑年七十四**。

作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澹園續集三八月一日、汪道會字仲嘉卒、年七十、竑爲作汪君仲嘉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西曆一六一四　竑年七十五。

汪良字民望卒、年五十六、竑爲作汪君民望傳。澹園續集十七月十九日申時行卒、年八十。後二年、竑爲作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神道碑。澹園續集十一八月劉淛字君東卒、年七十一、竑爲作劉君東孝廉傳。澹園續集十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西曆一六一五　竑年七十六。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西曆一六一六　竑年七十七。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西曆一六一七　竑年七十八。

這年湯顯祖卒、年六十八。陳第卒、年七十七。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西曆一六一八　竑年七十九。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西曆一六一九　竑年八十。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西曆一六二〇　竑年八十一。

竑卒在這年。七月、神宗崩、光宗即位、改元泰昌。九月朔、光宗崩。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西曆一六二一、

竑以先朝講讀恩、復官、贈諭德、賜祭、廕子。見明史二八八本傳。案明儒學案三五本傳云、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與明史云這時復官異、未知所據。附記于此。

弘光元年、西曆一六四四

追賜焦竑謚文端。見明史二八八本傳

焦竑所著書

老子翼六卷、附録一卷、考異一卷。金陵叢書本

莊子翼八卷、闕誤一卷、附録一卷。金陵叢書本

養正圖解不分卷。刻本

國朝獻徵録百二十卷。萬曆刻本

國史經籍志五卷、糾繆一卷。粤雅堂叢書本

焦氏筆乘六卷、續集八卷。粤雅堂叢書、金陵叢書本。

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金陵叢書本

焦氏類林八卷。粤雅堂叢書本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清·陳斗初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一卷，清陳斗初編撰。原載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一齋集》卷首。

陳第（一五四一——一六一七），字季立，號一齋，連江（今屬福建）人，明代經學家。萬曆諸生，俞大猷召至幕下，在鎮十年，兵備修整。致仕歸里，考證古今音之異，對後世古音學研究頗有影響。著《毛詩古音考》四卷、《尚書疏衍》四卷、《讀詩拙言》、《屈宋古音義》、《寄心集》等。

陳第年譜，今所知者有三種，分别爲清陳斗初及近人陳毓瑞、金雲銘所編。陳毓瑞《陳一齋年譜》，有民國十一年排印本；金雲銘《陳第年譜》較前譜爲詳，初刊於民國三十五年排印本《文史叢刊》之四，後又收入臺北文海出版社排印本《明清史料彙編》第七集。而陳斗初此譜則爲成書最早者。斗初爲譜主七世從孫，此譜乃其重刊陳第全集時所編，雖篇幅不大，但行實著述，事無巨細，畢載不遺。乃至他人薦語、贈答詩句亦盡數羅列，可稱詳贍。其文中常加自注，亦是一體。

重刊先世一齋集小引

憶幼時侍　先君子向親公側、見揖客縱談、每恨一齋集殘缺。客退、摩挲舊板、又苦無剞劂力、斗初竊識之。比長、閱家乘、乃知先世著述不止　一齋公、公之子　祖念公著易用六卷、　郡人周公之夔弁其首。曾孫　元鍾公著會山樓詩集兩卷、江南高士牛公非序以付梓。其未梓者、若易解、春秋、環海志、廣名臣奏疏、不下數百卷。人謂著述難、由斗初　先世觀之、不亦易乎。顧自一齋集初刻以來、藏板剝蝕。國朝康熙庚子、　先高祖元壯公補之。乾隆辛丑、　先祖振

邦公補之。道光庚寅，斗初又承父命補之，猶未完。累代經營，其難若此。難者易，易者難，中豈有數存耶。為人孫子，守先世遺籍，無詒覆瓿補袍譏，亦何敢諉諸數。茲去一齋公二百三十二年，缺者已無可補，存者復浸久浸滅。作者易而守者難，咎將誰屬。諸同志幸相慫恿，因將全集重刊，錄年譜於卷首，亦以竟先君子未竟之志也。若曰顯揚先祖崇孝也，斗初豈敢。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中秋，七世從孫斗初謹識。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公諱第、字季立、號一齋、世居連江城西化龍橋北。父木山公、以庠生隱於吏。母楊孺人、於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三月初三日吉時孕及期、夢雷震而公生。隆準方瞳、顴骨高聳。有遊僧見之、試其啼曰、是兒聲出丹田、他日必成遠器。

壬寅年、二歲。

癸卯年、三歲。

甲辰年、四歲、俱在母乳抱。

乙巳年、五歲、木山公始行作吏。

丙午年、六歲。

丁未年、七歲、偕伯兄幼讀、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終身不忘。

戊申年、八歲、木山公畢吏事歸、受經家庭、不讀傳註。詰之、則曰、兒欲思而得之、不欲以先入之說錮靈府。

己酉年、九歲、即倜儻自負。

庚戌年、十歲。潮河川變、木山公聞邸報、每恨無丈夫子當關、爲朝廷灑一腔熱血。公聞之、即能領其意。

辛亥年、十一歲。

壬子年、十二歲。



癸丑年、十三歲。

甲寅年、十四歲。

乙卯年、十五歲、俱在家肄業。經史之暇、學擊劍、喜談兵、人咸以狂生目之。

丙辰年、十六歲、讀書雲居山寺。

丁巳年、十七歲、寺有虎、牝牡戲於庭、公與之相視而忘。

戊午年、十八歲、以詩質余居陽先生。先生驚歎曰、異哉、陳叔子之爲詩也、取意於風雅、取詞於漢魏。

己未年、十九歲、補弟子員、試輒冠軍。

庚申年、二十歲、娶林孺人。朮山公復作吏於漳、脫林可玉

等五人獄。公以省覲習其人、王念舊德、常厚欵公。公有詩。種田娙豹自江鄉、四十年來意未忘。閩海驚濤辛苦地、至今回首望清漳。初從都督俞公大猷學兵法。

辛酉年、二十一歲、讀書中巖寺。

壬戌年、二十二歲。戚公繼光逐倭於馬鼻、倭踞江心、潮退、四面皆泥淖、計無所出。聞公有狂生名、折柬召之。公攝匱凡上不視戚公、悔曰、豈有狂生而可折柬致耶。遂親訪之。一見大悅、促膝畫策、秘單聲作八音以通語、倣乘橇作土板以行泥、選壯士數百人、日各斤肉、飽則手狼筅狼筅、竹竿别名。戚公鴛鴦陣、與鯮陣並用。演一必字、人初不測所用、及交鋒、倭以短兵、

我以長檝且必字五畫、應手踣五人。士板往來便捷、揮以劍、無一脫者。今爲業魚之資、邑人有句。儒將衣冠今已杳、尚教漁子岸撐舟。

癸亥年、二十三歲。五月五日、偕戚公宴將吏於南門敵樓、觀競渡。席半、托疾入內。明日未暮、捷音至。邑人士謀勒石紀功、公仿春秋書法、大書某年月日總戎戚公大破倭兒於馬鼻、礁之碑豎西郊外。

甲子年、二十四歲、長女生。

乙丑年、二十五歲。母孺人病心痛、術家謂三七根唐酒可愈、然難得其生而眞者。公極力求禱、忽有友人宦雲南、以筒函寄至。服之遂愈。人謂孝感所致。謁藩碧梧先生於省城。

丙寅年、二十六歲、遊學三山及漳之龍巖。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年、二十七歲、春、同陳可欽諸友賞牡丹賦詩。公性善飲、每飲數百杯、嘗以陶淵明自比。

戊辰年、二十八歲、長子生。

己巳年、二十九歲、作尚行訓、示漳中諸生。

庚午年、三十歲、別藩碧梧先生。

辛未年、三十一歲、作洗心訓、示三山諸生。

壬申年、三十二歲。重遊玉泉寺、題詩。有句云、僧房借宿十餘年、偶爾重遊意愴然。

神宗萬歷元年癸酉年、三十三歲。講學於如蘭精舍、調停

諸生勤有節制。嘗曰、男子具六尺軀、縱無他事業、亦當效班超、傅介子輩立功異域。奈何瑣瑣遯遯、抱筆硯向里胥口中唱姓字、取功名哉。所得資斧、歸不以爲私。本山公歆於人、每大醉或竟夜。公與兄文學叉山公必具燈燭伺門外、雖風雨寒凍不廢、人以爲難。

甲戌年、三十四歲。三月、從俞都督遊小雲關、遂往溫陵、與我渡隙公談天下事。七月、俞公以都督入掌後軍府事、公從至京、因得縱覽各邊、察其形勢。

乙亥年、三十五歲。在京、謁戚總理、上書於譚大司馬綸公、論獨輪車制。司馬歎服、即請授鎮撫充敎卓官、董其事。

丙子年、三十六歲。東成論功、七月十五日、協理戎政、尚書劉公應節推補五軍四營中軍。八月、領京營軍三千出薊鎮防秋、蒙譚公贈詩、君是當今定遠侯、賦詩橫槊古檀州。胸中剩有三邊略、手裡能揮二丈矛。崇寨雲行 天漠漠、陰山花滿日悠悠。永無烽火塵 宸慮、自薊金城克壯猷。戚公贈詩、從來文武不相分、俎豆干戈 羲有君。已著白袍稱國士、忽搖赤羽驍將軍。心期報主年方壯、志欲吞胡策自勤。試向燕然臺上望、竚看裘帶靖腥氛。邑人吳大司馬贈詩、急思報主換征袍、神劍雙飛意尊豪。親鼓貔貅清大漠、兼團烏靜洪濤。旌旗影翦軍聲壯、刀戟光橫殺氣高。百尺高樓難可及、元龍本自共吾曹。俞公贈詩、南北馳驅五十年、君恩念老賜歸田。乾坤多少羇常事、衣鉢而今有爾傳。順天巡撫王公一諤薦語。綠部曲之心以仁、詩國士之知以義。恤貧苦若家人婦子、談韜略本體樂詩書。

丁丑年、三十七歲。正月二十八日、兵部尚書譚公綸題補

潮河川提調。三月二十二日到任、搆駐馬讀易軒。十二月、總督楊公兆薦語、今文事武備以成能把內安外攘之長策歟同由逆事類班生。

戊寅年、三十八歲。六月、擒獲叛逆張延福、總督具題、兵部覆奏語。北虜寒心邊烽不驚、績有可嘉、相應紀錄。迎木山公就養次子生。

己卯年、三十九歲。二月、巡撫陳公道基薦語。出其長、犂虜庭而事辦。要所就、達上將而功成。巡撫于公薦語。愛士若拔謬拔續、理戎本禮樂詩書。三月、總督畢門具題奏、 音加級賞銀。秋、木山公卒。八月、工科給事中王公致祚薦語。宸衷眷貢謀選之意、造豪真制間之材、奏 旨賞銀。十二月、總督梁公夢龍薦語。胸富甲兵氣吞胡虜、宜加顯擢以策後肅。

庚辰年、四十歲。十二月、兵部尚書方公逢時題稱薊鎮二

屯車兵前營遊擊將軍、以署忝將駐漢兒莊、用副總兵體統行事。聞俞武襄訃。

辛巳年、四十一歲。三月、騎驢上任、不役一人。公以千載一時、銳於任事、延訪父老所疾苦、按誅悍卒、明約束、拔材武、所部化其禮讓、咸恥舊習。行役樵蘇皆有法。駐牧豪帥來覲、亦心折拜服。修百廢、建學舍、遠近風動、外戶不閉、路不拾遺、戰士人人思奮。雖兒童亦習旗鼓、自張一軍。兵有病鬼祟、公以片紙書古北正神驅餓鬼速退焚之、立愈。欽差查閱邊工費公堯年復命語。修築有勞、金湯永恃。奉　旨賞銀。五月、總督梁公夢雷薦語。識達古今、忠廉尤爲可敬。才兼文武、恬靜獨遺時流。巡撫張公

保薦語。撫兵若兄弟父子、而貧病咸甦。理戎本禮樂詩書、而頑胥化。

壬午年、四十二歲。十月、閱視刑科周公邦傑薦語。選、才歐志邅迹幽燕、棄舊學而機悟韜鈐、撫新軍而恩覃醪纊。奉 旨賞銀。十一月、制府吳公兌妻弟周安持制府封筒、發所屬營兵布疋、浮價以售。公曰、如是則兵窮、窮則逃、邊政所由壞也。歸其人於制府、制府喜頷之。

癸未年、四十三歲、投劾歸。公在兵未久、所得俸賜悉以給賓客、爨士濟宗族。去之日、僅留一劍一馬、皆戚公所贈。馬轉以贈人、劍値百金、嘗佩以出入。歸途登泰山、謁闕里、覽南都金陵牛首燕子諸勝、與張崇仁比部別、慨然曰、自古

備藏

隱士多、遊人少。五嶽之遊、吾其自泰山始乎。然有母在、弗忍遊也。讀書未富、亦未可以遊。著塞曲。

甲申年、四十四歲。築倦遊廬於西郊杜門讀書、專心著述。邑人吳尚書贈詩、浮雲世事總紛紛、聊向城西作隱君。爾足春華常自理、月窺叢竹每平分。投林秸剝三邊畧、開戶稼按百代文。多爾顏齡看猶健、卽求稼臥亦堪云。尙書長君二十歲、亦忘年交也。公藏書甚富、所傳世善堂書目載一千九百餘部、皆五代以後書。先伯祖振圖公幼年猶及見之、後爲巡撫趙公國麟久假。

乙酉年、四十五歲。母孺人卒、奉木山公柩合葬張門山、龍陽居士余公世賓作志銘。

丙戌年、四十六歲。賦西郊卽事詩、著薊門兵事。

丁亥年、四十七歲。三月、生日賦詩。

戊子年、四十八歲。吳尙書邀東亭看菊賦詩。尙書素不飲酒、飲公必大醉。

己丑年、四十九歲。至潮、謁韓文公祠。祠在潮城外、山川樹木皆以韓名。

庚寅年、五十歲。遊石門寺、讀壁間詩、懷王十竹侍御、有句。御史錚錚一代賢、題詩精舍尙依然。

辛卯年、五十一歲。秋、上邑人吳容所尙書壽、有句。尙書勳業九州知、弧矢懸當嵗女焉。

壬辰年、五十二歲。中秋遇雨、同陳于虞、吳衡宇飲、有句。開窗更秉燭宵渴、玩月翻成聽雨儂。

癸巳年、五十三歲。郊居、喜客至、有句。十載烟霞成綺辭、詩文能得幾人稱著防海事宜。

甲午年、五十四歲。辭許撫臺聘、刻松軒講義。

乙未年、五十五歲。配林孺人卒、除夕悼亡詩。去年當此夜、高燭照深杯。今夕復何夕、悽悽夢不開。漏聲隨淚盡、春色帶愁回。擊缶悽莊子、悲心強自裁。辭金撫臺聘、刻謬言、即以奉覽張崇仁比部。

丙申年、五十六歲。董公崇相過訪、一見成莫逆交。改葬木山公楊孺人於荻蘆峽。公性至孝、每臨觴懽暢時、忽談及

親。淚即汪汪。至老猶然。是年。虎禍大熾。六月二十六夜。讀書西郊。有犬幾爲所噬。起而叱之。得免。次子殤。

丁酉年。五十七歲。始出遊。夏歸自清漳。借芝山僧房閱藏經。冬。與林培之先生遊。訪沈有容將軍於嶺東。刻意言。

戊戌年。五十八歲。入粤。居羅浮。遊西樵。出海。觀厓山宋故宫處。至石牌洋。五月六日。歸連江。謁吳尚書。十三日。復出。

九月初二日。從譚山人祭定宇先生。定宇，培之字。翻刻謬言。

己亥年。五十九歲。二月初四日。過德慶。聞吳襄惠訃。作文祭之。遊西粤蒼梧。訪沈刺史於康州。憩足三洲。

庚子年。六十歲。中秋病。客有送烏鬚藥者。却之。合刻粤草。

塞曲。

辛丑年、六十一歲。同沈有容、王鍔遊南臺、留經月。秋、再至清漳、有句。重來三十載、感慨迥非昨。刻書札。

壬寅年、六十二歲。十二月初七日、同沈將軍往東番即今臺灣勦倭。初八晚、舟過澎湖外洋、颶風大作、歌以自寬。水亦陸兮舟亦屋兮。與其死而棄之、何揜於山之足水之裒兮。作東番記。

癸卯年、六十三歲。遊粵東、懷吳襄惠。十月朔、賦詩寄伯兄。吾兄今日正懸弧、閩楚關山萬里途。甚猜也應開客席、芹花何處進仙壺。雁來遠海音書少、雲入遙天夢寐徂。記得西郊樓隱地、年年稱壽醉酣呼。時又山公司訓德興刻薊門兵事。

甲辰年、六十四歲。春、再入金陵。秋末、聞焦狀元弱侯先生

老而好學造訪。不通姓字。談論竟日夜。卽宿書樓。秉燭閱藏書幾遍。誤者指而正之。明日。先生笑曰。君殆閩之季立耶。相得益懽。自是恒往來其家。借讀所未讀書。毛詩古音考復加編輯。

乙巳年。六十五歲。送崇相入京。九月。泊舟彭蠡。賦詩。九月四日郡山陽。已見菊花滿店香。今日舟中不見菊。向晚泊舟彭蠡傍。

丙午年。六十六歲。伯兄又山公卒。八月晦日。遊滕王閣。刻毛詩古音考。

丁未年。六十七歲。賦詩留別德與諸生。余來蘇。

戊申年。六十八歲。冬。入金陵。與焦太史圍爐談易。侍郞黃

公汝亨從太史過訪僧舍、有贈。草庵蕭寺傍立閣、疏樹掛楊透籬落。中有高人路捐踞青眼相看疎禮法。自言病足足甚奇、每到名山勝健兒。東遊海岱西太華、搯身霄漢臨武夷。韓彭勳業等塵土、實坐蒲團證千古。微妙直接羲皇前、申公毛公何足數、麈談所至暢玄風、令人重見希夷翁。生來仙骨非俗。骨高顴隆準雙方、瞳。問翁行藏何所止、到處名山容屐齒。縱身獨往無窮門、不詩此身死不死。翁今杖策過西嶺、梅花孤巔有林逋。三月采蓴六橋下、我亦歸來作酒徒。

己酉年、六十九歲。客金陵、寄詩示兒。句云、生既毓五嶽、死豈戀一方。公嘗言、生即捉杖行走、死即螻蟻烏鳶。古人入山採藥、不知所終、豈盡仙去哉。

庚戌年、七十歲。途中望饒州、懷叉山公。句云、學道豈容同傲弟、好修終是愧鶺兄。刻伏羲圖贊。

辛亥年、七十一歲。登嵩山、遊太室、坐玩秦槐漢柏。天仙祠後有白松一株、皮白楸翠。相傳黄帝以前物。愛其奇、購一圖以自隨。刻寄心集。

壬子年、七十二歲。入潼關、登太華、觀陳希夷卧處。上終南、觀老子石青牛、遠望太白積雪、歸而復出。刻尚書疏衍。

癸丑年、七十三歲。遊武當山。三月三日謝席主、句云、餘生七十有三春、愧説懸弧是此辰。養病雁蕩之陽。刻屈宋古音義。

甲寅年、七十四歲。五月、由南都出紫荆關、關吏詰所之、示以句云、閻門欲問真名姓、惟有神仙洞府知。公每出、以一僮自隨、所至不投一刺、飄飄若神仙。遂逾沙河、歌詠恒山之上。

乙卯年、七十五歲。浮洞庭、弔賈誼、屈完於長沙、汨羅。五月、登嶽麓、觀禹碑。上衡山、卧祝融峯。七月、居盧溪、病瘧、沽酒飲之、愈。中秋泊舟瀟河、大風雨。九日得句云、誰意歸來雙鬢蒼、江湖淸夢總難忘。歸連江、病幾死。五嶽之遊畢。

丙辰年、七十六歲。倦遊、有句云、此身筋力倦、棄室想空林。病愈、復治裝入蜀、將遊峨眉。刻五嶽遊草。

丁巳年、七十七歲。自鐔州覺有疾、正月、返省下。二十九日、歸連江。二月初四日、不食、有句。神仙辟穀我能之、實爲行遊未有期。初五日、不言、有句。而今始會無言意、子貢嘵嘵欲告誰。二月望、決夢定三月念一丙戌日歿。至念一、問夜何其。以子時對。索筆書、當俟天明。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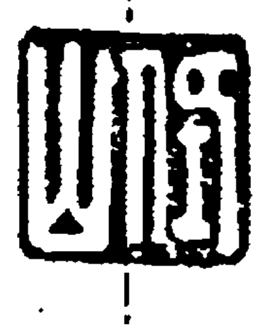
書一聯云、達道惟五、不朽惟三、汲汲孜孜生未逮。遊經有四、遊州有八、瀟瀟洒洒死何求。復就枕。寅時起坐、披衣飲茶、合眼逝。前一日、董伯起自倭酋歸、董侍郎以語公、公大書可語寧海厚犒之。伯起仍往宣諭人。謂戚公破倭、沈公勦倭、公皆與有力。今將就木、此志猶不衰、生平之悲閔亦深矣。葬官嶺、墓牌侍郎董公筆、墓道黃公琮、徐公亮全立。黃公時官按察司副使、并著敍傳一篇、論曰、陳子季立、古之所稱奇男子也、才品高天下。然嘗迹其生平、非忠信不言、非中正不蹈、又近於躬行君子者。蓋先正有言、豪傑而聖賢者。余交之久、知之深、故能言之。溫陵何公喬遠亦為立傳、論曰、俞武襄儒者也、束髮從戎、歷

涉山海身經百戰、爲東南抵柱名臣。然其生平所國士待者、湯克寬、歐陽深、鄧鍾與公四人而已。彼三人者以武功終始、公獨以著述名其家。回視立談抵掌、横槊薊門時事、直作三昧遊戲觀矣。晚年雲水翔遊、脫韁於風塵之外、察其意似欲立身於無何有之鄉、以第一等人自期。試問當世諸君子、有超而上者誰耶。董公祭文、於乎先生以生死爲一貫、則我不宜爲之哀。以世法爲嶽纆、則我不宜爲之奠。然猶爲此者、人各有情、不得相禁也。憶昔丙申之歲、葬我先慈、非兄將不能襄事。丁酉之役、抱病自廢、非兄將不能北首。其後鼓壯吾氣、勸攻吾短、玉我非一、載之肺腸。雖

口不相下、直如金火相尅相成。兄嘗謂我、偏交宇內、無兩一齋。我亦自信生平無兩罵友、今罵不可得聞矣。兄之云亡、如割我體、於乎痛哉。屈指朋友、真無兄其人矣。兄學窮五經、遊徧五嶽、其爲人得易之潔淨、得書之知遠、得禮之節文、得詩之愷切、於倫常得春秋之斷。其行事嶽立山藏、百物不能撼、萬變不能搖。嘗與寧海沈公浮黑水、擊倭奴、風濤掀天、檣摧柁折、舟膠沃礁、直須臾碎耳。兄謂寧海凝而神、死可不散、色笑自若也、竟以無事。而成海上之功。其他靜定、類此者多。兄生平著述多自出己意、掃世所習、嘖千古所未聞。而伏羲圖贊尤爲超絕、一筆渾成、當與太極

圖表裏斷然千古無疑也。余雖與兄議論有左、至此一書、則噤口不敢應。於乎。一齋死亦足矣、死亦足矣。刻考終錄、闢經直指、屬草未就。二戴粹纂雖有成書、惜與防海事宜、東番記俱逸而不傳。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中秋、七世從孫斗初謹編。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明・郭孔延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間朱絲欄抄本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一卷，明郭孔延編撰。民國間朱絲欄抄本。

郭子章（一五四二—一六一八），字相奎，號青螺，自號蠙衣生，别號默逸拙者，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明代經學家。隆慶五年進士，歷任湖州知府，升爲浙江左參政，調任都御史，因功加太子太保，官至兵部尚書。郭子章博學，著述甚豐，計有《蠙衣生易解》十四卷、《聖門人物志》十二卷、《詩傳書例》四卷、《自學編》二十卷、《郡縣釋名》二十六卷、《官釋》十卷，《古今郡國名類》三卷、《平播始末》二卷、《阿育王山志》十卷、《蠙衣生集》十二卷、《遺書》三十五卷，《蠙衣生文章》七十六卷等，輯録有《豫章書》一百二十二卷，《豫章詩話》六卷、《黔類》十八卷，《黔草》二十一卷、《黔記》六十卷等等。

本譜爲其子郭孔延所編，據譜末自跋，孔延早爲諸生，無意仕途，從子章學，潛心經史以終老焉。著有《史通評釋》傳世。所撰本譜，網羅「履歷世系」，以見子章「一生行事實録」，故志在求全，凡所網羅，巨細必録，翔實可參，保存了不少珍貴史料。然亦有失於剪裁之弊，如詩文畢録，且皆引全篇；兵行戰克每列細目，不避繁冗；蜀中行程之述實爲日記、遊記，甚而某日寄款撰書信，皆一一備載；至資料又全抄文集，不可言其得法也。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男孔延著

九世從孫子仁校刊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子時，公生。王父贈尚書兩峯公請名於曾王父贈尚書雲塘公，命名曰子章，字相奎。延嘗聞王父曰：蕭夫人懷而父十二月始免身，時曾王父夢負弩矢，從東方射日，懷矜筮之，得震卦。曾王父曰：長子意也。曾王姪曰：黄州公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是兒月日與黄州公同，又矧有異夢，兩手文有二卅字，一足有一黑子，吾知其異日矣。

公生時，祠中白鶴來集，其草青芝秀實。

戊申二十七年、公六歲。秋八月、公遊沼邊、忽見從兄子京墜水中、即奔歸呼家童救之。識者多公之智。

己酉二十八年、公七歲、祖父自榮歿於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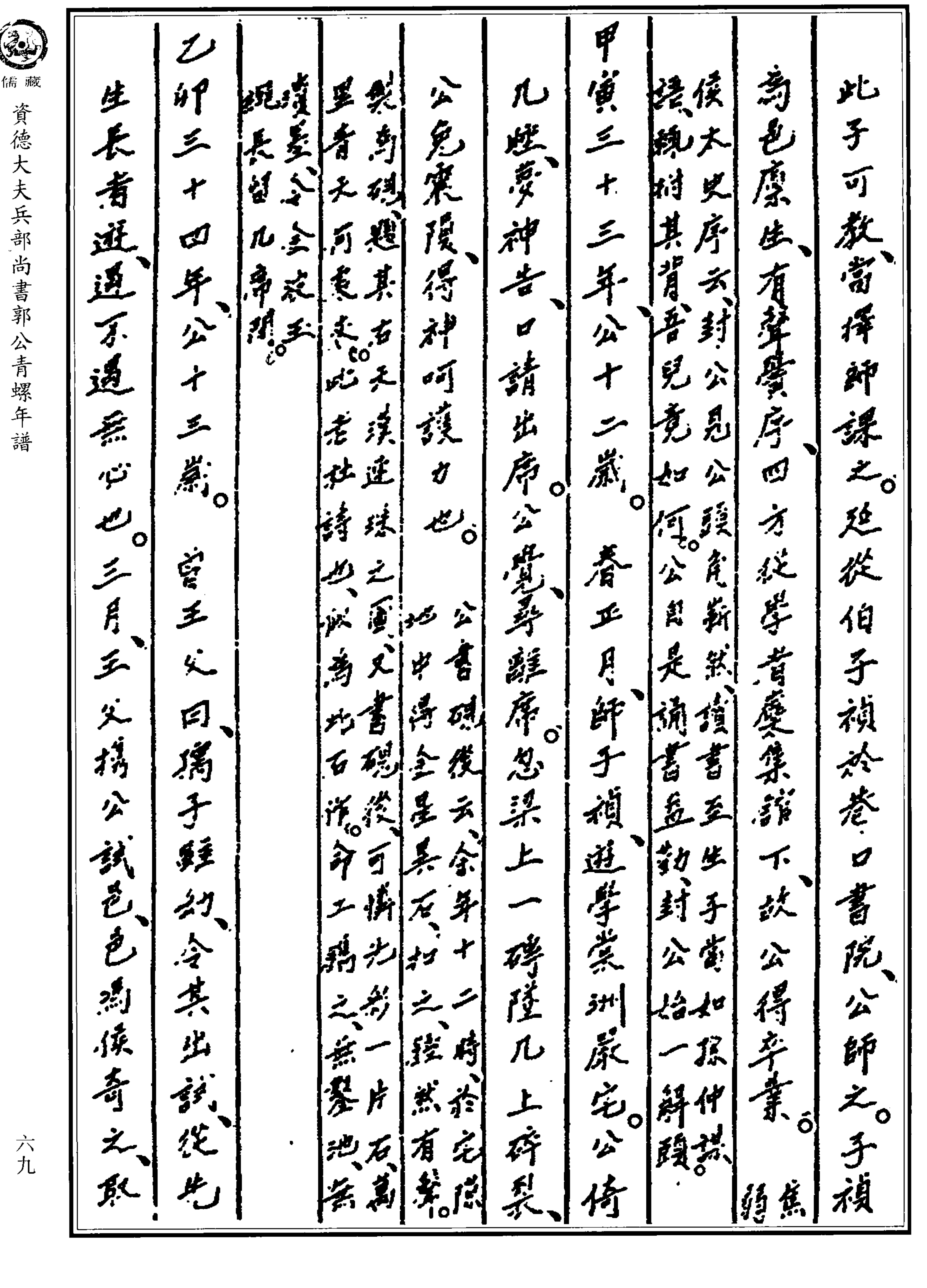
庚戌二十九年、公八歲。

辛亥三十年、公九歲。

壬子三十一年、公十歲。王父語寫周易程傳答義課公、公合讀無遺。

鄱南羊師作對、公答疑玄對。公年十六、從劉先生基學易、嘗解。撰程正公易傳、乃曰、是詳於理而略於數。私拔焦氏易林讀之、因肄通數學。業舉子業、學易公。二十而得司馬、司馬曾四五發、鞭悉對其常見。手抄程朱合傳習誦之、曰、見習易不通程傳者、非其至也。續神關而壯之。

癸丑三十二年、公十一歲。公是時明經大義、曾王父命王父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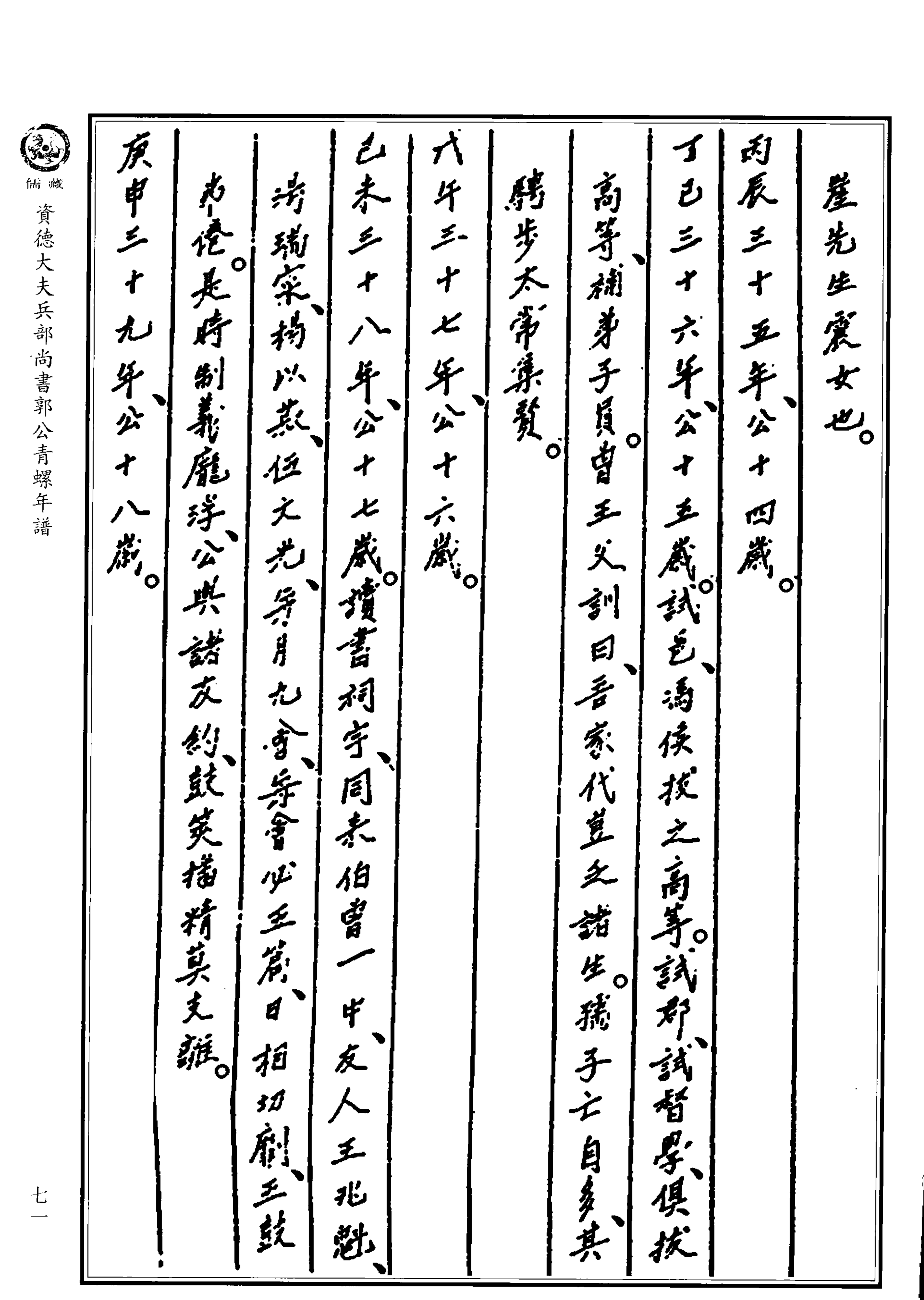


此子可教、當擇師課之。延從伯子禎於巷口書院、公師之。子禎裔邑庠生、有聲黌序、四方從學者麇集鍇下、故公得卒業。焦弱侯太史序云、封公見公頭角嶄然、讀書至生子當如孫仲謀語、輒拊其背、吾兒竟如何。公自是讀書益勤、封公始一解頤。

甲寅三十三年、公十二歲。春正月、師子禎、遊學崇洲嚴宅。公倚几睡、夢神告、曰請出席、公覺、尋離席。忽梁上一磚墜几上碎裂、公免衆陵、得神呵護力也。公書硯後云、余年十二時、於宅際地中得金星異石、切之、鏗然有聲。製爲硯、題其右云、漢建安之蜃、又書硯後、可憐光影一片石、萬里青天雨意來。此老杜詩也、以爲此石評。命工鐫之無墨池、蓋磧墨、今全藏玉硯、長留几席。

乙卯三十四年、公十三歲。曾王父曰、孺子雖幼、令其出試、從先生長者遊、過不過無心也。三月、王父攜公試邑、邑爲侯奇之、取

送郡。彭蠡諸侯宦各會、馮侯出公見諸侯曰、此秦和奇童也。承豐凌侯尤稱賞、曰、是兒貌清瘦古奇、異日必為偉器、不獨工文字。謂馮侯曰、是兒毋令速化、當呼其父携之歸、讀書以期大就。且送公羅文毅公集曰、以是期汝。於是王父携公歸。 公作馮侯碑云、某與友人稱以敖俱年十有三、稱太僕義叔年十有一、龍少參君稱年十有四、稱副使廷璽年二十有一。馮侯色然稱賦、命題試文、手書讀之、刮磨之、求其工而後已。某五人者、惟以敖夫、四人後先成進士。稱之從、某與義叔共寄破驛、馮公閉而棄、遺予書曰、不意頎收出吾帷中。冬十一月丙午、王母羅夫人卒。羅夫人嚇公如己出、病革、語王父曰、妾不幸中道辭君。兒甚且慇、後當亨發、第君亡即娶、憐凌我兒。為兒娶後、君娶未晚。語畢而逝、葬洛坪。 十二月、王父為公聘鳳岡蕭夫人、是為先母夫人。夫人處士蕭見



崖先生震女也。

丙辰三十五年、公十四歲。

丁巳三十六年、公十五歲。試邑、為侯拔之高等。試郡、試督學、俱拔高等、補弟子員。曾王父訓曰、吾家代生文諸生。孫子亡自多、其騁步太常集贊。

戊午三十七年、公十六歲。

己未三十八年、公十七歲。讀書祠宇、同表伯曾一中、友人王兆魁、洪瑞宸、楊以裁、伍文光、每月九會、每會必五藝、日相切劘、五鼓而起。是時制義靡浮、公與諸友約、鼓英擷精莫支離。

庚申三十九年、公十八歲。

辛酉四十年、公十九歲。春正月初五日、爲冠、娶室蕭夫人。公爲冠時、以經義耕、家貧甚、從桃江求館、摘五經及左、國、史、漢諸書、皆成誦、刻意專爲舉子業、維時辯博、聲稱藉甚。桃江士人急遣子弟請公受經。

壬戌四十一年、公二十歲、始號青螺居士。公爲諸生、往來郡城、見羅文莊公書白鷺青螺之會六字於壁、言此會發憤爲人、在白鷺青原螺山之間也、公因以二山爲號。

癸亥四十二年、公二十一歲。

甲子四十三年、公二十二歲。春正月朔、曹王父率家人拜祖廟、開桂香四株、俱華、曹王父曰、甲子歲始、元月月始、元日日始。除三始、天章嘉況、六十年內、吾家將大興。後公成進士、歷官司馬、

皆在數十年之內、如曾王父言。秋七月、督學何公科考、公列一等、補增。

乙丑四十四年、公二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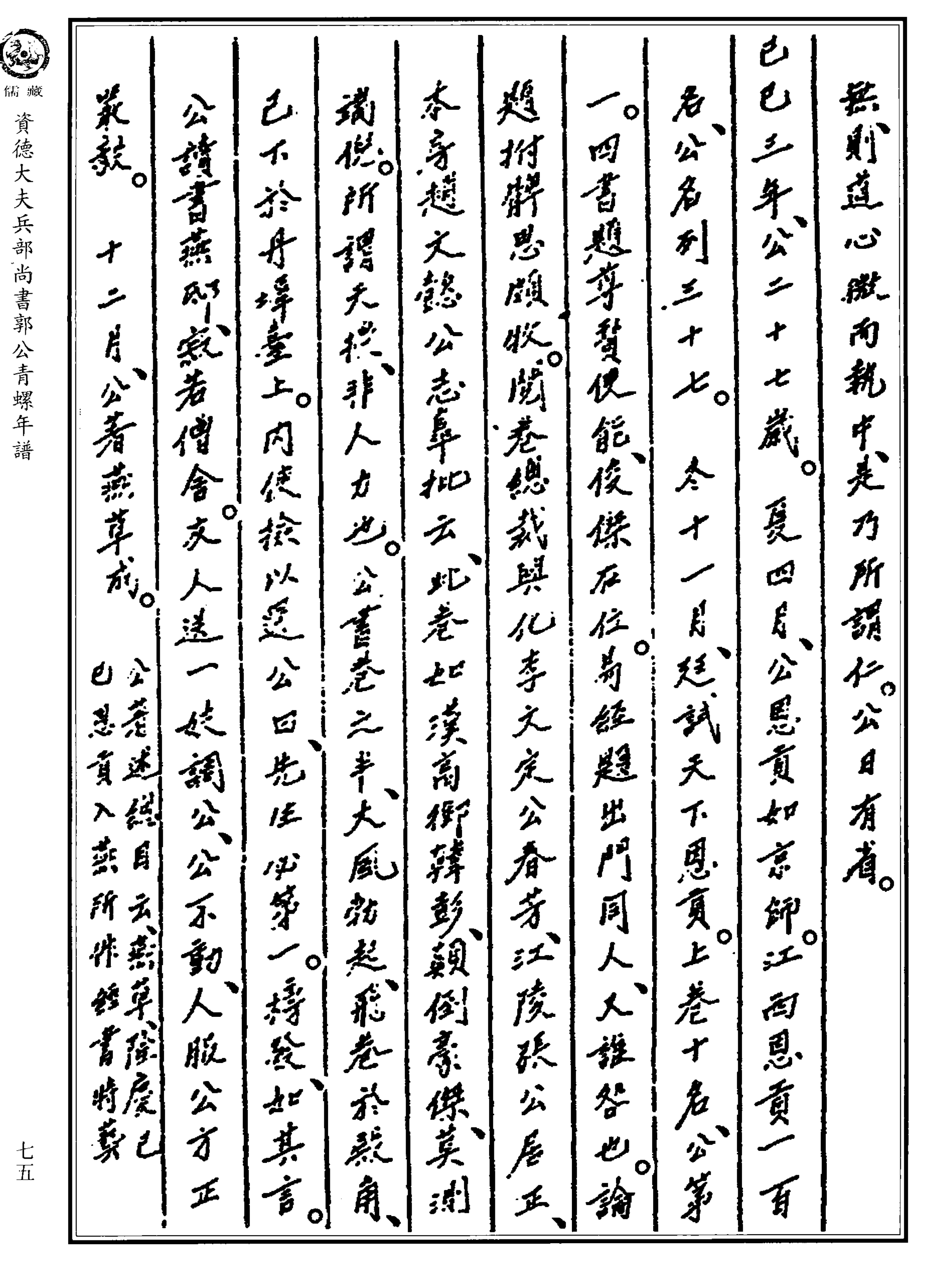
丙寅四十五年、公二十四歲。督學徐公科考、公列一等第二名。

穆宗丁卯隆慶元年、公二十五歲。夏六月、公補廩生。七月、赴省試下第。王父曰、予曾夢見御書、汝名列十八下、爲國子生、豈名不列江西鄉書耶。第贛粟餉匱、貧儒難辦。候貢人盤歲月尚賒未來、巨瀏績學候之可也。穆宗皇帝即位、詔天下廩生郡貢二人、州縣貢一人、名曰恩貢、以充國學、以備異日。時先廬植鳳尾草一株、鬱者七年。至是復生、扶疏暢茂。公葺亭貯之、曾王

父以酒酹之曰、草木得氣之先、吾家時至矣。詳趙羕志稿記。

戊辰二年、公二十六歲。冬十一月、公修王母蕭夫人攢室、有二白鵲來巢、園中桃栩瓜茄俱一蒂四五實、竹皆同本、笋散鮮紅、如朱草然。贈公指示封公曰、吾家春桂華祠、鳳草茂亭園中白鵲來巢、朱草應時並生、吾孫其將興乎明年、公恩貢如贈公言。

是月公至求仁書院、師事胡廬山先生。先生教之曰、聖學始於求仁、而求仁要在無欲。語學至於無欲、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為仁。有所恐懼憂患、忿懥好樂、則心不在。有所未無、不行、未盡無、何以名仁。孟子論養心在寡欲、養浩然之氣在無害、故曰無適無莫、君子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聖人也。無聲無臭、天也。至於



然則道心微而執中，是乃所謂仁。公日有省。

己巳三年，公二十七歲。夏四月，公恩貢如京師，江西恩貢一百名，公名列三十七。冬十一月，廷試天下恩貢上卷十名，公第一。四書題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易經題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論題樹聲思頻收。閱卷總裁興化李文定公春芳、江陵張公居正、本房趙文懿公志皐批云：此卷如漢高御韓彭，顛倒豪傑，莫測端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公書卷之半，大風忽起，飛卷於殿角，已下於丹墀臺上。內使拾以還公，曰：先生必第一。尋發，如其言。公讀書燕邸，寂若僧舍。友人送一妓調公，公不動，人服公方正嚴毅。

十二月，公著燕草成。公著述總目云：燕草，隆慶己巳恩貢入燕所作，經書時藝

也、久無與合者。友人鄧南阜言、留以傳手蹟。陸象山集亦刻時義、王文成山東程文至今傳誦。公起家實錄二稿、索何捐之。手乃令收拾刻板。四書文二卷、同年朱可大維京序。易經文二卷、同年黃植庭應槐序。

庚午四年、公二十八歲。秋八月、奉順天鄉試。主試丁文恪公士美、申少師公時行。本房連江教諭王公一岳。王公初以公卷第一、李九我公卷第二呈。丁申二公、謂李卷平正、公卷太奇、抑置本房第二。故公名次十八。丁公謂公曰：順天首善地、毋令天下議我好奇。然三場中、採公卷語入程文、故程策第四篇刻公名。

冬十月、張江陵相國爲其子延公授經。公性狷介、不喜與主爵者處、辭不應。後江陵又招、公亦不往。

辛未五年、公二十九歲。春三月會試、公中式第十九。殿試三甲

第二十四名。主試張公居正①、呂文簡公調陽、本房趙文懿公。

趙公雜公文集云、穆皇帝御極之二年、思得精敏强勵之士、資宏化理、詔貢天下郡縣生試之於廷。余承乏分校、郭生卷奇麗古雅、尤邃於理、知爲不凡士。然而少師李石麓公深嘉悅之、遂爲第一。今年春、余校禮闈、初得一嘉卷、出示之、相與擊賞、曰、此眞才也。揭榜日、聚公堂閱卷、則郭生也。衆愕然、謂是士之遇知己、余亦嘆其非偶。公兩試出文懿公門、似有風緣。　又按、永昭編年云、辛未榜中式三百餘人、內有鄧以讚、郭子章、尉時可、劉臺、張元忭、管志道、趙用賢、吳中行、黃洪憲、韓紹、涂杰、周憲、傅應禎、彭應時、周嘉謨、王象乾、夏良心、王一乾、俱以文章理學忠允亮直、表著於朝。其人皆有經世之懿、濟時之量。以是知公當年品望爲名流所韙稱如是耳。　四月、公釋褐、禮部觀政。　夏六月、公選建寧府推官。將之任、王父訓云、當官三事、清愼勤備矣。建俗侈、汝効其侈、焉得儉。不儉靡財、焉得清。故欲汝儉以助清也。建俗崇飲、劇戲、此二者、靡精損神、又焉得勤。故願汝遠酒色以助勤也。能儉

能清能勤便是慎、何必別尋慎理。公謹受教。

壬申六年、公三十歲。　蒞建寧推官任、過峻嶺、一猿攫輿、章役人夜禱、前引至一山坑、指畫其處、若有怨忿。役人還白公、公命如其指畫處、掘地得屍。到任、廉得殺人者、寘於法。蓋被殺即飼猿人也。人稱神明。數月、寃抑得伸、強梁斂跡、百廢具興、由是訟庭閒。公著有論、讀史有評、漢論、鄧侯、孫仲謀、諸葛、陸機、唐太宗、宋孝宗論七篇、讀史斷如武乙、漢文帝、漢唐二宣、人、豕人、貓清吏、樊噲、馮異取蜀漢、王晏寇牛翁、孜元、世相、關侯、前陳、王謝雪夜、禹有太極、房杜子孫、汾陽北門、論語河清、丙午丁未、耶律神山廟、共二十五則、俱刻閱草。

神宗癸酉萬歷元年公三十一歲。春正月十八日、曾王父贈尚書公卒。 三月乙未、長子出於建州、王父命名曰孔建。 秋八月、公大廉校易房、閱蘇濬卷、置真卷曰、氣勢虹霓、奏於劉柱史、得儁第一。取六士、皆入癸酉賢書、程文多出公手。 冬十月、公改閩中試卷、多所搜輯。諸生競以文請改削、一時咸稱得人。

公作壁公稿序云、甚矣、劉生之言似吾虞也。已閩學起家如吾爲竟吳成進士。及讀二生古之詞、嘗爲許國徵文如千將莫邪、不可觸邇。竟吳讀爲時急、如絲絲登集、總之更其□其易絕。

又公作綠綺公論云、辛未、予司理建州。時年、蔡松溪其、序試特令起中丞蔡欽、蔡第一。癸酉、入闈、謝廉、得晉江蘇濬長君爲登第。二書俱清選、北會試、後先成進士。北官、俱爲督學使者。又甚十品、五相似、伸、詩老蘇中有舒門二蜜語。

甲戌二年公三十二歲。 春正月、公逝王父赴桑建州。 三月癸

卯、次子生。是時、公講延平學、王父命名曰孔延。是月、公刻閩草六卷成、皆建州司理所作、名曰閩草。 公徵建甌二縣教諭洗冤亭、為文記之。 四月、公經理建安北苑、罷民茶稅。遣使飛存義茶戶陳鉅等勒碑、紀公德政。詳三省祠錄。 茶錄云、昔丁謂貢茶之始、建州一老人獻此山茶。老人死、遂以為山神。由宋元入明、吳歲解官先祭老人、然後採茶。茶 以後、山不產茶、茶戶百餘家、歲出百金、易延平茶以貢、老人之祭如故。於公司理建州時、茶戶止二十餘家、轄金如故。公憫之、以鄰給隸院、乃以百金分派建安一縣、縣老人廟而奉其祭、茶戶始甦。頃之、里人掘田、得一殘碑、詩云、鳳山苑將青蟠燒。數百年之弊、始自丁謂、至公乃革、此詩殆讖耶。

乙亥三年、公三十三歲。 春三月、葬建州二君子軒、公為記、具閩草。 五月、公以考績敕封先君蕭孺人、敕具家譜恩綸紀。 六

月、公遷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勅贈王母蕭孺人、還家展墓焚黄。時曾王母、繼王母相繼歿、公追憶當日 上冢、與公俱哭者、惟公一人、恩綸初及、感激主恩、不勝悲泣。

丙子四年、公三十四歲。 春三月、公督糧蕪湖、著蕪關則例三卷。公是時總権蕪關、以蕪居江之上游、達楚、蜀、豫章之下、商艘輳其處、凡諸前關蕪稅、既總稅、或什一以共國賦。調除有違近、於有良總、公慎辦厥事、明示無例、蕪賈不敢欺、吏不敢貪、蕪為例、至今嘗定諸法、奉為令。公有序。秋七月、癸府第三子生。王父以公總権太平府、命名曰孔太。 冬十一月、公著蕭夫人行狀。狀略云、夫人不得於天、不壽於世、而顧與王母之淑、僅得之主上、秀貴玄爵。而不逮長者一言、令主光遷從、彤管不流、其如謂何。曾號十四夫貞、於於中郎之八字。又倒導長音、中忽貴其母而求宜。長者有意乎。其為母危父中新恬、又首縣夫人行狀。狀略云、夫人均時、某年十二。後二年、謝事予家、張夫人所造布、一縷一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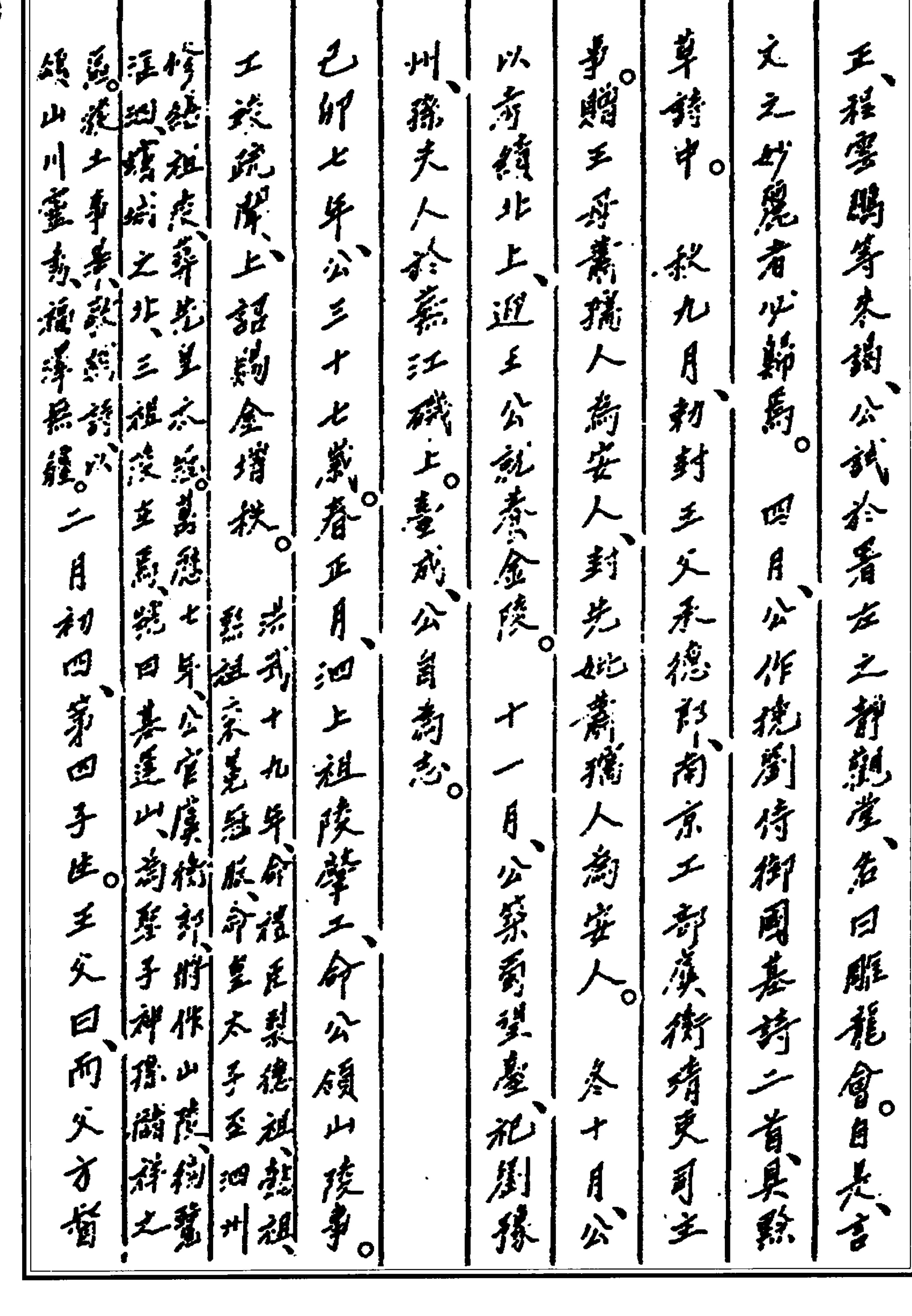
綱憲長逝。又十四年、某始釋褐、詮副初服、以存手澤。十二月、公廷等至今讀此狀數語、咨嗟隕涕、殊深令伯之感矣。

題廣郡續晉溪撫軒。

丁丑五年、公三十五歲。春正月、儀志十卷成。南京工部於有程司在儀真、纂程儀州。公耕程事志之。是月、公自秣陵出程於儀真縣、重修大忠祠、祀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真州守苗再成、通判副都統姜才。

五月、公寓秣陵、致書王父、役義穀、賑貧民。先高王父唯翁欲朱子社倉法、出義穀五百石、散里中貧者。每歲以五月借、十月償、不譏其息。詳劉七芝公義穀記中。行之二世、以穀耗而罷。公繼高王父志、增十石、致書王父、請命孫蓋司出納、粉卷貧民、以為鄉黨。況君與書廣義穀、錫之續讀。秋八月、公作衡山歌、送趙南渚公之楚藩。歌云、衡山之高數千丈、寶洞靈台紫氣上。睟德剛物衡稱平、稱來八埏無俯仰。

戊寅六年、公三十六歲。春三月、公分曹真州、門生吳鷟、劉崇、程



王、程雲鵬等來謁、公試於青谷之静觀堂、名曰雕龍會。自是言文之妙麗者必歸焉。　四月、公作挽劉侍御國基詩二首、具點草詩中。　秋九月、初封王父承德郎、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贈王母蕭孺人爲安人、封先妣蕭孺人爲安人。　冬十月、公以考績北上、迎王公就養金陵。　十一月、公築蜀望臺、祀劉豫州、孫夫人於燕江磯上。臺成、公爲志。

己卯七年、公三十七歲。春正月、泗上祖陵肇工、命公領山陵事。工竣、疏聞、上詔賜金增秩。　洪武十九年、命禮臣製德祖、懿祖、熙祖衣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修德祖衣、葬先皇衣冠。萬曆七年、公官虞衡郎、將作山陵、相[illegible]汪洲、蟠嵴之北、三祖陵在焉、號曰基運山、爲聖子神孫衍祥之區。從土事畢、欽然詩以鎮山川靈氣、福澤無疆。　二月初四、第四子生。王父曰、而父方督

工三祖陵，命名曰孔陵。　冬十月，公蒞吳關，封瓜州發賑，澧州饋金，御史董光裕有記。

庚辰八年，公三十八歲。　夏五月，公取虞衡司殘積剩餘易書千卷，置公署。　秋八月，公遷楊忠襄公祠，有記，載留草。

辛巳九年，公三十九歲。　春三月，留草成。公由建寧遷虞部郎，首尾六年，著書共十卷，名留草。　夏四月，公作湯義仍儀部雜草序、丁元輔職方詩草序、吳瑞徵博士離雲館記。是時乞文者趾相錯也。

壬午十年，公四十歲。　春正月，遷潮州太守，蒞任，作教議、約法吏民。

公務曰：余初入潮，以明一法令、整肅吏民，不可以亡教也。作七教。其後判事退食，或集於教化，或備於所守，其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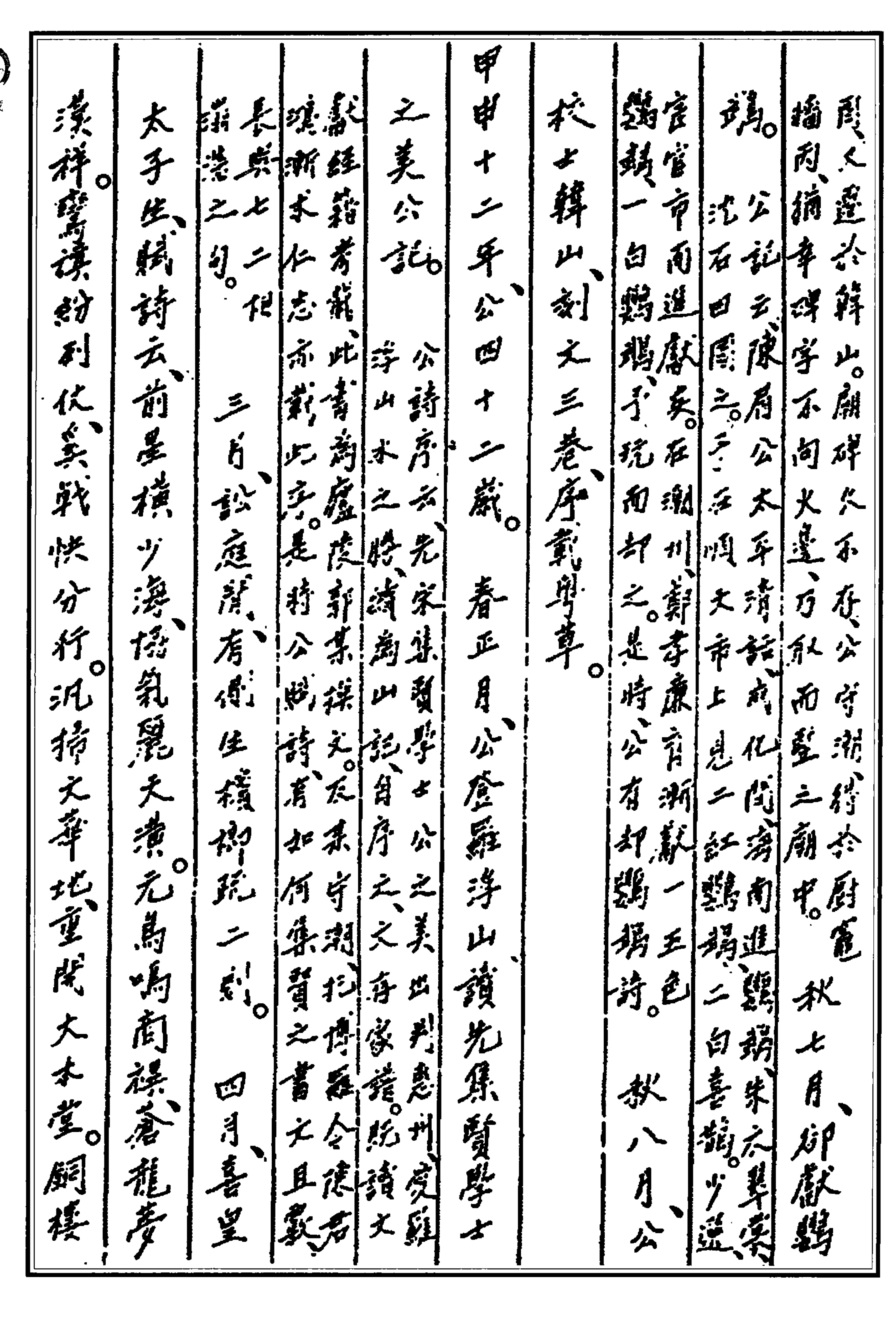
稽十議尉。諸有司款四條。府首領縣佐以下各官款。教官諸生款。諸役款。崇祀名宦議。查魚課議。定惠來縣五都賦議。城普寧縣議。因糧議。開鹽路議。增鹽甲補京餉議。南粵程鄉議。全具粵草。王母蕭孺人晉贈安人，勅至潮陽，公作文告廟。二月，崇祀潮州名宦程母儉、史定、楊嗣復、李宗閔、吳潛、狄青、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鄭灝、蕭貲、陳龍復、劉子俊、林琦、許洪、徐璲、蕭明哲、曾懸、丁聚、袁士龍、王剛、毛吉、王源、劉淇、劉魁、郭春震諸公。令甲、郡國有裨祀名宦。以利於事、以勞定國、法施於民、禦災捍患者、咸在祀典。公為文告諸公，自海陽侯司下，迎主崇祀於學宮之左个。夏五月七日，五妹生，公命名曰貞文。秋八月，公校士粵闈，賦秋夜詩。是年、羅文野刑史爲跋、公以同年、得對闕

梓卷。如李廷大、黄文炳、林熙春、盛可貞、蔡其廣、黄瓊姒叔明、皆爲贊書、謁謁知名湛門下士、滕文多出公手。既歿之夕、公賦詩云、廝言得佳士、持以報明君。

冬十月、公爲文告城隍、驅獨鬼。萬曆九年正月、城南有鬼騰趨於樓氏家、侵其女而淫之、自稱曰獨鬼。女坐鬼坐、女行鬼行、女卧鬼卧、亡日夕離。合家大驚、請巫禳之、不能除。訴於城隍、亦不能除。時公入覲、次舟三河、聞其妖、移文城隍驅之。鬼語女曰、郭使君正人也、有檄嚴驅、當疾走、不得復留此矣。獨鬼滅跡、文刻粤草。

十二月、公四十初度。小除夕、公夢王母語甚地求佳、有緣城錫未鞅燕市夢相雄之句。是時待詔長安、黄檀庭、戚繼山二公過訪、公又有半生清夢黄、獨有故人知之句。與二公飲於燕市雙塔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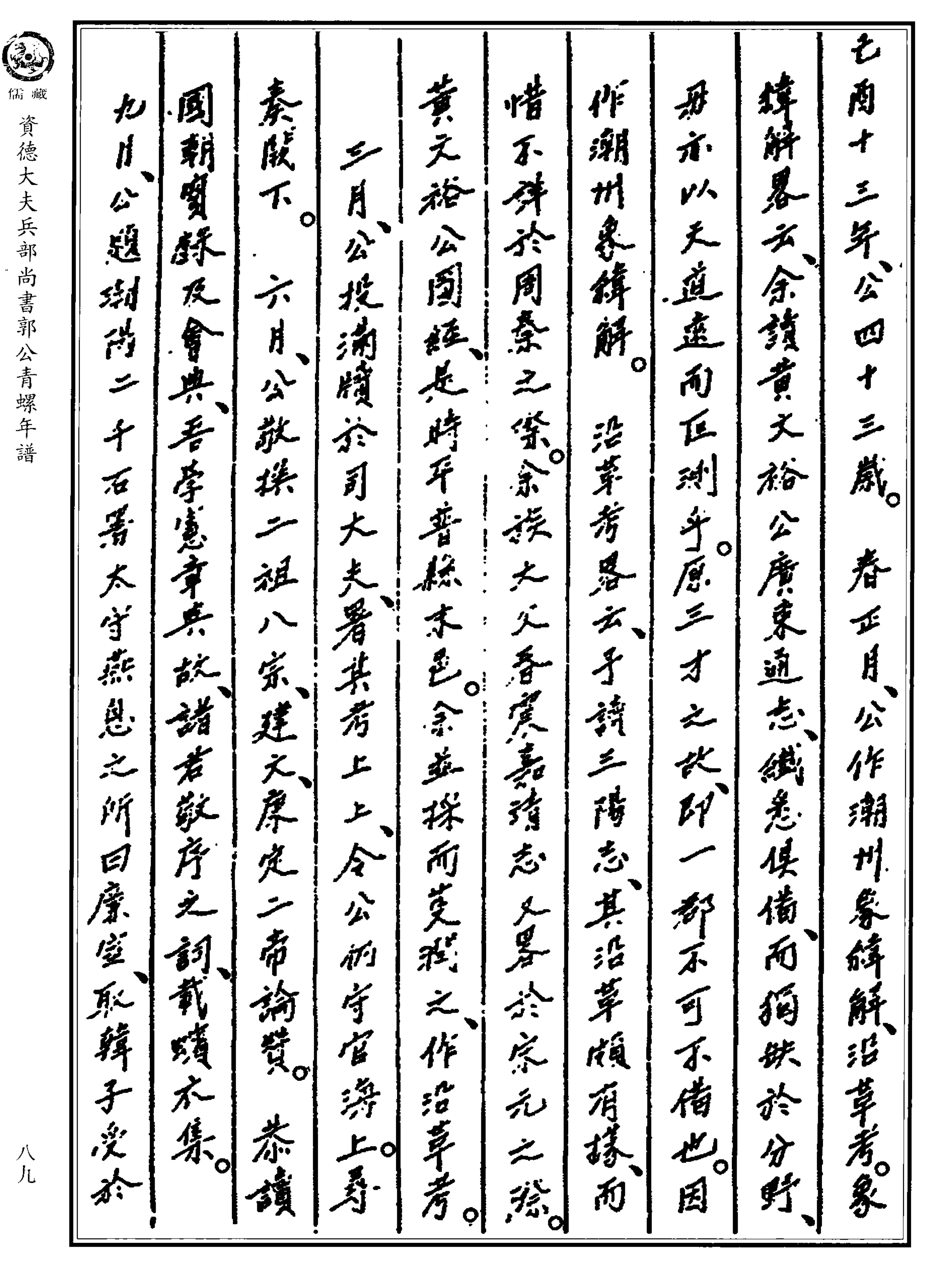
癸未十一年、公四十一歲。夏四月、公錄覲還粵、入羅浮。聞程鄉諸獞賊亂、趨檄入總龍川、至受鄭觀察方略、布嶺之東、四遠日縛其戎首、決句程大數定。三月、謁韓文公廟、豎蘇子瞻所書碑。潮州韓文公廟、宋咸平三年建於金山。元豐七年、詔封文公爲昌黎伯、賜額忠祐。蘇文忠公爲記、手書於碑。淳熙己



閔、久遷於韓山。廟碑久不存，公守潮，得於廚竈中。秋七月，卻獻鸚鵡。公記云，陳府公太平請託，或化閩粵南進鸚鵡、朱衣翠裳、沈石田圖之。今在順天帝上，是二紅鸚鵡、二白喜鵲。少選宦官市而進獻矣。在潮州，鄭孝廉貢漸獻一五色鸚鵡、一白鸚鵡，予悅而卻之。是時，公有卻鸚鵡詩。秋八月，公校士韓山，刻文三卷，序，載粵草。

甲申十二年，公四十二歲。春正月，公登羅浮山，讀先集賢學士之美公記。公詩序云，先宋集賢學士公之美出判惠州，愛羅浮山水之勝，讀蔚山記，自序之，文存家譜。既讀文獻經籍考載，此書為廬陵郭某撰文。及來守潮，托博羅令陳君懷浙求仁志，亦載此矣。是時公賦詩，有如何集賢之書文且散長興七二但瑞港之句。三月，訟庭閒，有儒生續御疏二刻。四月，喜皇太子生，賦詩云，前星橫少海，協氣麗天潢。元鳥鳴商禖，蒼龍夢漢祥。寰瀛紛利伏，兵戟快分行。汎埼文華地，重開大本堂。胸樓

邇來粒、內穀騰倉琅。未論標天寒、遂感戒□棄。綜綸傳嶺外、歌舞適葵荒。 六月、田野齋亢、公為文、祈雨太湖、文載粵草。九日至廿日皆雨、凡十一日。公又禱於城隍神祈晴。廿二日、營普寧城於安仁、游鯉湖九十九墩、賦詩。 七月朔日、公遣程鄉吏目方昕致祭潮尉高仁尉。為輸公賦畢、發舟告祖、陸水而亡。有祭文。 十月、潮陽城外一夕賊至人家書館、虜二童去。明日揭榜、令其父來贖。二父備六百金、始歸二童。公知之、揣其發金處、東西南北十里內以兵圍之、遂得賊、而原金還失主家。是時劇盜斂跡、長公發姦、神異若此。 十二月十五日、六妹生、公命名曰貞玉。



乙酉十三年、公四十三歲。春正月、公作潮州象緯解、沿革考。象緯解畧云、余讀黃文裕公廣東通志、纖悉具備、而獨缺於分野、册府以天道遠而匠渺乎。原三才之故、即一郡不可不備也。因作潮州象緯解。　沿革考畧云、予讀三陽志、其沿革頗有據、而惜不詳於周秦之際。余按大父叅虞嘉靖志、又畧於宋元之際。黃文裕公圖經、是時平晉縣未邑。余並採而芟殺之、作沿革考。

三月、公投潮牘於司大夫、署其考上上、令公兩守官潮上。尋奏陞下。　六月、公敬撰二祖八宗、建文、康定二帝論贊。　恭讀國朝實錄及會典、吾學憲章其故、諸君敬序之詞、載贖於集。

九月、公題潮尚二千石署太守燕恩之所曰廉堂、取韓子愛於

室則非康之句而倒名之，爲二千石易，有銘。是月，公入覲，舟至三河，有卻鬼玉硯、玉圖書詩。十月，公歸家，怡情棲閑、壘石之勝，賦詩云：萬里竄歸來，閑居遊福胎。園蔬和雨摘，池竹倚雲栽。谷口藏吾拙，樗櫟愧不材。明明多自負，敢擬二疏回。著粵草十卷成。先大人守潮四載，潔己奉廣，摯摯得民，政和事理。至庚午春，不肖乃棄餘潮吏，以寄哀慕之思。其七款十議，與驅鱷一檄，先大人存日，令不肖書梓以紀異。且奉治命，請之終身云爾。又俟，公有題潮陽生祠圖跋。潮本公過化舊地，公題是圖，在歸田之日。潮父老感公江澤不置，故建祠於鳳城。並錄於紀潮譜中，知東粵人思召棠意耳。奉命督學四川，頒學約。此處有缺文

丙戌十四年，公四十四歲。正月至四月缺　夏五月，試事畢，歸祀三大儒。先是，成都守耿子健增祀趙大洲、孫淮海、胡廬山三

先生於大儒祠、公葺其祠、定春秋祀典。復置大極騰於祠下、鐫銘以昭懿德。 刻試俗字、文載蜀草。 六月、都試諸生、刻試卷、名曰蜀餘錄、序載蜀草。 秋七月、試廣漢、作崟亭記。取諸葛氏稱廣漢太守姚伷能進文武之士、有並存剛柔之語、為校文法、額其堂曰剛柔並存堂。前有亭、亭左右各植小篁一叢、蕉柏二株、枝幹扶疏、昂昂出亭上。名其亭曰三友、公為記、載蜀草。 公以試事入果州、遊大學士陳文端公廬、弔公墓於棲樂山之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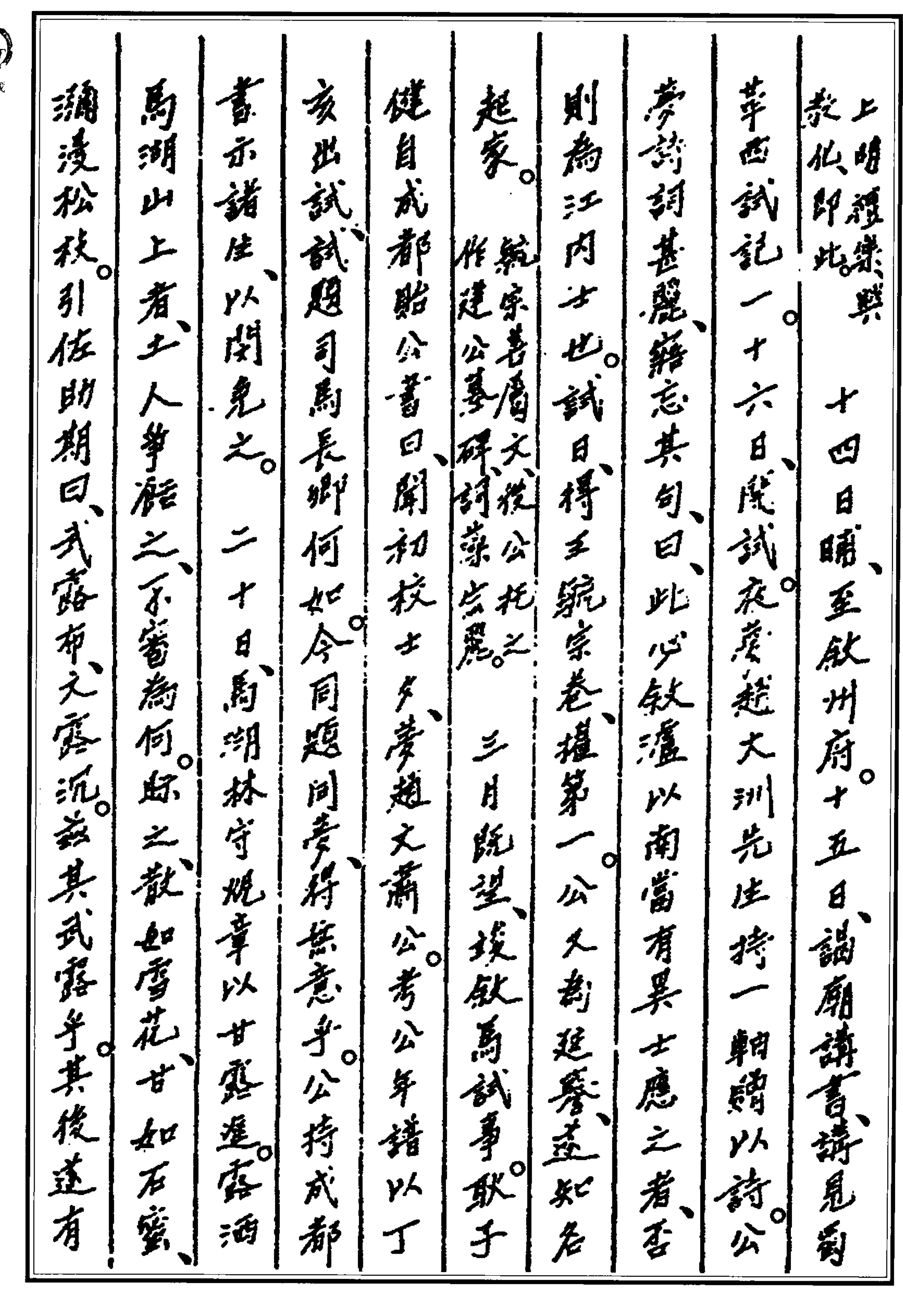
是時、文端公殁已五月、長公玉壘相國持衰在室。公從玉壘公所得讀陳公所著謝言、玉壘乞言於公、公作麗牲石辭、略云、文端公當隆慶初相昭陵、其豐功駿烈、寄帷幄而躋台階。至其未老而懸車、無郤而告老、縱揖相印、如釋重負。近世大臣、出處之際、未有如公勇決者。辭具祠碑。 八月、公從果州還成都。道中不雨、賦詩、載蜀

草。季冬月時日、公同僚友戲賭迎年、繼咏爲歡。賭餞中除夕詩三首、載蜀草。

丁亥十五年、公四十五歲。　春正月、公同二司諸寮長觀燈臘司、賦詩、載蜀草。　是月、試成都。二月望日、成都試事畢、賦別方伯靈壁劉節齋公、鶴慶彭紹垺公、觀察使荆州傅楚築公。出試叙爲瀘三路、諸公祖公金沙寺。寺新敞一樓、臨溪對畔睨②、古樹蓊蓊。公眷戀不能即去、賦詩、有僧定棲禪寂、溪流遶寺鳴之句。時有鄉紳投書劉公、以子弟托者。劉公謝之曰、郭君教伊始、予不敢溷。君子弟俱儁才、亦無事先容。劉公爲公言之、終不口其姓氏、公謝之。是日與行、夜宿雙流縣、縣令李一夔與公言、縣在周

未爲蠶叢、用商瞿其邑傑者。九日戊辰、午至新津縣、始出成都境。與中一望、沃野千里。晡至彭山縣、其邑有象耳山、唐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公書而鐫之石。邑又有老彭及李令伯墓、公作令伯論、惜其二於忠孝。至眉州、訪蘇子瞻故宅之遺跡、作詩弔之。蜀志、子瞻自濟南還、寓昆陵、子孫因家吳中、不復入眉。祠前古楠、傳老泉植者今尚存。公因書楊用修詩後有老翁傳奇驚賞句於祠壁。祠外池蓮、傳子瞻所植、則南國愛甘棠意也。因語諸生曰、子瞻、宋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眉州蘇文忠公出其門。到今脚蹤騰千古、予不佞、無似歐公。一入眉心覺覺然、冀於諸生中尋蘇者也。是日、登舟東下。晚泊青神縣、諸生來迎。公語之。志稱蠶叢氏著青衣、勸課蠶桑、土人俎豆之、號青衣神、邑因以名。公游邑東十里有中巖三山、泉石瑰奇、如噀

魚潭、玉泉、坎石、筍峯、不可名狀。范石湖所謂西川林泉最佳處是也。邑令顏一麟自青神來訪、公有青神巳下玉蟾巖、慈姥相登說入玄詩。丁丑蔡明獻、青神曉至嘉定州境。時北部朱近雲公行部嘉州、旅邑公飲。己卯、公同朱公登九峯山凌雲寺。山如蓮萼、其峯有九、山多方洞。巖畔一山頂禿耳空、似一比邱、傳韋皋鎮蜀時所鑿。公因戲手謄詩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只作嘉州守、時時載酒凌雲遊。與朱公題此山曰小九嶷、書而鑱之石。辛巳、公別朱公登舟宿烏尤山下。晉郭景純注爾雅於山椒、有爾雅臺。注成、洗硯於江、江魚吞之盡黑、至今猶黑頭魚。每年春日出、清明日止、其味甚佳。漁人獲黑首魚以獻、公投之烏尤江中。十三日、至犍爲縣。史稱漢成帝時、犍水濱得磬十六枚、劉向因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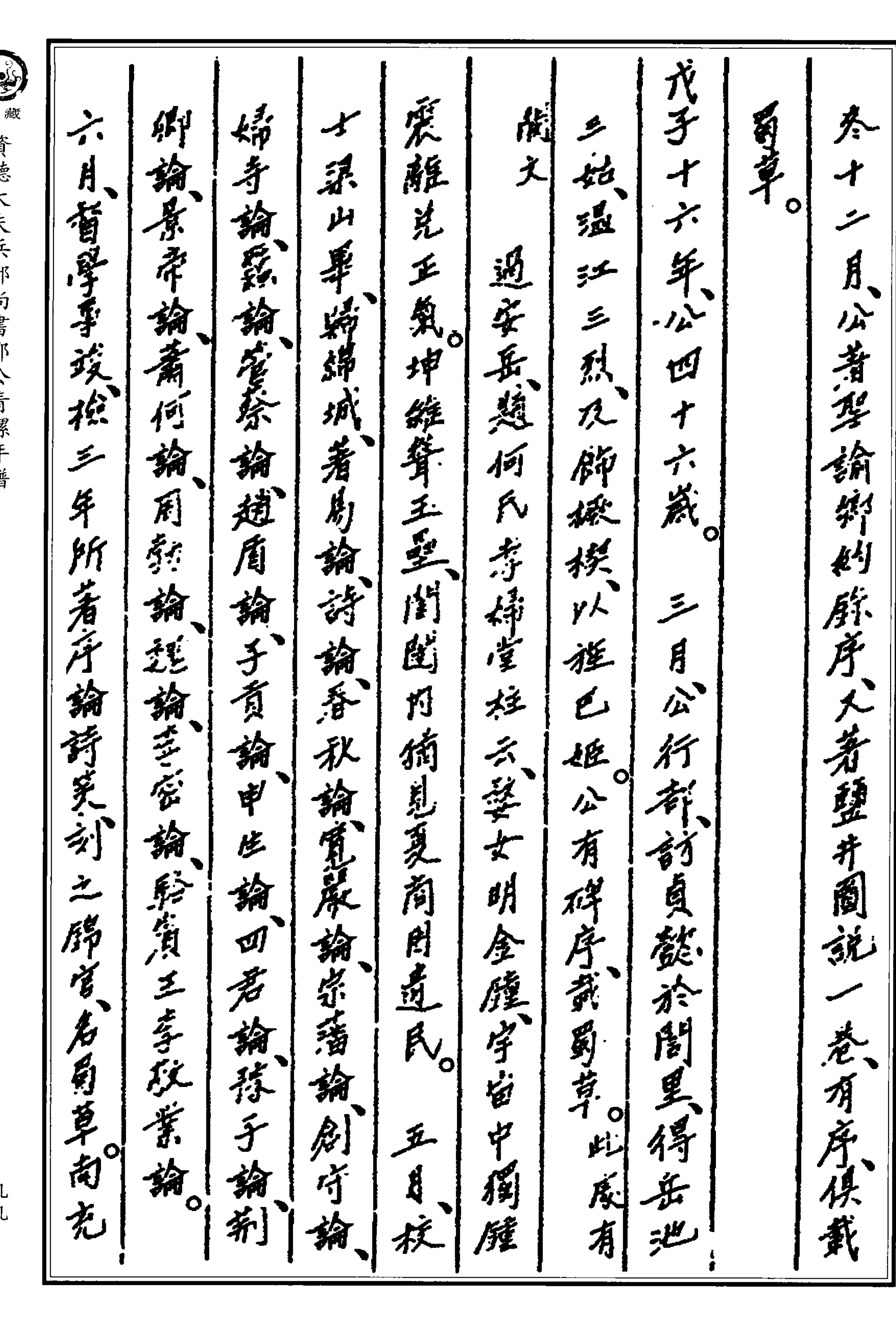
上明禮樂、興教化、即此。　十四日晡、至欽州府。十五日、謁廟講書、請見留華西試記一。十六日、閱試。夜、度趙大洲先生持一軸贈以詩。公夢詩詞甚麗、轄忘其句、曰、此少欽濾以南當有異士應之者、否則為江內士也。試日、得壬貌宗卷、擢第一。公又對廷簪、蓋知名起家。貌宗善屬文、從公托之作建公墓碑、詞葉岀麗。　三月既望、按欽為試事。獻子健自成都貽公書曰、開初校士夕、夢趙文肅公。考公年譜以丁亥出試、試題司馬長卿何如。今同題、問夢得無意乎。公持成都書示諸生、以閱竟之。　二十日、馬湖林守姚章以甘露進。露洒馬湖山上者、土人爭舐之、不審為何。味之、散如雪花、甘如石蜜、瀰漫松枝。引伍助期曰、甘露布、文露沉。茲其武露乎。其後遂有

賦乃之役，林守嘆服其博識。　離敘州，鄉紳李方伯紹廷、陳比部梅源、樊太守松屏餞公隱李子祠，是夕泊南溪縣。次日，道江安、納溪二縣，晚泊瀘州。翼日，謁廟講書，講詳兩試記二。試日，吏以鼈羞，公戒庖人省視之，則三足者。公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而上應三台星，故台一作能，因命吏投之江，作活能說以勵瀘士，說載蜀草。　四月七日，瀘試事畢，去瀘，直出川北。是夕，宿立市驛。明日，入永川。又明日，入大足。俱重慶屬邑。問諸生大足義，舉山中巨人跡對。又謂土肥人富，乃稱大足。俱曲為之辭。公曰：考總志，唐有大足年號，郡邑以年號名者種種，如仁壽、崇慶之類。安知大足不以年號名耶。邑古昌州，海棠獨香，故又名



棠國。其人趙昂發夫婦、胡子昭兄弟皆烈丈夫也。 十一日、次石羊公館。十三日、次淶盆。自齊川、大足、安岳以來、日攀躋蹬、至是乎夷開敞。十四日、次廣寒公館。十五日、過射洪、杜子美詩射洪春酒綠、即其地。問綠酒、則無矣。邑有陳子昂墓、邑令進伯王集公作二絕弔之。 十六日、至潼川、謁廟。廟宫刻孔子、朱子手像及顏魯公千祿字、鮮于千字文、皆古。公命吏搨之。 十八日、使者自長安來、齎公守潮者續誥至。制曰、郡守爲朝廷惠宣黎庶、朕既念爾之舊勞、督學爲國家作育人才、朕方畀爾以新命。尚猶忠貞之力、用酬特達之知。公三復綸言、感激主眷、賦詩示諸生。 五月、自潼川還歸官避暑。稍涼、出試綿州、龍安二路。

六月廿日、發武鄰。夜宿新鄰、邑令劉文徵與公極論善惡感應之理。為善實驗莫如孔顏、而其子孫百代昌熾。為惡富貴莫如晉宋、而其子孫自相屠戮。因著四條、刻之邑中。明日、過漢川、宿德陽縣。德陽故許旌陽舊治、而姜孝子詩之鄉也。志稱孝子湧泉、灌田千頃。旌陽丹井倚江干、江水撼射、井屹然不崩。歲旱江竭、井溢如故。邑令柯肆刻忠孝二傳暨詩、以書貽公。公辦香謁許祠、為題丹井、孝泉二詩。廿五日、雨甚滁滑、二鼓始入綿州。州守高輝廷公、言其州文獻甚悉。如揚子雲石像、李太白讀書臺、至今存焉。又言歐陽六一公父觀曾任此州、公生於廨舍、綿州之山川秀蔚可知已。明日、謁廟讀書、講詳畧草而試記三。



冬十二月，公著聖諭鄉約解序，又著鹽井圖說一卷，有序，俱載蜀草。

戊子十六年，公四十六歲。三月，公行郡，訪貞懿於閭里，得岳池二姑、溫江三烈，及節孝樸楔，以旌巴姬。公有碑序，載蜀草。此處有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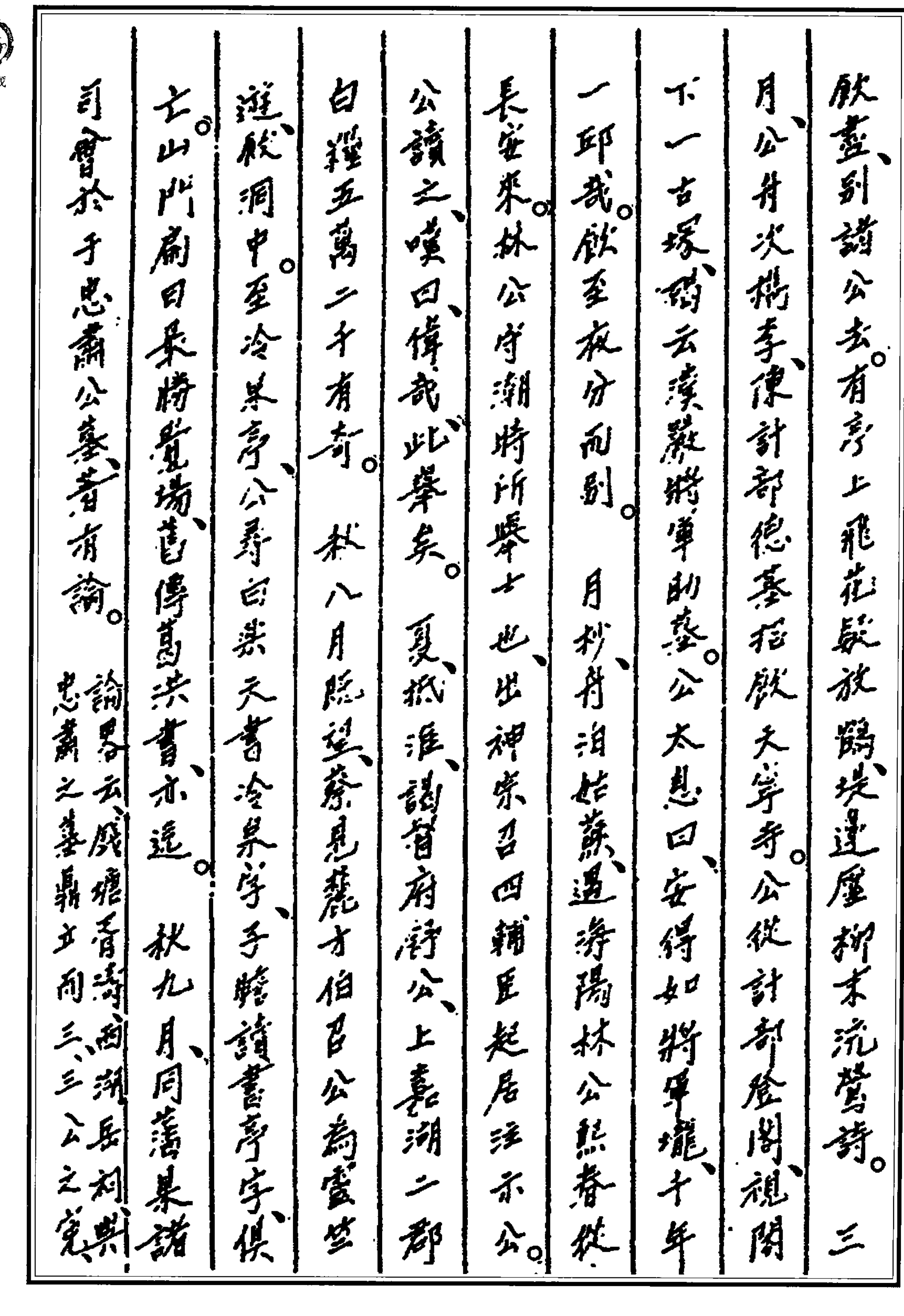
過安岳，題何氏孝婦堂柱云：「婺女明金壁，守宮中獨壁震離光正氣；坤維聳玉壘，閨閫猶見夏商周遺民。」五月，校士梁山，畢，歸。歸城，著易論、詩論、春秋論、寬嚴論、宗藩論、創守論、婦寺論、[illegible]論、管蔡論、趙盾論、子貢論、申生論、四君論、孫子論、荆卿論、景帝論、蕭何論、周勃論、魏論、李密論、駱賓王、李敬業論。

六月，督學事竣，檢三年所著序論詩筴，刻之錦官，名蜀草南充

陳大學士先忠序。 秋八月、遣諸生於棘闈，凡校士所賞識者、皆登賢書。 冬十月、公同何公與試蜀武場、武錄文多出公手。 十二月、爲冢子建受室張氏、萬安積塘進士刑部郎中張葛野先生女。

乙丑十七年、公四十七歲。 秋八月、公還兩浙參政董儲、領勑入越。勑具家譜恩綸紀。 冬十月、公受檄督儲、兼理漕政、分署在藩司南公。作糧道題名記、載浙草。是年多殘缺

庚寅十八年、公四十八歲。 春正月、公董白糧渡淮、與顏菴方伯、蔡念所憲長、夏崇堯憲副、李友卿、鄭遯卿諸公讌公湖亭。時春雪初霽、吳公稱太白爲壽曰：君今此行、所經昔有三異。公受觴



飲盡、別諸公去。有亭上飛花駁放鷗、堤邊壓柳末流鶯詩。三月、公偕次將李、傑討鄧德基、招飲天寧寺。公從討部登閣、視閣下一古塚、碣云漢驃騎將軍劉整。公太息曰、安得如將軍塚、千年一邱哉。飲至夜分而別。月杪、舟泊姑蘇、過潯陽林公照春、從長安來。林公守潮時所舉士也、出神宗召四輔臣起居注示公。公讀之、嘆曰、偉哉、此舉矣。夏、抵淮、謁督府舒公、上嘉湖二郡白糧五萬二千有奇。秋八月既望、蔡見麓才伯召公爲雲峰遊、飲洞中至冷泉亭、公尋白樂天書冷泉字、子瞻讀書亭字、俱亡。山門扁曰飛將覺場、舊傳葛洪書、亦逸。秋九月、同藩臬諸司會於于忠肅公墓、著有論。論略云、錢塘有西湖、岳祠與忠肅之墓鼎立而三、三人之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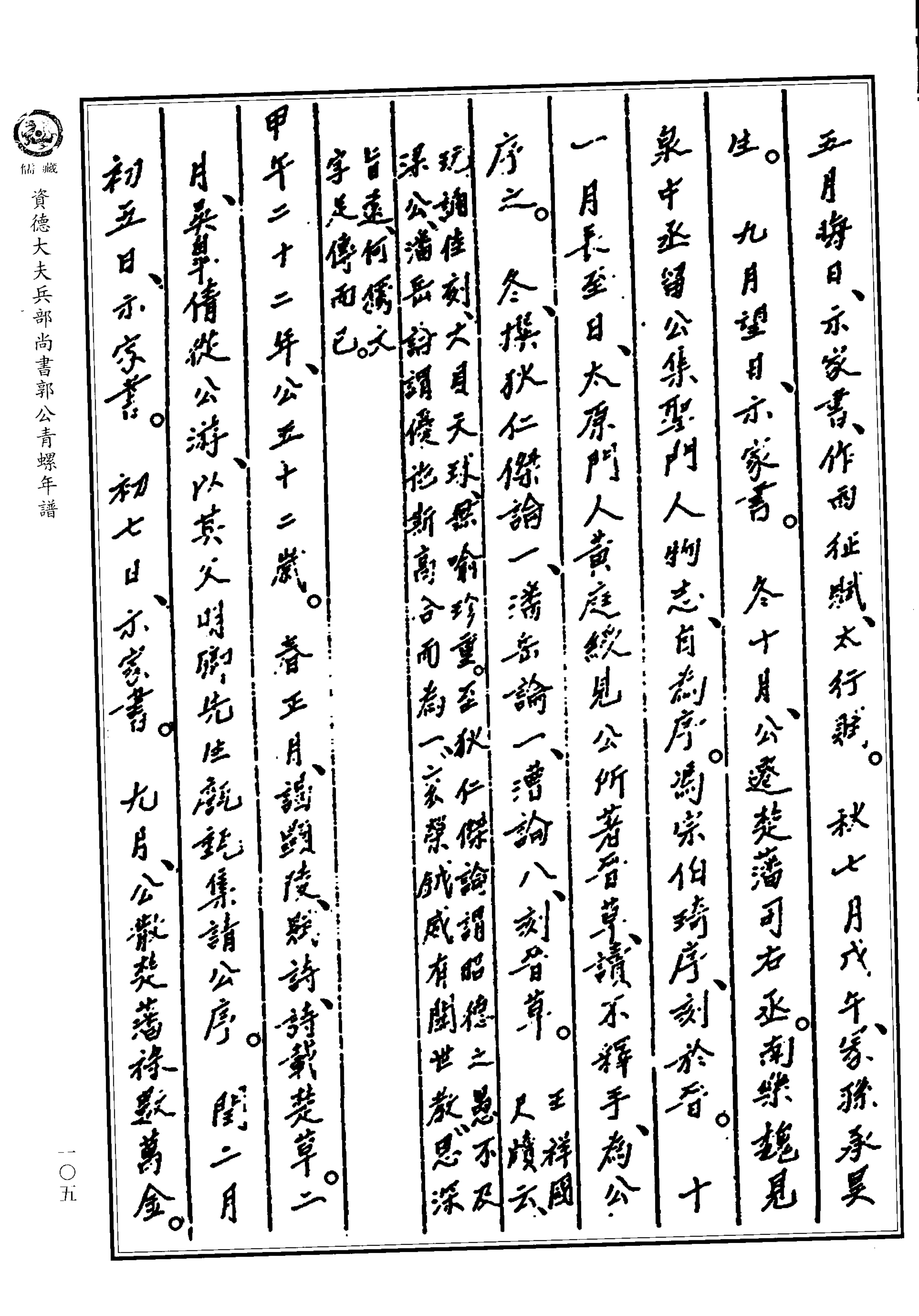
千古令人涕泣。所可惜者、俱欠一去耳。冬十月、公著兩浙由拳使覽十一卷成、刻於杭、程道著中、序具浙草。十一月、瑯琊王鳳州先生訊公尺牘。牘畧云、自公之操觚管、登藝林、僕所知有大名。若流芬委藻、裘於剞劂金石者、亦得沾溉一二。大集二、皆輶軒所著、往粵蜀耳。於歸橐所著、不過十之一二。然何其宏博浩汗、若此其盛也。含辛不能卒業、第嘗鼎之味、豈真厭饜。然挑撥理者畧文藻、工事者多直致。此儒林與文苑異傳、經濟與辭章分鑣、所不能兼也。乃公則兼之、且俱詣極矣。不佞何幸、獲此大觀、誠自跳舞稱快。然委以碌碌之尊、則人慄然汗洽。第以公之誠懇、所不忍恝、尚容飽勉如命。十二月、公著劉晴川先生仁恩錄序、吳瑞穀先生集序。

辛卯十九年、公四十九歲。春正月、公作奢儉論、郡論四、皓論、解大紳論、于忠肅論、檜紹論、俱刻浙草。三月、序友人魏華容所著史書大全三百卷。鄧定宇太史推高華容、負逸才、持正論、書既就而目盲。太史憐之、致書於公曰、

書其爲編次而付之梓。時公有事於苕溪，方謀之郡守沈叔順，梓以歸焉。著名馬記、名劍記、陳際公收入秘笈，刻於吳。夏五月，公作劉二娃鏡銘。六月，董儲事竣，申飭權草，編爲九款。議白糧、議由票、議九年船、議熟鐵、議鐵運、議八年改造、議漕運事宜、議遣官修船、議審選。凡所釐弊、剔量吳越賦錄，視昔加毖，以肅俱重國計。上之當事，允行，詞載浙草。秋八月，公入浙闈外簾提調。公督儲稍暇，與諸生校藝吳山，甄拔多名士。是年，李九我先生與試，公主提調，比得雋，皆公昔所校士。九月，公督儲兩浙，爲延盤廬陵彭氏，浙江左方伯彭宜翁年伯長女。是年，唐儀部赤水、劉司李文卿序公浙草。

壬辰二十年、公五十歲。春二月、虎林書院講學、公振鐸主盟、著講學說。秋八月、二妹貞文、貞玉俱以疫殤、公有志銘。九月、公省儲於越、為太孥婦歐陽氏、詹事府詹事騰南先生女。冬十月、公還晉陽按察使、上疏乞休、疏載晉草。公自浙還家、哭二妹感賦十首、具縣草。冬十一月、葬王母蕭夫人於五雲石壇獅山、李本寧太史賦十景詩。石壇開鐘。周潭澄壁。雄視徽江。長蛇鎮洞。五龜獻瑞。雙鯉躍臺。帶河環玉。翰印化爲。龍山曉日。城州夜月。藻繪山靈、勒之墓碑。公擬十景、摘爲韻語。康陽光先生並有十景詩、俱刻晉草。

癸巳二十一年、公五十一歲。春正月、上疏乞休、不允、遂入晉。



五月朔日、示家書、作雨征賦、太行賦。　秋七月戊午、家孫承昊生。　九月望日、示家書。　冬十月、公遷楚藩司右丞、南樂魏見泉中丞留公集聖門人物志、自為序、馮宗伯琦序、刻於晉。　十一月長至日、太原門人黃庭綬見公所著晉草、讀不釋手、為公序之。　冬撰狄仁傑論一、潘岳論一、漕論八、刻晉草。王祥國人讚云、玩論佳刻、大貝天球、無喻珍重。至狄仁傑論謂昭德之思不及梁公、潘岳論謂優於斯高、合而為一、衮棨誠感有關世教、思深旨遠、何儒文字足傳而已。

甲午二十二年、公五十二歲。　春正月、謁顯陵、賦詩、詩載楚草。二月、吳鼎倩從公游、以其父明卿先生甔甀集請公序。　閏二月初五日、示家書。　初七日、示家書。　九月、公撒楚藩祿數萬金。

懲舊額中漁、熟以原封閘發宗室。諸宗堂感激懽舞騰、碑頌公德政、文載楚碑陰。是年冬饑欲

乙未二十三年、公五十三歲。夏三月、公從郢寄歸楚祿四十金市麥囤、以供蕭外王父三世春秋祖豆。冬十月、公蒞閩、左方伯李文節公喜致書以賀。書畧云、閩故公初筮之邦、乃今賜履其地、素所撫循、士庶何啻赤子久離慈母之乳哺、一旦復入其懷抱也。億萬私情、尤倍恒情。可見閩紳嘆服公懿德大雅、克堪藩臣耳。

丙申二十四年、公五十四歲。春正月、公蒞閩藩、釐正司規、以端法體、安民生。著公移十九議。公蒞任日、郡邑解至粟谷、出綱不發原封、不收敎存。又釐正解獄宿禁、額定解官、請嚴通程規、裁革分別鑼縣、停止綢佃寺田、請改五年一造編丁册、請留府銅免解、併官領驗、禁止無名償革饋、征息訟、新銅法為查參單銅、建常平倉、支給兵餉、禁劃牛胎、游山禁約、指治藥丸、申明試法、銅錢入總禁約、捐羨市殺者

十餘札、具刻闕草。門人李素春、司空於沖山，假撰文勒之。夏四月、爲季子慈受聘楊氏、故大學士文貞公孫、太僕卿毓蒙先生女。誥封王父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贈王母夫人、封先蕭恭人爲夫人。

冬十月、公捐金市祭田、祀高祖母蕭孺人、外祖於鳳岡繹思堂。有繹思堂尺牘、詳家草。楚草成。

丁酉二十五年、公五十五歲。春二月、公以與李孟誠先生紫陽書院之所商證、建南諸生肄業之所討論者、爲講義、載閩藩草。

是月、右方伯劉澹寰先生以其地廖語公。公於歷官衣節悉皆神總、公有記。六月、閩藩草成。七月、刻豫章大事記、郡邑記、公自序。八月、伯氏建公中式。秋、閩藏記序。序者徐公來建、

易菴云博古蒼錄。　冬十月，公入覲，蓬吏齋公俸四百金，為長安儲廉韻直之資。公卻之，貯閣庫。鄂帥閻公辭俸致書閻公。書略云：頃閤中從道史示發俸，求心甚喜。此正學問印證處，潔行廉約，不識苞苴，手歸無諱風致。萬一再來，只以此佐軍需為名，亦可榮發。不得把酒江頭，悵顧此行，動默祈常，冀我邦家。

辭入覲，素金二百一十九兩，呈兩院，請修鼓樓。　覲日，集約四條，閤省令官吏奉約遵行。　捐羨金三百五十兩市穀備賑，呈請兩院舉批。　為閩中計久安，無如足食，足食無如平糶。本司首郡邑苞為之倡，良足一時同心共濟之義。當會城之中，就此建倉，於民最便。并常平所缺餘米穀，俱收總布政司常平倉，以示未者，俾見而興起。

是年，公批林尚書、鄭侍郎論典禮議。

朴公庭璣議：韋氏五世大儒，而公似立成。揭一家四代太尉，而公則激節。鄭公世成議疏節除則黜淫崇實，風庶官以恭準。述吾黨則祖孔尊朱，標準溥瀆於鄒魯。

戊戌二十六年、公五十六歲。 春正月、公北上考績。時閩省庶僚多賢者被誣、蔡冢宰以聞公、公極口稱揚、維植善類、不自以爲德也。 三月、公覲還家、上疏乞休、疏載家草。 夏四月、公度木凝精、葺一園居。李鵬池方伯書曰、寄園。摘莊生亦直寄焉之義。題柱云、對客雲中遊佳觀、秀見池上擬黃庭。 公歸閩薦入覲、歸而病、病而練之者再。抵家小瘥、築層樓上、山房數楹。鄒師題曰駐晚、以晚節頌公。公題詩百韻。 考讀史卜蔣、韓非、司馬相如、父娥、漢書會粹、書忠毅、惠平陵名裕、遺語、有友五人、世家孤褰、蛇、醫、管子共十二篇。又作饒娥、謝娥二傳。 五月、上書江省公祖、議社倉備賑。 冬十月初九日、長子孔建卒於家。 詔起

公為貴州巡撫。時貴州方用兵討播、催公星夜赴黔料理。

乙亥二十七年、公五十七歲。五月、公與總督李化龍次第入貴州境。詔禁滛濫搜事。六月、公至貴陽蒞事、疏請增兵益餉、上從之、疏載黔草。公自疏請兵餉後、次第上諸奏議。有催方面官員到任疏。銓部更調有司疏。考覈給由縣官疏。報綦江城陷疏。增設貴平參將疏。考覈給由州官疏。請別處兵餉疏。議處驛遞疏。類敘擒獲奸細疏。報賊圍游龍請增兵疏。請貸安疆臣陳恩疏。再請兵餉疏。請借川湖兩省庫金疏。參總兵到任違限疏。報賊襲土官疏。參五開參將失事疏。增設庫吏疏。報賊破龍泉土司疏。

請寃抑夷婦疏。 捐俸助大工疏。此二十疏皆播未敉從之前疏也、疏詞俱具黔草。 秋七月、上閲部院揭并示夷公移。 議播勦撫揭。 留宋柱史揭。 初批播州公移。 再批播州公移。 三批播州公移。 四批播州投降公移。 八月、詔纂楊應龍罪、領賞格、從公疏請也。 上書臺省、請多設總戎、督漢土兵攻播。 九月、辭黔將兵亂、疏請停稅。着止権記三卷。 萬歷間、稅使四出、范稅倉欽權稅金三萬五千兩、馬四十匹、歲年進播撲括於黔、以裨國用。後原茂復以礦稅之說進、黔民洶洶、憂播復憂稅。公與諸大臣合詞以諍、上乃下詔停鑛、罷稅監。謹頌聖德、作止権記。 公在黔城、開綦江路、矢守以自誓、書二語於城壁云、發苦困衡、纔勦息後、方知生於憂患。忠信篤敬、即參倚前、迺是行乎夷狄。 冬十二月、詔以湖廣漕糧

濟貴州軍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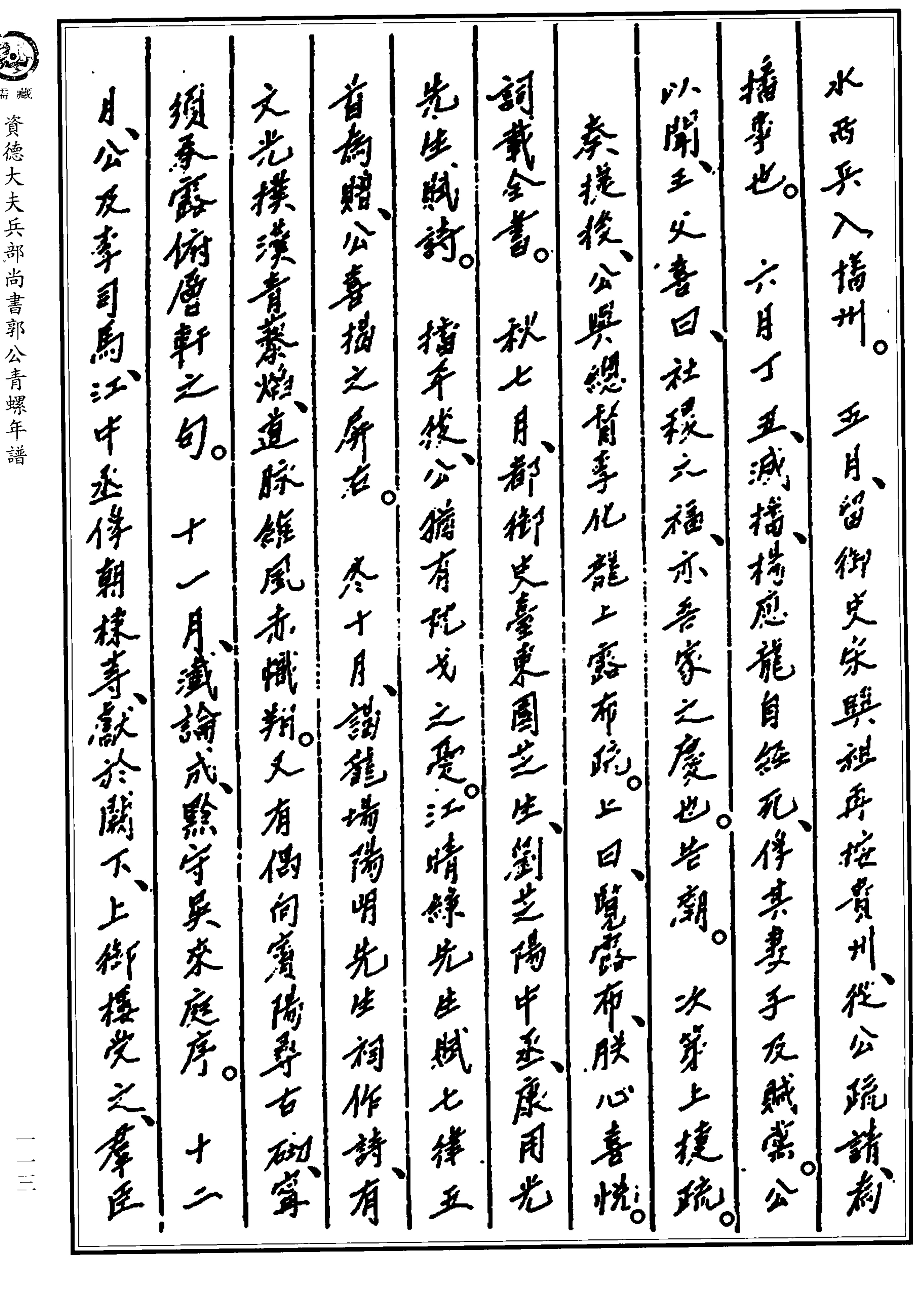
庚子二十八年、公五十八歲。　二月、詔公與李司馬合師討捕。

三月、公登壇誓師、草諸檄文。　作討捕檄。　檄安疆臣毋鳳氏。

初檄安疆臣防收地方。　再檄疆臣進兵。　三檄疆臣圍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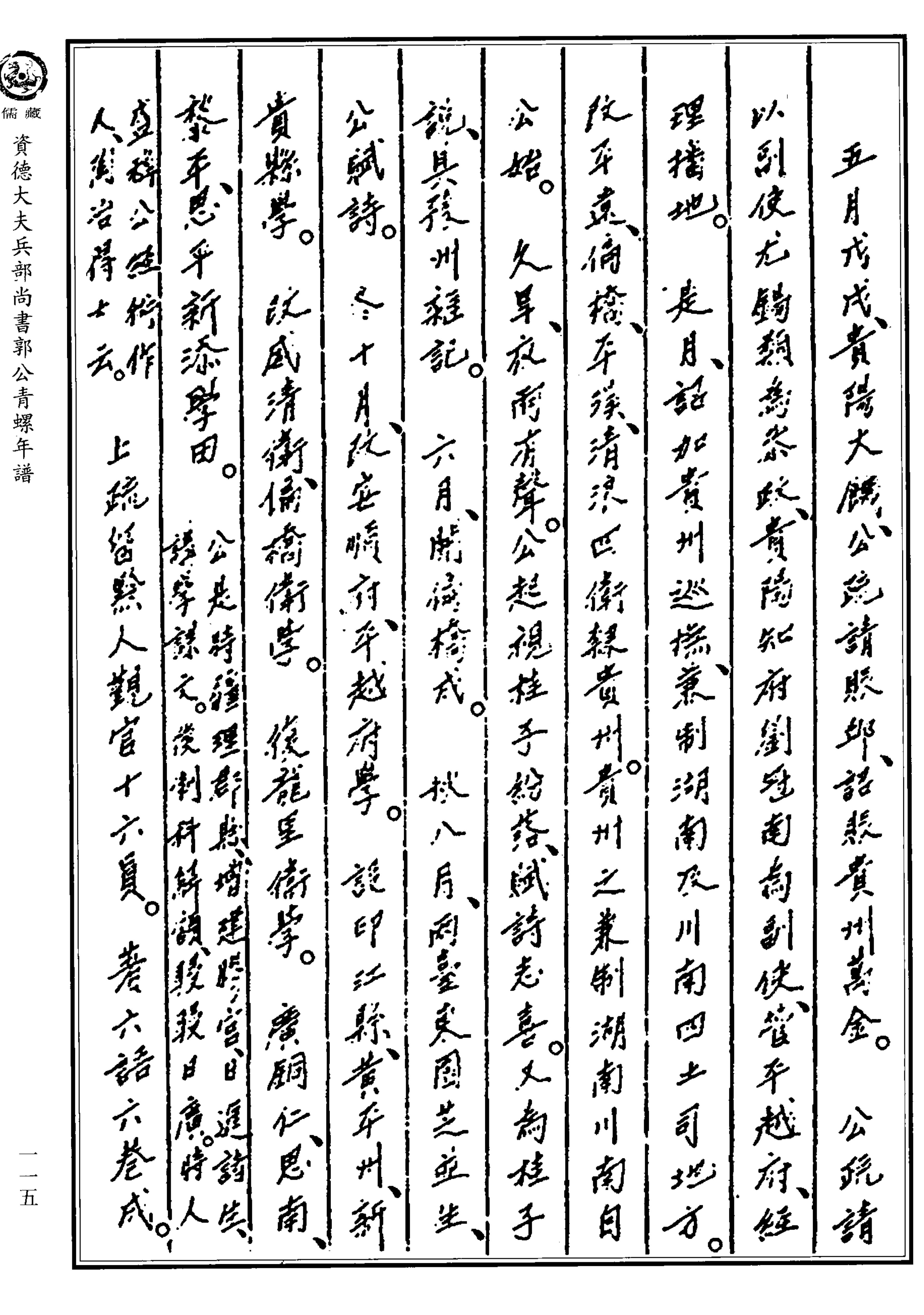
四檄疆臣龍澄攻國。　檄楊朝棟田一鵬速降。　與疆臣寺盟文。　公與楊監軍、張監軍督平越兵克四牌。　平越兵克高國。　貴陽兵克烏江關。　貴陽兵克瀘河關。　平越兵克青岡國。　偏橋兵克板角關。　水西兵克至陽水、又克大紅路濛水等七關。　平越兵克構皮灘關。　水西兵與賊戰於大水田、破之。

平越兵克黄灘關。　水西麒雄兵克桃溪、焚其衙署家廟。



水西兵入播州。五月、留御史宋興祖再按貴州、從公疏請、剿播事也。六月丁丑、滅播、楊應龍自經死、俘其妻子及賊黨。公以聞、王父書曰、社稷之福、亦吾家之慶也。告廟。次第上捷疏。奏捷後、公與總督李化龍上露布疏。上曰、覽露布、朕心喜悅。詞載全書。秋七月、都御史臺東園芝生、劉芝陽中丞康甫光先生賦詩。播平後、公猶有枕戈之憂。江晴綠先生賦七律五首爲贈、公書播之屏右。冬十月、謁龍場陽明先生祠作詩、有文光樸漢青藜燃、道脈維風赤幟翔。又有倒向濱陽尋古碣、窮獨秀露俯層軒之句。十一月、識諭戒黔守吳來庭序。十二月、公及李司馬江中丞俘朝棟等獻於闕下、上御樓受之、羣臣

機賀。　詔補故南京工部尚書懋德諡、從公疏請也。　着産
右四歲。　寄倖酬澹尚太學、遣使致書。　上平播善後事宜疏。
青敘給由官府疏。　平播乞休疏。　請官經理播地疏。　題
經理敘功疏。　議勦皮林寨苗疏。　題參寧土婦抗敕疏。　勘
議播界疏。　自陳乞罷疏。　請增兵勦書疏。　俱載黔草。
辛丑二十九年、公五十九歲。　春正月、公思單兵以至逆賊獻俘、
焦苦不可支、乃上疏請告。　上曰、地方初定、郭子章着照舊供職、
不准辭。　按、凡撫臣告病、上下吏部議、部議或留或去請旨。公疏至、上從中批留、不下部議、賞異數云。　二
月、公如鎮遠、會楚師粵師協勦皮林。　江晴綠先生撰黔師蕩
搗碑。　三月、滅皮林、班師。　撝駐單卒、公疏請鄉兵、疏載黔草。



五月戊戌，貴陽大饑，公疏請賑卹，詔發貴州帑金。公疏請以副使尤錫類為參政，貴陽知府劉廷蘭為副使，管平越府、經理播地。是月，詔加貴州巡撫兼制湖南及川南四土司地方。改平壩、偏橋、平溪、清浪四衛隸貴州，貴州之兼制湖南、川南自公始。久旱，夜雨有聲，公起視，桂子紹蘇賦詩志喜，又為桂子說《具茨州雜記》。六月，脩偏橋成。秋八月，兩臺奏園芝並生，公賦詩。冬十月，改安順府、平越府學。請印江縣、黃平州、新貴縣學。改威清衛、偏橋衛學。復龍里衛學。廣、銅仁、思南、黎平、思平新添學田。公是時經理郡縣，增建學宮，日進諸生，講學談文。復制科解額，歲貢日廣，時人直稱公經術作人，謂岩得士云。上疏留黔人觀官十六員。著六語六卷成。

六語一曰諺語、二曰謠語、三曰譏語、四曰識語、五曰諧語、六曰讔語。每一語公自序、門人顧御史造、張御史春正刻於金陵。仁程邑志載六語三十卷、謠語七卷、諺語七卷、讔語二卷、識語六卷、諧語七卷、譏語一卷、皆採諸書爲之、頗足以資鼓吹。見四庫書存目。

壬寅三十年公六十歲。春二月、城餘慶、湄潭、甕安、龍泉四縣。修平越府、黃平州城。李宗伯翼新、王太史醇儒、江學憲晴綠皆有記。增石阡府月城。修思南府、銅江府、龍里衛、新添衛、興隆衛、威清衛城。公操縱持無不城之邑、無不峻之城。迄今群胸諸郡金湯永固、與民守之、知公當年爲國圖之遠慮耳。二月、上疏請封。初五日命下四誥。刻家誥恩綸紀。六月望日、上經理黔地疏。秋七月、公獨留爭。水西沙溪初與播接壤、原載黔

志。蜀欲枉其封疆，章奏屢延數年，議論洶洶。公曰，尺地王之尺地，一民王之一民。歸黔可，歸蜀亦可。力下檄，責安酋認糧，以抵蜀餉，章遠息。 公薦梁山舉人來知德，詔命爲翰林待詔。知德辭，旨曰，來知德學行俱優，仍以待詔致仕，月給米六石。知德感恩，建優哉閣，賦詩。公聞而慼然曰，來君其不久乎。未幾卒。 冬十月十五日，奉恩詔，廕一子入監讀書。 再上乞休疏。聞有召命，已而留中不下，賦詩書懷。詩具黔草。 十一月，賑饑。 公檄所屬地方，將平越將卒暴骨斂於清塋者收瘞於高岡，合作一塚，爲文祭之。 十二月，擒叛民吳洪等殺。公檄水西斬之，並俘其黨以獻。公賦詩。 除夕，公六十初度，謝友以書。南皋鄒公贈公榮壽奏績序。 是冬，經理新設府縣土田戶口稅糧。貢賦志、萬曆二十八

年、本撫喜終具題、設平越一廳、貴平一州、甕安、湄潭、餘慶三縣、丈出田地一十九萬四千有奇、歲額穀一萬五千六百有奇、本色米四十有奇。本年、大造黃冊、四州縣并九股降苗新舊通共五萬一千二百一十三戶、三十四萬四千一百八十丁口。四州縣秋徵穀米共四千九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合、詳有司田土項下。公疏云、比之遵義、不及十之一、而在黔中稍稍成聚、即一都一州四縣官員之俸薪、道路之夫馬、皂快之工食、站吏之戍粮、僅僅取給焉。知公當年悉索□新疆撫馭以報國苦心籌畫、招撫流移、孳孳得民和如此。

癸卯三十一年公六十一歲。春正月、遣書幣賀蜀門人二程兄弟同捷南宮、且擬河南兩程夫子以勉之。夏四月十七日、題催點道府疏。二十二日、題經理叙功疏。五月、作城龍泉縣記。二十八日、參留入覲官員疏。秋七月、新建盤江、重安、麻哈三浮橋。作白下大記成、西昌令金明時序。八月、改普定、

倚藏

平越二衛學爲安順、平越二府(3)、設黄平州、新貴縣二學。 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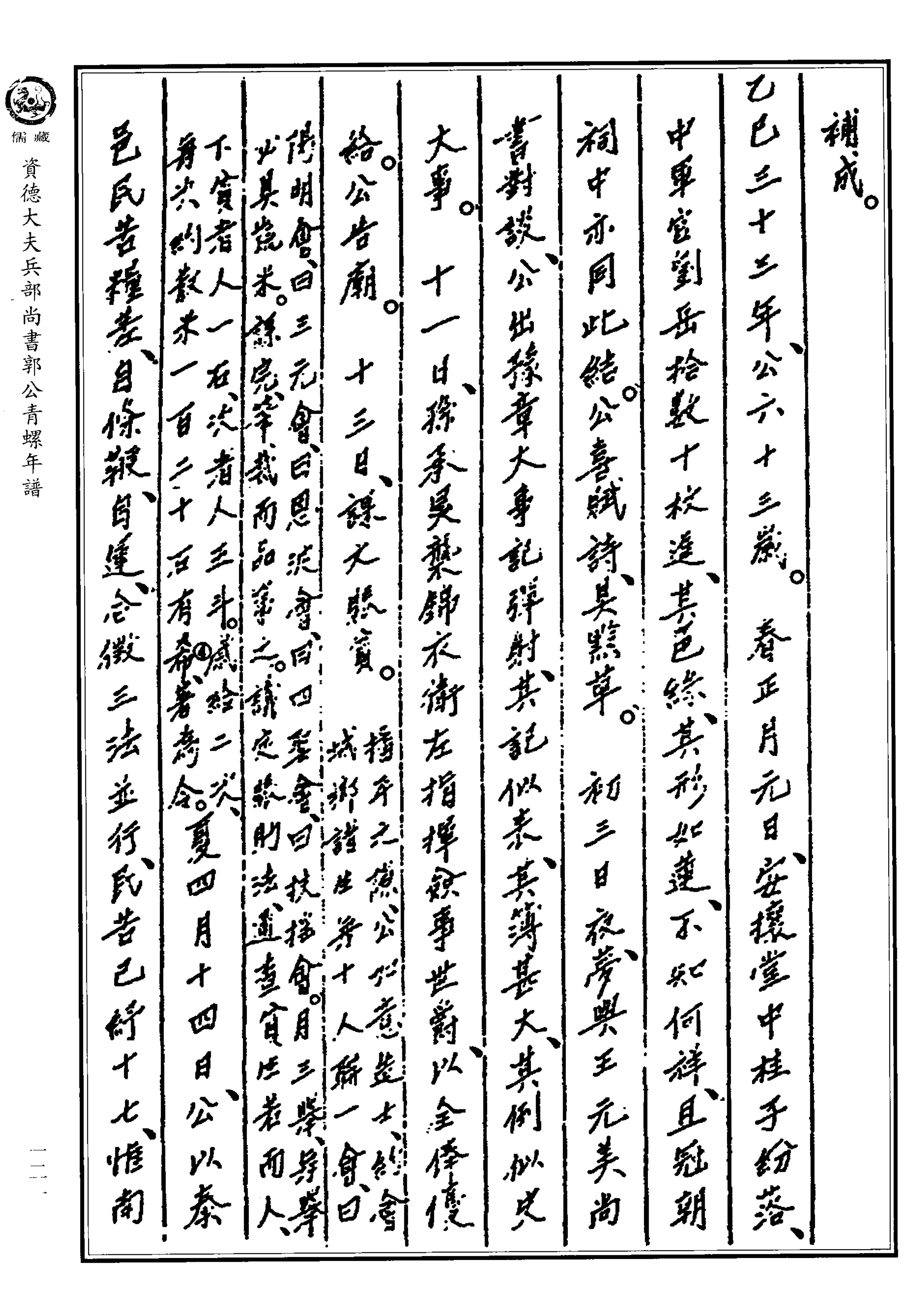
南浦所臺、止権娀姥石脂。 按、姥爲邑主山、年穀之豐歉、尤先
之寧落、奇峯於山。經去民竊鑿、平
山民疲、士大夫請前公祖屬其禁。近去民復以鉛礦使、下令鑿
之。公曰、郎全穴不可開、況石脂乎。欲書所臺及丁巍豪、委婉將
礐於礦使、乃封閉不採。故公與丁蒼野序有使君一日留湖山、
則湖姥完好語。其後消止権娀姥之命、民困始蘇、邑龍脉始奠盤
在。知公身處萬里荒徼外、
績殷殷、實護維桑梓矣。

是月、建興隆平龍橋、公自爲碑殿序之。 冬十月、建烏撒野馬川乾河橋成、公爲記。 十一月、題經理餉算餉錄。 十二月、公自題平播經理二圖像贊、黄石歌、黄州公傳、朝鮮始末、忠懿祠記。皆載黔草。 是月、弟三孫承昇生。

是月、題經理善後事宜疏、疏中十款請旨。

甲辰三十二年、公六十二歲。 春正月初七日、公以夜郎、炭林已

平、王父有恙、上疏乞養、不俞。疏載黔草。上元日、作余太史肩詩序、棠雅序。三月初二日、上催補黔中道府官員缺疏。癸卯、第四孫秉炅生。夏四月、建豐江橋、思州天堂橋、自爲記。五月十六日、題石阡、平越知府、同知改調加銜疏。六月、開黃平河。秋九月、籌餉銅仁、石阡、平越、餘慶借餉。籌黎平苗弓鹽。條綱志、公慨黔兵荒後、湜沅、沅維愁痛、凡有遺令、悉給放之。令下、歡聲滿地。冬十月辛酉、敘平播功、誥公資政大夫、賜之誥命。封王父如公官、贈先王母蕭淑人爲夫人、封母蕭淑人爲夫人。是時兵部覆敘播功、久留中不下。至十月初七日、復奉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天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允宜敘賞。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欽此。誥詞載家譜恩綸紀。十二月、著吉志


補成。

乙巳三十三年、公六十三歲。 春正月元日、安懷堂中柱子紛落、中軍官劉岳拾數十枚進、其色綠、其形如蓮、不知何祥、且冠朝祠中亦同此結。公喜賦詩、其點草。 初三日夜、夢與王元美尚書對談、公出豫章大事記弹射其訛似未、其篇甚大、其例似史大事。 十一日、豫系吳羹錦衣衛左指揮僉事世爵以全俸優給。公告廟。 十三日、議又賑貧。 插年之儀、公以意造士、約會城鄉諸生若十人、爲一會、曰陽明會、曰三元會、曰恩波會、曰四筆會、曰扶搖會。月三舉、每舉以其燒米。餘亮等裁而品第之。請庶縣附法、遍查貧乏若而人、下貧者人一石、次者人三斗。歲給二次、每次約散米一百二十石有奇、④著爲令。 夏四月十四日、公以秦邑民苦糧差、自條鞭、自運、合徵三法並行、民苦已紓十七、惟南

先稱解尚未解，從縣寄書，與邑士大夫議行。又作書與當道力言之，且以汪静峰公祖原議公移言於院道，得如虞、吉、豐三縣例行，至今通邑永着爲令。　十七日，公同金直指步禱得雨，賦詩載縣草。　十八日，撤二衛修五門牲牷局。　十九日，公以雨猶不足，又步禱焉。　二十三日，發贖六十兩，與黄亭州買學田。　二十六日，大雨。自春迄夏，旱甚，爲虐，東作失望。公率直指、諸司步禱郊壇，初禱雖也，其宵再禱，雨始注，識者進歎服。至秋豐稔，縣民號曰鄒公雨。　五月甲辰，公解畢節獄。是時上詔罷採天下礦稅，中貴撤委還京。道經畢節，與民構隙，亡其行囊。中貴怒，下畢節二指揮於獄，責令取償，株連頗衆，合衛憂禍不測。公聞，移書中貴，謂二弁不足惜，恐人心驚惶，致有他變，非上愛惜黔民意，詞氣剴切委婉。中貴雅重公，又服公正論，遂息二弁。黔人至今頌公德焉。　秋七月戊申，再疏乞養，未俞，賦詩二首，載縣草。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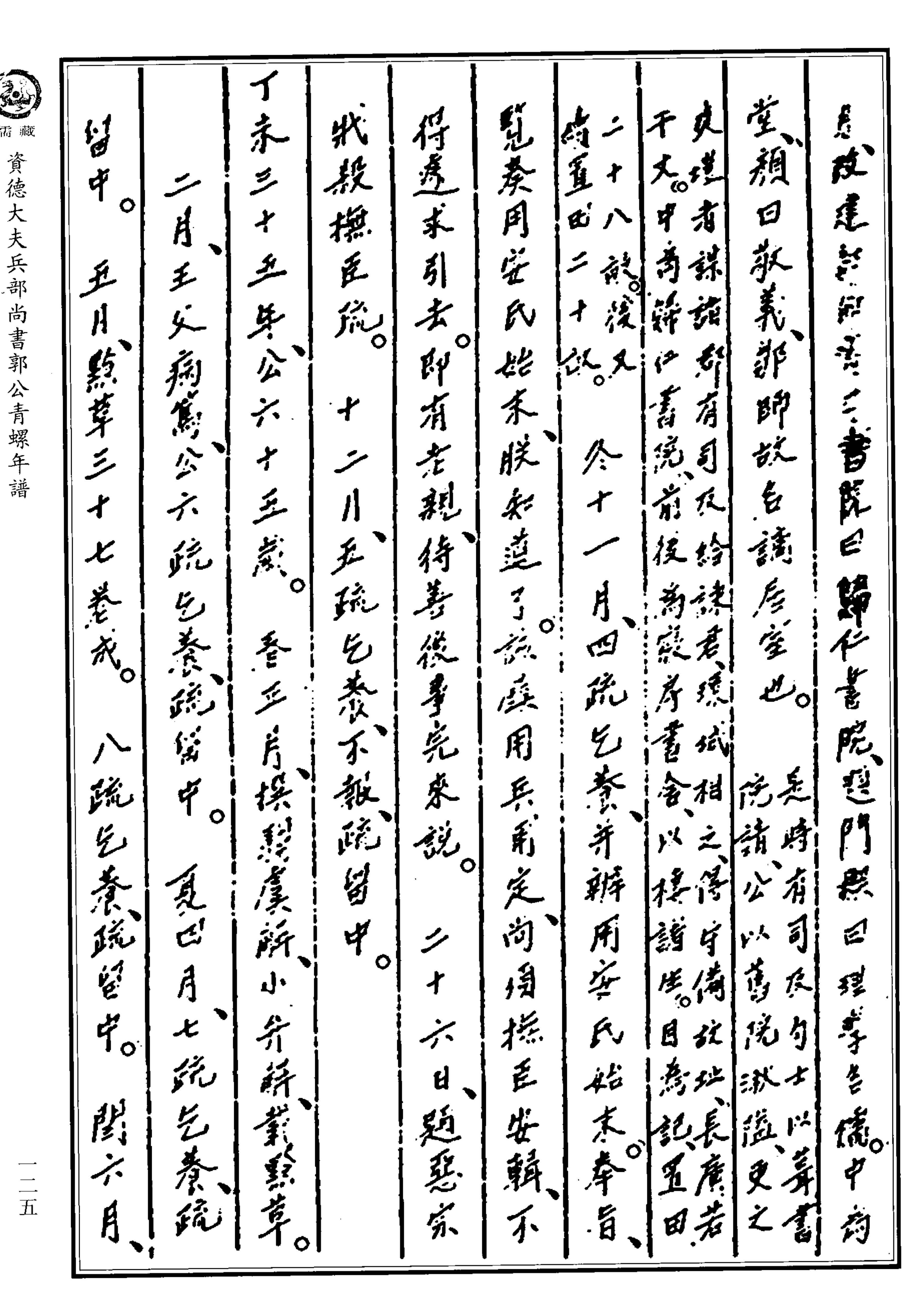
月、著疾慧編成、公自序。黄太史推為江門衣鉢、潘方伯比為龍場傳習錄。公是時兵戈倥傯、坐無他客、惟門人問學問字者蹙惟清。會稽周生從六大、又問何謂思、何謂學、蒼詞供具蔬草。晉江蘇憲副請益言辯無極之学、謂公學本洙泗濂洛、而淵源實自良知一脉。良知之說倡於姚江、而胡廬山先生之學又善發姚江良知蘊也。公與郭青螺師皆出其門、故學有師承耳。

冬十月、詔征路苗、從公疏請也。

十一月、征苗、公督監軍布政使趙健、從按察使尤錫類、督兵都司高垣討西路苗、克之。總兵陳璘、監軍參政洪澄源討水根山苗、克之。題設新添參將。設龍場鎮。設新添清平守路兵。設興隆、葛、城三哨。立黄平四哨。設石阡千崖哨。備餘慶分哨。建華蘭、漁、鐵、廣化三營。立思南兩營。守婺川、赤水二城。設樣木林兵。貴筑四圍受□、紅苗藺州承赤苗□九部

番苗間、驕狡不常、殿惡貫殊、少不捍禦，往搗立毀。公急以綏輯、設將刹兵、增兵增哨，且守且撫。比諸先登南中、吐蕃讚業不少讓焉。故公撫黔十年、殊方之藩益固。

丙午三十四年、公六十四歲。　春正月丙戌、公令總兵陳璘、監軍左布政趙健、參政洪澄源、何儻、王詒德討東路苗、克之。　上元日、批揭並同經理新府公移。　二十八日、題征路苗捷音疏、載黔草。　三月初八日、再奏討路苗捷音疏、載黔草。　十三日、公綜庫限五十兩修銅仁府之龍田橋。　夏五月癸巳、永寧、赤水二衛水災、公乞罷并上閣部揭。　秋七月、上征路苗善後疏、全疏載黔草。　是月、公以王父翁未葬、三上乞養疏。奉旨、亂苗雖已掃除、善後事宜猶須撫臣料理、何得遽請歸養。不允辭。　九



是故建紫陽書院曰歸仁書院、題門楣曰理學名儒。中爲堂、額曰敬義、郡師故居讀書室也。是時有司及旬士以葺書院請、公以舊院湫隘、更之史、凡堪者謀諸郡有司及給諫君、縉紳相之、得守備故址、長廣若干丈。中爲講江書院、前後爲寢房書舍、以棲諸生。自爲記、置田二十八畝。後又崗置田二十畝。冬十一月、四疏乞養、并辨用安民始末。奉旨、覽奏用安民始末、朕知道了。該處用兵甫定、尚須撫臣安輯、不得遽求引去。即有老親、待善後事完來說。二十六日、題惡宗狀殺撫臣疏。十二月、五疏乞養、不報、疏留中。

丁未三十五年公六十五歲。春正月、撰黔虜祈、小弁餘、叢黔草。二月、王父病篤、公六疏乞養、疏留中。夏四月、七疏乞養、疏留中。五月、黔草三十七卷成。八疏乞養、疏留中。閏六月、

此疏已奏。奉旨、郭子章久習邊事、本難聽其遠去、但屢疏陳情、詞意懇切、准回籍養親、以俟起用。九月、題安堯臣從役歸黔、已欽定隴氏疏、載黔草。冬十月、疏請措處黔中鹽本銅本馬本、疏具黔草。十二月、豫章書一百二十四卷成。書目曰、豫章大記、災祥志、輿圖志、謚法志、藝文志、封建表、郡邑表、列傳年表、帝王事紀、宗室列傳、后妃列傳、宦跡列傳、鄉士列傳、理學列傳、忠義列傳、孝義列傳、隱逸列傳、文苑列傳、寓賢列傳、閨貞列傳、釋門列傳、玄教列傳、方技列傳、篙掾列傳、叛臣列傳、豫章雜記。

戊申三十六年、公六十六歲。 春正月元日、思州陳太守夢琛報黄薽司氏新婦虎妻譚氏一産三男俱存、公賦詩紀之、載黔草。 夏五月丙辰、鳳嬉池二蓮同幹、公賦詩、載黔草。 六月、乞養得代疏、陳地方要務疏、以慎餉議、綏黔苗、懲中壟、鄭縣治關係地方大計者、條爲四事上請。 是月、公蒙恩歸養、遂有進繳勅諭疏。 薦舉貴州川湖方面官員疏。 舉劾貴州川湖有司官員疏。 薦舉貴州川湖叠謫官員疏。 薦舉貴州川湖首領官員疏。 薦舉貴州川湖地方人才疏。 薦舉貴州川湖教職疏。 薦舉貴州川湖武職疏。 糾薦貴州川湖有司武職。悉具黔草。 公黔草半奏疏、半雜著。疏一百三十五篇、奉旨及留中、又載聖旨日記錄。 秋七月、建安順府、

設龍泉縣、建安化縣、設貴定縣。先是、廣清一道苗夷叛殺卑民、不能禁。公疏請得旨、改安順州爲卑民前、三州六衛皆轄焉、豎知新。改龍泉司爲龍泉縣、改水德要惠二司爲安化縣、改太平代司、把平司、小平代司、的貢司爲縣治。奏⑤上、敕名貴定縣頒印。自是荒徼改郡邑、花、桂、畬化爲衣冠、官商免於剽掠、而賣劍買犢、復見刱邊之神化焉。

八月、與趙行吾公昇俸、帑紙贖爲餉、以雕剿定番等苗賊。公撫黔所積俸糧紙贖等項、與趙方伯助餉、往苗後、官帑已罄、不得不請市魚鹽於荊襄夜郎間、以備邊餉。詳地方要務疏內。

冬十月、奉詔交代、遣使函詩報庭闈、詩載黔草。

十一月、題序勦定普金筑仲賊各官功罪。撫黔實錄、公自乙亥入黔、凡十載、告養之疏凡九上、始得俞允。膏車方行、而定番仲賊糾黨復叛、公旋出師撲滅、斬首千餘級、戮首惡阿包、阿牙等於市、遂平。

黔記六十卷成。篇目曰、大事記上下、星野志、輿圖志四、山水志上下、災祥志、群祀志、止権志上下、藝文志上下、

學校志上下、職官志、貢賦志上下、兵戎志、公署志上下、郵傳志、討逆志上下、公侯伯總兵參將都司守備表、總督撫按藩臬表、守令表、貤恩表、帝王事紀、宦賢列傳八、遷客列傳、寓賢列傳、鄉賢列傳六、忠臣列傳、孝子列傳、棲逸列傳、淑媛列傳、方外列傳上下、宣慰列傳、故宣慰列傳、土官世傳、諸夷論、東南夷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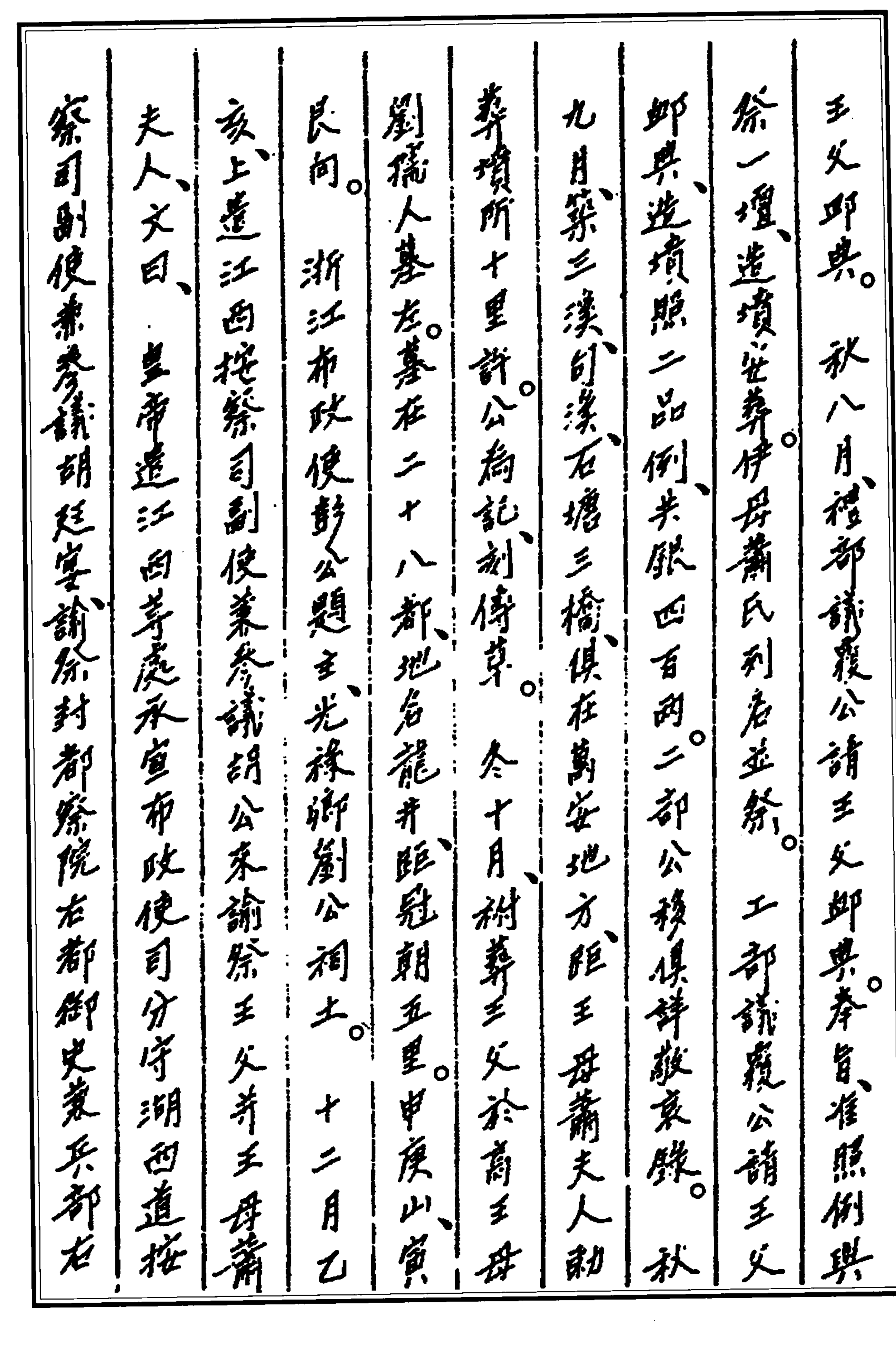
廷綸年紀、先大人於戊申之冬去黔，九上疏請，始得俞允，奉詔而歸，偕父子兄弟骨肉杯敘一堂。先大人此時之樂，莫勝於斯焉。生入玉門關也。久困息在黔十載，父顏頹然驚。微邊堅之子兵經之從，則公生得無甚奇士進武。何也。維時黔中逆龍猶延三省，虔劉七姓，從承祿，除其參將，兵食匱乏，誠如宋經史云，雖何異算私賊奉之家，欲為斬將奉旗之事難矣。嗣公疏上，請兵乎兵，請餉乎餉，乃得逆龍酋而擒戮，繼討皮林，招降九股，討吳洪，征水硐山苗路苗，劉定番金筑仲賊，躬身

儒藏

焦思、拮据之，實與之艱，如以議餉、環議、舉議建也。衛、議求
去四衛、米西藏、維土歸營統等事，中間如許斷思諱、詩書盈
崖，真是國藩之、百方擲撤、推亮屋不能喧公者，錄公奏疏為
學、學易以犯忌、人、色荒、用詞河，不退遺、明亡、故敬慎不敗。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經筵讀紀公疏，謂公經九股以精寐、臚
算稽於尉章。是八番以變槃亂、近機擬若承明。慮遠謀深、功
高事苦。又曰，出兵纔百十有四日、所關兩郡二千里封疆、奏
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之盛事。由是懿之、先公雖不
敢謂功在社稷，可見公論猶在朝廷。延紀年編譜館、公十年
撫黔艱辛，一腔忠血。其餘歷任八閩、默畀、蜀吳、晉越之疆、事
蹟可考。雖有手不毀其總之文、亦或父
殁所著不彰、致譜詞賓發，以貽諸後。　十二月，有缺文。

己酉三十七年，公六十七歲。　三月，與貴州巡撫胡桂芳交代。
四月初七日，還家，孫承昊以蔭襲中式江西鄉試武舉。　十二
月二十五日，王父贈尚書兩峯公卒。是年多殘缺

庚戌三十八年，公六十八歲，在苫次。　正月至七月缺　上疏請



王父邱典。秋八月、禮部議覆公請王父邱典奉旨、准照例與祭一壇、造墳并葬伊母蕭氏列名並祭。工部議覆公請王父邱典造墳照二品例、共銀四百兩。二部公移俱詳載哀錄。秋九月、築三溪、句溪、石塘三橋、俱在萬安地方、距王母蕭夫人勅葬墳所十里許。公爲記、刻傳草。冬十月、祔葬王父於高王母劉孺人墓左。墓在二十八都、地名龍井、距縣朝五里、申庚山寅艮向。浙江布政使彭公題主、光祿卿劉公祠土。十二月乙亥、上遣江西按察司副使兼參議胡公來諭祭王父并王母蕭夫人、文曰、皇帝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按察司副使兼參議胡廷宴諭祭封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郭元鴻妻贈夫人蕭氏曰、惟爾抱德幽棲、增輝彤耀、偕於淑媛、啟我良臣、建藝不朽之勳、咸本有開之訓。成功者退、就養無方、予含堪娛、倚廬遂感、宜沾澄典、以慰孝思。並祭崇封、雙璽式賁。　母蕭夫人葬油潭鳳凰橋成。橋在鳳岡之前、油潭之上。母夫人歸穿鳳岡、往來漢峽、頗不便行、行人亦大病之。比公藜歸、夫人捐六十金、寄砌石橋。橋成、公題之曰鳳凰橋、從鳳岡名也。　刻祭儀注於敬哀錄、公自序。　重校理門人物志成、門人羅文寶刻之建州。

辛亥三十九年、公六十九歲。　春正月望日、上謝郡恩疏。　夏五月朔、姪吳將冠、公著冠禮儀節、引吳以冠婚二期告王父。　六月乙未、迎劉氏、婚吳於邑秀溪。三日、始歸廟見。　十二月、辭親

朋賀壽、作生日錄。大事編成、公自序、刻於苫塊。

壬子四十年、公七十歲。春正月、封以大祥告王父。三月朔、以禫服告王父。夏四月、告廟服闋、撫按王太蒙公、顧桐柏公合疏以聞。公自作傳草序。五月丁酉、兵部序苗功、造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給三代誥命、於原廕兒男上加陞一級、世襲、賞銀四十兩、大紅飛魚衣一襲。苗功始末成。秋七月、江西巡按御史顧公進、疏薦地方人才共二十八人、公與焉。疏語、前任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郭某統宗正學、命世英才、兩南奇勛、功高柱史、巖廊望重。八月、遂文省祭如周養金、作詩贈周。詩云、寶金元爵母、獎壽豈千居。累金猶煉少、參身尚可將。大夫

儒藏

懷意氣所利害得失。蔡雨齋潤足、復困於自耕。　九月丙申，具疏辭恩命。奉聖旨、卿勲衛素著、念勞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　十一月甲午、建王父贈尚書公行祠於龍井、建左右石坊、左諭祭坊、扁曰綸褒並祭。右勅葬坊、扁曰恩遣新郎。建二碑亭、左曰七制誥勅碑亭、右曰雙璽祭葬碑亭。遵制、列華表、翁仲等石。　建贈尚書公行祠、公自爲記。碑豎祠中、文刻傳草。　是月戊申、建贈尚書公小宗祠於大宗祠右。　二十八日、吏部題當優加恩、撰述公三代誥命、奉旨是。　閏十一月朔庚申、建王母蕭夫人饗堂於石角壇左右豎二碑。建諭祭、勅葬二坊。建獅山鳳穴於墓前、遵制、列華表、翁仲等石、自爲饗堂記。碑豎堂中、詞刻傳草。　建抱茶菴於揚村。

儒藏

陽村距縣郭十里，距府城二十里，為衡亭出城孔道。六月，歷石流金，行者苦渴。公建庵為憩陰所，每歲施茶，以四月八日始，至中秋日止。洲前祀柳置租，蓋施為煮茶之需。　十一月，倡建太常集賢二祖讀書臺。

十二月朔庚寅，冠朝續譜成。公告廟，分給子姓。　著壺石、宋櫳遺蹟紀，詳家譜。　二十五日，公偕母夫人七旬，雲杜李君英軒公、雲間董思白公、瑯琊焦弱侯公、文江鄒南皋師，俱以詩、觴壽。

癸丑四十一年，公七十一歲。　春正月，鐫放生池碑記，刻傳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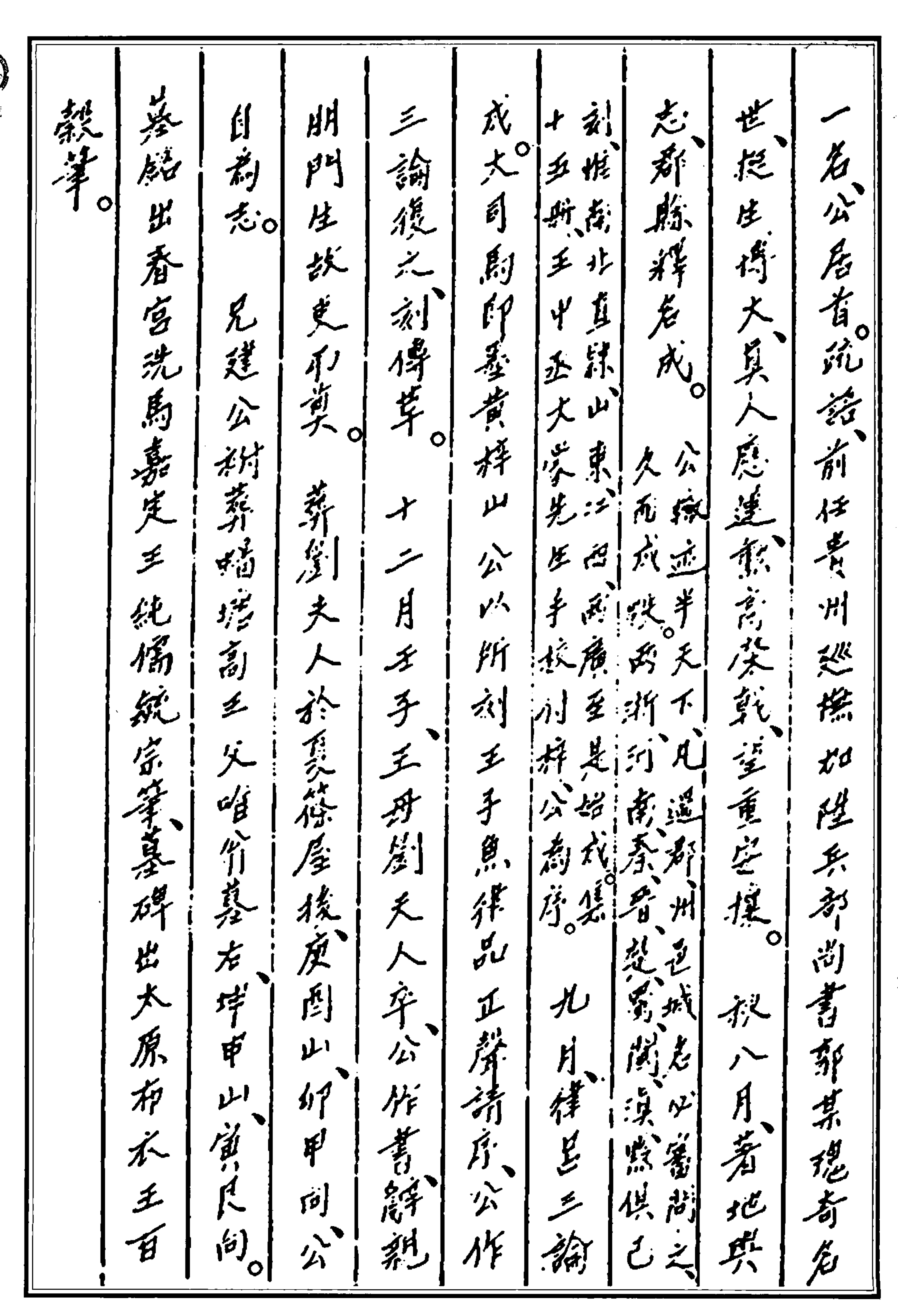
二月，上書兩臺司道郡邑，論官解二運。　書略云：瓊以下邑充南官解服役，上對是時止憑道路之口，未及查卷稽考，故未有見數。今撿本縣儀門石碑，細讀一過，然後知分差之數，綴羅不可量者。全謄刻家草。

秋七月，上書郡邑，論守江要害。　門人吳仕訓、王美中等稟編三省生祠，辭、以檄來辭。公以此書三省士民念厚，愈久不忘，

命裁於家、以示子孫。　冬十月、耆老子遠綸成。　十二月、讀書臺落成、公題堂曰善行、取太常公登第詩「今日方知善可行」句也。題柱云、是父是子、讀九邱八索之書、名冠朝廷。闡祖闡孫、繼三顧雙鳳之秀、大鵬摹石。前門樓題曰太清樓、取太常公登第詩「一舉飛騰上太清」句也。題柱云、在宋則發祥進士、繼博士學士、祖烈丕振於汾陽。入明則巍跂春官、歷冬官夏官、孫枝競爽於江右。並著有重建讀書臺記。

甲寅四十二年、公七十二歲。　丁巳、發廩穀四十斛濟貧。　夏五月、巡道吳公祖勸借賑饑、公偕兒孫等共助白米百石、以成公祖之美。　江西巡按御史韓公浚復薦江西地方人才共三十

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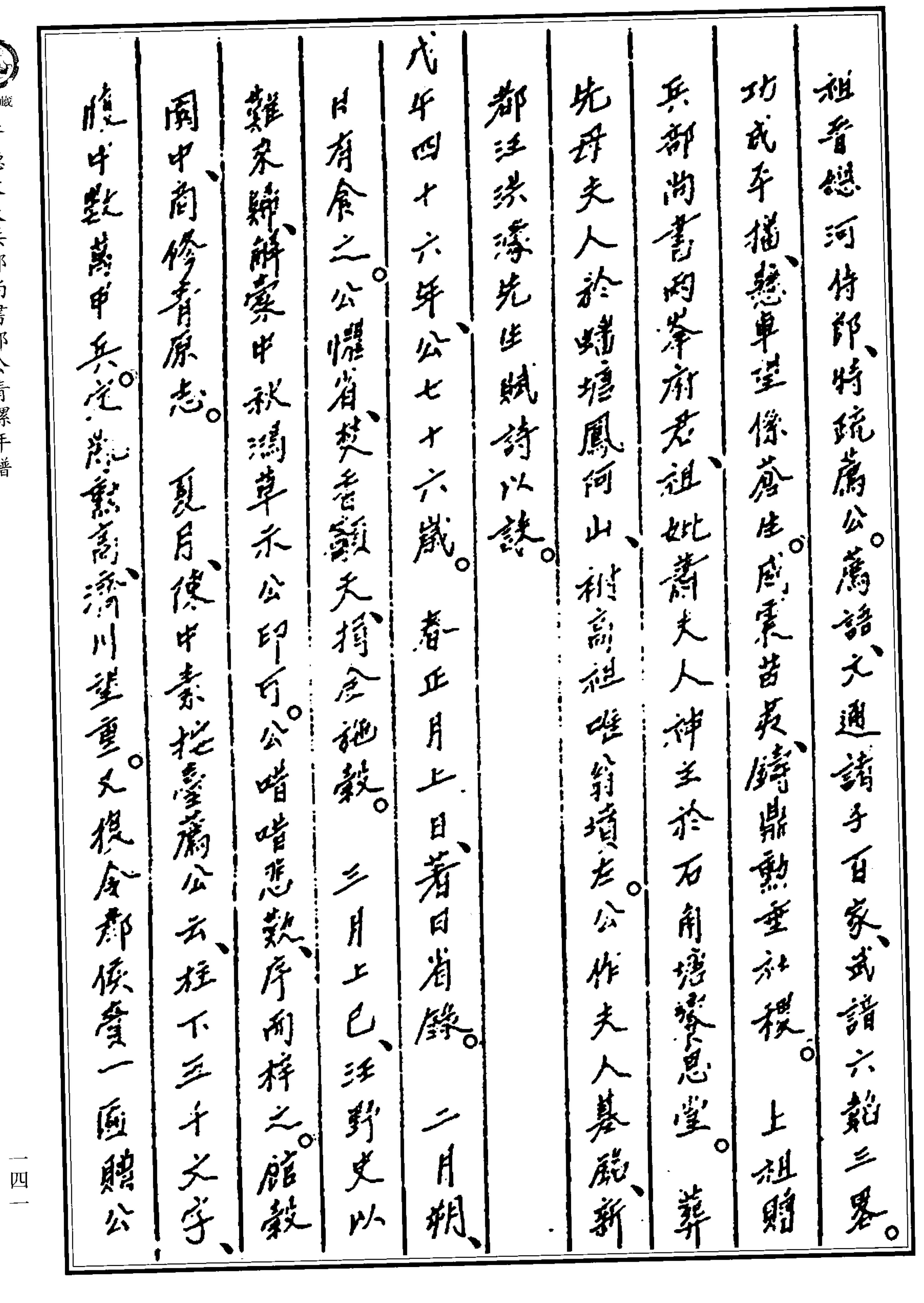
一名。公居首。疏語、前任貴州巡撫加陞兵部尚書郭某揔奇名世、挺生偉大、真人應運、勳高癸戟、望重安攘。 秋八月、著地輿志、郡縣釋名成。公纖述半天下、凡遇郡州邑城名必審詳之、久而成帙。內浙、河南、秦、晉、楚、蜀、閩、滇、黔俱已刻、惟湖北、直隸、山東、江西、兩廣至是始成。集十五斯、王中丞大參先生手校刊梓、公為序。 九月、律呂三論成。大司馬即墨黃梓山公以所刻王子魚律呂正聲請序、公作三論復之、刻傳草。 十二月壬子、王母劉夫人卒、公作書、辭親朋門生故吏私奠。 葬劉夫人於髮篠屋後、庚酉山、卯甲向公自為志。 兄建公祔葬蟠塘高王父唯俞墓右、坤申山、寅艮向。墓銘出春宮洗馬嘉定王純儒統宗筆、墓碑出太原布衣王百穀筆。

乙卯四十三年、公七十三歲、在苫次。春三月、蓉城書解、利器解成、懋道徽如吳公序刻之。閏八月乙巳、五賢堂祀典成。公諭族人曰、吾鄉有大宗祠、祭至始祖、五房祭先祖、功祖、道山賢堂二府君有忌祭、具載家譜詳矣。惟清明、中元各房祭五代於序堂、如吾五賢堂以廣居府君爲太祖、百世不遷者也。歷代主祭者不一人、議尚未詳。予歸田以來、與子姓再議之、定爲式令、子孫百世可守。並載祭田顛末、令子孫知業盛所自來。至於創立賢堂、詳予堂記中。是月丁未、劉田租四十石於南溪大魁堂、爲外祖曾氏三府君祭祀之需、有記。記曰、南溪曾氏大魁堂退菴府君祀典本薄、至桂史君、益廓大之。今爲退菴府君置租十石、稍助好義。爲外祖貴軒府君置租十石、爲祔食一席之贊。其田租付本堂子孫輪收供祭。爲舅青府君一忌、貴軒外祖夫婦二忌置租二十石、爲忌祭之贊。其田租付尚珣身收供祭。二項田照載於譜、契收於鄉、至不得私市也。冬十二月除夕、告廟、釋王母劉夫人服。

丙辰四十四年、公七十四歲、在里居。 春正月、郭給諫南阜師偕京兆劉明自、曹祠部金簡、劉憲副文光、蕭郡守觀我諸先生及廣山人仲楠宴集燕養堂、公用周邑公訪楼文節公二詩韻爲詩、詩載傳草。 花朝日、劉明自京兆過訪、公移舟江上十里送之。京兆賦詩別公、公和韻以贈京兆、詩載傳草。 三月丙辰、上郴侯祁公論守江邑書、書載傳草。 夏四月辛丑、公建石陂橋成。 建寧太守羅文質以重校聖門人物志板來歸。公刻作聖門人物志、繼見吳中丞刻於太原。繼楚州門人刻於趙。自乙酉歸來、重爲校定、建寧羅太守又刻於建。至是、以板來歸。是年、沈相國以箋訊公、謂聖門人物志刊集道真、鼓吹尼阜、徵之就校、獲奉教示、得未曾有。 夏、大水、無麥禾。疫、父老言、嘉靖丙辰大水、於丹五吏逆之。婺嶺水漲、突入新淦、汲及吾吉、市城女墻可行船、民屋盡圮。大江水波入雲亭鄉、至

大端、爲岸田禾盡爲水湮。時丞相令王公入覲未還、秋九月、撫、欽靡涖案者。公乃代里老呈上爲院司道與郡公祖。公與九邑大夫會於青原。時新安汪君疇有集摩賢歌。內有贈公句云、諸公交袞盡風流、鄧大司馬功已酬。兩鬢猶存社稷憂、腹罔孰棟壓鄰侯。狂瀾深穿淵不休。冬十一月長至後一日、文江鄧衛卑師偕曾明莆、汪君疇、康侯携過公、促膝談心、留飯而別。君疇出所書乾坤二卦解題辭贈公留宿。明日、登爲君疇題復山汪氏家政纂廓齋七篇、君疇爲公作老手通解序、相得驩甚。是月、馳使溫陵、致祭李文節公。

丁巳四十五年、公七十五歲、在里居。三月、致書王文台、議胡廬山先生謚典。夏五月、宜春饒石樓賦詩三十韻、頌公終養歸田。秋九月哉生明日戌時、母蕭夫人卒。冬、王中丞大蒙公



祖晉總河侍郎、特疏薦公。薦語、文通諸子百家、武諳六韜三略。功武平播、懸車望儀蔭生。感棗苗表、鑄鼎勳垂社稷。　上祖贈兵部尚書兩峯府君、祖妣蕭夫人神主於石角塘繼思堂。　葬先母夫人於蟠塘鳳河山、祔高祖唯翁墳左。公作夫人墓誌、新都汪洪濤先生賦詩以誄。

戊午四十六年、公七十六歲。　春正月上日、著日省錄。　二月朔、日有食之。公懼省、焚香籲天、捐金施穀。　三月上巳、汪野史以雛衆歸、解棄中秋鴻草示公印可。公嘖嘖悲歎、序而梓之。館穀閩中、商修青原志。　夏月、侯中素[illegible]臺薦公云、柱下三千文字、腹中數萬甲兵。[illegible]然戴高、濟川望重。又復令郡侯頒一匾贈公

曰、正學元勳。汪公題匾下一辭云、定聖門人物志書、明明正學、關西考亭遠上、師承尼阜、統接千古。淨參郎牆、數獻戟、矯矯元勳、方叔召虎、更前祖武、淡陽業稷將京。　公又與汪公辭古樂府析疑、格物論諸什、汪賦詩三十六韻、序傳草以酬之。　是時公與悠然我與、君時尋境內諸名勝、登太虛觀、憩新吳寺、龍井、因日啜飯豆、覺脾胃不開、遂致疾。未幾疾、辭山而還。病從此胎矣。杜門月餘、補脱四書解釋、左氏春秋、著易解。漸病、遂懨懨六尺、禁禱醫罔愈。　六月十七日辰時終、於正寢。訃聞、四方宗嶽哭於巖、閭里哭於門。文學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祭弔、卜葬於龍井山上、所賜東西私墨處耳。　秋七月、江西巡撫包見捷題爲境內大臣病故、專奉旨、該部知道。

⑦禮友門人致祭誄文挽詩共九十首。當路致祭誄文十五篇。供

刻於綮思堂彙紀中。秋八月壬寅，門人魏蒼水、王慕蘧、黃窩庵三公弔書至。魏公書略云：不肖事老師四十餘載，想門墻名賢遍將同，而最從厚，宜無出不肖之右。恩深義重，何殊怙恃。西州之慟無盡，場室之築何期。不獲馳赴几筵，一灑知己之淚，茲尋從代我來者，依之誄語，幸為想生一吐哦焉。師靈在天，當俯鑒辭者矣。王公書略云：師座執玉入覲，在座末謹，愚頑不肖於茲時，承近例十首想之，舉節籌賞，謂一第不足殺，他日當有賞用。其後分校於滇，則拔發加豐。與試於南，則越境問饋。及乘之大邦，時承教勅，佩以周旋。不意天不憖遺，而老師竟化為參山，頹梁木壞，豈惟及門者之痛，即朝野聞之，想無不以殄瘁為感也。魏鬱南滇，不獲躬唁，謹修尊奠，比於束芻，伏祈格在昭鑒。黃公書略云：老師三立之業，自足千古。平生道力，貫於之數，必有先傳。臨去分手，恨未能見。不佞繼於稱身，未能即馳而附築場之從。不勝一慟，敬先柩上。痛不幸為吾道之，哭哭貸見原耳。甘倚天、劉宗魯等共一百五十人祭弔，辭奠儀四百五十金。吳曙谷、張鳳阜先生弔書至。吳公書略云：今尊老先生宇宙完人，即趨然觀化，難為仁孝之心。第造物自然之理，人生必至

倩藏

之事。況人臣之併兵豈有待生而存、遽死而亡者哉。方今遺事孔熾、緬懷元老壯猷、如今集書先生、寧足紓君父之憂。天不慭遺、而不任之哀慟、又不獲交情之未盡已也。莫不成事、斯抒□往之私。張公書略云、嗚少讀台臺制義以爲蘇轍再生、心□無補、致良法化爲巷議然劇兵、飭勤帑難。公爲謀總、不□謹、以其發蜀之款。渠魁將貰、從之保路、希地方之得安。不能者□養成黠當之說、羣洪實緊。搖亂方起、安疆臣實陰爲左袒。公駁疆臣、與堯臣奸把吮立豈歎、消逆崔之陰謀、解全蜀之暴卯。水西卑地、直今定公罪案。逆龍之父不存、遂殺其祖、東拔水西。其祖挑水西以復讎。其祖死於水西、播惶鬼簡之無依、捐俊地以贖罪。去播亂已六十年、非平播後之僥倖。蜀當事者之不真、瞑目爲難。草手之如水西、至今根公之由斷京。銅之留、銅本取辨路苗、山苗。取林之役、非京劇不濟、而好事者以功爲弘平播懋績、請發豐功、創立郡縣、止權平戎、貴人尊憨、一稱皆空。嗚生平考績、播得其真。數好心察、數悉心詢。嗚不復黔之地、亦逐聲而稽核。蜀行誼之無愧、亦何厭顧當日之吹噓。武侯雪濤、嘖惡大夫萬里之英魂。鍾室赤章、森韓淮陰千年之冤血。聖明晉公司馬、蔭公金吾、滇山故當之辭、已爲昭雪。而悄悄見怯、搶功爲罪、至今流言之污蔑。其原起於與蜀水火、積欲懲念。誰爲察其破言。然視伯大夫、韓淮陰之冤者、華嶽之與邱垤。當日無公、播水

連雖劳必無益。伏虎馴猛，公寶能除。所府三州四縣劇煩，所拓
壬士、廣育人才。十年在黔，數年於菁焉也。豫發公乳燕卵翼之
福公也。及來青螺，臣壁之老手。是皆公之所含笑而不較，然負
公者何堂面而亡者。未識公之面，實異公之行，未嘗不嘆鄉人
之鏗論，切者之不為許。鳴劍挺身破賊，破賊請勦，慰然公之退讓
與公之虛誠。來楚蜀之叢叢，幾年小之譏謗，其黔之禍滿，亦所
協斗水火之爭。於在國家，名在文集。壽考既祥，慶臥莊廣。公也
無愧、何恨、何憾。嗚呼噫嘻，惟公擇後世之歎，寄今日之狂，毀譽無
私，彝春秋　　十二月乙卯，江西學憲黃貞父先生祀公吉安府
之悵恨。
學、泰和縣學鄉賢祠。

乙未四十七年，春三月，鄒師爲公郎思致兩院箋。
箋云，故司馬
青螺郭公黔
中之術，當自有虛心發之者。夏身赤手入羅龍，在眼心，則齋之
為難。播之辛亥擾者，此第一劍也。不然，一手轉而伏虎，即滿嶠
不能。其兵以勦苗，而醒斷之，比尚未有發者。事界難兵，附利不
下，其自為生命無虞。此者出乎疏密，亂言戎狄，人無有盡知
者。倘分兵，以能為國家當影十倍矣。且此者無論文通五庫，而
持身穩能昔難人，自家庭及里黨無間言，自少及至蓋棺無隨

行。孝則純孝，忠則懸忠，莫昭代謫儒，百年爲世。元襟不敢以辞里，文情用私庇護之也。並其純請臺下爲道德，爲社稷一鼎揚之，俱待全與此同心，世世之忠也。神精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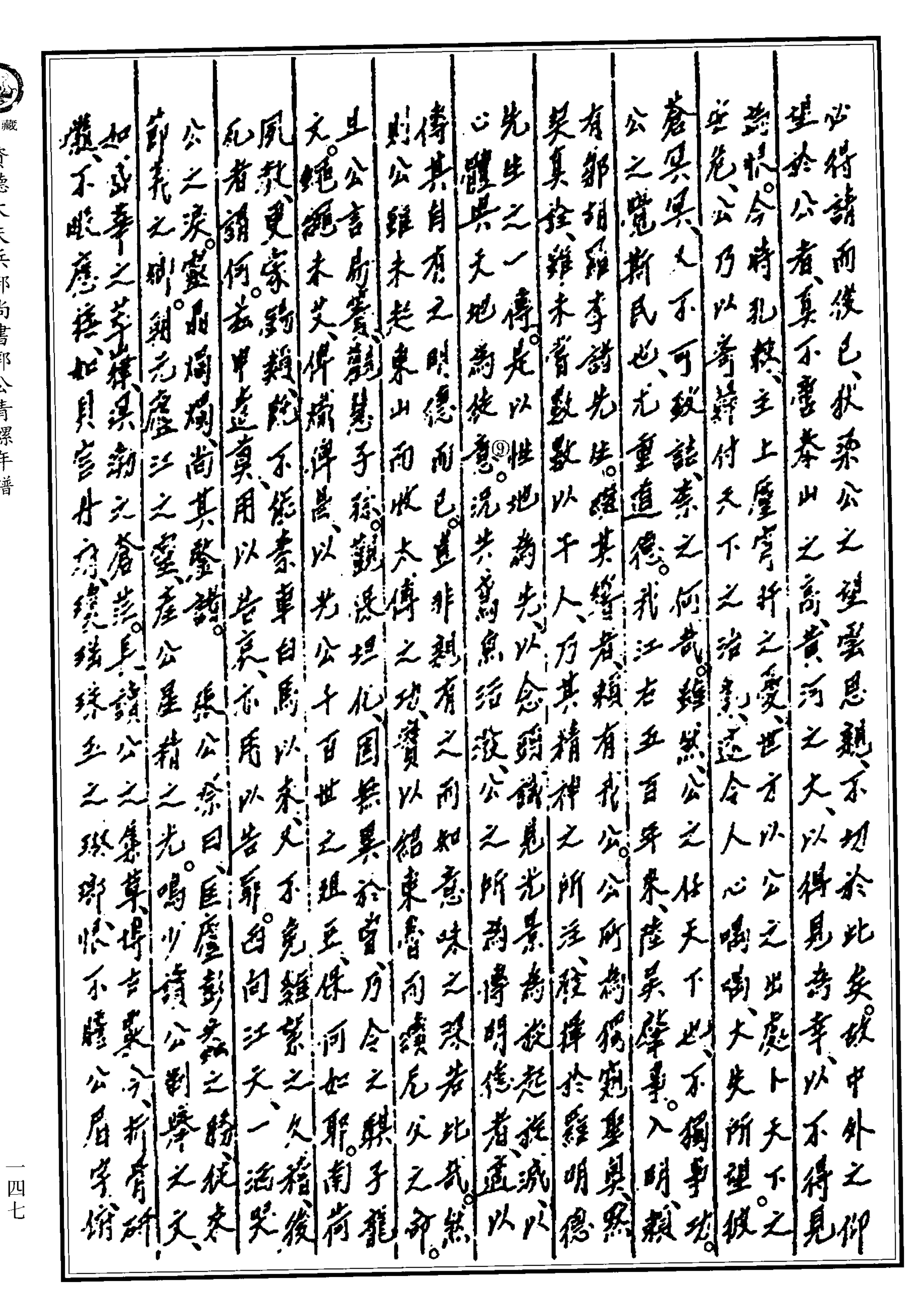
又與嶺北王公祖書。書云：劉青螺先生學貫天人，氣雄宵漢，文經武緯，懋著開疆美之勳。心未京井足攝新將筆旗之勇。德冀年河山永固，斂百里烝塵盡靖，功就德情，人謠忠孝所全。道高大儒，世推心所斐情。吾登青作之林，科探洙泗之與，有道之人，愈何蘇安石之衛望益發。方從指遊去之胡通，乃倚玄漢，誠慎燕許，仰止先氏。

是月，汪瑞濠先生著公傳略一卷。

鄒南臯師祭公於龍井山，作詩誄公。

十一月，崇仁相國贈谷吳公道南、貴州巡撫張公鶴鳴遣使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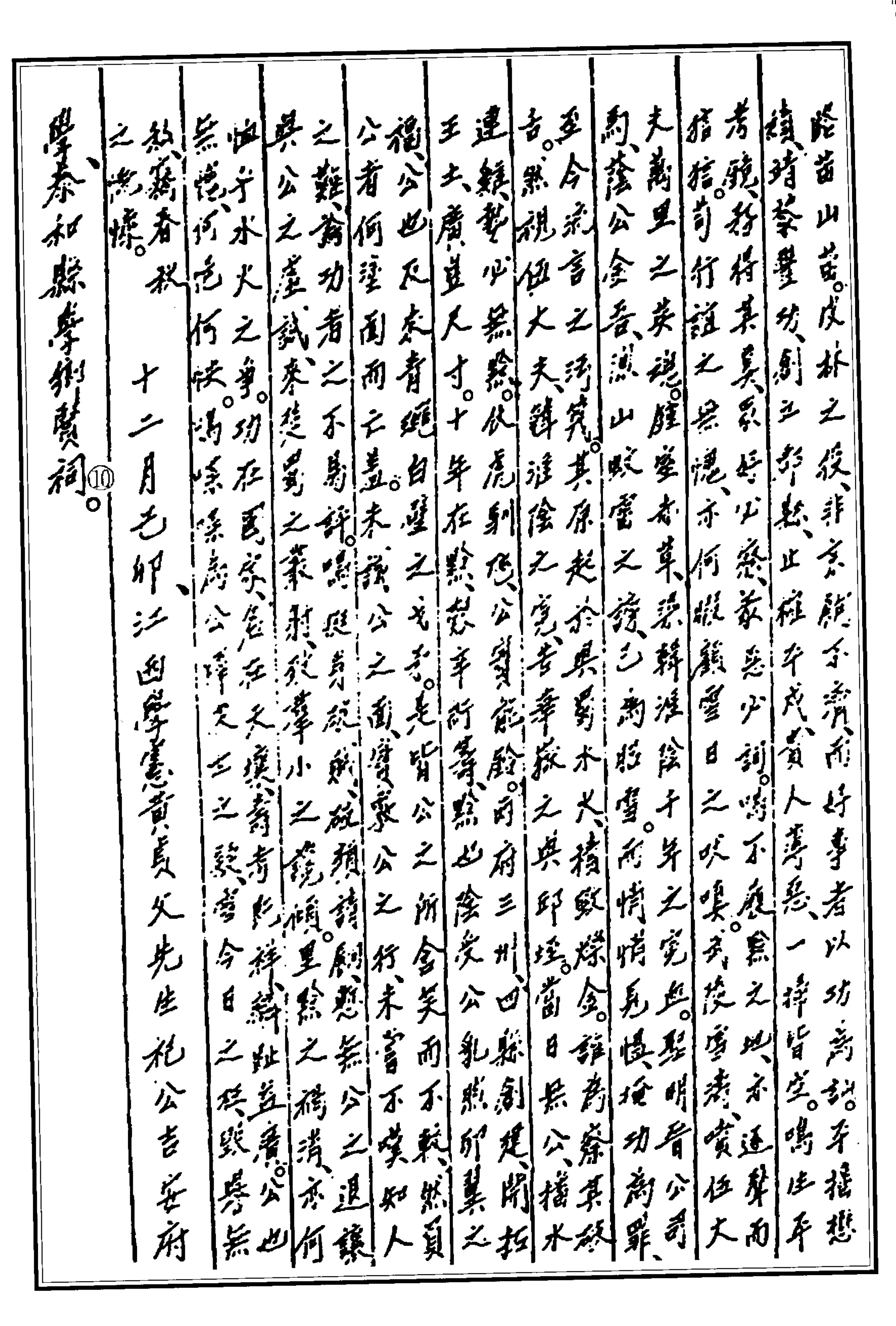
吳公祭曰：我公何箕尾之遽乘耶？意龍蛇之狙笁而蕨則年，豈璞玉之見彥，而神先告耶？抑契龍之自解，而舟臺之補籍耶？然而公未可以顧北時也。維公雖靈上象，發辞函邑，宵衣鑿鑿之姿，衷中砥柱。攝緇地負之學，式下文章。蓋自司理建吳，如狄梁公之在并州，范文正公之在廣德，追夫股肱上郡，衛鎮西川，蕃臬濟膺，譽望懋著。聖天子命以総中之寄，其排燕苗夷，何減文正公經略西夏時也。至於忠圖魁省，章疏九上，



必得請而後已、抑柔公之望雲息親、不切於此矣。故中外之仰望於公者、真不啻泰山之高、黄河之大、以得見爲幸、以不得見爲恨。今時孔棘、主上屢宵旰之憂、世方以公之出處卜天下之安危、公乃以壽辭付天下之治亂、遂令人心嗚咽、大失所望。彼蒼蒼者、又不可致詰、柰之何哉。雖然、公之任天下也、不獨事功。公之覺斯民也、尤重道德。我江右五百年來、陸吳偉業。入明、賴有鄒胡羅李諸先生。繼其緒者、賴有我公。公所爲獨窺聖奧、默契真詮、雖未嘗數數以干人、乃其精神之所注、發揮於羅明德先生之一傳。是以性地爲先、以念頭識見光景爲發越、從流以心體異天地爲從意⑨。況共爲魚活潑、公之所爲傳明德者、道以傳其自有之明德而已。豈非親有之而如意味之深若此哉。然則公雖未老東山而收太傅之望、資以紹東魯而續尼父之命。且公言所著黯慧子稿。識浸坦化、固無異於曾乃令之騏子龍文。綿綿未艾、併燬俾畧、以光公千百世之俎豆、保何如耶。南荷風教、更家號類、既不能素車白馬以來、又不免縲紲之久、稽後死者謂何。茲畢畫真、用以告哀、亦焉以告罪。曷向江天一慟哭公之喪。藍鼎獨燭、尚其鑒諸。

張公祭曰、臣廬彭蠡之勝、從來節義之鄉。翔元廬江之窦、產公星精之光。嗚呼、讀公劉齊之文、如歲章之芊山榛、溪渤之蒼茫。具讀公之集草、得古象之、折骨研鑽、不眠應接、如貝宮丹府、環瑰琛玉之琳瑯、恨不睹公居案儲

公堂奥、日侍公之門牆。比鳴備負耆豊遂值猶已年登、譸張拔扦、鼓簧耳目者，藉藉騰於燕市。鳴於時如矮人觀場、隨人嬉笑、淺不知其可否。及胡中丞之被譴，借奸民妄奏為口實，而黔中二三薄劣鄉宦，逢面赦心、章公以重胡中丞之過、荒王為職、以澂為孫。都門何知、一倡百和、令人聞名欲嘔、見面欲唾。鳴自鼻蘭入黔、道途繒練、俱云力反郭司馬之政、黔自回春。鳴信為樂石之言、佩以為真。比入貴山富水之間、物色惟頻殺往甫新、節有衛官向鳴云云、並閩亨之影金三千、蓋司馬與趙藩長之橐分。鳴細查藩司餉案、此三千金者一盡藩餉舉條議諸者、何幾晉之紛紛。公因黔無餉、而設鹽本為本。急公之苦心苦費、焦鹽之敗、生息充餉。人情難於慮始、及以作而成志。為本至今利賴。鹽本有限、而搞放收息、窮而補綴、挪移目累、虛藏如洗、有借無補、藩長洪化為虐誅、於是餉無兵、動勸賞難。公為據稟、不肯廢誤，以失楚蜀之歡。渠嬲猶賞、使之保路、帝地方之得安。不知者養賊貽害之說、韋浙賞費。播亂方起、安疆臣賞陰為左祖。公馭疆臣、與堯臣奸把吮血盟歃、消逆商之陰謀、解全黔之累卵。水西爭地、至今定公罪案。逆龍之父不孝、逐殺其祖、來投水西。其祖挑水西以反洩憤。其祖死於太田、播悍恩罰之無依、捐設地以續斯。去播亂已六十年、非平播後之候咲。蜀當事者之不查、睽目剜難。草手之如水西、至今恨公之由新京。餉之留、餉本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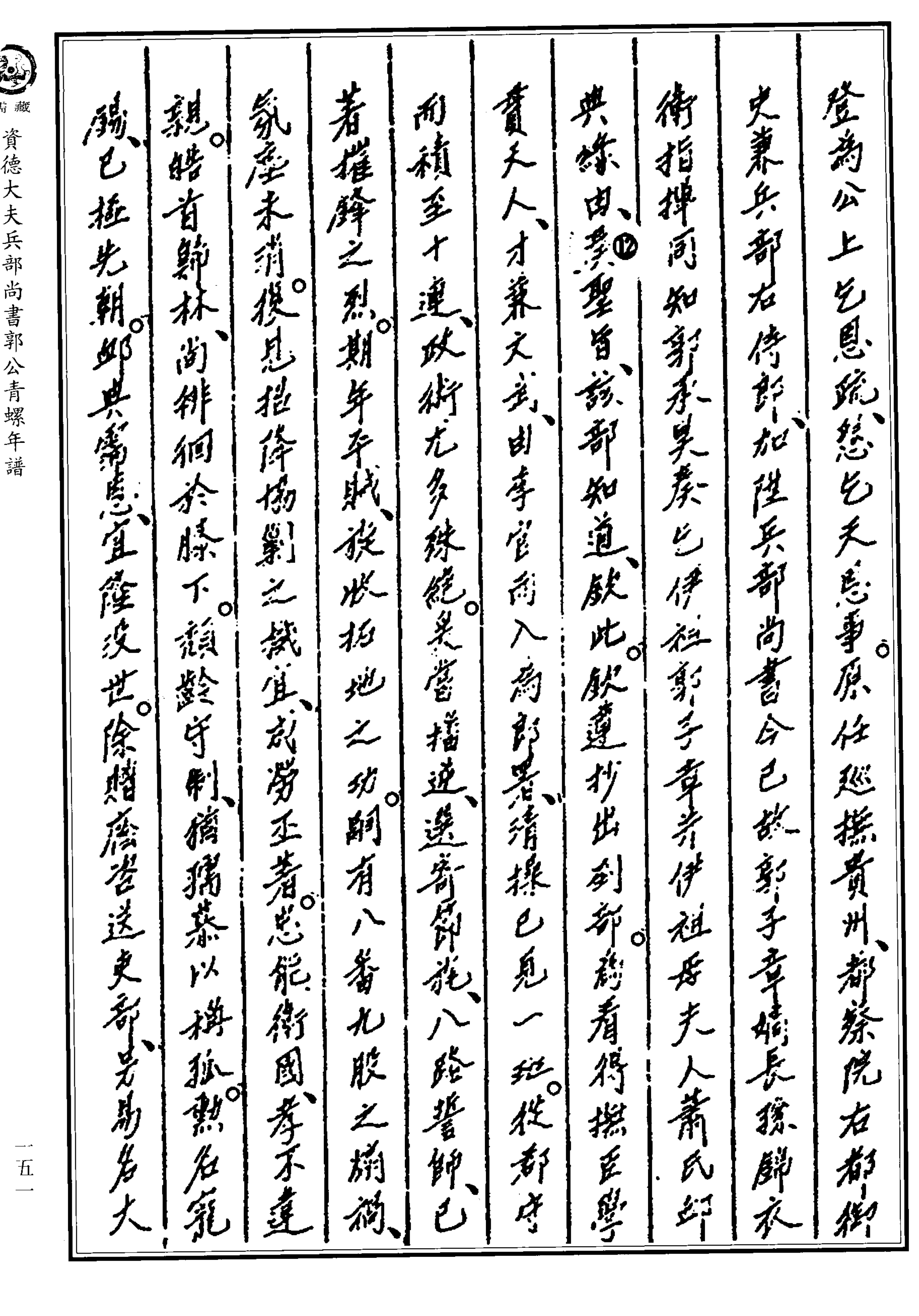


路苗山苗。戊林之役、非京顏不齊、而好事者以功爲訕。予搖想
積、瑋蔡豐坊、劇立部點、止稚卉戍、賞人萬惡、一掃皆空。嗚呼乎
者競、務得其異家、婦必樂、家惡少訓。嗚不應。焉之與、亦遂聲而
猜猜。前行謹之無隱、亦何嶙巖雲日之吹噴。哉、彼當者、噴任大
夫萬里之英雄。臆堂者草、豪韓淮陰千年之冤血。聖明昔公罰
罰、蔭公全吞、漢山賦當之諸、已爲將雪。而情情見慎、掩功爲罪、
至今宗言之諸究。其原起於異對水火、積毀銷金。議爲蔡某殺
吉。然視位大夫、韓淮陰之冤、吉章嶽之與邱堤。當日無公、擋水
建縣、動必無餘。伏虎剿匪、公實能餘。而府三州、四縣創建、開拓
王土、廣益人才。十年在黔、黔辛所籌、黔出餘資。公亂所冀之
福、公也。及赤青紀白壁之戈者。是皆公之所含笑而不較、然負
公者何遑顧而亡盡。未識公之顧、豐衆公之行、未嘗不嘆如人
之難、爲功者之不易辭。嗚呼尊顧、頗積謗、讒怨焉。公之退讓
異公之虛、試參楚蜀之叢、對、發掌小之鏡、頓。里餘之稱清、亦何
恤乎水火之爭。功在民、家、名在天壤、壽者彰、祥、緯址並膺。公也
無憾、何色何快。渴嗟嗟爲公惜之、之發、當今日之殊毀譽焉
熱、薦香　敬
之無慷。
十二月乙卯、江西學憲黃長父先生祀公吉安府
學、泰和縣學鄉賢祠⑩。

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鄭師爲公郵恩致兩院箋⑪。箋云、啟司馬青螺郭公黔中之功當自有虛心鑒之者。受身赤手、入虎窟、在腹心、則縻之爲難。撫之卒成撫者、此第一身也。不然、一手持兩猛虎、即憑持不能。其兵從勢黃、黨豐翼士、豺滿來有敘者。算乘雖與齊邦不下、其嵩將力生命無算。此老出乎默默、私言代發、人無有盡知者。備令在、必能爲國家當數十萬兵。且此老無論文通手庫、而持身規矩若繩尺、自家庭至里黨無間言、自束髮至蓋棺無墮行。孝則純孝、忠則愚忠、真昭代醇儒、百年名世。元標不敏、以梓里交情而私庇護之也。茲其說請自下爲道德、爲社稷一顯揭之、俾得全真、此同心世世之感也。神明鑒之。

又與嶺北王公祖書。書云、郭青螺先生學貫天人、氣雄霄漢、文經武緯、懋著黔、蜀異土之勳。心赤丹、足跡斯將孝謨之勇。意壽年河山、吞國數百里、氛塵盡靖、功就陳情、人稱忠孝兩全。道高大隱、世推心歸雙清。名在著作之林、秘探瑤洞之奧、有道之人、爲何讓、無忘之業、望重隆。方擬揮塵之明塵、胡遽失山中之相器。正情百年之碩德、共悼一代之名臣。不肖待在覆露、敘聞壽之讌言。承公祖恤及遺營、大加飾色、速爲申其、俾早得全真、令丹英發於杉木、青烟生乎寒灰、其爲紛總、齋有經矣。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道



陞爲公上乞恩疏、懇乞天恩事。原任巡撫貴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陞兵部尚書今已故郭子章嫡長孫錦衣衛指揮同知郭承昊奏、乞伊祖郭子章并伊祖母夫人蕭氏卹典緣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爲看得撫臣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由李官而入爲郎署、績業已見一斑。從郡守而積至十遷、政術尤多卓絕。嗣是當播逆、逆酋猖獗、八路誓師、已著摧鋒之烈。期年平賊、復收故地之功。嗣有八番九股之猖獗、氛塵未消、復思招降撫剿之機宜、故勞丕著、忠能衛國、孝不違親。皓首歸林、尚徘徊於膝下、頹齡守制、猶孺慕以樹孤。勲名寵錫、已極先朝、卹典需恩、宜隆沒世。除贈蔭咨送吏部、另局名大

其、續當公翁稟奏外、相應照依其祭二壇、造墳安葬。惟復念其著有軍功、或於常祭之外量加祭壇、以示優異。其妻蕭氏已封夫人、相應准其列名並祭、所懇均霑、不必另設壇品、仍令合葬。奉聖旨是、准照例與祭二壇、造墳安葬。仍加祭一壇、伊妻蕭氏並祭合葬。　六月辛卯、工部上遣官造墳疏。工部尚書王佐懇乞天恩事。看得撫臣郭子章品望景斗者碩、文章百代宗工。敭歷刑書部牧之班、棠陰露湛。兩控撫商苦仲之迹、草雜風清。至今益欽魚鬼、信是存者神而過者化。共仰祥麐威鳳、何啻武為緯而文為經。子欲養而親愈榮、身雖退而名益重。國家祈常竹帛勳庸猶新後進矩矱準繩、其型如在。積勞未泯、聖恩彌加、允

耕耨閫之功、兼脆雞鳴之德。宜光同穴、寵敘新封。謹差尚寶司丞沈坪往江西、與原任貴州巡撫郭子章造墳、應照二品例、給工料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器皿一兩、通共四百兩。奉聖旨是。冬十二月壬辰、吏部尚書上請贈廕疏。奉旨、郭子章准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庚申四十八年

辛酉天啟元年

壬戌二年二月己卯、吏部尚書上承廕疏、為承廕事、原任貴州巡撫郭子章男郭孔太承廕。奉聖旨是。是月、丁遣藩司諭祭公與蕭夫人於家廟。特璽臣諭祭公與蕭夫人於龍井山

天啟二年歲次壬戌、月朔日、

皇帝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按察司副使、諭祭

巡撫貴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陞兵部尚書郭

子章、妻封夫人蕭氏、曰：惟爾學仕兼優、文武爲憲、筮仕郎署、著

聲右晝升華而膺譽斯恩自筮仕以斯恩歷有聲著南滇風猷、

西川文教、十年參最、業已出其緒餘。一面獨當、乃克攄其壽略。

督師諸路、縱蹤以與道謀。借箸斯年、定策遂與道迷屬。尤勝八

番之悲、請尤定撫綏黔之疾。察思矢酬君、孝切將父。方當虛席、

倚值乘箕。雖疏業已追、於先朝、而寵卹宜從於殁世。巍然爲鼓、

尚歆忝昇之恩。煥矣龍章、永賁泉臺之色。

百日文

惟爾懿壺多方、然肩懋著、方深倚任、胡遽長終。日月不居、奄臨百日。再頒祭典、尚克歆承。

賜祭伊妻夫人蕭氏列名並祭。

天啓二年歲次壬戌、二月朔丁卯、越祭日丙子、

皇帝遣尚寶司丞沈坪、

諭葬廵撫貴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陞兵部尚書郭子章、妻封夫人蕭氏曰、惟爾命世宏才、殿邦偉績、奄臨窀穸、良增悼傷。用遡内寝、惟爾配葬。

祭品、猪一口　羊一羫　饅頭三分　粉湯五分

燒子五色 每色五觔 菓餌五盤 燒骨一塊

鳳雞一只 燒魚一尾 酥餅酥餃各四個 雞湯一分

魚湯一份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 茶一觔 酒二瓶

焚祝紙一百張

年譜後敘跋語

延不孝愚昧無似、昔竊世業。雖早歲濫諸生、侍先君子車轍馬跡之間、受經術、學古講授、然性疎鹿麋、志耽烟霞、未嘗一日忘邱園荷蓧一枝棲也。久之、先大人歸、不孝過庭、大人色變而譙讓曰、而奚不學文、俾接吾之祀筍。意而父不足學乎。延無狀張皇、仆地叩頭曰、死罪。雖然、延學大人未能、匪啻公

時宜之學曾子也。大人言有法、動有則、晝有為、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皆 廷學大人萬萬之未能者、豈必讀書而後學大人哉。大人色始懌。綱是、不强 廷仕。暨萬歷四十六年無祿、先君即世、不孝血淚河傾、五內崩裂、安起先君九原而從志也。今徒騎爲已耳。故終日妻兒一莫、蔚露悵惕、思其所之、思其所嗜、思其所處、思其笑語。謹將歷歷世系紀爲譜、付之梨棗、見先君一生行事實蹟、併祈海內有道君公、詞伯縉紳數其素履、衍之以言、俾光泉壤、足爲先君不朽矣。

跋

仁謹按、有隣公年譜、經廷公纂録成編、在當年目覩耳聞、事實詳晰、自是次第井井。迨歷年既久、刊本罕存。所有存者、亦多殘缺不完。後之人任意補綴抄錄、致至先後顛倒、文理錯亂。仁讀之、疑非原本、因爲參互考訂、其有不成文者引伸之、其有缺者仍之、又將各處徵引文詩摘出、附於遺書各類中。諸内仍註明、載在某處、以資稽明。此非敢擅自改易、但取其繁蕪而芟薙之、而其中事蹟一一具存、仍不悖廷公手騰本意、閲者諒之。

光緒七年辛巳夏月吉旦、九世從孫子仁謹識。

校記

①正正：當衍一「正」字。

②「臨溪對」句，疑有訛誤。

③「府」下疑脱一「學」字。

④希：當作「奇」。

⑤奉：當作「奏」。

⑥造：當作「進」。

⑦視：當作「親」。

⑧「胡」字下脱大段文字，見下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條引《與嶺北王公祖書》。

⑨徒意：疑誤。

⑩此條已載於前戊午四十六年條，此處重出，宜删。

⑪此條中《與兩院箋》、《與嶺北王公祖書》兩則與前頁重，當删併。

⑫奏：當作「奉」。

顧端文公年譜

明·顧憲成 自述
明·顧與沐 記略
明·顧 樞 編輯
清·顧貞觀 補訂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光緒三年刻本

《顧端文公年譜》四卷，明顧憲成自述、顧與沐記略、顧樞編輯，清顧貞觀補訂。清光緒三年刻本《顧端文公遺書》附。

顧憲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字叔時，號涇陽，學者稱涇陽先生，江蘇無錫人，明代理學家、學者。萬曆八年進士，歷任戶部主事、吏部員外郎、文選司郎中等職。萬曆十二年，革職還鄉，與弟允成及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講學於邑之東林書院，學者聞風響應，盛極一時，且多諷議朝政，由是形成政治派别，號東林黨。後遭宦官魏忠賢迫害。憲成爲學以程、朱爲宗，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説，以爲「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著有《小心齋札記》、《涇皋藏稿》、《顧端文遺書》等。

顧與沐，憲成子，由舉人官至夔州知府。顧樞，憲成孫，天啟舉人，治經有名。顧貞觀，與沐曾孫，字華峰，號梁汾，康熙間舉人，官秘書院典籍。

是譜雖標四卷，實則卷一爲制詔、傳狀、祭文及文集序等，實爲附録資料；卷二、卷三方爲正譜，記載仕履、著述較詳，尤以記述譜主在東林書院講學及交遊爲主；卷四記載身後崇祀及東林道學事頗悉，直至崇禎十四年請崇祀文廟止。末附張夏、顧貞觀、秦松齡跋語，論道學家年譜體式及關乎道學中興諸事，而尊顧氏爲大儒，推東林爲正宗，黨同之意甚明。該譜於譜主行實、學術詳盡羅列，條分如縷，細載如髮，即卒後亦有大篇敘述，尚稱完整。

年譜序

海內百年以來、言正學者首東林、言東林者首涇陽顧公。異時僉院請　文廟從祀一疏、業下禮曹酌覆、俟史成之日、定議舉行。獻欲向奉璽書長江南行省、承宣之暇、冀得表章境內先賢。緣迫請告未遑、爲一欠事。近歲僑居錫山、與公曾孫梁汾內史遊、靡間晨夕。而頃者數閱月、過從較疏。久之、出一編見示、則尊大人庸菴先生所輯公年譜、舊草散軼、而梁汾下帷、屹屹書堆中、謝酬應、輟寢食完之者也。惟公教澤遍海內、然生平言動、微賢子孫、莫知其詳。卽知之詳矣、

不爲之記述、亦無由信於今而傳於後。此譜之作、爲不可緩。卽獻徵表章宿願、亦庶幾稍慰歟。或謂明儒具三不朽、如公徵言大節久著天壤、當日見而知之者、莫如景逸高先生。高之言曰、自孔子而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朱子而來得顧子、又四百餘年間一大折衷也。論贊雖多、此數言足以概之。其餘傳志、且無庸備列、奚藉後人復事此管窺蠡測者爲。噫、是殆不然。昔魯論之記孔子、鄉黨一篇、最纖悉。宋子狀延平師云、聽其言、觀其行、不爲不詳。然而未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見聞之所及、一一書

之甚繁而不敢略。公之學，孔子、朱子之學也。苟略於見聞之所及，而漫求其遠者大者，曰吾能得之，然則前賢記載之不憚煩，非乎。是譜以累世之精神，與一人之精神相爲感通，卽謂公之自譜可也。而肅菴先生學行卓然，淵源脗合，表章之舉，不無甚望於將來矣。至如公俎豆大典，則當日東林名賢所謂見而知之者，其言具在，更復奚疑。

康熙甲戌嘉平月，武陵後學胡獻徵敬題。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一

五世孫 鍾英 鍾瑄 鍾珣 鍾琦 鍾璁 輯錄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道尊乎統，學定乎宗。統不一則嫡系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說。朕觀閩賢用事，士大夫毀廉撤隅，靡然從之，使有道明德立之儒風卒於朝，何以至是。朕用睠懷先型，特嘉迺爾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贈太常寺卿顧憲成，德量淵凝，文情泉湧。豈纔科是重，行絕學是肩。居玉衡金鏡之司，著秋月冰壺之譽。專闡國本一疏，潔身遠權

門、三黜表直。於是張孔孟之幟、橫濂雒之旂、時看魚躍鳶飛、不問猿愁鶴怨。褰渾療而一氣畢通、籬棘除而八荒我闥。大道不蕪於奸徑、肅德豈孤於鮮能。然而庭峻則招譏、望隆則見嫉。至聖不免、輒近可知。生既屬朋熖以迍邅、歿復罹璫戾而晦蝕。朕企泳前英、馳登覺岸、想高風之可挹、嗟耆碩以慭遺。不有長夜之埋沉、莫致中天之顯遂。茲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嗟乎。道如無息之兩曜、不舍旦昏。學如無翳之雙璧、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眞功。而奈何以樹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哉。朕將搏採廷評、廣稽輿

論語、典祀典次、第褒崇。不磨者奚止節義文章、可望者正如日星河岳。絲綸式賁、俎豆增光。

制誥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之贊

先端文一生三奉恩綸、至是首稱道統學宗。中推孔孟濂洛、其於聖眞譜系、正體眞功、三致意焉。京更諄諄俎豆褒崇之典。文廟從祀、所需者臣諸一疏上請耳。十四年、禮官始列公名、并嘉靖以前諸儒、冀請從入兩廡焉。上從其請、列入祀、著其言行。然追錄制詞、是敢忘與數也。敢用謄寫、冠於編年、若志傳以下詩文、並出名賢、論爲實錄。附見一二、俾閱者知是譜之信而有徵焉。極譜哉。

墓誌銘 以下並從刪節

吉水鄒元標

常論世非無談藝言自公經義出遂以爲王瞿後莊差管者都步世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遂以爲乎譚焉生惹草音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索林一觴遂以爲濂洛夏甦虛驕者譊聒公雖不得書其君然所異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言皆國本皇試宗社遠藝朗寤寐語夢覺闕惓惓不忘國家夫非實以身肩斯世與道者所必不能請公一日徹千百年計可矣鄭子於公有餘敬焉公之上書右沈司馬李司徒及銓曹諸事原不爲一人一事起念又官從大夫後與山林上書者不同世遂有不溪惟公者公常致書日近從千磨百錄逮出眞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友人藹庠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藹藏爲末學計者能不寡數公氣行令後世有所師承焉銘曰世逮昌明公孫於廷世不我與公投於林有鳳九苞噦噦其音四方來儀異地同心匪曰好我豎緒長尋乎挔長河力破重陰猗歟我公如玉如金不詆者行洋洋者麻是耶非耶吾道匿沉我銘匪蒼天曰噫嘻

墓碑　　高邑趙南星

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爲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眞，公乃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公再人銓部時也，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與焉。何公亦削籍去。太倉再被召，公惓惓望之爲善，及所上疏淸富平書，望之之敦賢錄善去私劾忠。蓋其憂天下之疲、愛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將貴以其異已，遂詬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死，郎拔之要地，公救失爲報，無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爲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出恆情萬萬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至罷官。其君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距細，無不爲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毫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稽之，豈非慥慥君子哉！嗟乎，顧公不死可也，然死可矣。

傳一　　長興門人丁元薦



先生之學以性善爲本體以小心爲工夫季時謂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亦可言無善而至善至善本無善否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句語遏得無善適不得無惡遏得無惡遏不得無善便非究竟義今以無極而太極爲案繹可曰無善而至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爲案亦可曰無惡而至惡乎以兩惡字合兩言字遺可曰至善本無善試以兩善字合兩惡字亦可曰至惡本無惡乎又曰算來算去只是躬行辭世言工夫即以爲落第二義孔子不曰爲不厭誨不倦乎試思爲何以不厭誨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推勘到這裏聰明才辨一切都用不著然則孔子所謂工夫即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上者一段光景次者意見其下議論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流雲集殿起東林之名大振而癸卯妖書乙巳察典清議之士引經批根溥先生丰采者目攝而心疑之及上闊銓書肩並鼎湯先生不辨也善乎高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者惟先生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庚辛而後辜國堅勤至以爲所於域中先生沖然穆然不競不誤身沒

而猶先更定。嗟乎。其際微矣。先生嘗欲作五經餘末議。又命薦集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

傳二　　宜興門人史孟麟

先生負必爲聖賢之志。而才識倍蓰等倫。自治公車言即爲海內宗匠。其立朝大節。有百折不回三軍不可奪者。既而里居講學。粹然一歸於正。昔司馬溫公以天下安危爲己任。明道先生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先生憂時若疾痛。衛道如饑渴。殆任兩先生之任云。先生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羲堯周孔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曇聃二氏所自出。下之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剥之鄉愿所自出也。辨在毫釐。千里莫以一木支大厦。一柱砥狂瀾。苦心哉。苦心哉。請以俟後之先覺者。

行狀　　同邑後學高攀龍

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當是歲。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叔澄公數、鄒大

澤公觀光孟雲滿公化疑膂鶉趙先生以及先生
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
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
請託不行彷國青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
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宅去而隄防畫濟識書
不能不數息扁湛云　完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
弟資之如友一勤一上無不自仲胥之一字一句
無不自李泰之京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莛者李
也先生每自幸日吾多助於兄弟如是於宗親有
養之終身責有及其再世者於節生養死殯之於
友髫戲之交無不自首指叢鄉有祭而爲利歲敗
其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因方者必默
爲提挈有一長可取者必力爲袁揚其人不卹也
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卿父有前後母者有
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親諸孤猶之
子也猶有前後母嗣嫡之分吾以父母親諸孤均
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若
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于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
士公與也吾念吾兄而驕遇諸子以備採擇私情
也嘗必有矜余而諒余者於子則絕不爲干請

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容
膝不知其他。四壁不堊庭草不除帷幔不飾一几
一榻敝硯禿筆終日儼然危坐讀書四方酬答而
已。晏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經
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
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蘇惡也又
不以已甚求備語言謹重喜怒希形未嘗絕希驟
等牘而非一方之克拘不告未嘗絕當路支際而
辨貨取之介最嚴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
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其於世也百家眾技
當無所不瑧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技
稱不得而故之故其功真其於學也百家眾說宮
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於聖學一切元
妙不得而岐之故其詩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雜
情血厤字字虫瞬故審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
傑直從皮毛骨韻人人對勤故權衡不爽錙銖完
生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
得旨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旂明其道信
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蔚詩用其源證兩
先生懸諒仁其蔬遠又巳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

鼎與、氣求。聲應、此言道將隆之光也。徵元公、頭焉之開厥始。流傳既久、分裂失真、言禮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濟之兆也。徵時氣、敦為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言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指衷也。先生自早午以來見理愈徵、見享愈阜、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徒義如鶩、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皋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道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

祭文

金壇于孔兼等

賢哉涇陽、眞丈夫也。進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匪之。退欲明其道、以開天下之迷、而命又匪

之。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進用、而莫開元祐之籍。以故敬業樂羣之日、常彰名賢彫謝之憂。一朱厚道、不忍舊說之招尤、而反蒙黨護之嫌。以故往來尺牘之中、張半引躬言責之語。昔文公炎革勉駭語生日、道理如、是止矣、辛互相倡。亭、年固。著足也。兄之屬意同忘想亦如歎。嵯乎。兄長逝矣事兄之事者、倘齊齊其卯雲。憂兄之憂者、倘茫茫其無日。兄閣之乎。抑見之乎。

德清章嘉楨

嗚呼先生。碩學聖之寄而得聖之任者乎。夫任豈易言哉。有莘氏取予嚴於一介、千駟弗視、可不謂清。往來猶主聖君之閒、沿自然不少介意、可不謂和。卒也以其清信天下、以其和洽天下、而後能成其能天下之德業完。生生平治素、從、嘗若羨暇僑矣。不言而飲人。以尊、孫六致、路紀小黨人而不欲引之於道、符矣至。立朝吾鄉、無念不在國家、無、一言一事不罰世務亦。其學原宗貫、不稱以醒不岐以元、又粹然孔氏家法。敦日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也。

又　關西李三才

余少年寡識間嘗嬉戲惟公正色相戒勉余向學。始令熟玩詩子詒窺古人檢身之旌經得傳覽諸史歷觀古人康莽之路事事提賢時時篤覺名為益友實則嚴師。春初猶以言抵余謂老兄被詩賢千磨焉逞追出箇真身子來。我為老兄被詩賢千磨萬逞也逞出箇真身子來。譽如示金在烈若中借火之力反得見真色於言。亦如我輩俗諸賢之力反得見真身於世諸實真有功於吾譽哉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嗟嘆非有大識見猶養就能為此語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襲取者乎。

又　歸安錢士完　廬陵劉日升

十餘年來士君子居鄉則修名檢有退焉若免之風立朝則執風節有兆舜不遊之勇析理則高不入於空處畢不涉於功烈依然程朱正孤朝廷之上關係大祭常大利病昌言持之勸力擔之同敢依阿二三其間路遇貶斥風力愈勁皆先生有以張之也世之言一宮任一職率能程勞謀禮夢以

用爲用、其用也小。先生爲當世所推、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幾無以自見矣。乃以不用爲用、其用也大。古來傳者、如明道先生、僅五旬有四。晦菴先生立朝不過數十日。修歷貴賤、又何論耶。

又　　潛江歐陽東鳳

先生視身世浮榮、若輕雲之散空。人間讚毀褒譏、若鳥音之過耳。惟見國家出一善政、登一正人、則躍然喜。或增一秕政、進一奸回、則悄然憂。聞人有善、如得其所欲、而愛之護之也。人之不善、如疾痛在躬而搯摩之也。善必以及人、如解衣推食於其子弟也。此其四海一莊、萬物一體、真有孔門天下歸仁氣象。倘天假之年、無論用與不用、皆足以破異同而消朋比。乃託疾未愈、奪之。嗟嘻、巨川未濟、棄厥身流、此則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又　　烏程後學朱國禎

嗚呼。先生之存殁、與禎之得喪、先生豈偶然哉。丁長孺每日、禎師不可不見。未知余胸中原有先生

在也及余從東林講會一見心折再見體可投願爲之死夫余非知學者知人生本直人性皆善而已余非能講者知師友當切磋義理當剖腑而已余非知先生者知其統一聖賢奥進來學爲今之元公文公直接尼山直傳而已先生之道光明粹白加日中天十年來一人主盟四方風動漸道德仁義之暘被範圍裁成之擇而先生謂斯道甚大宜化彼我祇形迹必煅煉一番剝落攉折存此一段精光於萬世而時流果然奮筆欲散其名存其貫名豈先生之得已哉推不好名故依庸以歿齒遯世以覺人作與同類以維不盡之脈其乇固非所惜也夫學亦何常之有近世大都以禪爲根禪之精者爲聖而粗者流入於無恳憚號人心壞世道此先生之所以憂而不得不講也今先生殁矣人旣云亡會亦尋廢而二三同志猶能嘿嘿躬行以守遺訓異日必有過而以太牢祀者而余何戚戚之爲

寶雞後學張舜典

又

先生道高而氣直學深而養邃濂溪圖太極而後
人未免生異議自先生有論而異議息矣考亭兼
知行而過高者則以爲拘滯自先生有論而考亭
知尊矣文成倡良知而固執者則以爲玄虛自先
生有論而文成益信矣論識仁而識之於當下則
無不明之仁論體仁而認之於當下則無不存之
仁蓋先生之學易簡直截而又融會圓通可謂紹
述濂洛而直接洙泗之統者矣

又　高攀龍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言不可則止請之大臣若先
生者斯爲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
小者不能奪請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爲大人乎先
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
以明善者滅害哉如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哉
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傷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
纔民彝之一綫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爲是紀國家
之聚而裂其面哉不皆大聲疾呼如衛父兄而拼
其真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聯言讀萬類而破
大道之鍵鼓落第二義者皆不足嘗其一莞其千

古之腹合并萬有惟吾斟酌哉一切好孳異同咨不足礙其參廓具乎古之胥其於世俗蕩巢夷扈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於毛髮此則先生所以為大而莫之與慈嗚呼吾於世而未始見似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國干餘歲而文章理學氣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婦名泰伯來而待里片擅謁崇南之章藤先生出而經辱壞土卒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為私百年為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為先生悲顛指人之芸士將贖依使吾侯貿貿焉如孩者無提而不立如譬者無裕而周之有心如搉有氣如麼乃吾之所自為悲

又

同邑後學劉元珍

天地有正氣有秀氣有淑氣夫人而得其一已足以翊世教培元脈翊養儲並擅如我完全者乎吾國藉先生張柱吾鄉藉先生正鵠吾道諸先生樹閑而衰錄先生辭榮若浼而懇懇憂時試讀嘉麻兩言關鈐三窗忠君信友何等肝膈先生沒而有能指標炤掎平僞獨立不懼者幾人此為吾區憂

而痛先生者一。俗之常人、異曾爾言。先生廉頑立懦、轉移之妙、人世不知、而精神默默受之。先生沒而有能稟先程、振流俗、以身爲教者幾人。此爲吾黨憂而痛先生者二。吾性本善、彼以爲無者、直欲空本有以濟其無忌憚。先生言嚴其辨。先生沒而有能翼聖眞、糾時弊、如救焚拯溺之不遑寧處者幾人。此爲吾道憂而痛先生者三。

又　丁元薦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而薦所爲先生勸者、則爲斯道斯世也。近時講學、率以無善無惡爲密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認悠亡忌憚之說。有不厭其疑與忌者。先生屹然非動也。當路以敢言爲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退處東林、侃侃不稍隱避、側目者傾國、而與之對壘。先生屹然弗動也。先生論學曰、宋人言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幸其可匿也。論時事曰、得罪天子、猶可追。得罪執政、不可追也。此其哉時大指也。畢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如



我毫不爲穿鑿。先生飭躬，嚴於繩墨，不務矜飾。望之若泰岳，即之如春風，勇若賁育，退如處子。岸然危屏，嗒焉嬰兒。嗚呼！先生歿而後學不得見眞儒，大成矣；先生沒而長安士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人僖厚寬平襟度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焉，能不爲斯道斯世而慟也哉！

又

太倉門人徐鳴皋

先生術霸風會，仰隱聖眞，樹躬行之標，以排虛罔之宗。闢性善之旨，以塞無善無惡之流，而說者比陽明。扶千聖之高，發萬古之蒙，先生奈何出而與之左也。噫！是惡邪？學惡知先生也！說者又曰先生之學是矣，屬奈何持國是於長林豈草間乎？夫道無無用之體，學非獨善之物，仲尼轍環，可馬君實將瞑，何籌圖事，先生不忘天下之浚心，惡可與後中者道也。今而後有憂道忘身如先生者乎？有篤行不怠如先生者乎？有立人達人孜孜與善而鼓舞不倦如先生言乎？先生立覩大節，表於國史，居鄉行誼，等於家乘，當云永不朽，而慮有持兩端以議先生之後者，則鄙生之所大恐而亟以一言自

之也。先生其鑒之。

文集序

同邑門人馬世奇

夫六經者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具焉先生負望人宗位與年概未足亶功德之施然先生之功德則均效之平言矣能讀先生交而雒蜀之同異可化朱陸之同異可詆子瞻日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靡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實以犯顏諫爲忠長育成就歐陽子之功居多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史稱韓魏公天性好士其人可與雖所不悅亦爲引進聞人一小善自數不及所用人宰以公議士不知出何人門下社相公罷致家居見眉客必問時事有善喜若己出至所不可冥形於色或友不能寐如身任其責者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然不必盡知之蓋先生之言皆先生之功德乞今所需兩極所祖之與耳先生交具在知必有援河章新匡諸君子例以請者余少荷先生提獎倦倦以交護桑榆相屬不之與余與世昆弟也因重刻先生集成不揣數言爲比

於詩人之小疵

求鄒先生譔墓志銘書

高攀龍

顧先生天所篤生爲吳中開學脈其一段眞精神直無有人我貫徹古今至耽聰無善無惡之辨龍初以爲此一語可了何用多言及歷世既久而後知此宗畢竟與孔門差却一綫誠哉不可立發深服先生之憂深言切也或問先生之學已徹悟否能謂徹悟有二質眞者迷乾悟輕質會者迷重悟重有悟而我敎亦盡者有我執盡而後化者先生窮理精到幾於無我天假之年不日而化矣於今之世非翁不知其學伏惟椽筆持爲表章先生所涉於世局言婁江一案四明一案淮撫之案卽四明之宗也拙狀據事直書惟指發幸甚

顧端文公年譜 卷二

男與沐記略 孫 樞初編

曾孫貞觀訂補

元孫開陸較

五世孫 鍾炯 鍾愃 鍾英 鍾琦 鍾琨 錄

公諱憲成、字叔時、姓顧氏、世稱涇陽先生、亦稱東林先生。顧於吳為著姓、元末遭亂譜失。相傳自宋將仕百七公始居無錫上舍里、世以貲雄為德於

里中、人國學鄉學。數傳至諱廷秀者、商文毅公表其墓。廷秀子諱珩、珩四子、次諱麟、公高祖也、號如月公。子諱韓、邑諸生、性癖嗜書。落其產、號友竹公。子侍竹公諱夔、字舜臣、配朱氏、是生公父南野公、諱學、字文博、配錢氏。祖父皆以公仕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南野公性孝友、倜儻負氣、貌奕奕有神采。貧居慨然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北遊燕、天子都。歸、徙家涇皋、僦廛而市、甚羨道、歸遺金、急人之急、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童兒婦女能道之。弇州王公爲撰墓志銘、所謂豪傑之士

者也。子四人，長諱性成，字伯時，敦樸有古風。少作事父母能竭其力文，頭面愧汗曰，吾不能行之，安能言之。遂投筆，服勞以養。邑孫少宰高其行，給部劄，遺以冠帶，辭。郡邑舉鄉飲介，又辭。號涇田公。次諱自成，字仲時，魁岸自喜，棄舉子業治生，佐二弟下帷。涇水之上，灘莽一區，經畫四十年，幾成邑聚，其才與量有過人者。入貲，授光祿寺監事。晚而更刻其所爲文，號涇白公。又次即公與涇凡公，諱允成，字季時，海内以比二程夫子。謹按家世大概，列諸簡端。役從禍年，以次序公之生平，涇凡公附見

一二。其間記憶之所及者或有參差、所不及者尚須考證、望我後人亟務求爲全帙云。孫愷謹識、後學薛宗塤諱。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初七日寅時，

公生於涇里。

庚戌年乙酉月戊辰日甲寅時。

三十年辛亥，二歲。

三十一年壬子，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四歲。

三十三年甲寅，五歲。

端靜如老成人。

三十四年乙卯，六歲，始就塾。

十月二十九日，公弟涇凡公生。

師萃峰周先生。靖江縣庠生，有師模。見公坐少敬，自起正之。公俛首受教，先生異之。

三十五年丙辰，七歲。

受大學、中庸。

三十六年丁巳，八歲。

師省齋俞先生，受論語。

是歲，贈公遷居石村。

三十七年戊午，九歲。

受孟子及虞書。

三十八年己未，十歲。

受夏書、商書、周書。

三十九年庚申，十一歲。

師晴湖徐先生。是歲、贈公復還涇里。公讀韓文主諱辨、請於師曰、親名當諱耶。師曰、然。後讀書、遇贈公諱、多宛轉避之。有不得避者、輒蹙不樂。師語贈公曰、此子之志卓矣。但未通方耳。如尊名如何諱得。昔韓蘄王教子勿諱忠、君得無意乎。贈公喜、呼公諭之曰、吾名學。女勿諱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吾也。爲子識之。公謹受命。

四十年辛酉、十二歲。

公始習對聯、同塾生多倩爲代。師覺之、召而詰焉。公曰、商量有之、代則未也。師乃解。上不誑師、下不許友、聞者以爲難。

四十一年壬戌、十三歲。

師左峰辛先生。

四十二年癸亥、十四歲。



公曰祿多有餘，稍去而游於諸子百家。見贈公好問前輩及龍江林三教諸書，請問，贈公曰：凡讀書不論何書，要在立意處探討。不然，卽六經皆糟粕也，亦奚以爲。公識其語終身。

四十三年甲子，十五歲。

贈公貧不能延師，命就鄰塾。每晚歸，必尋燈讀，午夜不休。雨大人敎之寢，應曰：諾。挑燈默誦，往往達旦。題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贈公見之笑曰：汝欲爲孔顏耶。時公意翏翏然，不可一世。嘗疑先師孔子不應泛取硜硜一項人，贈公聞而呵之，乃止。一日見曾晳責子輿耘瓜事，始悚然收斂。

四十四年乙丑，十六歲。

師澄泉石先生，習舉子業。師敎作破題，援筆立就。三日敎作承，又三日敎作起講、對比，公請自爲之，如宿習然。先生大驚。東堅雲浦陳公過而試之，命題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俄而呈稿，陳擊節歎賞，謂所知、律律道說。公名隱然動一邑矣。原語公曰：子

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陳名以忠孝廉官知州，最善贈公。日夕相過從。時贈公就廛而市義聲著遠近。有遺金於肆者，標其名揭而返之。他日復來，投直發之，餘三十金，意以爲報也，又返之。糶者既拔價，輸之粟矣，五日價頓長，追之，及於途而還其羨。遠近手額賀，頌翁有子也。

四十五年丙寅，十七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十八歲。

師少弦張先生，弟涇凡公亦受業焉。涇凡公奇慧，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也。師商之贈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但不激不奮耳。令更他師。半歲，忽請歸稟，氣墨極其端方。公問弟何感而遽如是，涇凡公曰：恐傷兩大人心。公曰：此是做人根子。嘗與弟其最之。贈公是歲始能還家塾館，穀之外館遺供具，富家相詫以爲不及。

二年戊辰，十九歲。

自是歲、與涇凡公同舉業。

三年己巳、二十歲。

師原雒張先生。贈公爲公兄弟擇師、云必欲得文行兼備之士。久之、始得先生。一見、即曰、吾觀子兄弟氣貌、非區區舉業可了、須努力爭向上一著。張名子與、更名淇、少遊居荊川、薛方山兩先生之門。其授書不拘傳註、直發其中之所自得者。有客言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公喜以告。先生曰、朱子絕世聰明、却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識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都曉得聖賢語頭、做箇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公曰、恐畢竟非上智。先生曰、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問六十四卦、剖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語大可味。公自是潛心章句。一日請論語或問諸之說章、公講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先生曰、何也。公曰、假令或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知諦之說、何以知知其說

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期乎。夫子必自有說。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請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先生曰：子意云何？公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先生曰：試於樂看。公曰：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上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四年庚午，二十一歲。補邑庠生，應應天鄉試。

初，少莅師論舉業云：此事不可拘拘向佔俾中求。原雖降則云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公俱佩服之。瞻公言，子曾見眞齋王山人詩乎？當爲子坐進一捻。因出示其提杜七歌、題淮陰侯廟詩，驚。公讀之，覺胸中廓然大境。日詞。傳曰：先生讀書不作經生見解，沈思默誦，自以心通聖賢之奧於遺文。蓋發枕席者八閱月，而後慨然若有得也。應府縣試及院試皆第一。公作念庭周先生壽序云：姑先生令吾邑，進不肖試之，欣然賞異。從三試三冠。先生每見所業，最皆在尋常之表。一日手錄元公太極



圖說、程瑄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授焉。退而習之、
至忘寢食。周名邦傑、臨川人。
鄉試時、上南兵部郎公、龍望書路日、某之丞金陵
而就試也、家嚴呼而請曰、吾有一心事、爲子能爲
我了之、勝於獲售百偕、某琵而請家嚴曰吾所識
唐應麒者、其父居市中、江寍蔣六飾妻而來不知
其爲盜也。意坐去易指以爲、露父遠而亡子遠而
繫應麒有母未老、有妻亦詩、母日請於妻之家頸
返吾聘以贖吾子。計聘雖送、而藏仍不足以償是
爲母者既失其子、復失其婦、爲子者既失其妻、且
弃其身命而不保也。此吾之所籍寐疚心也。某復
踪而進日、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領盼
盼一書生、何能爲、家嚴曰、吾已籌之、汝受鄉龍翁
父母圖士知上元葛丞向佐翁。丞吾邑、聞與江盜
令同鄉若宛尋一言、事可立白。是一言而起一人
之生也。事白、則母得有其子、妻得有其夫、應贖亦
得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焉子識
之。某謹受命而行。老頤仁人也、敢請鄉得書、立白
其寃。鄉名堪、餘姚人。

問學於方山薛先生，受考亭淵源錄。

須雖師是歲館陳公雲浦家，公兄弟負笈以從，適武進令謝師嚴睹所刻陽明文粹，讀而旨之，師知公篤道甚殷，遂率公兄弟，俾受業於薛。薛先生喜，呼兩孫敷政、敷教出締交，親拜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異日無忘老夫也。公是時頗好言禪，又遇元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公反其言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蓋無所不置意，而精神所注，則考亭一錄也。薛名應旂，武進人。兩孫大薛穗臺、小薛元臺。

娶淑人朱氏。

邑處士怡橋朱翁女。

五年辛未，二十二歲。

公自爲諸生，即以文名世。坊間所刻諸論，皆其應試冠軍之作也。郡守施龍岡先生建龍城書院，拔



士之秀異者親誨之。公與栢潭孫公繼臯遂居第一。念庭局先生崇宗致膏火資、贈公戒必無受、孺子盦以研田蒼耳。自是連歲授經、或家居、或應聘、若于日眾。其從游最早者、武進吳大參之龍、江陰顏少參言、餘不能詳。公自記一則曰、余客攜瀨、每操筆為文、到半吐半茹處、輒覓一小艇、放之湖心、藝其所如。因望烟波縹渺、鷗鶩出沒、咫尺杳然、有千里之勢、不覺栩栩欲飛。歸而偃臥竹榻、少選、起而徐理殘膏、淋漓滿紙。顧誠不知何如、亦往往自得也。旋名觀民、藹藹人。

六年壬申、二十三歲。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癸酉、二十四歲。應應天鄉試。

是歲、涇凡公補郡庠生。贈公進公兄弟命之曰、孺子故少慧、脫令一旦儼然顯且貴哉、驕大之色當不能侵汝。但慮汝從市井學象恭跱耳。象恭之害人心也、甚於驕、孺子無然。公兄弟謹受命。時贈公田廬在上舍者久為宗人所并、公請於堂上書一叅與之、其人大慚服。

二年甲戌、二十五歲。作學庸說。

公於制舉業、意殊不屑、鄉閭求示者衆、但以筆墨代口語。作學庸說、存篋中、戒生徒勿爲流傳。

三月二十一日、長子與淳生。

三年乙亥、二十六歲。

四年丙子、二十七歲。八月、中應天鄉試第一名。

主考汝誠戴公洵、奉化人。仁甫陳公思育、武陵人。本房蓮巖黃公一桂、南安人。贈公聞報、有憂色。始公再試不售、贈公以爲喜。至是、公問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也。贈公曰、吾聞是士可以貧賤激也、再激則恥、恥則憂、憂則動心忍性、長其不能、孺子再試、有司恥、有司以爲不才而棄之、孺子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驟然爲東南冠、閭閻之人盛容色而於道之、孺子喜矣、老人安得不憂。公竦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



九月、刻百二草。

郎令海內所傳誦之文也。行狀曰、時先生名滿天下、其爲文章、斟酌古今、獨闢乾坤、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公謂此非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雒關閩、期於微析窮探、眞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

十月十二日、贈公卒。

公哀毀骨立、若塊中、兄弟時相語曰、吾父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傳佐讀、吾父戒必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

五年丁丑、二十八歲。

公居憂毀瘠、四方來學者就居以待、其出、因勉起教授。諸門人無籍可考、惟鎮江錢應婁、應旂見文集中。

六年戊寅，二十九歲。葬𪾢公於涇西之新阡。

贈公之喪，逾年始得吉壤，至是葬焉。王公世貞撰墓誌銘。

宜興史孟麟問學。孟麟字際明，於諸門人中最穎，後長隷垣，歷卿寺，建言講學，並稱於時。

七年己卯，三十歲。正月，服闋。

史際明曰：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儁李，問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榷究竟，蓋期許於醫黄之外云。

長興丁元薦來問學。元薦字長孺，弱冠受尚書，後官尚寶司丞。劉宗周推爲萬曆季年清議名臣第一。

十二月，會試北行。

是秋，涇凡公鄉試中式。兄弟並與計偕，別友莫純卿而行。後祭純卿文，稱其爲輔仁之友，卹其孤嫠

者喜至。

八年庚辰、三十一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二十名。

主考吳縣瑤泉申公時行、鄞縣丙仲余公有丁。本房伯溫孫公呈二卷、甫一見、決之曰、此南北顧魏兩元也。孫避嫌、遂首魏而公居次、終其身不敢當舉主之禮。公亦以同學自居。至孫歿、公爲請卹、始適生平知己之感。

三月、 殿試第二甲第二名、 賜進士出身。

吏部分送本部辦事。

公與魏 公懋權、劉公國徵號楊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許、譏議論列。江陵相一日語吳縣曰、貴門生有三元會、日評騭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三公正約上書吳縣、冀其匡救、公已屬稿、見魏劉書歎服、遂附名焉。稿略曰、竊聞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君子非自能在朝也、自

君子之領袖，儕之連茹而進也。今寍無君子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多？小人非自能在朝也，有小人之領袖爲之連茹而進也。今寍有小人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少？老師之於首揆，將一切聽所順之歟？吾懼其爲憸邪遂而挽之歟？吾懼其爲激。意者不激不隨之間，有妙用存歟？凡此皆所願聞也。魏名允中，南樂人。劉名廷蘭，漳浦人。

四月二十五日，次子與沐生。

六月，授戶部廣東司主事。　秋，督遼東餉。

在差月餘，盡除從前陋規及饋贐諸例。武臣子弟來學者，隨才獎薦，悉却其贄。頒行章賀醫閭先生祠。

十月，母太君六袠初度，作母壽徵言，國徵劉公序，略曰：顧先生念已成進士，而其家指君不及見，於是作望涇西阡之詩，走使迎其母太夫人養京邸。太夫人不可，則欲請告歸。太夫人又不可，於是

顧生作念母之詩。已復念太夫人六十壽誕近矣、手書其詩行示劉生、且讀且解之曰、孝哉顧生。爲母之故而不有其官。按、公初第時尚書玠孫、以從遂不復若等。

九年辛巳、三十二歲。在戶部本科。

主一切章奏、見本科題名碑。時丁丑建言被杖諸君子、若繼山沈公思孝、定宇趙公用賢、肖泉鄒公元標、吉吾穆察籍。公與同舍修吾李公三才、養沖姜公士昌、深爲不平。明年、齊鶴趙公南星入署語一輯桓驛。自是數公遂與朝局黨論相終始。公與鄒生從未識面、切偲友誼並於書牘往返得之。

十年壬午、三十三歲。

吳縣聘遜凡公入郡教其子用懋、因與弟用嘉俱北面事公。富區蕭思似以同官子問學。思似字伯我、後樂於鄉、與太倉徐鳴皋搆顧門兩孝廉。徐字去階、皆先事陽明之學、自是始知歸嚮。

覃恩、授承德郎、贈父如公官、封母太安人、配安人。

儒藏

六月，江陵病，舉朝爲禱，金齋於東岳。公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公馳騎醮壇，手抹去之。幸江陵尋卒，得免於禍。是月，差往張家口，發互市馬價。

關中馮從吾來問學。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受業京邸，後官司空，諡恭定，世稱少墟先生。爲關學之宗。仲好去師門最遠，前後立朝，都不相值。集有答楊道長書曰：近領先生寄小心齋劄記，辨無善無惡之說，極其痛快。向來都門會從先生遊，別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甚奇。門下謂千聖相傳道脈，不至顛墜，頷先生眞其人矣。不佞何敢當。公嘗與仲好書曰：敢問吾少墟年來何爲？方今宇內事，一切如不繫之舟，末有分付處，此肩人所共見共知。至於吾夫子一大事，亦若無以異，然却多不見不知。公之着心於茲，久矣，其何以啓我、助我？輒從王枯山寄蕪刻請正，繆妄填胸，無逃明眼，願勿爲姑息之愛，孤我萬里駐時也。又答張雞山舜典曰：少墟侍御向在都門，曾有一日之雅，不謂別來卓詣如此。昨仲好持所

爲講學錄、屢張求叅、盡公門下第一人也。

十二月、調吏部稽勳司主事。

十一年癸未、三十四歲。

正月、大計、自同鄉華參政啓直之誣於尚書嚴公淸。時許相國將主會試、公上書畧曰、天下事所以壞者、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有倡之者焉、又有效之者焉、日積月累、以至敗壞而不可收拾。今之責舉、實類於是。江陵秉政、權此不變、且或從而甚之、又從而爲之辭曰、科場公典也、意而收之則聰、意而棄之則矯、之付之無心而已。是言也、乃雍容之雅談、非救弊之切論也。夫救時者、未有不用矯者也。明之以乖世許俗、則不可、若用之於今日科場、以義宰詭之于衆、將賜谷、以四睞谷以東、人人快之、夫何病於矯。許不能用。

二月、涇凡公會試中式、見公方具告乞歸、進曰、弟知兄念母甚、弟歸侍養、兄居銓衡之地、務安

心書職、爲國事人才計可也。遂不與殿試而有吳縣、欲以館選收之、竟不可得。

三月、調考功司。　五月、調文選司。

魏公見泉疏論蒲州、吳縣二相子科場事請外、李公修吾救之、亦譏。公請於吳縣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森能優容。獨科場事無摘及者、以其爲執政所諱也。森嘗以爲魏李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優容兩人、方是真能優容。吳縣曰、有張老先生主裁、吾不得與。亡何、蒲州以憂去、公與同司孫公鑛再請、魏李皆得南部。魏名允貞、懋權兄也。公在司日孜孜人材、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窮荒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闡人所不知。未幾、尙書巖公致仕、譖之者尋豐揚焉。

秋、給假旋里。

出都之日、諸紳競公懃懷、會於慈壽、請偕行至張秋、訪孟公我疆、論學兩日夜。遍荊門驛始別。孟名秋、茌平人。

抵家後、同邑安希范來問學。希范字小范、家膠山、

去涇最近。時年甫冠、公與語、喜曰、吾窺子志、非沾沾以一第自榮者。因勉以性命之學。後官南司封、建言削籍、爲東林六君子之一。是冬、抱涇白公子與淪、後殤。公兄弟約各房有子三四人者、更抱之、於是仲季俱抱伯兄子一、而公抱仲兄子一。友愛之篤、至今可想。

十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家居讀易。

公生平讀書多所求大旨、不屑爲訓詁之學。卽於五經章句、未數數然也。惟易大全一書、批閱再四、於蠅頭細字、錄諸說於其上方。大約詳於義理、略於象數。首推周子之太極、而以無欲爲宗。此則公生平易學也。

五月、先一月、聞劉公國徵之訃。至是、移書哭而告之曰、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國徵何選焉。而置取舍於其間。惟是令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可憂、度國徵不免於懷也、國徵其悉之乎。南皋鄒氏之烈焉、而從定宇趙氏之愬焉、而違、復蓄矣。氏之亮焉、而誹句原丁氏之切焉、而詰芸燕董氏之

犯焉而拙、對蔡黃氏之感焉而投、趙賓曾氏之愷焉而攄蓮、沭孟氏之挺焉而壇、希宇郭氏之勤焉而推鴻泉範氏之詳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者也。猶可知也。若乃內儀訶隆外權斷昔君子小人加水如火強而平之須臾無忌耳何以能日此時事之無形者也不可知也。國徵其悉之乎。膺得與然而已哉。雖然國徵往矣而余及懋權所與左右切磨相期於聲氣之表者固耿耿在也。而今而往或國徵之所求究而懋權究焉猶之自國徵也或懋權之所未究而余究焉亦猶之自國徵也。異日者余嘗語懋權而哉焉圖徵實漢圖之。

十二月、撰高室米舊人墓誌銘。末云夢龍言母病二年、日惟焚香、誦諸佛經、如外王母夢霞衣人持果嘆之覺而蔬母之生口若時時持佛號者。及卒、體瑩瑩有光疑得道云。顛某日是非余所知也。予所知言藹人文而女婦而婦、母而母其於死生之然何所不歸如也。自貞來海上、異陽之事恩說者多好言怪、余是以駱而不論。

鄉試本房黃公至涇、旨侍者三月。丁長孺元薦是



歲讀書溧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晉溧弟子禎卯辰間尤盛。宜興王永圖年十四、公薦歸、撫而教之、妻以長女。後歷郡守、服官有聲績。王字惟儼、自是遂家於錫。

十三年乙酉、三十六歲。家居、讀春秋。

名所居曰小心齋。

乙巳劄記曰、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劄中並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予又不能無疑哉。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稱名道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為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何等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卻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

爲字首尾所應最可喫。是故講之學、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學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小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精。曰總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該。且就學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卽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久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若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捱方子、蓋口說這、隨手起過、去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七月、龔公遂權計至、吳之如劉公。育曰足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致堯舜其民、不爾、不以懷於志、故嘗憂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於胸中、其嘗奈。公自言、此數語乃懋操實

錄、非他人所知。

與王辰玉衡書、勸以避嫌、勿與秋試。辰玉太倉相錫爵之子也、太倉意不懌。然公特甚愛其才、故為忠告。郎雲間陳繼儒最暱於王公、時時與進、嘗刻手其所為就正錄。後庚戌攻逐二疏、時傳出繼儒手、公亦不問。

十四年丙戌、三十七歲。春、講學於泮宮。

應邑令李公元沖之請。縉士縣者雲集、高存之攀龍與焉。作國學記、自云年二十有五、聞令公與顧先生講學、始志於學。又作日記、自云終身師事顧先生。高初字雲從、公教下後學第一人也。

作李見羅先生文集序。

略曰、近世之學者、沈於訓詁、弱於辭章、謭謭焉守咫尺之義、不敢於大道。有人焉起而招之、曰、爾其歸而求諸心、新其意、亦善矣。及此說既行、學者又日惟尋索本體、至於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曰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所便、而曰吾無愧於心而已、遂非所謂也。憲竊傷之。見羅李先生始

亦嘗習其說已讀大學有得寄鄒聚所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爲本一部大學只其註腳此孔子既老經綸徹有倚於性命也嗚呼淺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爲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既置焉而獨本修身何也彼無形而虛此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興其究淵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而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周程張朱顧不揭此爲宗者常時斯道大明知學之士謹於自守雖以游楊之雜於佛老未嘗不尊奉其師說陸子公然與朱子抗而規矩準繩亦嘗不嚴且固也以是談心之言尚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慨耳故夫先生之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爲學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數與之急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嘗亦出此矣公弟子李侯元沖出其書示余心竊向往已從羅吾止菴遊溺信頼不景雖次其集以爲聖學之復則於世必自先生始見羅名材元沖名復陽止菴名懋忠俱江右人



七月、假滿北行。

是春、涇凡公殿試對策、極言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皇上念鄭妃之勞、特冊立為皇貴妃、以私而掩公、以一巳而掩天下。貴妃或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張弄威福於外、奄人侍妾又將乘其漏矣。皇上懲專居正之專、寄耳目於二三左右。臣以為居正雖專、與皇上為二、則救之也尚易。此輩且與皇上為一、則救之也倍難。欲賞罰之信且必、豈可得乎。讀卷者訝之、置三甲後。涇凡公退而自傷臣言之不得達皇上也、即達死無所恨。適海忠介公瑞為御史房寰所詆、涇凡公與同年彭遵古、諸壽賢合疏糾之、削進士籍歸。一時海內稱顧氏二難。太安人喜曰、膝下有人矣。遂命公出候補。北行、遇丁長孺於下邳、語及新參一似重有憂者。長孺避席曰、是方標正人赤幟、先生得無過乎。公曰、第識吾言、異日當驗之。自臨清迂道過南樂、再為文哭魏公、云寸心欲碎、萬象俱失、幾不能自持。交情可見。

九月、補吏部驗封司主事。

入語王太倉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異事乎公曰願聞之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為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公曰又有一異事王曰何公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朝堂必以為是相與笑而起

孟我疆問曰唐仁卿何以排王文成之甚公曰未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詞也何但仁卿已為唐適其語唐曰固也世之談良知者如鬼如蜮還得為文成諱否公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知作光景玩弄便歪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文成倘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為性宗余不能釋然耳唐名伯元澄海人

十五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署稽勳司員外郎

二月京察有毀同官呂公新吾於執政者幾中以考功法公力白其誣得免呂名坤寧陵人

三月初十日、奏爲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事。十三日、奉聖旨、降三級、調外任用、補湖廣桂陽州判官添註。

辛公自修以左副御史主察、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遂許辛。給事中陳與郊爾參之、實爲何齕辛。辛何皆罷、御史高維崧等訟言之、降調有差。公慷慨之言、其時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許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維崧等之爲公、爲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既爲起鳴罷自修、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與。在起鳴既疑以宿釁蒙譴、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提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辨、皆過矣。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孚號、雖孤心銳氣者、亦慚愧而恍然自失矣。抑臣

又有感焉語臣排用道而建言者必指之日出位日如名又日是進取之撻徑不然則又日是多行不題討無復之而鄉借以自蕊其醜而逃於討典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其其故也國朝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求專之詩封宋之理學並彬彬稱盛獨言官氣義不振每天下多故爸言讓詩往往出於以假稍言官不為利議不為威怵牽褚折謹持不人令曹亦無縣而舊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位他言者臺省之為也人情無不喜類而道人而端言正色倪儒不顏安得而不名憲棄摧焉之一旦是非論定安得而不卯誅假令言折恬然而愛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其言必是其人不用其言何必談而人何賈何可討而亦何醜可益非徒然人我之獲利徵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為之反實名得之利又得以吾醜者廟堂者也名建言之大部負氣自喜不耐矜東聽內至於毀附而尋垢索纛於見遂道其言并賤人假令言者果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



見袁然則使人之得以與而納諳聾諳之中者建
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
上何眼以言為罪下何得以言為高推各書其在
我而已矣奉旨這本黨護高維嵩等肆言沛名好
生輕羅驗憲求蓄著降三毀謂外任用前有旨特
諭各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稟堂官定議具奏
顧憲皮曾否呈稟室上官也著洞將詩來命下尚
書楊發畢辭引乘而公讀判桂陽王京兆用沒
日顧動部自反之說吾輩當各寫過置塗右陳
侍郎癀謂太倉日動部立論景平以不免太倉
日渠執書生之見銜道路之言焉何窮堂苦心陳
日書生之見守道路言察知部若心亦
不可不知藏求上時問太倉冀勳言是否恐倉
日貴堂翁二老極貴以為性公鄰老先生太亦
必以為矣但言官論人亦常事曰未慮有推刃
於腹者乃此君胸中有未帖疏處大倉曰君意
傲言辛而左何得無言乎公日今不須詩人只詮
尊凌屬不要言被拾之人一一尋蓄對頭翁翁聚
訟非政讀也太倉不於而眼上詰問吏部何無一
人外漢因出呂公新吾山東參攻新吾從央公建

言，故亦爲時所忌。

之桂陽任，過家省太安人。時太安人抱恙，公擬乞休。太安人促之曰：兒不行，人且請天官郎薄外補，如君命何。不得已，束輕裝就道。至江西，迂道臨川謁周念庭先生，不值，因拜其母而行。

九月，抵桂陽。

胡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經道州，游月巖。相傳爲周元公畫太極圖處。州人士咸來問業，公以此地爲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三先生謫居，大有德惠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并愧文字外無以益多士，語見記中。後有曾紹芳若蘭以進士令烏程，公在任時所教育也。餘未詳。

十二月，以考歸。

十六年戊子，三十九歲。正月，抵家。

秋、重定大學。

以聖經三綱領八條目三節爲首章、以知止節入止至善章、以物有本末自天子本亂末治三節連聽訟、知本二節釋格物致知、餘同今本。自身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指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寢之、此以此之說爲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逕晦、不可得而尋矣。于矯鑒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較、沈遷反覆、緝繹異同、如是者久之、適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皆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矯不自揆、偕加銓實、私以詰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綸紛之論可息矣。

歲大饑、公兄弟各爵廩粟以賑、詳李令救荒錄。

毗浙江處州府推官。

公戀母、不欲行。涇凡公適以薦起江西南康教授、兄弟爭欲控辭。太安人正色曰、君親等耳。無已、具

一出一處乎。遲几公曰、處州地近、兄弟往、如桂陽前事可也、弟休矣。遂自請致仕、而促公之官。時遲几公年三十有五。

十一月、抵處州。

公抵任、專務德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公呼而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乎、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盖相爭以常日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朴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朴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已復故。促之。兩人明首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大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先於處州邀本房黃公奉之官舍、畱二月。至離任始別。

十七年己丑、四十歲。正月、以差歸。二月、抵家。

浙巡按蔡御史行部至處州、不敢以吏事見公、郎假之差。及歸、太安人方病、見四子列侍、言笑如常

時。

五月二十六日、太安人卒。

時旱甚、遺命勿急舉襄、而命公兄弟捐貲如戊子。公哀毀如喪贈公時、前後喪葬悉遵家禮。

十八年庚寅、四十一歲。合葬太安人於贈公之兆。

及門會葬者多、即習經肄業。

十九年辛卯、四十二歲。

嘉善吳九與錢士升偕來問學。九鼎字台寧、嘗曰、吾以經生言求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性命根源時寄肯綮、而吾經生言顧得進、益信爲學當反求之心也。及秋中舉、會試瀕行、公曰、子往、毋失李見羅先生。台卿至都、李方在繫、從獄中受修身爲本之旨。登第後、特疏救之。士升字抑之、時猶未冠。公語台卿曰、抑之沖年而意甚廣、質之所與朝夕切磨者、可見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不勝跂睇、悵

賢所意。抑之、明末賢相也、台卿官安福令卒。其爲學苦思力踐，不愧兩先生弟子。又抑之弟士晉問學年月未詳。

鄒公孚如在吏部，公與之書，一願足下求賢以自廣，勉諸同僚以一體之誼，俾各竭其所知。祖宗設官，獨於吏部按省而定其人，正虞廷四門四目四聰之旨。一願足下沈機獨運，操其不測於規矩準繩之外，無徇無抑，善惡分明，勿但外存撫按之體，內存臺諫之體，反將吏部之體作第二義。一願足下革除宰相朝房請教陋規。此規始嚴分宜，至江陵猶甚。堂堂天曹，爲內閣作牛馬走，猶曰吾欲同心以相濟也。吾誰欺？欺天乎。懋權國徵云亡，弟復浪籍草野，足下一人獨肩千古之責。足下之志伸，即弟之志伸，即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鄒名觀光，雲夢人。

八月，服闋。　十月，給米於族之貧者。

太安人遺租三百餘石，公兄弟戒毋分授，收穫後，召族人之貧者，量多寡給之。自是歲以爲常。

十二月、補福建泉州府推官。

二十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舉公廉寡慾天下推官第一。主計吏部尚書陸公五臺、第考功孚如簡廉吏二十餘人、用示風勵。公時補泉州未赴、以前任獲首旌焉。陸名光祖、平湖人。

作大學通考、大學質言。

自序通考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曙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爲定。至如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徇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其得當也、非以爲在己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爲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

已。予故備而錄之、俾覽者得詳焉。

涇凡公序質言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爲一卷、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爲一卷、同異得失大要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畧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即語釋文、亦惟援古昔稱先民、稍加拙釋而已、不能別爲之說也。今何從更贊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贊一辭。予曰、善。已、謂予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饜於天下後世、況吾儕乎。頷赧、已而自遂也、於是時時進予而商之。予退而籍其語、命曰質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二月、公問涇凡公近來作何工夫、涇凡公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公曰、實緊只在認取自家。涇凡公曰、弟默默自忖、半近狂、半近狷、病痛是一個粗

宗、主中行獨這。公曰、粗是眞色、鍊粗人絕、絕亦眞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苦不論眞不眞、止論粗細、鍊息且有細於中行定、豈狷任狷不邪。逕凡公曰、粗之一宗、害亦不小。公曰、某能認得自家、則一切病痛如邪廢豺崇見日自清。譬語身處春秋、認定孔子作主、五伯如何上得前。身遠戰國、認定孟子作主、七雄如何上得前。逕凡公曰、此正見性善之旨也。詳事定錄。

高存之謁選請教、公曰、足下行矣、無以爲足下贈。涉世之難、非一日矣。嘗諸行路者、然京西病北、俄而易面、不自覺也。惟善學者、能於不自覺之時嘗喚醒耳。高錄其語於小冊、敬佩之。序邵文莊公二泉先生年譜。

四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

本朝二百餘年、銓司出而復入者、自公始。將北行、會陸公三臺南還過錫、公從容請問明春內計應如何。陸曰、只要處得四衙門停當。世道汚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裏。公退而歎曰、可謂要言不煩。四衙

門蓋翰銓科道云。注凡公亦於是月題北直保定府教授。九月、陞國子監博士。

秋、赴任北行。　至京、陞驗封司員外郎。

到任、奉堂劄、委查題覆堂稿、本司文移、發吏書冊及新設各官薦語簿一切有無故誤情弊。時尚書立峰孫公鑨、餘姚人。

二十一年癸巳、四十四歲。二月初七日、奏為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事。

先是、羣臣請立皇長子為太子、上諭少待、羣臣數請、上數改期、且盛怒諸言者。是歲正月、命並封三王、以待嫡出。公倡四司上疏爭之。略曰、皇上之稱祖訓詳矣、所載立嫡待嫡二條、與今事不類、乃以其合於己也、援而附之、是為遵祖訓乎。是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家法、京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乃以其不合於己也、置道帝為省覽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



天子繫乎天、太子繫乎父、不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其不可三也。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元子升儲、諸子分藩、有何不得已而然乎。揖尊鈞大、須所由也、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爲法、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矣。其不可五也。且夫皇上之元子、則皇后之元子。今庶民之妾有子、亦以其嘉爲嫡待。豈必如輔臣錫爵之詩、多存而後稱子哉。其不可六也。況弁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儀而一收弄收、給可以宸月爲期。今曰待號、則未可以宸月爲期也。其不可七也。天下之主以天下爲心、自並封之命下、聞者愕然若驚、小民囂然、衆族而議。皇上責錫爵以擔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歸聲。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識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即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卽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其不可九也。伏願皇上斷自宸衷、亟舉册立大典、宗社幸甚。又上書乞倉樹、責以從中調停、請示定期。時逕凡公

巳於正月、晉儀制司主事。史際明在刑科、夏台卿辦事禮部、各疏力爭、事尋寢。

三十日、調考功司。

三月、奏爲聞命惕衷自慚獨免事。

尚書立峰孫公與趙考功儕鶴主察、一秉至公、對執政私人。時太倉再召、兼程赴闕、及至、則察疏已先一日上矣。給事中劉道隆言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奉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著堂上官回話。公奉孫公命代爲具疏、略言臣子之罪莫大於專擅、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受事以來、矢志奉公、謂之盡職則可、謂之專權、臣未也。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皆在於此、臣實耳不忍聞。初四日奉旨這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公與李公元沖合奏言計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議。留虞淳熙、楊于庭、臣實從臾之。伏願皇上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倘始終以爲專擅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不報。疏救者羣起、上益怒、革功郎



儒藏

職。逕凡公與史際明並糾閣臣、史擬杖、得寬旨予告。而逕凡公於同官陳泰來疏內批出、降三級、調外補河南光州判官。即日起任。至六月、以差歸。

五月、孫公十疏求去、右侍郎見麓蔡公國珍署部事、適南皋鄒公告病、蔡曰非太倉言、皇上遣中官持鄒疏至閣、著放歸去。公曰放去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是惟皇上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先主德也。相國曰如是、吏部遂亦曰如是。是惟相國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後數日、蔡問及、公對如前。又久之、蔡曰君所執良是。覆擬罰用奉旨、鄒元標著照舊供職。

七月、陞驗封司郎中。

吏部尚書缺、推代者。定宇趙公新任左侍郎、署部事、太倉屬首推羅宗伯萬化。公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四科曰

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嵩①熟乎。公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一人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權臣之甚不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國家之甚不利也。理亂安危之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一途。即冢宰兼推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乎。故論用人大道理、只當問其孰可爲內閣、孰可爲冢宰、不當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括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熟察而深計也。因與劉偕謁趙、趙曰業已成議。且吳鎮事下部、羅意頗不佳、彼以我爲爲是之故也。公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聽內閣指使、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痛恨、免歸、千萬思算、出此一著、與吏部合爲一家。昔高新鄭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

同衙門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恐日囿其殼中而不知耳。趙往言於太倉、太倉問誰爲此議。趙曰、顧驗封。太倉怫然、然無以奪、遂改推得心谷陳公有年、亦餘姚人。

八月、調考功司。　十月二十九日、調文選司。

又十一月、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事。十九日、奉聖旨、

　新奉旨留用官、告病的都不准、吏部知道。

言、臣稟氣素弱、近陟選司、諸務棼雜、朝夕拮据、遂致心脾受傷。堂官再三督臣視事、不得已仰讀天聽、乞放臣回籍調理云云。先是、趙公定宇爲吳鎮所訐、不一月、謝病歸。公與都御史李公世達、戶部侍郎李公禎請趙賢者、且大臣不宜以小人訐告罷、戶侍再疏力爲申辨。章下都察院、擬薄治鎮罪。忽戶部郎中鄭材、楊應宿并攻二李、内閣陰陽其辭、二李皆自劾去。後高存之上惜才遠佞疏、極言應宿猖獗狀、侵閣臣。應宿言高疏出顧某指使、且肆擊前後吏部趙南星、劉四科。奉旨、部院會同該

科、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贓私及舉龍爲憲成所使云云。覆擬舉龍罰俸、應宿降級。及旨下、舉諱再降邊方雜職、蔚材再辦不罪也。公鬱鬱抱恙屢請堂官具題告假、不得。疏上、復不允。念堅請則似區區惜身名者、姑就其力所能爲、拔次第爲之、必不得而後去。復勉出視事。應宿疏中有云、頗某穢迹雖少於劉某、而意大譽大、則又過之。公笑謂同署黃太垣曰、昔韓魏公好獎人善、獨臨之一字不肯許人。楊君漫以見許、愧不能當耳。公嘗曰、天下事首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個巡撫、十三個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也。

十二月、安小范以南吏部主事疏論趙矣楊鄭等前事、恭旨遠問。因關臣論救、姑從寬革職。丁長孺補中書舍人、慈一月、上言、極陳時弊、有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之、坐言而不可救者二、復及前事。兩章皆言糾言事、又皆公門人、羣小愈側目於公矣。

二十二年甲午、四十五歲。五月、會推閣臣忤旨、降雜

職、爲革職爲民。

太倉數以病告請添閣臣上諭吏部將堪任者先
名望不拘資品多推六七員候擬用尚書陳公謂
公且勿言某某應推退而各擬七人及相見貿之
告合又告以舊閣臣王公家屏居首次尚書沈公
鯉一貫舊尚書孫公龔都御史孫公丕揚少詹事
馮公琦侍郎鄧公以贊宗大喜令言之太倉太倉
曰何不推羅宗伯公曰外議與旨半不與者半脫
言官言之推老先生記乎抑自認乎推老先生認
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太倉曰雖蔚推家宰
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何又不可耶公
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太倉復屬趙藺溪言之公曰
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時書於陳陳
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延也趙侍郎參晉氣
之門人也又言之東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
言之公公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時陳試籍趙嘗
主會推事奮曰吾明曰必推之看司官何爲陳笑
曰掌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若老先生景曰
而司宮停筆不下作何收拾趙恚甚歸亦言稍公

往言曰然則此事司官任之乎萬一有言老先生
何辭以應趨不得已出諭於罛曰朝中可推者甚
多但陳老先生之所主裁顧郎中之所採訪止於
如此閱者怪之奏上奉旨詰責著將舊推閣臣通
寫來看於是列舊倘書除公光淵都御史李公世
達倘書陳公于陞銜幇化名上點用沈一貫御于
陞二員仍如責吏許擅擬起召轉臣且仍推都銜
史等該司官俱降雜載陳具疏引答乞還司官職
不允又言臣籍劄數前有雨閣臣謝還李本皆以
四品入閣而吏部尙書閣淵耿裕並列首揆吾謬
以家屏等人望所屬纔丕揚爲不拘資琦爲不於
品世遺乃向年會推故遵旨通列陛下奈何舍臣
而罪司官又不允臣丙閣蔵救止降該司取中一
員盡侍御弼誤言之內批顧憲成始且草職爲民
不許廉雖推堅盧明誤降一級調外任遂給誅中
立又言之遂并弱誤革歲中立降誤且盡疏選司
而臣籍之黃公摺登任之章公嘉積俱不免矣當
會推之日科中適有疏運羅題言其事臣一毫無
與供藏如舊陳如終求去疏十四上始得請公閩
命部出部門送者甚辰

司選持其貳、劣招尤、怨賜罷斥。藏言、近者考選科
道、臣始而核諸同僚之訪單、既而參諸臺省之訪
單、終而合之、取成於堂官。一念兢兢、毫無意必。而
原京驛言竟以缺誌、忞力詆臣。伏蒙皇上曲賜矜
恕、平時非有令譽之民、憑而不疑。其素、罵請非有
片言之自白、而不信其誣、方且督以安靜、戒其煩
擾。臣小臣也、何以得此。蔵極詳零。臣誠不肖、少嘗
誦致身之訓、何敢以是區區者爲國。但有如同里、
而不能知其人、則人人可周南。臺而不足厭其望、
訓人人可仇。谿紘之編、臣賞啓之、如國諱何哉。乞
選臣愚故歸、幸甚。疏已具陳。公曰、選事倚君若左
右手、奈何言去。止之。公嘗言、同鄉中王翼菴最剛
介、可居此席。王名就學、武進人。明年以儀曹郎調
吏部。

六月、
避暑於張家灣、候新秋。啓行。有問銓局者、公
曰、秉銓須是心取合一。自疏菴王公在事、倒
灑已甚。實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
山揚公一味模棱、久而其術亦窮。推宋商上泰藏、
德環孜孜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
風規皈皈、可謂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爲論執持當

推宋薦作用當推啓在宋貫闊反正之濟在陸遂收旋轉之功宋類得學類狂迺峰心谷雨餘姚則底稀具巾行之緊焉國君子一時後先朝事世道之福也皆不得久於其位惜哉

丁長孫日先生掌選事與江故為折範若推心置先生腹者先生有所推鼓必以告與江曰謂復云奈釜薦何一日價其休沐先生推孟公一脉南通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武上輒下與亦曰手上朕兆甚佳君啓事正宜急先生日有好朕兆不敢以激聯償也默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以南宗伯召饒北部倍起南銓郎王太僕士性李納言盛春江延對東之李光祿植或起請籍或藩臯或在告一且濟清九列徵君劉元卿以圖子博士不期月轉儀言郎裏江性卞急議論或不相下先生輒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須各肖成心也嘗是時內而巨璫外而宥小曰伺際以送先生挺提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法大專斧斷犀擊氣雄責育若題虛讓淮度談言徵中又令人意消一黃門例推中州臯巡方使者刻其適限也事下部先生当凡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盡留不盡



儒藏

之意於法外，況苛求乎。竊覽罰庫三日。其寬平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於尼聖有五案焉。退鄉愿，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眾好眾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於咨訪。先生質諸清議，間出獨裁。某郎聲望藉甚，先生曰：非端人也。擬外掬之，爲同事者所共求。崇一給事逐一屈力御史郎其人也。某令請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剡。先生力拔之，尊以近一佞臣撫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甚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爲責，吾第取其稱職已矣。其邪正之辨，毋茹之幾。恆出人意表。

九月，抵家，有疾，始作小心齋劄記。

公在部時，已積勞成疾。至是頻苦眩暈，病中體究心性，有所得，輒劄記之。始於甲午，迄於辛亥，手自刪訂，爲十八卷。鄒公南皋稱其書沉潛粹密，與薛文清讀書錄相表裏。

夏台。卿時丁憂，聞公旋里，復假館邑之孫氏來學於涇。偕至者李克菴元白、葉晝陽升與錢抑之俱

畱經上。元自號畱隖居、名籍甚公卿間。易升以學行稱。

二十三年乙未、四十六歲。家居有疾。

三月、病幾殆、諸子環泣。公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三絕句曰、茫茫大化有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取、請看四十六年前。寥寥安擬古之人、歲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應有事、莫將沃書貳吾心。翛然尼父欲無言、堅白紛紛盡等閒。但得此身還造化、不留一字與人間。一夕、夢遇凡公手書一卷、視之則金滕篇也。覺後再夢遇凡公講聲琅琅、又即金滕篇。詰朝與語、不答、而察其色喜甚。再三詰之、乃曰、弟連夕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即至人不知也。今屢見兄夢、上帝其矜而許之矣。公記其語、示子孫無忘焉。

二十四年丙申、四十七歲。春夏有疾、秋始愈。

史察弼曰、武驤省先生榻前、先生曰、余病百藥不愈、奈何。余曰、先生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昔謝上蔡

言、習忘可以已疾。先生請試之、何如。後數月、先生見召、謂曰、吾輩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余曰、此以無心爲忘也。鍾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日看志便有歸。此不忘之忘也。先生領之、病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時已歷春夏矣。

又八月、作本房黃公墓誌銘。其子世壺、孫命紳、命肇等、公房次第悉爲薦剡。

九月、涇凡公病劇、公憂之、寢食俱廢。以問問曰、弟意中何如。涇凡公曰、此時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攬人作念、便是自暴自棄。公兄弟學力並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

歲暮、唐文選仁甫假歸、特過涇上。公問近日國事何如。唐曰、他無足慮、惟沈司馬繼山外結新建、內結權璫、必亂天下。公曰、沈與新建交情固不泛泛、但獻璫自喜、必不爲新建用。至結璫、非甫不可。渠將何所取資。此說從何處來。者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少待之。沈旦夕歸耳。居行、沈歸信亦至、中途詒札誤失言。其時門戶角立、羣小多爲間諜、以疑誤正人。後十餘年、沈復有劉金吾

僞書之事。

作示兒帖。

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末者、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宦有箇數在。若可以勞求、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若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昔在大學、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當過分矣。更爲汝千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言、但在志向何邪。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求一秀才。若再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這科甲亦無用處、又何有於一

秀才。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多少少閒氣力。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及應試，與渟補邑庠生。又二年，與沐遊郡庠。

二十五年丁酉，四十八歲。作還經錄。

大旨闡明性善，闢二氏虛無之說，而於姚江所謂知行合一者，務反覆辨論，以求至當。後作證性編，此稿遂不復傳示。涇凡公亦有排言之作，向附還經錄後，意解略同。

答門人書論學。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開示來學，乃從上相傳一滴真血，竟是親生，又是親乳，故撫摩調育，周慮曲防，無所不至，言到瑣碎處愈見懇惻。只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直指單提，豈不徑捷，豈不痛快，却只說得一邊話，諺所云不哭的孩兒誰不會抱，此之謂也。足下蓋見諸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而不發，於說功夫處則津津不憚煩，近於勞苦費力，便疑爲孔孟見

近儒於說功夫處往往薄而不屑於說本體處則津津可喜近於親切貼肉便指為親頗似非究竟義平心論之近儒的念頭亦與親生親乳一般但條他看得自家易長易養遂認世間孩兒都易長易衷不甚以孔食為急諸大儒卻知孩兒有易長的亦有難長的有易養的亦有難義術從一聰指所生尚自兩敬三樣不能不多方可護耳精有一疑堯舜孔孟豈不大學大貧而兢兢業業到老沒汲皐皇到老君臣做或歸弟切懸不遺餘力將其彰長難義反不郊近為易長易義耶抑其纏拘只精倘不知有卑提直指之妙訣耶殆非也人心惟危道心推做竟髮放義淵墜冰冒是故見其易者未必果易還是心粗見其難者未必果難還是心細足下試看纔的是本體粗明是本體這本體即在功夫之中還在功夫之外便知那箇是從叛那箇見亂嫂也足下又適自有宋及於我明役先諸儒考其困時立教之方謂仁義讀智互相待救今宜實之以信大意亦近至自按垂習異於章推有室異於垂鬢談覺信之難全欲求返與歸同最是切問語云自家有病自家醫又云知得病便是案

予復何云。無已、惟有濂溪所謂無欲二字極好。夫何、故。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千病萬病皆從此起。我要為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為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辨致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為善、便真能為善；要不為惡、便真能不為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真智、恰好歸成一箇信字也。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每誦之、輒為泫然。若識不破、跳不過、終日營營、只要陪奉這軀殼、其與糞壤之蠅蛆何異。到那裏、無論親娘乳哺、都救不得也。足下其歸而體之。如有可否、願以復我。

課士於同人堂。

這歲、弟子雲集、鄰居梵宇、僦寓都遍、至無所容。公為之仰李、各莊溪旁近舍、搆書室數十楹以居之。省其勤惰、資其乏絕。溪之南北、晝則書聲琅琅如也、夕則膏火燁燁如也。過者停舟歎羨、即行旅皆

欲出於其途還自公乃於小心齋之東闢同人堂規制弘敞萃四方學者及子弟甥姪月凡再試澄自公蒞而謀之自爲程以質多士刻之曰信心草賞罰懲勸會規嚴甚試舉倣糊名易書之法公親爲甲乙擇其中之可以詩上者朝夕鐵礪期於有成繆昌期常時久臣諾字馬世奇君嘗方壺簪並罰之家致又數年張可大驚甫以都司駐劉河來謂業皆受公知遇最背其後繆死璫馬死寇張死登萊之難論者以爲程朱之門所未有也其餘以文學政事稱者另有錄

有問佛學者公曰佛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入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儒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曰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發也辨四字於儒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又曰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凌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之說描寫性善兩下語意迥然不同然總是一個空其相去亦一間耳或曰若是則陽明僅與告子班予曰告子恐未可小窺釋典七佛



偈及二十七祖相還何之語、大指不越無善無惡四字、業已彼告子道。故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其學正與二氏相表裏。學者特以曾經孟子闢過、不敢與之主張耳。從上聖賢費豈氣力、只要扶崇這個善字。告子費盡氣力、只要壓倒這個善字。孟子安得不闢。曰荀子道性惡、不尤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將惡做不好的看。告子并將善做不好的看。荀子還是強人爲善、告子直是率人爲惡。其爲流言就大就小。曰陽明之說告子畢竟何如。曰從上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體上指點出來。陽明這性無善無惡、卻是虛虛地就光景上形容出來。一邊作平常說、一邊作元妙說、只這些意思便會做病。余不敢以陽明爲告子、至其自以爲傳心秘藏、超顏子明道而上、恐亦未必然也。

里小錢振先其若家甚貧。同人之會、公識之於童子中、留與馬君嘗共筆硯。後成進士、守郡歸、亦以節著。

校記

①嘗熟：當作「常熟」，見《高子遺書》卷一一。按，本譜「常熟」均作「嘗熟」，下不一一出校。

二十六年戊戌，四十九歲。八月，會南浙諸同人講學於惠泉之上。作質疑編。

公嘗言，君子友天下之善士，況於一鄉。我吳儒多君子，若能聯屬爲一，相牽相引，接天地之善脈於無窮，豈非大勝事哉。此會之所繇舉也。時太倉管東溟志道以經學自名，一貫三教，而實專宗佛氏。公與之反覆辨難，積累成帙。管名其牘曰問辨，公亦名其編曰質疑。於無善無惡四字，駁之甚力。謂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兩者各自爲一宗，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謂以善言性，猶是強名，將無視性太高。又讀善與惡對，一齊抹殺，將無視善太卑。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張吾性，卒也反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顧，無所憑依。始也本欲掃盡世法以成就第一等聖人，卒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橫百出，無所底止。蓋其幾微矣。又伸

尼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聖，豈得以無忌憚目之？然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以至訶佛罵祖之徒，捧喝雙呈，機鋒押出，合下已埋却種子矣。是故從儒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爲必信必果之小人，尚可以列於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爲反中庸之小人，不免誤天下蒼生矣。至於三敎異同，原是兩重現成公案。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爲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甚則擴而絕之，不得東有依違，作三敎中鄉原也。今試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衆乎？趨禪者衆乎？將陽儒而陰禪者衆乎？故在德、靖以前，爲用元公可也，於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癡也。嘉、降以後，爲程朱可也，於時談元誅虛，龍蛇混淆，狂屈恣起，吾不與其濫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濫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較之，果孰爲愈？按：是會同邑葉參之茂才與焉，來書云：末學喜附門牆，但愧無受敎地耳。後與高存之相繼主東林之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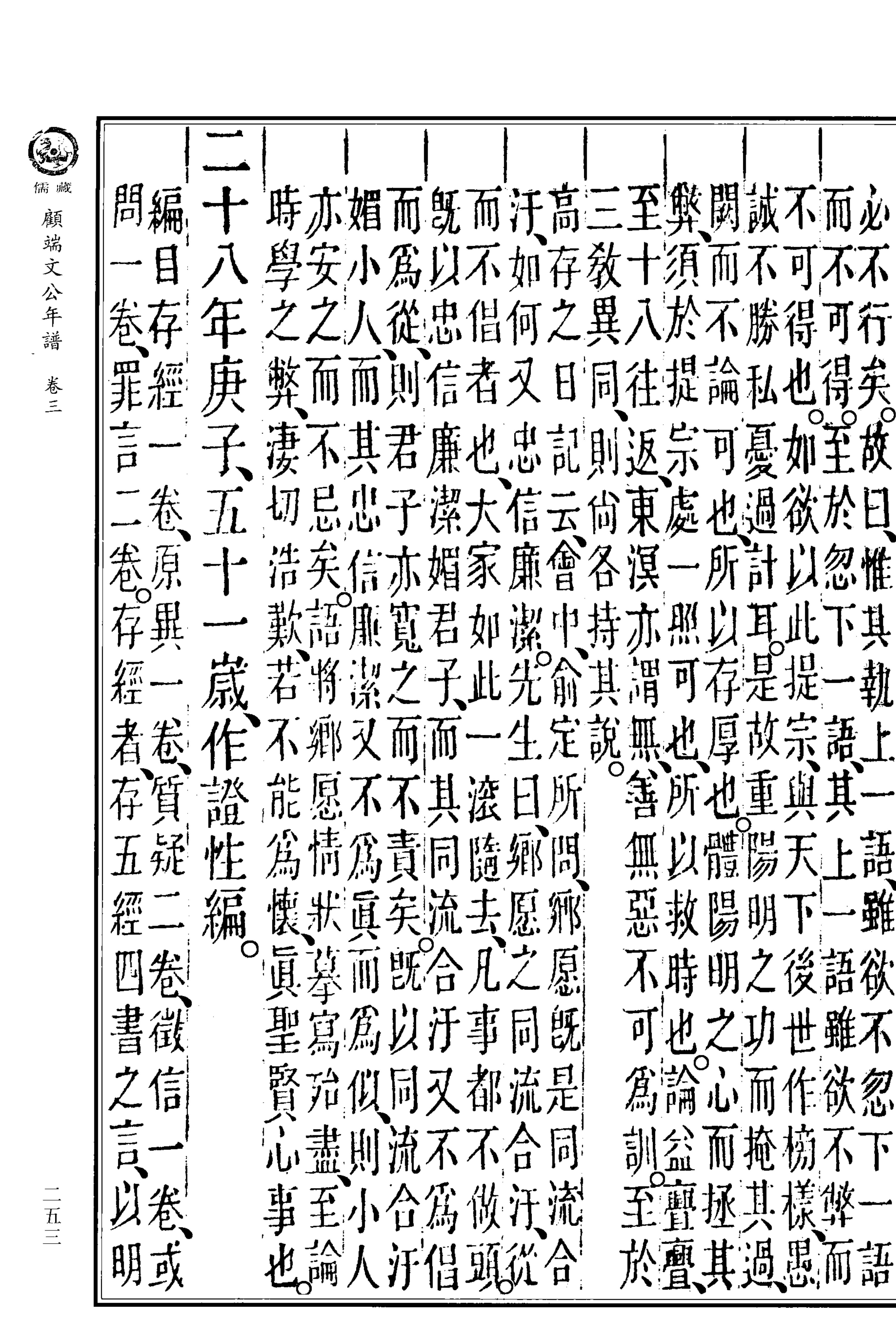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己亥，五十歲。

四月，景素于公過涇，因約同志盤桓湖上，憂時勉學，語見于公集中。是時鄉郡諸君子以講學爲事者，宜興安節吳公達可、武進啟新錢公一本暨耕公、左臺羣數人。于其一也，名孔兼、金壇丁長孺以計典落職，公自武林還，貽之書曰：「足下乃得浮躁名，大奇，海內賢者無不嗟異，此豈聲音笑貌所可及哉？直道不負人，足下可以自信，更努力以圖，動忍增益之效。程子讀《舜發》畝章，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此非老頭巾語也。舍弟去冬又大病，絕粒者三十日，今幸無恙，知足下所念，附及。」

八月，會陽羨山中，作《質疑續編》。

自公與京、溟并後，毘陵二三君子皆力主公之說。見《管續》中，是會復作續編，言自古聖賢教人，惟曰爲善去惡，爲善，爲其所固有也；去惡，去其所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

教人爲善去惡乎。然說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則？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還之意迹矣。皆感還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爲心之體？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縱畢竟教戒重重，鳴付彼直以爲是爲衆人說，共爲我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獻弄之以所樂而復謗之以所苦



必不行矣。故曰、惟其一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如欲以此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愚誠不勝私憂過計耳。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可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論益亹亹、至十八往返、東溟亦謂無善無惡不可爲訓。至於三教異同、則尚各持其說。

高存之日記云、會中、俞定所問、鄉愿既是同流合汙、如何又忠信廉潔。先生曰、鄉愿之同流合汙、從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滚隨去、凡事都不做頭、既以忠信廉潔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汙又不爲倡而爲從、則君子亦寬之而不責矣。既以同流合汙媚小人、而其忠信廉潔又不爲眞而爲假、則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語將鄉愿情狀摹寫殆盡、至論時學之弊、淒切浩歎、若不能爲懷、眞聖賢心事也。

二十八年庚子、五十一歲、作證性編。

編目存經一卷、原異一卷、質疑二卷、徵信一卷、或問一卷、罪言二卷。存經者、存五經四書之言、以明

性善所自始也原具者原告子釋老莊列之言以明性善之所自岐也質疑則兩年中與管東溟辨難諸隋罪言則俱關近時無善無惡之說其謂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謂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爲之辭曰理障之言甚於欲障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悔過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且從而爲之辭曰行於非道乃成至道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依違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

私心。卽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說禮諸家義極竊快。欲信或問二卷失去，或散見於劄記商語中，亦未能詳。

九月，會泉上。

鄒孚如作尙行書院，求爲之記。公簡友人曰：孚如此泉甚可敬。弟素有此念，數年來一病遂厭，然耿耿於斯不忘。夏欲問勝龍山，蓋以此也。記成，示繆當時，訂二泉之會。繆日記中：關能行之，卽悟規實力之爲行，最醒最密。龍山勝會，不減鹿洞、鵝湖。小子幸蒙接引，當齋心數日，手一瓣香，踵請尊前耳。

二十九年辛丑，五十二歲。集五經餘。

以太極圖說、經世啟蒙等爲易餘，以三代下詔誥奏疏等爲書餘，以騷賦古詩等爲詩餘，以綱目諸史爲春秋餘，以歷代典章之合宜者爲禮餘。高存之傳其迹類河汾，而規模迥別，因卷帙浩繁未就。孫聞斯愼行每歎服，曰：先輩晚年作大工夫如此。書目載丁長孺文集。

儒藏

九月，會樂志堂。

嘗東溟在會，說富與貴章。先生曰：富貴章點出仁字，蔬水章點出義字，是説富貴家具，又點出樂字，此是仁義的受用，這箇受用，當從命上說，知天命有定，是自然心地恬愉，省多少向外慕騖的精神。見高存之日記。

同志聚晤，往往論初人門工夫。公言：此處亦難指定，纔指定便不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儘好商量。且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既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醖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傳及朱子，而斯文爲之大振。有志者盡審擇於斯。

十月，以册立皇太子恩，詔復還原職。

三十年壬寅，五十三歲。作桑梓錄。



志錫邑人物、公意在陽曲、於聲名亟恭者間有所遺、而清修卓行及民間節孝、則蒐錄幾備。序曰、昔孔子品士、以行爲本。錫故人才之數也、余按邑志、益以耳目之所逮、自一技而上、並不敢遺、亦旣彬彬備矣。要之必取衷於行、垂本也。語不云乎、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三以天下讓、利之所不能人也、民無得而稱、名之所不能人也。是立行之準也、實閉我錫風流。至今勉思作求、應在來者。

六月初十日、長孫樞、次孫柱生、同胞也、與沐出。

作朱子節要序。

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余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使也。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宋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騁達者苦於有所求而憚之、故不使也。於是乎爲之辭、吾以爲平、彼以爲凡、爲隱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能俯而

褻惜其傷於畢耳吾以爲方彼以爲譽爲尤若曰
夫豈誠有憚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於局耳故不
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宜世之言朱
子者鮮矣乃云從何信之深如是曰然則朱子其
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
之至也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
論造諸顏孟猶有歲焉論血脈未子欲然孔子也
雲從之爲是偏正欲人認取血脈耳血脈誠眞隨
其所至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不然部有味能
絕識超朱子而上去孔子彌遠眞從非眉也讀者
以是求之其得之矣
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
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遭秦火猶然無恙所謂
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
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爲釐正補此闕典先生
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
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覺而異之召徑
凡公語焉且曰大學中庸還爲禮經五經備矣周
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爲可羽翼
論孟配爲四書經凡公曰此眞千古不易之案也

次年，創復東林實文靖講學故地。

三十一年癸卯，五十四歲。三月，作朱子二大辨序。

朱夫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涇凡公讀之有感，遂取集中與象山、龍川往復之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凡與兩說互發者，亦附錄焉。公序言，此須從無善無惡四字揭其窠巢，因究論空混之害，謂世之談頓悟者，率由空而入，世之談事功者，率由混而出。朱子言南渡以後，八字著腳，理會著實工夫者，惟余與子靜二人，何敢目之爲禪。惟其見太捷，持論太高，極其流弊，恐究竟不免使人墮入漭蕩中。龍川自負一二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要做箇人，立意皎然，何敢目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徑太奇，原其發端，恐合下便已渾身倒入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卽吾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上下三代，漢唐之間，欲攪金銀銅鐵鑄爲一器，豈非卽吾之所謂混。朱子所撰胡五

峰知言疑義，辨無善無惡最明。特未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然則朱子而在，其爲今日計，蓋可知已。後更爲續說，謂聖學以性善爲宗，異學以無善無惡爲宗，其說各不相謀，分而二也。今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其說始各不相礙，合而一矣。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分，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分，從其分而辨之也易。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合，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合，從其合而辨之也難。端緒甚微，關係甚鉅。吾始而以爲告子之偏執，不如陽明之通融，今而知陽明之通融，又不如孟子之斬截，足以折異論撤羣疑，使人曉然於毫釐千里之別也。

九月二十五日，第三孫樞生，與淳出。

議復東林書院。

行狀曰：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

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嗣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遺墟、慨然曰其在斯乎。因商諸同志、經營規度、併集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一江右人善談堪輿、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昧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地、謂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

光山方日新來問學。後與南昌劉廷炅、新安程繇庚、吳江趙鏐、丹陽丁鴻明、金壇周繼文及任光祖、卞洪載、汪萬里等並入留東林。

三十二年甲辰、五十五歲。作毘陵人物志。

桑梓錄止載一邑人物、至是、歐陽守議修郡志、請於公、并五邑人物、彙爲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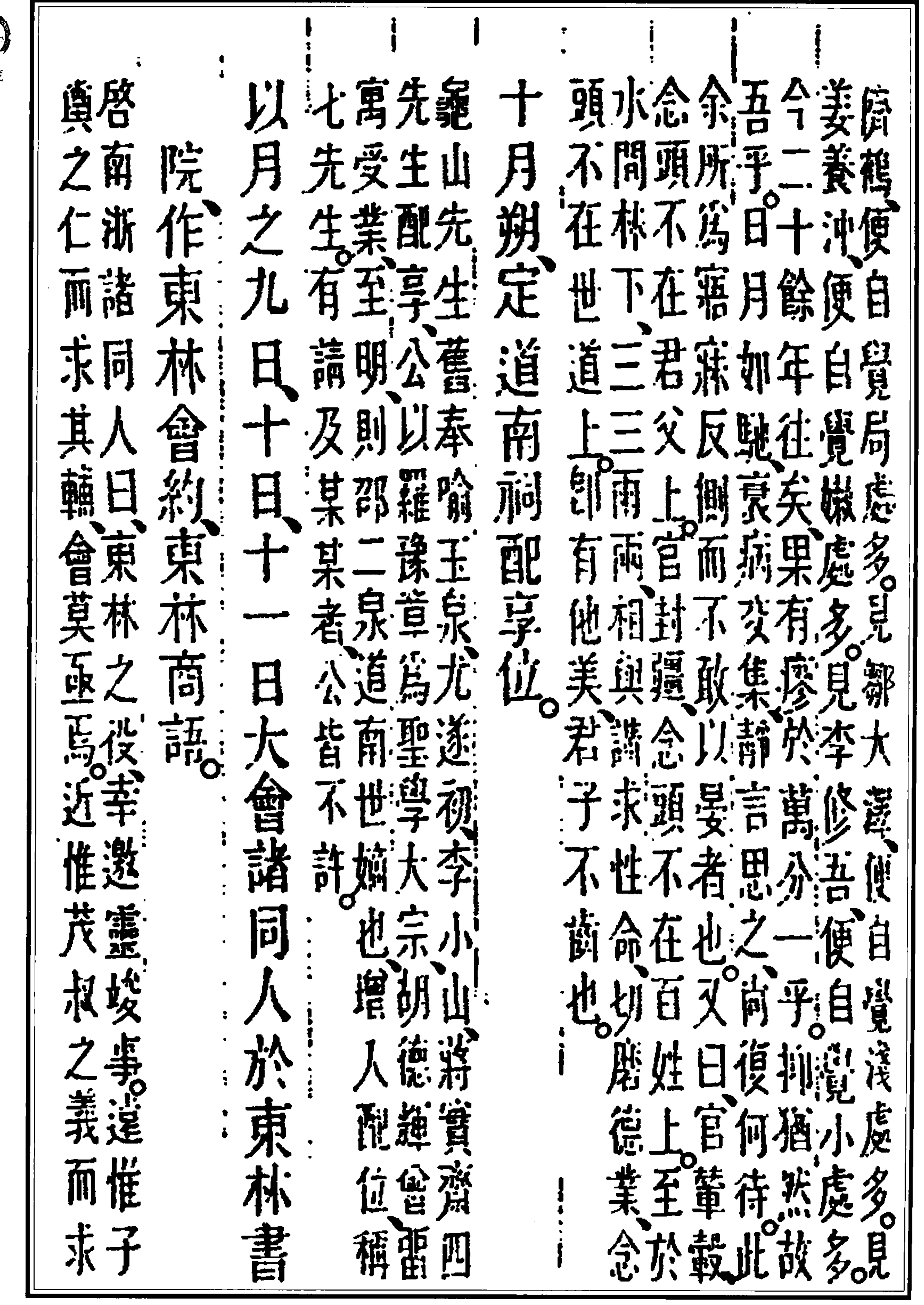
四月、作東林書院、重建道南祠、祀宋楊龜山先生。

公倡爲書、以東林之舉聞於當道。曹中丞時聘暨諸直指、觀察歐陽郡守、東粵林邑侯宰、咸具報章、欣躍輸助。公謂書院乃吾儕講習之所、不宜上費公帑。而道南祠祀龜山先生、舊制殊未稱、議以官

府、所捐者專供建祠之用。講堂則同志者合幷爲之、依康處學、次第營構。始於維夏之吉、成於季秋之初。共事諸公姓字見林侯詳記。首公與涇凡公交、高大行景逸、安驗封我素、劉職方本孺、張孝廉弦所、史太常玉池、及葉尚寶園適、陳比部筠塘、錢侍御啓新、王孝廉徐齋。經理其事者顧光孫、涇白、而諸生馬希尹、王穆一、孫之資實始具呈。陳名幼學、劉名元珍、張名大受、更名夢時、俱同邑人。魯源徐公以書來、訂武林會講之約、并諸刻請致。徐名用檢、蘭溪人。

八月、

之淮安、修吾李公方撫淮、兼總漕運。於時朝講久廢、礦使四出、封疆亭危。公不勝憂虞、嘗言、李是豪傑、位上人、庶幾責以亟濟時艱、故不遠千里就商、蓋其生平實有相信者。劄記曰、余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矜處多。見孟我疆、便自覺還處多。見呂新吾、便自覺高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便自覺矜處多。見魏見泉、便自覺伕處多。見龔崑滇、便自覺低處多。見劉谿華、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詎處多。見唐曙臺、便自覺噪處多。見趙



膺鶚、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叢、便自覺淺處多。見姜養沖、便自覺微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見今二十餘年往矣、果有瘳於萬分一乎。抑猶然故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余所爲寤寐反側而不敢以晏者也。又曰、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業、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

龜山先生舊奉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實齋四先生配享。公以羅豫章爲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入配位、稱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

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諸同人於東林書院、作東林會約、東林商語。

啓南浙諸同人曰、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遂惟子輿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

其樂聚奚啻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既臨主盟伏冀惠然夫豈惟某等贊拜門下之賜會期卜於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謹聞是學也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畢集相與講德論學雍容一堂涇凡公與高存之安小范劉伯先諸君子賓相左右遠近紳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請或環聚而觀一時相傳爲吳中自古以來亦有之盛公言講學自孔子始請之講便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迺惓惓焉爰爲會約一倣考亭務在躬修貴發而益之以飭四要破二惑宗九益屏九損內知本一條首重識性公之學蓋確乎以性善提宗矣約既定書其後曰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俾之耳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湊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雜而歸也程湻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湻公之言庶幾其知命矣夫龜山先生游吾錫而樂之歷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蕞爾東林屢廢屢興即已大半落爲僧區幸其舊地可復於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君

子、左右以從。而又於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羣同志相與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畀以惠我後人、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識中。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於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衆、大衆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夫東林之爲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雒下啟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即應不介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爲維道脈、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説、與吾黨共商焉。會約刻東林院志者、高存之爲序、門人程由庚紫陽書院所刻、洪平仲文衡爲序、江學海爲跋。

商語記會中所商之語、以後每年有刻。

三十三年乙巳，五十六歲。

正月，有伯兄涇田公之喪，痛甚，親爲之狀。公兄弟念長房最貧，撫卹尤至。

三月，從邸報中見劉伯先疏論閣臣科臣撓亂計典，與友人書曰：此是爲天地贊化育事，而出於吾邑，又出於吾黨，不覺喜而欲狂。先是，癸卯冬，郭公正域以妖書事幾爲四明相所陷，公囑諸正人揭力護之，事尋得白。四明之憾東林，至是益不可解。

課士於麗澤堂。

公兄弟皆鄉居，每入城，即止書院。院內書室多爲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爲之。歲有增益，今蘇家巷數椽，即涇凡公小辨齋也。群子姪講習其中。移同人家社於麗澤堂，月課多士，未進者得拔第一，文譽立著，輒青其衿，故士皆爭自奮起，所獎成孤寒甚衆。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聞議自爲會，并自爲約。公益喜，示黃伯英曰：友不厭少，貴其精；會不厭多，貴其真。示姚元升曰：諸友之會爲



舉業設耳。能斤斤交際、一言一行惟恐少有愆戾，以辱東林、此即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鄒期楨、吳桂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

四月、蘄州姜汝一來學於東林。適座中論易、汝一言其鄉人劉箹橋深明易道、公書屬丁元甫往招之。

九月、會東林、作麗澤衍。

序曰、東林大會、自甲辰十月始、至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越同志、聯翩來集。於是周中丞懷魯、陽直指淇園、蔡觀察虛臺、並移檄授餐、邑侯林平菴、學博單全初、王敬齋、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某等悚然、懼無以稱、當遂之明德、退而作麗澤衍以請益。大旨謂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羣、孤立無與、而別爲學問。吾羣一鄉之善士講習、即一鄉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士講習、即一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

天下之善士講習，即天下之善皆敢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某之顏斯堂曰麗澤，而樹以樂道人善。聲聞已適術言，乃舉講習中至切要責爲用觀省講。之樂必有一段踴密鼓舞油油然不能自已之意講之顧必有一段前求莫望懇懇然不能自已之意是。以取諸兌之說也。會前簡高存之百大卒此吝雖。不可塗罕竟以寬大爲主不可醫閒異同。之落以後每年止遣大會其月一小會求能悉記。

十二月，作學蔀通辨序。

略曰：朱陸之辨，凡幾變矣，而莫之定，蓋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譏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相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哉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人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厥最後，而其中於人也最精蘊而莫窺，是無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裏者。



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
支離是有形之病也其爲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
也病在裏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子
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
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己過悔艾刻責時見乎
辭會不一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
藐然如不聞也者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
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嘗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
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
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
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
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致矣而
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何歟將朱子於此不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
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與緊處陸子未之
知歟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岐德性問學爲二象
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夫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
言則失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
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
患其有我而已矣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爲支離

孰爲禪耕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
關鍵非他小小牴牾可比敢特爲講之
序萬歷丙子科南畿齒錄係同年沈孟威重刻沈
杭州人
癸卯甲辰之間涇里人趙煥者發滸墅關稅棍諸
弊爲棍黨所殺會撫臺與郡守相交去煥究未白
至是諸棍復擒其子解府囑通判陳儒將韓解稅
當斃杖下公聞之怒甚致書権部責其緣役殃民
幷責儒云不肖忝地方士紳之末驟聞其事不覺
髮指幸台臺勿爲棍棍所欺儒惶恐謝罪至庚戌
北部轄忠寔修舊劉轄忠者理常時與儒其事皆
不稷於東林者也徐兆魁謝東林專斟墅橋稅及
關使送錢㫁費並祿此事致之而錫邑新林水路
悉免遍稅之禁小民至今猶爰其惠
南呂句原丁公書郡日草本請求以功二儒矣安
老行所司稽覈行略將列薦剡是皆推仁兄殷殷
爲道盛心弟與本清未嘗一日不思造謫也丁名
此呂吳名達可吳督巡按汀右又羅匡湖大紘約
於一二年閭會西湖就正不果及主子至則已在
五月後矣羅亦江右人

三十四年丙午、五十七歲。

二月十八日、詔書一款、文職官員降調罷閒等項、有操行清修、才猷卓絕、眾所共推者、該部院公同精加品題、酌量奏起。自是臺省諸曹無口不言起廢、公名無日不首薦。廣養沖姜公及宋侍御燾甬疏尤著。

三月、江陰夏樹芳集法喜志、公序之、略曰、此以儒用禪者也、非以儒爲禪用者也。以儒爲禪用則儒且化而禪。若以儒用禪、則禪亦化而儒矣。然則儒家曷爲擯禪、曰以正學脉、則主嚴以廣善量、則主寬。二者故並行而不倍也。公嘗言、章子厚雖小人、其對吴山端云、不與不廢、卽是愛護佛法、此却是宰相語。

耆熟令耿橘來問學、公以耿爲鄰邑父母、却其贄。有所請教、則剖示切直、儼然以師道自居。耿字廷懷、瀋陽中衛進士。

五月、作虞山商語。

應耿庭懷及闔邑士紳之請、會講虞山書院。商語史際明錄、高存之序。序曰、先生欽、欽以小心爲學奉孔聖之矩、闡先儒之幽、其言平實微婉、令人於貫念頭發處默識本心、默識莫之爲而爲之天。其言外之旨、則穆然有深憂於世云。

楚人劉筠橋至涇、公與之論易、連日夜不倦。其言曰、易繫大傳曰、卦者掛也、卦不以手、離作爲也。象者像也、象不以人離形色也。爻者效也、爻不以文離言說也。其即咸感也、無心之感、天下之至感乎。兌悅也、無心之悅、天下之至悅乎。如卦必用掛、象必用像、爻必用效、即著人爲、非神化性命之奧也。或曰、繇卦忘掛、繇象忘像、繇爻忘效、何如。曰、下學而上達、此之謂也。劉云、遇方外異人、全自然先生授此旨、公深爲擊節、留久之、爲文以賙其別、訂後期焉。劉名應元、武昌人、時年七十。

八月、會東林。

秋、復以書約史際明曰、四明大勢難久、歸德公聞又不大當於上心、要自是眞正君子、聖明淵淵、治

未可測、如何如何。八月之會、姊十一日辟丁、能一過否。

涇白公子、與浹中應天鄉試、公喜而序其稿、謂祖宗積累不可忘、亦不可恃。因述先贈公之訓、俾益加懋、且自惕焉。時公摶求易解、屬華元禎賜之、於周藩宗正西亭公子竹居所得鈔本、多未經見。華字本素、邑中門人。

九月、作虞山商語二。

耿庭懷雷心理學、自言只信得過孔、曾至孟子、便容商鬘新安、殊不甚服。公嚴加駁正。始爽然自失、而求教愈懃劃。故於數月間再赴其約。耿書云、管東老勇於認過、平日尊佛一意、不惟不見於筆、且不形於言矣。講學之效如此。商語爲當熱門人孫森子桑錄。森與兄林子喬及同邑何允泓、季穆輩、皆及門中表表者。

三十五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二十四日、第四孫棅生、粦亭出。

五月、作虞山書院記。

言子之後名語者、率畬子喜來求院記。公曰、此道南淵源所自始也。卽草授之。其略曰、耿侯謂子游祠、請於當道鼎新之、顏講堂曰願學。孔子吾倩與賢在、發是願耳。竊以為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寢之眞精神焉、是必有獨立不懼之眞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眞節概焉、是必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眞胸次焉、是必有殀壽不貳之眞骨格焉、是必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眞氣魄焉、然後能發是願、談何容易。雖然、要在識得孔子耳。孔子曷從而識。要在識得自己。何者。自己原來一孔子也。然則孟子曷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伏見魏莊渠引陳元域之言曰、凡人自期待、當以聖賢。自處、責當以禽獸。每讀之、輒隱隱心動。竊又以為必如此、乃能識得幾希。識得幾希、乃能識得自己。識得自己、乃能識得孔子。誠識得

孔子、即欲不爲孔子、不可得已。俟其嘉惠我吳、俾吳人士自知洒埽應對以上、皆明於向往、如撥雲霧而覩白日、是余之願也。夫豈惟余之願、實孔子之賜也夫。耿再拜曰、此記見先生一生學力、一生願力、余小子敢不勉承。

豐城匡岳徐公詒書論學。徐名即登、李見羅先生高弟也。

六月二十一日、弟涇凡公卒。

公述其生平、爲事定錄、而追痛之、略曰、余與弟自少而長而壯、且髮髮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間、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當歲乙未、余病甚、廑瀕於危。金瘵夢禱、何以承此於弟哉。今弟一旦奄逝、適符減算之請、而余竟不能爲弟代也。有問於余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余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其大意矣。弟自壬辰以後、精神凝一、心境漸平、動靜云爲、日覺隱帖、日覺寬開、日覺輕省、日覺簡易、乃至死生之

際、都無纖毫粘帶。天假之年、安能測其所至哉。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及朱子二大辨、惟此四字編諸書。

剳記曰、季時嘗歎今人講學、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余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搢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

剳記又曰、閱吳康齋集、至日錄云、君子當嘗喫虧、方做得。余爲惕然有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較而已矣。不較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默默自謚者久之。已而見康齋序石亭族譜、自署門下士、高存之謂君子與小人作緣、蓋亦先生之不幸、意甚怏怏。季時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忠國一薦、何闕重輕、乃事之以世俗舉主門生之禮乎。且忠國之必敗、行路皆知、而何況先生。先生辭論德之命、若將浼焉、豈肯自附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余聞而躍然曰、余此論可謂具眼、大快人意。昔白沙烈召、忌者謗以作十詩鼓太監梁芳、得授簡討。委如所言、白沙又是梁芳



門下士矣、何以爲兩先生。

南皐鄒公作依庸堂記、其起語曰、余友顧叔時偕某某諸君子講學、虛首席以待公自定。經凡公請塡人高存之。至是、公命文震孟文起書丹刻石。鄒聞之以爲允當、復寄書曰、存之一代伶俐漢、老兒左右無與爲敵也。文以通家子從公遊、公嘗云、孝廉中如文起者、可備青宮侍從之選。其亦嘉善吴志遠。

七月、作寤言、寐言。

太倉相奉再召之命、公夢爲祖道、執其手、日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鄭重了當、不覺放聲大哭、一家盡驚。及覺、涕淚淋漓。衆就而問故、公曰、此非兒女辈所知也。不忍慮此一段誠意、因述兩言、并書詔之。末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追遲暮、而羇仰天頤、亦覺非昔將矣。每誦斯言、輒欷歔歎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料皇上、後先凡幾何年得見皇上、凡幾何時。某自甲午別先生於

春明門外，於時先生翩翩若神仙中人。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入而覲皇上，仰瞻天顏，不知視甲午以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一時見者無不感動。鄴公南皋云：近觀老兄上太倉書，獻老兄一代赤衷，爲世道留意至此乎！內幾人。翁萬萬不能及。太倉得書語陳繼儒曰：不意病中又稀此一服毒菜。答書有云：賢矣兄，高風介飭，何年之不永。頗亦聞劉兵部元珍者淸譽略同。今無恙乎。公以示高存之曰：相公於是乎善詛矣。

九月，會東林。

朱平涵國禎書曰：讀先生所說十五志學諸章，悅然如見聖心，如見天則，平正通達，中抉出元微，必如此乃讀之講耳。九月之會，因朔二日北行，未能趨承。至期，取前講章晨夕玩對，究如涵丈在前也。平涵心悅誠服，其事公在師友之間。後月餘，張侗初鼐至，續爲會語，略曰：東林坐上，諸先達屬不佞請，不佞遜謝良久，謹啓曰：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蓋先達數語

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若說一念不生何以有言即闃有問即應若說念起會上形未來而先造影影從何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只文遂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忽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聽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請性衆乎即發擅問辨不遙驗逐光景了敢專而已此時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已作得主宰分明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已作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闇鼓而進闇金而退將自家性命隨波遂衆一生聽識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與甚難幸遺此會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眼不講得道之人辨高於賢聖而處下於與議我自光明別無何兼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證耳目不著知見到此即思齊尚友都用不著所講神高於賢豈既信得本體愚夫聽卒同是光弱信口說來皆我靈印故曰尋好問而好奈通言所謂處下於與辯會字先這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公備錄其讀附劄記中張別後以書講曰小子之於道也無聞

也。其冀有聞，則長者之教也。作四書印，自云於先生言多有所得。

十二月，作許孝廉靜齋墓志銘。許名世卿，公與同遊邑庠，志稱其始終一節，不媿爲眞孝廉云。

是歲，與淳、與沐並以德行舉於庠。公致書郡邑廣文懇辭學使之獎。與淳屢試皆第一，高存之、馬君謨序其稿刻之。

三十六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出遊，作仁文商語。

公念涇凡公悲不自勝，新年謝客浙遊。朔六日至嘉興，訪岳石帆元聲。邑令鄭振先率諸生請，請赴仁文書院講畢，諄諄以躬行示勉。越五日，抵杭，寓湖上。甘中丞紫亭出晤，問曰：「東林會約祖孔子、宗顏曾，稱思孟，而師紫陽，不佞讀之，契焉，竊有欲請者。邇時講學率重悟，而東林特重修，何也？」公曰：「重修乃所以直悟。夫悟，未有不由修入者也。」甘曰：「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程子不云乎？」公曰：「知一也，就用力言，體驗省察，正屬修上事。此入門第一義也，無容緩也。就得力言，詣會貫通

發隱悟上事。此入室第一義也、無容急也。舍下學而言上達、無有是處。甘爲首肯。次日命駕、徜徉湖山之間。

二月、遊雲間、赴正學講會。錢漸菴出所著性學論及會語請教、大約主佛氏之空與陽明之無善無惡。公書辨之、略曰、公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愚惟言空、莫辨於中庸矣。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質、亦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牀下之牀耶。又曰、孟子不持道性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繇孟子言之、卻都是虛明湛寂的。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倘不必埽去形、乃并欲埽去善、以別求所謂虛明湛寂乎。錢深服公敎、尊之爲天口聖鐸、命其子龍錫執第子禮。龍錫在詞林中、爲東林三錢之一。

三月、作虞山商語三。作南岳商語。

安節吳公數手書訂題、求交修之益。公於十七日赴虞山、在會有識仁說、往會解、闡者或喜懼、或悲。遂、見諸門人錄中。二十四日、因過宜興、冥素于公先期相待。越二日、入南岳、高存之、史際明、及張以登病陞相次至、遘几書懷、禮簡情真。公索羅鄧兩先生三遊記玩之、問答賫嘗。公言、濂溪有萬世永賴之功、隱明有一匡天下之功。又言、方山薛師云、朱子之言、孔子發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論再確、眾咸服之。公臨別言、吾輩遊講學之名、便入鄉愿路逕。因約同志數人每歲春秋再會、別後、于吳兩公作春遊記。公亦次第其語付刊以寄。南皋鄒公有往復數條附見。

五月、大水、與周中丞懷吕書乞請旨蠲賑。周隨緒疏、為災黎請命。公又簡李禮撫修責、有云、茫茫宇宙、已飢已溺、曾幾何人與言及此。忍淚不住。萬萬努力。李得書、亦鄭具題。周名孔教、焦吳善政不滅交衰。尋晉秩總河未、行、忽因人言、再疏乞休。而代者項中丞病、不及赴新任、來蒞遷年不下、吳

民伏闕請留。公爲書、勸巡方甄御史力保之。周移駐吳江、又閱一年始去。是舉從東南億萬生靈起見、而忌者借以爲口實、公不計也。

六月、有吳興之役。歸後、丁長孺啓云、師駕入苕、失侍、甚罪。所委閱畢、志以綱目爲手、已次第其大都。但孔子世家、太史公已涉影響、後學著手爽藪。國朝理學、必有一篋眞宗派、又非小生所敢輕議。去取也。秋仲、當至高齋面請。公答之曰、孔聖家緒、得荷留神、此是千古事。圖譜二冊附去、尚有孔氏全書、不知曾見否。長孺呈稿後、再答之曰、來稿尚俟細閱。可將周程張朱年譜一查、恐有宜添入也。如鵝湖之會、亦是千古大公案、不可缺耳。蓋公命集孔氏淵源錄、一自泗水以至衍聖諸公家傳、一自顏曾以至宋明諸儒列傳。後長孺殁、并此稿亦竟失之。

長洲令祁夷度承㸁書曰、蒙接引飫聞至教、眞末學津梁也。至於己爲衆欲根、仁爲萬善之本、尤示人以直捷下手工夫。承㸁雖駑鈍、然一念之誠、其敢自後於門牆乎。承㸁讀聖學宗傳中龍溪語錄一

節。已轉聞之海門師矣。因公聶辯方山先生考功年月，以辨龍溪從察、唐荊翁指斥之語也。詳見辯公元臺求正小語。

八月，會東林。

公與安小范高存之、張伯可、王惟儼在主席，金沙、毘陵、陽羨、吳門諸君子先後咸集。甫入會，浙人張本問曰：會中意指，但欲人默坐，使之自悟乎？抑欲理會訓詁求之章句乎？蓋東林每會說書一章，與他講會不同，故初見者以爲怪也。公徐曰：兄之此來，欲默坐自悟乎？抑欲尋求章句乎？意指何在？本頷之，恍然起曰：先生教我矣。遂不復言。逮日，公發明甚多，詳張以登記。

丁長孺曰：戊申中秋，謁師於城西偏方與版築，請談竟日，無一雜語。問亭之、木之兄弟，則師母扃戶謀之，若嚴師然。吾皋去城四十里，公月主東林之會，孫若數數至。是如卜城寓以便攜家，遂白公亦買數椽，比學居焉。

十月作經正堂商語。

初歐陽守在任葺書院祀常郡先賢因集士大夫講學於經正堂公與其會至是約錢薛二公歲舉之會中史際明說樊遲問仁章公極稱善。

作當下繹。

時講學者好言當下公謂此有箇源頭又有箇關頭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著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走漏詢諸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勘法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就源頭上看必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吾輩無輕言當下哉高存之曰先生謂當下二字是本體的影子是工夫的樣子爾言說盡從來汗牛充棟。

奉聖旨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二十一日，接邸報，吏部一本開讀事，奉旨，顧憲成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憑限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蔣公與鄒趙諸公並在廢籍，而恩命首及，海內聞者無不稱慶。

三十七年己酉，六十歲。二月，作經正堂商語二。

戊申中秋，史際明在講堂，與于、吳諸公言，大會不宜獨煩東林，於是定麗澤約，每歲常潤輪舉，春以爲期，而經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公至郡，以出處商之。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公曰：仕宦宜退無進。吾耳重聽，不敢不以實告君。遂即日還東林。

三月，奏爲衰病交侵，懇恩休致事。　五月，通政司將疏發還。

疏言：臣以疏庸，重負任使，頃蒙皇上簡錄，誼當竭蹶而起。惟是臣年六旬，兩目昏花，兩耳重聽，起居尚須扶掖，何能勉効馳驅。反覆思之，與其冒昧而進，孰若審量而退。與其出而顛沛，孰若處而苟全。



伏乞勅下該部查臣別無違礙容令休致臣愚幸甚又與諸相知書曰弟自分長臥烟霞忽叨新命能無感激圖報但思林下諸君子計二百餘人有去國在弟先者有科名在弟前者有困頓十倍於弟者又有與弟同事而被請者不與其事因弟波累者皆未聞有弓旌之招弟獨何顏而先之乎此一說也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嘗忘二三同志日切日磋年來聲氣漸孚可望求益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徐觀時局千難萬難出而馳驅必至僨事又有所不敢此又一說也水閭林下正與病骨相宜非敢上負聖恩下負知己諒之諒之疏至舉朝紛紛指適致司戒母封進葉公臺山嚴於眾曰顏君今日不出將來林下諸賢賜還啓皆不敢不辭矣有一不贊是晉進也謹甘之乎答公書曰令海門以門下出處卜世道安危否不但如東山之安石洛下之司馬也徵書一下凡有負氣者莫不歡騰而高臥尚堅來章甚殷其何以答蒼生之望乎顯門下幡然夙駕大疏網言君恐違眾論不敢進矣太宰立亭孫公以下各有書敦促忌據吏部為改跟事看得本官才望茂著品格清貞

乞休業以允從，相應免冒赴任，爲此寬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潘馮棨名向高，福清人，孫名丕揚，富平人。

五月二十八日，第五孫杓生，與沐出。

六月，作識仁答語。

藝伯穀、徐去閻各舉識仁篇中數語，互相印證。凡五六上書求教，公隨問隨答，且曰：溽暑之中，憂煩垂問，即此一念，啓我實多。伯穀尤見許可，因并兩人問答錄入東林商語。

簡李濬摭曰：足下嘗謂功名富貴都如夢幻，乃有古董一癖，何也。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作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作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作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所謂古董者，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凋毀，而況其他乎。爲啞然一笑。

八月，啓行，至丹陽而還。

展限部文未到、公決意退休、因題行以商再瀆之舉。舟次雲陽、養沖姜公傳鶴題公語、勸公毋出。公曰、是吾心也。遂感疾、遂復還東林調理。武林胡嘉脩記曰、已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林社。時一還陽先生為會主、而高、劉諸公翼之。余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為客列。東西坐、坐定、還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折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張橫渠先生勸學語讀一過、聞者悚然。罷會設雜茶供客。酒行數巡、各散去。徼言久絕、此會為東南領袖、風起四方、真千古一事矣。袁考功宏道主陝西鄉試、發策有過劣巢由之語。監臨者問意云何。袁曰、今吳中大賢亦不出、將令世道何所倚賴。故發此感爾。

九月、會東林。

蕭伯穀至會、多所闡發、公甚悅之。浙中人士請武林書院記、隨草授張孝廉蔚然。張亦素為公所賞。

十一月、奏為閩命亟趨、屢牽宿疾事。十二月、疏

留中。

疏言、臣承恩命於今春二月啓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眩暈之症一時陡發、不能前也。調遲至八月稍可、勉爲啓行。不意至丹陽而加劇焉、又不能前也。吏部再爲寬限、豈非不忍臣之卒棄於明時哉。竊計臣老恙盡見、病經膏肓、勢難僥倖萬一。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恝然置理亂安危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大恥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猶然俳佪道路、遷延歲月、偃蹇簡書、遲遠惟意以日以於大戾、尤臣之所大懼也。伏乞敕部查臣別無假託、容令休致。自此餘生、皆皇上再造之年矣。越月疏至、中朝諸公勸駕如前。通政司謂辭疏無越年方上之譴、候旨下該部議、留爲便、遂於初八日封進。閣擬著依部限赴任、奏入留中。時多請立亭孫公、將修郤於沈司馬繼山、孫秦人年近八旬、閭直易惑、而劉金吾承禧復布僞書、言沈欲結饋天墩以攻素。天墩者四明之徙、素與東林爲難者也。此言不特擬沈於孫、且攜沈於東林、設檄甚巧。公洞燭其奸、而恐孫之被惑、乃爲書獻



館藏

以二茫昧日古之冢宰揆發百官均四海究者總
而一之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疑焉大僚會推
從來已遠其濫觴於銓屬俾各衙門得而超主之
自丁酉治又濫觴於年例俾兩衙門得而預求之
自己亥始甚而墨綬以下付之一鐵俾吏胥亦得
而影射之則自甲午部役一騎也吏部之樣眾司
歸之內閣分宜江陵之衙私藏公因其慎而順取
之也此一時也吏部之權散而寄之多門新建崗
漢之假公選私因其逆而遂取之也若不亟圖振
刷姑爲調停將鑄維鈐束之饋失而貧從奔競之
徑箴欲百官之得其統無由矣均者罰而平之之
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望焉明公乙未兩疏力慫
好名是剖一說然從來邪人擅政必借此二字拆
遏忠良邪人黨權必借此二字揣除異已而可爲
之藉兵齋檔乎況其將去丁大眾此呂馬僉學猶
龍沈太守鉄三人天下已多不服至沈司馬繼山
去天下益多不服竊謂此數君子者縱索盡合中
行之矩而直腸勁骨迥異凡流催以全收其偏勿
以信綞其信方烏造化隋鑄手耳若不剖破藩藝
更落途轍將同寅協恭之誼徵而分門立戶之風

盛。欲因海之得其均，無由矣。雖然，愚之所云，明公已先得之，亦願明公充之而已。書至計後始達。

三十八年庚戌六十一歲。正月，建燕居廟，奉 先師神位。

東林每會，設 先師繪像行禮。至是，公倡議立廟，名之曰燕居。止一楹，書院不敢擬學宫也。

刻逕皐八書。

合東林會約及諸商語、大學通考質言、當下繹等刻之，名八書。後復益以二種，名十書。

二月，吏部因前疏留中，復展限，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

推翰林院提督四彝館太常寺少卿。

疏上，奉旨，將洪文衡陞補。洪具奏言：臣不敢先顧某，遜謝久之。福清相以書促其赴任，曰：顧君已推僉院，不以一常少爲重輕也。洪乃就職。

東林時爲清議所歸，海内稱公曰東林，近而同鄉



諸賢遠而吉水高邑及一時守正忤權建言抗節者槪籍之曰東林人而閒嘗附和之流亦皆自負以爲我東林人也。修吾李公在淮久要推總院而臺垣又請枚卜兼用外臣。衆疑諸賢爲之推轂因明崑宣之黨齮齕百方。料攻淮則東林必救可布一網打盡之局於是邵輔忠以四明鄉人挺爲戎首其攻淮疏有云凡海內名流皇上斥逐山林者李三才以請託招之又云。若人在朝士類無眞道學以挑救者則以辨救者既而救者力攻者僉力事內事外諸人爭欲得公言定是非之衡。公曰但無疑於鬼神斯任之矣。遂爲二書貽閣銓。會去冬所致太宰書亦至世所傳誦爲三書者也。吳侍御亮按宣大見之遽令發抄印封郵遞遍送在京各衙門而東林遂受遂說躬權之自。公術意殊不及此即東林人亦深咎其自我致戎。或謂公宜一言自明。公曰程伯子曰新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吾惟知有自反而已。公謂潛燕宜速去以諾人言促行甚力。高存之曰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于出萬死力爲宇宙扶植綱常。魏見泉侍御論科場弊侵張蒲州

落職、司徒救之、亦落職、自後數歷中外、憂關奉公、砭邪衛正。及礦稅事起、豺虎肅天、而屹然扼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皆世道所繫、故於朝於野、莪莪為天下惜。其惜其實、誠見其大也。若夫交情朋好、非所以詮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交情朋好為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

三月、作明道商語。

史際明建明道書院於荊溪、王錄公商語付梓、并跋其後。

又三月、僑寓趙公書曰、講學自有益、兄決意不出、豈非講學之效耶。始者人謂弟宜勸駕、或云弟實止之。今而後應其知不出之為是耳。

五月、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大僚多缺、都察院堂上官止孫公瑋一員、廷推呂公坤左都御史、許公弘綱副之、公及高公舉以左僉都協理院務。惟許疏得旨、餘皆不下。爾應甲揭末云、鄒老先生屢推本衙門、指曰堂官也。知公

必不輕出、故益無忌憚、與中州考功、東粵侍御、皆無忌憚之甚者、四明某實爲發蹤。衆正交章代公剖明、而段給諫然、吳侍御亮、汪侍御懷德、不勝憤、皆朝拜疏而夕棄官、尤班行中異事也。梅給諫之煥疏有云、惜國脉者決不可借題目以攻東林、惜東林者決不可借東林以爲題目。公極賞之、餘另抄。

答相知書曰、不肖從邸報中讀南北諸君子疏、非惟不敢與較曲直也、有爲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過也。有爲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又有爲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兢也。又有爲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鞭策我者也。凡鞭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副德意。況敢較乎。至譖撫大節卓然、而小節出入、亦所未免。所以書中不一併道破者。朋友相與、當其平居無事、則重在切磋、宜爲之箴其所短。當其遭讒被謗、則重在剖雪、宜爲之表其所長。嗟乎。人莫不有我也。與其人人只有我、各執自家一箇是、不若人人皆無我、各認自家一箇不是也。高明以爲何如。

浙行、借薛以身、高存之赴嘉興講會、憩徐元佐園中、出所撰宋金元詩、屬胡元瑞應麟評選。胡復書曰、近人識薄、唐以後詩如鼠壤餘蔬、欲求高閣束之而不可得。門下一旦毅然取而表章之、甚盛心也。但欲如馮氏詩紀則前人遺集十無二三、既無以盡一代之長、而其傳者又紛紜龐雜、恐板行之後、未易及遠。誠宜如執事所云、略倣高氏正聲之例、存其合者。既不苦於卷帙之繁、又不患於銓次之雜。敢敬承台委、少需歲月、當有以應教也。諸集暫借、毋以賣請為嫌。

八月、會東林。

有謂時局紛紛、此會不宜復舉者。公曰、吾輩持濂雒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也。大會只照舊為妥。世局無常、吾道有常、豈得以彼婦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朱平涵書曰、大會尚未能赴、至期三日、當齋心以神注之、即如面承一般。一時諸君子向往真切若此。

刻以俟錄。

即所上闕録三言。公自爲之序，言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憂世癖。二者合併而發，勃不自禁。至是非我天下之是非，自當聲之天下，無庸效市賈爭言耳。高存之以先生選麗澤堂兩楹曰：樂道人善類聞已過。於所上三書見樂道人善之至矣。於不推一語見竊聞已過之至矣。此千古聖賢貢血厭非可以凡心凡毀竊也。同尚爲德江又吉水高邑無不檻賁謂三書從一片虛明流出而爲友發言露藹交集則公一人儼然當之。

十月，赴經正之會。十七日，途遇許公少微。公曰：人以儒撫爲貪，兄謂何如？許曰：此易知耳。姑無擬之於古，則近時胡梅林制府，每餽嚴分宜諸要人，動以萬計，節山人道容，勤以千計。當其意，得以人一曲搆以元寶，其揀審不百倍於漕撫耶？特偷功在地方，至今人追頌不已。漕撫用以周故舊赴緩急，兩者天淵，柰何多求？公曰：看來只是漕撫交斷往來局面稍闊耳。卽古人中如李忠定、趙忠簡，何嘗不揮霍？亦何害其爲忠定、忠簡？從來天下原有此一擭豪傑，而拘於繩以小廉曲謹，不亦過乎。

許名弘綱、東陽人、時以副院北上。

按、是時小人借漕撫以攻衆正、世所知也。而其釁因君子而起、則世之知者十不二三。向日新吾呂公好講學、漕撫曾目笑之曰迂濶。自此有嫌。至是、兩公俱推總院南中。諸同志亟欲得漕撫人。朝可以擔當大事、而楊晉菴東明亦嘗以講學稱與呂姻契最厚。都輔忠陳儒徐紹吉劉國縉皆楊門人、王三善又其同郡、見南科劉時俊疏有總院獨推呂某之語、遂力攻漕撫、并及東林。而三善爲人所愚、致上書於公、再疏詠諸、謂微臣不識聖賢舉動、呂楊家居、即未必與聞。其如反側後生乘機簸弄、以啓蜩螗沸羹之局、其中有爲四明門者、有非爲四明用而適墮其術中者。至於辛亥京察、副院實有苦心。止以大寧不行、移會竟處其尚門、御史不無芥蔕、而言者復因副院調停太早、攻之過急、致彼不能自持。此在君子、亦未免爲已甚。公林居薦息、所謂氣運使然者也。附識於此、俟論世者考焉。

十一月、序施太僕鳳菴崇正文選略曰：六經之後、一變而左國。左國之後、還有左國否？再變

而班馬。班馬之後，還有班馬否。三變而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否。之數君子皆自性自靈自心自神谷各自有千古。今之文，誰不爲左國也者？乃能爲左國，不爲班馬也者？乃能爲班馬，不爲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爲韓柳歐蘇，必句擬而字摹之，非其指矣。公於詩文深不取近時剽襲之說，故云。施名策，同邑人。

常熟令揚邃大洪書曰：「恭誦履端遠辱賜教，仁人一字一令，言皆後學箴銘，即爲後學陶鑄一家春，化萬家春。邃不肖，敢不勉圖爲台臺布此德澤也。」時揚因修學乞公文記其事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都察院奏爲京察大典佐理不堪等事，乞勅吏部查照甲辰外察事例，將原推顧某等一併點用。

是冬，吳刑部攜謙彙刻小心齋劄記於金陵。

三十九年辛亥，六十二歲。正月，建宗祠，作家訓。

公一生不問田宅，惟建祠之舉，與瀆自公經營位置。卜地當涇西之正中，祠前爲堂，以設義塾。堂左

右爲倉以貝義糴祠成長幼畢集講訓飭公示之
曰人倫之際委不出恩義兩端學者講明人倫都
不在恩義上凝議自有箇源頭在易曰天地之大
德曰生萬物都從生發來總只是一箇於其間有
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乃自合而分
究竟須自分而合還歸一箇何者其生機本如是
也這箇生機藹勃充滿無少窮欠人只順這生機
流出自然有無限懇惻不言恩而恩行乎其中矣
自然有無限委曲不言義而義行乎其中矣不然
用意安排只了得門面事於字下精神盡恭毫無
干涉況人生遭還有常有變有順有逆不幸當其
變逆乎之以恩乎不來雖之以義維不住又可奈
何曰這也別無巧法始終只是向源頭上理會耳
書云舜父頑母嚚躬做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
這便是箇格樣論人品舜與諸人迥然懸絕至其
本來生機却一般舜把他的頑他的嚚他的做放
過一邊只一眼覷著那一般處將自己生機薰他
生機今日加此明日如此又明日如此温温循循
綿綿密密安心安意耐苦耐煩嘗如仙家煉丹當
徐而徐要忙些子忙不得當疾而疾要慢些子慢



不得久久顯徹任他如何須如何嚚如何當也蓋
舜業動了不知不覺漸次消化到此何嘗不用恩
却不可專名之曰恩何嘗不用義却不可事名之
曰義故以蒸蒸二字拔諸形容玩此二字多少胱
切多少綱脈多少冊拆多少從容積漸分明將這
段生機一口卅出也至不格姦三字乃是舜得丁
處羅豫草說得最好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
間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就
其君于就其父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兩先生
之言眞是有味雖然父既頑矣母既嚚矣弟既做
矣他的不是到底如何諱得孟子却叉說得最奸
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直看父之頑便是我之頑母之嚚便是我之嚚弟
之做便是我之徹分得那箇是父母那箇是兄象
是舅大家俱是不是卽大家誤不是耳此則舜之
心事也大振常人只就人分上求全責備連已的
不是亦推而讓之人卒也不能成得人安能成得
已舜只就已分上求全責備連人的不是亦引而
歸之已卒也既能成得已自能成得人學者講明
人倫奕緊處全在此此處似難而易似易而難一

念自足、所以易也。性分無窮、職分無窮、事變無窮、所以難也。三自反、竊援舜爲證、而特著君子有終身之憂。吾輩試反而思之、且有憂乎。無憂乎。處人倫之際、一一能如吾願乎。如其不能、責在人乎。在己乎。吾各檢點、無務自恕。

集語孟說略

梔杜初習舉子業、公喜謂其可嗣書香也、取宋大儒諸集手批口授、并採近人所發語孟大義節略示之、多取薛畏齋、徐儆弦之說、意主超闊、非屑屑爲制科津梁者。以門人吴鍾巒峻伯品最端、命受業焉。吴晚年殉義甚烈。

匡岳徐公書致以見羅先生集要、且募建祠、并言先生被伍容菴誣以裸體云云。公隨寄助工之資、作書與伍令其改正。

二月、李邦華懋明書曰、華謬以爲今天下不患不學術之不明、而患人心之不正、不患道德之不修於野、而患邪正之不剖於朝。盈廷聚訟、大較可觀。陸宣公云、君子愛之、才不愛、而引之則近黨。小人傷

言、傷而訐之，則假公。此語假爲今日設者。世道譎何。李初令涇縣，公力薦之爲御史，中宵人所目東林五鬼之一也。

三月，作志矩堂商語。

景素于公爲主講，畢，諸聽者請再說一書。公曰：諸君於此五日矣，但講說間有打着心頭動處，切勿放過。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聚精神，時時兢著，在在守著。倘遇迷變紛亂，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疊；偶遇情欲粘滯，只喚起這箇，那粘滯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海上單方。光陰易邁，願各努力。

十七日，都察院奏爲匪人承乏臺事，日非等事。二十八日，吏部奏爲紀綱漸替，時事堪憂等事。並請亟用總僉二臣。

四月，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寶應人，與吳門文文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以世道寄之者也。他日起東謂靜之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子，余以病不果，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

兄病且卒、涇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畀余、而余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梁溪山陰學孫、薛之實、爲聯合焉。

五月

初四日、蔡疏始下。是時閣銓同心、副院許公署院篆、嘗掌科于汴、湯道、長北京協力共責所處分甚當。而諸人自知懲黜、軏先燕唱言來恭有書處之、多方要共、以希漏衛。不知公自三書以後、無片紙入長安也。但有問則無不答耳。四月間僑應甲例轉、債極、追論淮撫、有四請皇上問東林疏。门長揭責、其良心喪盡、無復人理。是月、徐兆魁復肆詆東林、語尤撼鄙。吳光孫懷野歷搋其誣言書院事、甚詳。洪太常諠疏縱之。

十七日、都察院奏爲懇乞聖明速簡掌院僉院等事。左都御史缺且七年、左僉都御史缺、亦因載頤、某一生砥礪、啓因年遺之故、遂叢不解之疑。公論自在、聖明亦何忍終棄之。公寄書曰、弟以狂言招戾、煩老兄聆罷致念。此後幸置之、但得青雲知已盡展生平。所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何必功自己出也。



復友人書曰、今日議論紛紜、誠若冰炭。乃不肖從旁訪觀、大都起於識見之蔽而成於意氣之激耳。若從爲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在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設身局內以公心居之、而後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知獨見處爭據、不就其見其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棱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如是又何所容其岐與激耶。若夫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見瑜而不見瑕、且并其瑕而瑜之、所惜則見瑕而不見瑜、且并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加火益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兩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意而用、而不爲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可惜。公時以竿牘爲戒、而有問必答、保善類全國體、不辭惓惓。

六月、有仲兄涇白公之喪。公時已少衰、覺不勝痛、令兩孤請高存之爲狀。

朱平涵書曰，將局已以南宋大賢門下，尚未有如蔡元定之謫者，意長孺當繼其盛，而長孺是月果抗論諸奸，言臣籍名僞學不足爲辱，再疏乞休致去。

八月，會東林。作心學宗序。

本菴方公從至，年七十餘，公與講論大悅，爲序其心學宗，略曰：自釋氏以空爲宗，而儒者始惡言空矣。遷時之論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空，顏子也。奈何舉而讓諸釋氏，則又相率而好言空。余竊以爲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程氏之所謂空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夫善，心體也，如之何其無之？則又曰：吾所謂無，非頑淡也，不著於善云爾。嘗試反而觀焉，即心即善，原是一物，非惟無所容其著，而亦何所容其不著也？且著不著，就念頭上說，辯以語心，即慮其著，去其著而可矣，善何與焉，而并去之？乃曰無聲無臭之密諦固如是，其亦弗思而已矣。無聲無臭，見以善爲精而爲之摹寫之辭也；無善無惡，見以善爲粗而爲之破除之辭也。豈可以淫而淵會哉？王文成之揭良



知自謂易簡直捷，而天泉證道獨標無善無惡一語以爲宗。余惟良卽善也。善所本有，還其本有，惡所本無，還其本無。是曰自然。夷善爲惡，紐有爲無，不免本安排矣。以此論之，孰爲易簡，孰爲支離，孰爲直截，孰爲勞攘，詎不了了。是編於風靡波蕩之中，獨爲砥柱，所補於人心不小矣。方名學漸，桐城人。

九月朔日，送方本菴至毘陵，偕諸君子會經正堂，再會取斯堂。方屬公爲序贈行。二十七日，公念經山沈公，忽忽心動，草一箴候之。逾月，李元白信至，則作書之日，正其捐館之日也。沈遺命止報公及南皋鄒公二人。其孤士皋、士龍皆公門人，極蒙卵翼。

十月，簡史際明曰：方本菴先生老成典刑，足爲此持砥柱。心學宗欲得置之公所，足下卽移入明道院中，何如。耿庭懷與際明書，孔孟之後，擬奉程伯子以爲宗。公曰：是，惟元公乎。劄記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元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

粗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惟元公不可及。又曰：元公尙矣。明道、聘菴各有獨到處，未易優劣。又曰：大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蓋公之學從無欲入，故確乎自主一宗。

十一月，作自反錄。

集兩年中往來尺牘及客座問荅之辭，併以侯錄入之。內或問一則曰：吾聞君子不黨，子之爲李濟拱上書也，不近於黨乎。涇陽子曰：豈惟是哉。當丙戌丁亥間，有毁呂宗陵坤於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余極口明其不然，以至取怵。時則人以余爲寍陵之黨矣。玉瓊州國用計事失當，路指外遷，余承乏選司，特請於陳恭介，擢鄭太僕。時則人以余爲耀州之黨矣。吳晉陵中行、趙琴川用賢先後被羣小望風傾陷，余不搞，疏趨而擾臂其間。時則人以余爲吳趙之黨矣。江新安東之自鄧州守超爲光祿鄉，李大同檀郎家超爲綏德守，驟至大用，皆犯蹐貴所忌。時則人以余爲江李之黨矣。茲者又言



儒藏

況嘉禾思孝於太宰，則又以余爲嘉禾之黨矣，其何所不黨哉。然而數君子各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見之盡同。就其中亦往往互相爲左，不必藩籬之盡撤。是故黨盛陵則與盛陵左者且外我，黨耀州則與耀州左者且外我，黨吳趙則與吳趙左者且外我，黨江李則與江李左者且外我，黨嘉禾則與嘉禾左者且外我。至於今黨漕撫則與漕撫左者且無不外我，其又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何耳，余曷敢擇焉。

簡江西李藩長孟白曰：南昌布衣朱以功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頡頏後先，眼中能物色之否。

作萬歷奏議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皇上御極以來，二患迭見。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致遷怒於抗簡諸君，後遂假留中以泯其迹，令言者更以他事獲罪。邇年且欲并邸報禁之。壬午一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未幾，伸者仍屈，暢者仍鬱，蓄根深

帝固、非一時所得猝拔。詩世者所以歎息於江陵、門明之間也。惟余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繇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繇疑闇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顧以是為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顧以是為執政者、求所以為重臣者。至於一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恭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顯以是為臺省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

十二月、刻涇皐藏稿。

集生平書疏、記、序、傳、誌、詩文、詳加刪訂、手自編次、為二十二卷。

十五日、吏部奏為欽遵擬發明旨等事、請亟簡原推左都、僉都、以新國虞、服時情。其他大僚、恭聽次第擬發。時方擬公陪銓、因此章留中不果。

按、答記末云、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若舉書中秘義、特為標出、作究竟語。而其

備藏

前數則有云吾輩今日一嘆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甚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又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是以兩下互爲知己嗚呼其絕筆之一識耶

四十年壬子六十三歲置義莊

先嚴贈戶部主事南野府君生有四子長爲先伯兄瀛飲介性成次爲先仲兄光祿寺監事自成又次爲不肖憲成又次爲先季弟禮部主事允成先叢累陸菰菲而志意甚濶時時慕說范文正公之爲人比卽世有遺租二百石先伯兄請於先慈錢太安人曰兄兄弟各自經其生此田酉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許之自是又稍加綜理漸有增益其得三百石有奇每歲出以周宗人之貧者蓋二十春秋於茲矣而食指漸衆漸不能給則先仲兄又時時捐廩而佐之因曰此須別有措置乃爲可久又曰吾邑擾役頻重亦當與同區分憂須弁置役田又曰吾兄弟俱俳足支吾況伯兄季

翁俱已奄逝，諸姪中尚有自給不充者。吾賴有天幸，節嗇之餘，不無一二，可備推解，此舉同當任之。正在擬議，而疾作矣。且病且革，謂不肖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吾弟冤之，亦須上緊，歲月不待人也。不肖為之流涕。無何，竟不起矣。於是先仲兄子與爽，月夕哀痛，亟圖所以慰之者，首類捐租丞百石。不肖亦願捐租一百石。先伯兄子與滌亦願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與濟、與濟亦願其捐租五十石，并現宜三百石，合為一千石。除錢糧耗折等費外，以其半瞻族，以其半助役。聽族者照舊酌量上中下三等，二季分散，公同當面查發；登簿助役者每年糧長一名，賬銀一百兩，仍取領票送縣驗實。如遇本戶當役，亦照前例。如此，庶幾先仲兄臨訣之言，鄉見諸行事，而先眾之志亦藉以樹伸矣。第念非藉台臺寵盡，不可以垂永永。敢具呈以聞。右

書遺撫臺簡吾徐公。徐名民式，蒲城人。

錄嘉言、善行二編。

嘉言乃集所聞於同時者，若會規、會語、說書、敘事之文，或耆舊宿儒，或門牆後進，悉見收採。善行則

者吾邑先賢行事，某某隱德，某某苦節，多從前記載所未及者，各爲小傳系之桑梓錄，以備志書采。此編意主廉頑立懦，敦薄寬鄙，故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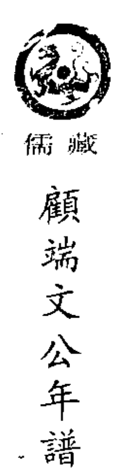
三月，會陽羨。

朱平涵書曰：春會擬侍函丈請益，乃聞衆自陽羨，遂不及赴。賢郎遭此一番磨煉，自是天將玉成大賢。處此如蛛絲掛、落葉飛，豈礙太虛半點？古人値此甚多，乃知今人作用未是奇特，且不如是不見道之大也。時學使熊廷弼方肆其毒於東林，歲試置與渟末等。公絕不介意，命鼓篋遊南雍。是月，復有澄江之行。

四月，立義莊碑於宗祠。

碑文：無錫縣爲承遺命、以成先志事。案蒙本府知府桂信關，該蒙撫院徐批發具呈人顧渟呈前事，奉批：置立義田，周恤族黨。昔范希文之芳規，與堯夫之克類，遐哉邈矣。今顧贈公暨其子孫三世相

爪贖族之外，又助里役，仁心義行，萃於一門。親支正忠官奚讓焉。仰府行縣，酌定成規，俾饑氏家政著爲典則。仍通詳定奪，勸石遵照。又蒙按院房崇鎮漬處批仰查報，蒙此，本縣懸著該族長查明田康坐落等項，詳議條撥，道冊到縣。據開義租一千石，坐落宅仁鄉，戶名額南仲郎，於祠旁建倉，擇人收管。除檯係銀米外，所存之米以一半贍族，春秋二季，四房公同給貲。莊貧者每季一石二斗，次一石，又次入斗。婚喪老宗隱時卹助，又以一半助役。擡長銀米十二月先給若于，六春裁足，俱當官領。發麥租聽充祠倉應用，諸貴道荒請撥，租欠告官。等情具由申府，蒙批：置立義田以數宗設，至仁也。以甦擡役，至義也。一舉而仁義兼盡，若額氏者可以風矣。餘理撥則鼓爲確當，候詳允遵行繳。又蒙撫院拔院兵遵各批，仰府行縣，如議遵行，仍勒石以垂永久等因，到縣。爲此府穀義，因同族人等知悉：每年收租發用，鼓準斗斛錢檀，完期完糾，至於春秋助負，照議給貲，語喪等項，聽從酌對，其津貼糧長銀米，具飭到官給發，須俱遵租，告追清理，遇荒踏實饒減，悉照部文奉行。萬歷歲次壬子四月吉。



日，雲間俞宣儒書，與中何之清刻。

五月二十三日寅時，公終於涇里之正寢。

月萃、會。請東林者三日。講畢、憩城甯。十八日病發、返涇上。時與蓀覃南齋侯長試。二十日、作一書寄之、命與沐代草、親京章、改三四字。伏枕、至弟三凡、忽遽坐、執與沐手曰、作人只倫理二字、冤之誌、花恬然而逝。嗚呼、所謂生順歿寧者與。是月上何、作兩訾一答、都門友人曰、時局紛紜、千態萬狀、非推人事相激、殆亦氣運使然。制駁之幾、莫知所出、姑言其聽、似宜平。而辭之大都、在急於主張獨是、不必急於執嚮衆非、在急於蹐亂同心、不必急於翦除異類。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於我無所致其衰。久之或漸消漸釋。故獨是俯則衆非、自識同心盛、則異類自衰。熹為不抉摘之抉摘、不翦除之翦除耳。一答徐公匡岳曰、宗要之集甚佳、令人一見了然。見羅先生有功於吾道、丈又有功於先生。吾輩更有何說。惟祖與讚習服行而已。錫建談云、先生祠已落成、將於中元舉辰省大會、聞之躍躍、神馳。

恨不能扶病而前。嘗遙爇瓣香、祇在坐請君子爲先生發明大事也。前一札、丁長孺錄之相知所後一札、高存之簡遺草、識其後曰、此絕筆也。公一生念頭無日、不在世道上。至是其益信矣。

朱平涵曰、相傳吉光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左右界以水、氣厚縣請。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四人、皆魁梧俊爽。先生與弟涇凡、公少以文章著名、晚以理學稱、重其仲兄涇白、岱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於西偏搵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劉之、白膩如脂。光祿聞、亟往止而掩之、已散髮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哉。天乎。人乎。地乎。亦關風氣、其又何尤。見湧幢小品。

校記

①再：疑當作「甚」，形近而誤。

六月、禮科左給事中周曰庠奏爲正人相繼淪亡、國勢空虛可慮事。

略曰、諸臣自葉向高之外、可以負大臣者、非郭正域、顧憲成、黃輝等其人哉。乃憲成於五月二十三日故矣。二十四日、正域又故矣。蜀中朝紳有謂黃輝已先二臣故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正人凋謝、國運將隨之也。皇上聽聞三臣之殞、當亦潸然出涕、而三臣不可復作矣。臣誠切杞人之憂、披瀝奏聞。又李侍御邦華疏言、閣臣聞顧憲成、郭正域、劉曰寧之逝、京號衆曰、如失左右手。同時請郵之奏幾滿。公車推金抄寄示者、節錄附入。

七月、崇祀郡邑鄉賢祠。

提學御史熊爲學政事、舊例、鄉賢俱經該道府縣詳請批行。今本官人望久孚、無俟查核、宜徑行置

主崇祀，以光俎豆。隨送主縣學鄉賢祠訖。又撫按學三院會同批送府祠。廷弼此舉，迫於公議。尋因互訐聽勘，益攻東林。

八月，東林公會。

同年同社及後學門生于孔兼、錢一本、吳遷可、薛敷教、朱鳳翔、諸壽賢、王士騏、朱國禎、徐必達、吳文衡、姜士昌、岳元聲、顧際明、于仕廉、黃正賓、陳敏中、湯兆京、吳亮、孫慎行、于玉立、張大受、吳正志、俞汝楫、高攀龍、劉元珍、文震孟、荊之琦、錢謙益、鄒庭芝、史孟麟、丁元薦、徐鳴臬、安希范、賀學仁、任光祖、丁鴻明、劉廷炅、周繼文、卜淇、戴程山、庚趙鄒、汪萬里四十餘人。至者先於東林會哭。及入漆菲奠，皆相向失聲。或書遺狀日始去。祭文摘錄首卷，未載者詳與亭日記。

撫院徐、按院房為闡揚清貞理學名臣事，會同議照本官真修峻望，精學醇儒，若此高標，難拘官品。理宜題請賜謚。等因行道，仰府撽縣，將本官歷仕遷秩、名行、節槩，逐一確核，查例速詳。

祀郡先賢祠。

常鎮會講諸公暨諸後學門人公進。

十月、江西道御史徐縉芳奏爲道脈難殄、儒行當揚等事。

故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忠本天植、學爲人師。所著諸書、有體有用、斷斷乎名儒君子也。或咎東林輒犯時忌、臣竊以爲不然。宋儒程頤、後世尊之爲師、當日邪人詈之爲鬼。又有上章乞斬朱熹以謝天下、不許其門人會葬者。近日多言王守仁到處聚徒講學、議朝政、擾有司、敗壞風俗。此皆誣罔譸張、曾何傷於日月乎。臣查諸冊、如少卿王時槐、給事中賀欽、主事劉元卿等、已發訪舉行。憲成遠過三臣、伏乞勅部勘查、題覆賜謚。

十一月、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徐民式、巡按御史

房莊麗題爲寺臣久著清貞懇乞聖恩贈諡等事。

據整飭常鎮兵備按察使臧爾勸呈、據常州府無錫縣稟稱、准儒學稟、據附生員吳桂森、張雲鸞、杜國武等呈稱、已故鄉宦顧憲成德自天成、學繇神長、凡諸懿美、莫瑩揄揚。查得先臣陳獻章位不越簡討、羅洪先贈不逾光祿、並膺特典、賜諡文恭。今憲成實兼二臣、宜制一諡。乞准轉申奏請等因到學。又耆老談學、里排顧拱、馬龍等呈到縣。該教諭丁仕明、知縣陳以聞、知府杜承式各看語到道。該本道看語到職。該職會同看得顧憲成百年名世、一代儒宗、出處係世道重輕、言行作人倫師表。位不配德、忠猷未展平生、前諡定蓋棺、異數當加於身後。既經議詳前來、相應題請、伏乞敕下禮部、查照陳獻章、羅洪先例覆請贈諡。謹題。會誠意伯劉藎臣有疏誣公、科道公本合糾藎臣邪說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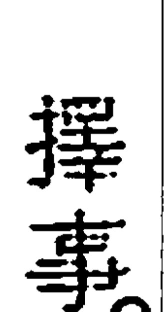
十二月、尚寶司司丞章嘉楨奏爲微臣猥荷賜環、

恩一祕錄生褒死事。臣於萬曆二十二年因推舉閣臣事，嚴旨逐選郎顧憲成，而併追逐臣以去。今思舊事，轉憶舊僚如孟化鯉，真品真才，不幸遂卒。至於顧憲成，豪傑而聖賢者也。當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學脈之醇，一操而修之精純，神理之綿密，居處之淡泊，粹然真儒，一腔忠赤，推忠①爲國家進用賢才之，其敷澤幾遍海內。詩凡著述，即考亭復起，不易其言。稱謂易名，允宜州孟化鯉品，併與議諡者也。禮部發刊續補議諡公冊計七人，公及沈思孝、郭正域、方弘靜、李中、張登高、徐文彪。

四十一年癸丑正月，祀邑崇正書院。

書院先祀宋楊文靖公及喻、尤、李、蔣四公，名五賢祠。嘉靖間，華比部雲增入宋李忠定公、明邵文莊公，更名七賢祠。至是邑中後學高存之等請於當道，奉公木主入焉。

三月，工科給事中喻致知奏爲敬陳末議，以備採



擇事。

一曰旌物故名臣。向令吳時、會一時顧憲成、真目擊道存、有明道沖和之度者。其著述以孔矩爲宗、以依庸爲的。其操行以善與人同爲樂、以閉門一作自了漢爲恥。有臣如此、而不晉一秩之榮、不蒙一字之褒、國家賜謚爲何等臣設乎。

河南道御史郭一鶚奏爲直臣齎志以沒、聖恩優郵宜先事。

顧憲成忠原大挺學稱人師。抗顏權貴、泊然於功名富貴之場。情意寂寥、悠然於性命身心之旨。一旦溘先大朝、露天下何與於斯文。請亟照先臣張洲、羅洪先等贈官予謚、以表忠貞之尤。

四月、巡按河南御史方大鎮奏爲懇乞聖恩褒崇理學事。

理學之臣，有身已沒而輿論久孚，德實履而特恩未及者。其一爲常州之顧憲成，接周程之脈，守孔孟之緒，持身則爲清標，立朝則爲風節。抗時相而正議侃侃，領後進而歸範巍巍。讀小心齋劄記、東林諸會商語，其窮理之精與救世之切，與可想見。此一臣者，大節嶙峋，獨詣純實，蓋得聖學之正直者也。

巡按湖廣御史錢春奏爲賢臣應䘏明白無疑事。

臣屬境內禮部侍郎郭正域病故，祭葬贈蔭乃其應得，並非妄求。適見撫按臺省卿寺諸臣爲顧憲成請䘏疏者，無慮數十上，夫憲成文章兼之節義，道德合之功名，立朝固百折不回，居鄉眞一塵不染。緣當途之蓄怨甚深，故生不免長淹於田里，幸天下之良心未泯，雖死猶爲昭雪於廟堂，則今日者懇羣情而修曠典，䘏因正域，并有望焉。

五月，祀惠山特祠，奉涇凡公配。



萬曆間，縣詳一款：境內名賢應祀者，照方官不必題請，逕行立祠報部。馬君嘗首倡通學具呈，併奉涇凡公入祠配享。隨崇巡漕御史周檄查建祠處所，侯文支像，以冀盛舉。署縣通判蔣、署府推官王、署道蘇松兵備僉、撫院徐、按院房數促，輪戴擇地惠山聽松坊，先構一楹以祀，卜明年八月鼎建。周名恕元，辛亥會有疏力排僞學之誣。

十月，行人司行人劉宗周奏疏修正學以淑人心等事。

東林者，先臣顧憲成倡道處也。從之遊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從事學問，則高攀龍、劉永澄爲最賢。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扶危闡幽，屏虛黜矯飾如也。亦喜別白君子小人，而歸於無我，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於波靡，一時士大夫景從如雲，以故東林最著。推其清議太明，流湎之士苦於束濕，遂乘淮撫之救，謗議紛起。憲成沒，而忌者因指東林爲門戶，合朝野而鋤之，以爲黨人。夫東林果何罪哉。

惟是標榜脣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於循隱由是四面樹敵護夸至今此則東林之罪矣若夫憲成之學學朱子者也其言曰世向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尙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所爲假借播弄者非乎雖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斯憲成自反之學也三書之上言者不已而終不辨但云郎有書豈有發抄之理可謂能自反矣善乎憲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利心方消盡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名心方消盡此亦方之說也又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遇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以盡人之性此亦乎之說也臣切爲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而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又疏曰諸臣之寃崑宣者未有不嫉東林者也熾京林者未有不合救能延弼者也至欲立東林奸黨之碑榜之朝堂而未知所坐乃發難於于玉立繼又及丁元薦矣若高攀龍興顧憲成上下議論不媿淵源憲成死而戈矛無向勢必蹤迹攀龍臣實不服郎極口東林之異不

過養交好事，疾惡太嚴。而就中分別流品，上者進於功名，顧高是也；卑者進於富貴，于丁是也。亦庶幾洗東林之冤乎。嗟！東林何罪哉？顧高之稱自此始。

高存之狀公行，文成，與亭持在江右，請南臯鄒公爲墓志銘。又託王惟儉請碑文於唐鶴趙公。

四十二年甲寅七月，撫院徐爲公訪諡典事，准禮部咨，本部條議一款，諡典易名，信今傳後緣由，仰加博訪。如得其人，開列行實，詳報等因。行縣據詳，本學訓導張衍禎等會同生員劉允珍等書結，本宦宜倣白沙從祀於文廟。蓋援念菴錫諡於朝堂。又萬歷四十一年通學公呈，已經撫按具題候旨。今將前項應祀鄉宦緣由并開逐款事實文冊類釘，轉呈照驗。

十月，兩孤扶柩唐賢關橋之新阡，因地主閩齲故，未郎葬。吳崚伯端友錄姚序云希孟因來會塋，得識吳門人李應昇在癸丑之冬，此筆誤也。

四十三年乙卯，門人洪範重刻公百二草及鄉會墨、小試論。範字禹錫，新安人。丁長孫曰

為錫從先生讀書溪上，先生殁，築室之思於三年外，謫甚高，復刻先生文介其佃于平，仲屬余爲序。序見尊拙堂集。

四十四年丙辰，十月，原任漕撫李三才奏辨邪正等事。

言：自某某假捏妖書，擅戮楚宗，闘節倖中，至今彼黨㧕身報怨，死與正人爲仇。如大臣之賢者，則葉向高、朱國祚等去矣；小臣之賢者，則丁元薦、劉宗周等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林。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游者，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等、束修表表，何負國家？乃盡行屏斥，舉鄒元標、趙南星等，並以此名加之，何哉？疏上，削籍。明年，京察，始盡去東林諸人。

四十六年戊午，八月，與沐舉應天鄉試第一百四名。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二月，與渟卒。

八月、榷樂應天鄉試第十三名。御史張詡借科場事、以搶擊東林、疏言顧、高子弟並列賢書、情弊顯然、請行嚴究。旨下部科磨勘。隨經題覆。顧擬文義甚優、臺臣所參無實。明年、中會試副榜。入都時鄒、趙、馮、高諸賢並在九列、於學脉政局、指示綦詳。公生平出處之故、亦頗多追悔。後已弗鄉試、榷樂第七十名。

刑部侍郎鄒元標奏請郵錄遺賢等事。

先是光廟登極詔書一款、建言廢棄諸臣、事關國本得罪者、分別奏請召用郵錄。未行、鄒公特疏以公名居首、云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抉詖淫之藩、所當即與贈諡、以昭來禩者也。

二年壬戌六月、贈太常寺卿、給三代誥命。

吏部題請贈官六十六員、列公名第一。誥贈祖父、父皆太常寺卿。祖妣、妣及配皆淑人。從凡公同日贈尚寶司司丞。制詞褒美有學術力駕夫顯頤、節義比肩於栽蘗之語。

九月、葬公於賢關橋之新阡。

自甲寅冬屢卜葬期，至是、始獲永安。文起書墓志銘納壙中，劉伯先爲新阡記，在邑東三十里梅李靠。

五年乙丑八月、

逆璫魏忠賢從御史張訥請矯詔毀東林書院。

以御史石三畏言、追奪官誥。

又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公與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等謂之前鋒。賀烺、李朴、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天下。時謂此疏彷彿元祐黨碑，於是要典之議起矣。

六年丙寅二月、祀道南祠。



乙丑，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遂先撤依庸堂。其餘則高存之首倡估價，納官，冀仍留以待與復，而按院徐吉將價發還存之，處後之復有變也。乃以是月仲丁爲文告文靖之靈曰：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闢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參和，不佩故在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朝亦與起多賢。加昆陵一郡，涇陽顧子、涇凡顧子、啓新錢子、元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真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教也。今日講壇誤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以明天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至五月，書院果盡毀。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戊辰二月，吏部題爲權奸既斥，公論宜伸等事。

時附璫諸人有請昭雪東林，以自營展脫者。太僕寺少卿某言：鄒元標、顧憲成、馮從吾等皆耆碩老

成畢竟誅戮不得。奉旨該部核酌具覆。吏部始別公名、上請優䘏。

是歲、王推懷以刑部郎中定閹黨。虎彪罪案、有河南司案呈全抄載無錫縣舊志稿。

十二月、男應天舉人與沐奏爲聖政維新、忠貞未副、懇乞天恩褒䘏等事。奉聖旨該部議覆。

略曰、臣父生平行履、載在公評、不敢瑣瀆聖聽。祗舉。立朝居鄉大節、際之始、忤故相張居正、幾罹不測。及改吏部、值何起鳴、陳與郊以內計訐、幾害辛自修、抗疏論列、遂與當路相左、票擬降調。是臣父之謫以國是而謫也。後舉天下公廉第一、再入吏部、有旨並封三王、首倡同官力爭。及會推閣臣、又首推疏請冊立之王王家屏、蓋與當路相左、票擬革職。是臣父之削以國本而削也、講學東林、目以微世、維風且培養善類、供國家之用、而甫荷賜環請先朝、露已膺加秩。方議易名、不謂逆惡魏忠賢、崔呈秀恨高攀龍等首發其奸、更恨倡始還源實錄臣父、因授意私人石三畏横肆誣詆、遂將生前原

識及身後贈官一併賚臣父母封章暨臣曾祖、祖父母誥命壹行追奪。今幸聖明御極，伏讀恩詔一款有應褒卹者即與褒卹。謹照故都御史鄒元標例，拔遴上請。伏乞皇上軫念遺忠，敕給從前官誥，併賜易名。不惟臣父永戴高深，而臣與孫亦生生銜結矣。奉旨：顧憲成官誥卹典，該部與議覆。下吏科訖。禮科葉恭看發抄。

又奏為進呈書籍事，奉聖旨：所進劄記留覽。

略曰：臣惟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務學為急。顧其學非泛而無歸也，所以繼天立極，為世君師，推致之明善復性而已。粵稽虞廷授受，言人心道心者，心也。而精而一之，以允執厥中者，中即性體也。詩曰秉彝，書曰降衷，易曰太極，無非此體。至孔氏言性近，孟氏言性善，而其說乃大明於天下。至宋周、程、張、朱諸大儒，言無欲，言主敬，言格物窮理，詳示人復性之功，以上續唐虞洙泗之傳，千載如一日也。我太祖表章孔孟，教尚程朱，成祖更命儒臣纂集五經四書大全、性理諸書，一遵傳註，其為世道

人心計至深且遠。概自後學紛囂、薄眞修而崇頓悟、以主敬為矯揉、以格物為支離、而性體幾至割裂。毋乃非聖祖當日垂世立敎之初意乎。臣父生而有志聖賢、嘗以虛無寂滅之說、返質之本心不合也、追質之先聖先賢不合也、爰加詳剖、力障狂閡。商推之言、積久成快、其大指則日語本體只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惟我皇上秉生知安行之質、懋左圖右史之功、凡諸正學悉荷表章。卽屬涓流嵩供、採擇謹將臣父劄記三卷、命臣男樂人樞繕爲另筒封進、敬俟萬幾之暇、特垂乙夜之觀。倘有符性學之淵源、或上佐高深之萬一、豈惟臣父責慇苦心而於帝王之所以為道、聖賢之所以為學豎、我祖宗之所以為敎者、維持振興、當亦不無小補矣。奉旨、所進顧憲成劄記三卷留覽、該部知道。

二年己巳正月、顧憲成羣賢領袖、鼓吹東南、所著劄記尤深於性命之旨、當照鄒元標等卽與賜謚。

四月、吏部題覆聖政維新等事、奉聖旨、復還原贈官誥、加贈吏部右侍郎、給三代誥命。

又四月、禮部題覆前事、奉聖旨、准與他諡。

吏部疏略曰、本官大節與鄒元標相同、而理學一端臨遇之除補給誥命外、應加吏部右侍郎、仍廕一子入監讀書。禮部覆稱、本官一代天民、四朝人望、冠裳道範、五十載海宇同瞻。賢聖心傳、千百年門牆共淑。所當如例、並賜易名。及照官誥下、未云、諡典祀典、次第褒崇。荅聖衷特簡在 文輒兩極組豆、斯則諸臣覆疏中之所未及也。是冬、與沐署數建平。壬申、陞國子監助教。甲戌陞戶部主事員外郎。

十二月、賜諡端文。

初八日、禮部爲諡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翰林院遞出揭帖、賜諡原任南京光祿寺少

鄉賢、太常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顧憲成曰端文、守禮執義、道德博聞。到部。爲此合劄該府轉行該縣及本官原籍，俱一體欽遵。

裒鑴。

九年丙子八月，與沐以南京戶部郎中出知四川夔州府，告歸養母。越二年，舉朱淑人九

十四年辛巳十月，禮部請從祀文廟。奉聖旨，著候旨行。

上幸國子監，釋奠先師禮畢，問西廡末席何以尚虛。蔣德璟以侍郎署部事，酌議近儒應祀者惟顧某一人。且久膺俎豆，褒崇之請，而其前則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眞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宜一體增進。疏入，上意吳羅等既在萬歷以前，當陳、胡從祀之時，何以不聞議及。遂俱批候旨。是舉也，實因儀曹開列過多，以致將行復格。崇儒鉅典，仍當百世以俟聖人云爾。

年譜書後

愚嘗謂譜孔子者，當主論語，而家語、史記諸書無足信。主論語以譜孔子者，當首孔子自言，而諸子推尊之說次之。如吾十有五章，著與年俱進之序，莫我知章，指下學上達之訣盡之矣。譜宋五子者，當依朱子伊雒、近思二録及黄氏文公行狀、李氏道命録，益宋史道學傳所自出也。其餘亦無論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爲大儒年譜而非原本自言與有同德奚以幾無憾？明代學脉混亂，至正嘉時而極。朝議糊塗，至萬歷季年而極。不有東林，誰爲救正？東林者，吾邑

先正顧端文公偕諸賢倡道處也。公人品學術久有定論，但後世欲詳其學行本末與功用終始，舍年譜無由。而譜公正不易也。公以力持清議，蒙黨魁之目。雖經洗雪，然局中之機緒最棼，聲影之旁猜未釋，則剖辨難。其爲學鎔王辟，擴胡陳，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有影附者，亦有巧竄者，則刻畫難。卽吾黨撤此二蔽而急於表章，編年敘官之際，稍或脫誤，便成倒置，滋傳訛，何以資尚論。則考證又難。惟公孫庸菴先生幼承指授，長嗣宗傳，晚歲隱居，嘗精思慎擇，爲公年譜一卷，未幾散軼，存者寥寥。又得曾孫梁汾氏追憶庭

訓述父書以揚祖德、爲徵文考獻、潛心增訂、編年而是譜告成。夏愛而讀之、字字有據、益知公正色立朝、矜也、非爭也。同人于野、羣也、非黨也。闢邪衛正、絕似搜眞、不得已也、非好辨也。公之功上在宗社、下在世道人心、公眞一代大儒哉。要而言之、公以小心名其齋、而又嘗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其自爲何親切也。載觀當日鄒趙、高馮、丁、史、安、劉諸君子敘論、則心悅誠服、出自同執端友、亦何待後人贊一詞。夏不敏、竊念是譜行可以翼學案、併可以挨國史、於是乎書。

同邑門下後學張夏拜手敬書

年譜述

先曾祖端文公晚居東林、門人有以年譜請者、公曰、孔子大聖人、其自敍只吾十有五數言耳。余何人、敢僭然效宋大儒之所爲也。偶憶幼時趨庭就熟諸事、於片紙記之。自始生至十六歲、隨意撮錄、今此稿尚存篋中。

先祖襲州公於崇禎丙子秋以戶部郎拜守郡之命、謝歸養母、部題有清慎勤罔替官箴、孝弟慈克傳家學二語、時稱實錄。閒居好稱說端文公言行以爲後世子孫模範。先君子受而錄之、此全譜之所繇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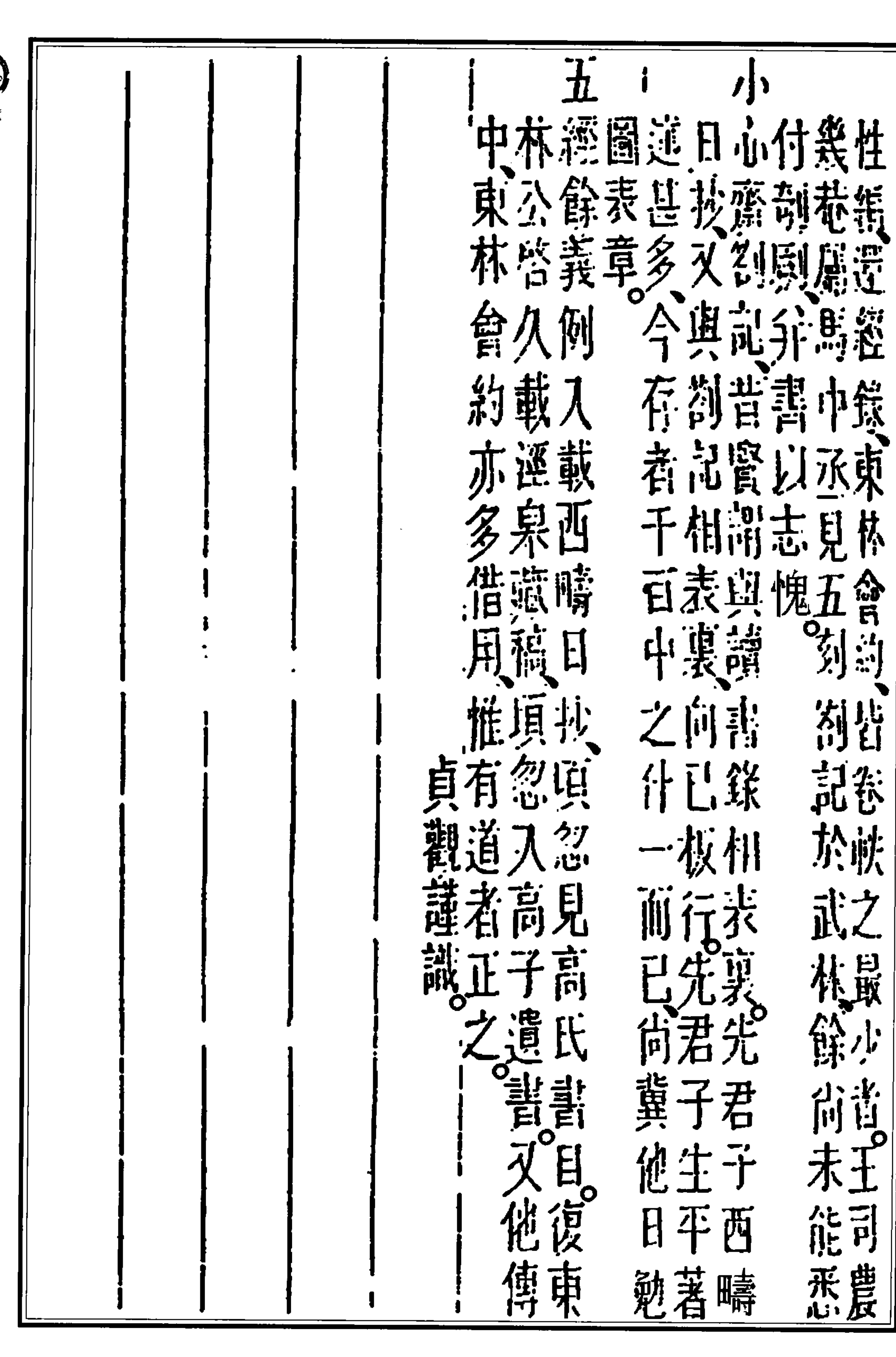
先君子幼侍端文公、及弱冠掄魁、久已潛心理學。此譜雖間出襲州公口授、然情蒐確核、倍費苦衷。惜乎原本散亡、所存者什不及一。貞觀少嘗受讀四十年來、僅能約略大都、茲用遍考羣書、勉加補訂、釐爲上下前後四卷。蒙川張隱君力贊成之、邑父母徐侯欣然佐刻、誠爲表章之一助云。

是譜纂於甲乙改革之時、先君子慮世遠事湮、而作也。書法義例、多旁見他稿、一仍其舊、閒敢少异。至

萬歷庚戌、辛亥奏章、因譜備載、故僅錄諸賢中知己數言。而源稿止崇禎間、以後名家評贊、概容另集。

端文公誌、傳、行狀、係當日名賢須交手筆、並極同詳。而其中有一二未追訂定者、如宗言記前皋鄉先生告假、見麓蔡公方署部、蒙在癸巳任考功時、而傳作丙戌、封司專銓政、自記內闕屬推羅宗伯太宰不從、襄山問謹為此議、趙少宰曰韻驗封、而傳狀俱作頤稽勳。今悉僭加改正、以從畫一。

端文公所著諸書已刻者、小心齋劄記、涇皋藏稿、大學重定、大學質言、大學通考、當下繹、東林會約、東林、虞山、南岳、經正、明道、仁文、志矩諸商語、以俟錄、制義、策論等。未刻者、證性編、還經錄、桑梓錄、識仁答語、學庸說、論孟說略、周易集解、詮政記、自反錄、存牘、嘉言編、善行編。其未就之書、則晚年所集五經餘、及命丁長孺作孔氏淵源錄二種。後夔州公重刻涇皋藏稿、名顧端文公集。徵有諸則、先君子倣近思錄、刻端文語要、皆精採劄記、商語諸書中至要語也。貞觀留滯京師、越七年、抱櫬南還、則累世縹緗梨棗已與劫灰同盡、痛悼何云乎。來刻證



性箴、還經錄、東林會約、皆卷帙之最少者。王司農
幾卷、屬馬中丞見五刻。刻記於武林、餘尚未能悉
付剞劂、弁書以志愧。
小心齋劄記、昔賢謂與讀書錄相表裏。先君子西疇
日抄、又與劄記相表裏、向已板行。先君子生平著
述甚多、今存者千百中之什一而已、尚冀他日勉
圖表章。
五經餘義、例入載西疇日抄、頃忽見高氏書目。復東
林公啓久載遜皋藏稿、頃忽入高子遺書。又他傳
中、東林會約亦多借用、惟有道者正之。
貞觀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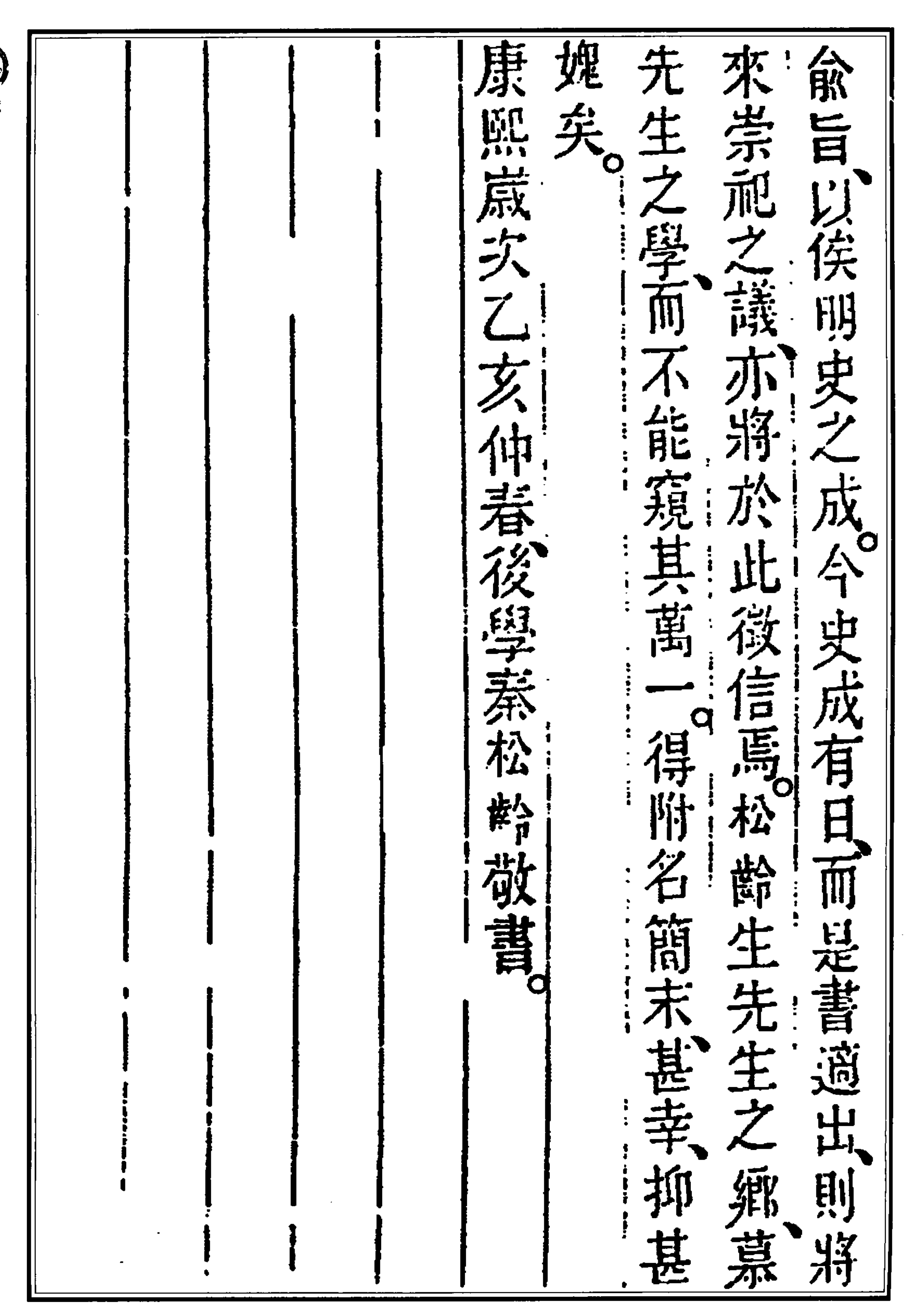
年譜後序

從來不可一日不明者，聖學也。不可一日不持者，世道也。舍聖學而言世道，必入於功利。舍世道而言聖學，必流於異端。若吾邑顧端文先生，眞明聖學以持世道者也。自姚江以無善無惡言心，學者張皇其說，輕實修而尚虛悟，一切居敬窮理之學，槩置不講，而流弊且中於人心。先生出而力主性善，重躬行。未嘗不指本體，而性善即本體。未嘗不言事功，而躬行即事功。其理精，其辭辨，使學者知濂雒之宗傳而不爲他岐所惑，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聖學也。自江陵當國，

以權智馭天下、士大夫尤而效之、不盡敦勵名節。先生在吏部、惟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務、不憚與執政忤、至得罪以去。雖林居、猶與當路者反覆剖白言之。天下於是知君子小人之當辨、名節之當重。此先生之大有功於世道也。歸田後、興復東林、與同志講明斯道、而四方景從、如水赴壑。至今言學者、必以東林爲歸。先生明聖學之心、可以無負。獨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使當時得大用、盡行其道、必使人心正而國脈長。乃兩入銓曹、不久去位、江河日下、卒不可挽。此天實爲之、而先生之所無可如何者也。然而先生沒後、四

十年中士大夫之爭三案者，攻魏璫者與夫列國雜者，大約東林之人。則先生不忘世道之心，寄之諸君子者又何其久耶。先生年譜創始於子爨州公，再輯於孫孝廉公。至曾孫中翰梁汾君，而修潤成編。松齡受而讀之，嘆其事詳而核，體正而雅，凡先生所以明聖學而持世道者，可展卷得之。而當日國事之是非、人才之邪正，亦瞭然可見。此固非顧氏一家之書也。

今天子崇儒重道，數年前，廷臣有請以先生從祀孔廟者，得



俞旨、以俟明史之成。今史成有日、而是書適出、則將來崇祀之議、亦將於此徵信焉。松齡生先生之鄉、慕先生之學、而不能窺其萬一。得附名簡末、甚幸、抑甚媿矣。

康熙歲次乙亥仲春、後學秦松齡敬書。

年譜跋

錫山先賢顧端文公文章道德暨出處大節炳如日星，自鄒忠介迄馬文肅諸賢，業敘而論之，小子言更何所述。惟是年譜一書，不成於端文之日，而成於端文之曾孫貞觀先生之手，則奚容竟無所述也。言偁員是邑久，時一過徵緯堂，爲先生著書地。堂中圖史羅列，十几恒滿，大率皆明末記載及海内名賢傳志書疏，而銓哲檳案、講壇會語之屬尤多。徐詢其故，迺知先生徧考端文行實及當時在朝在野諸人，得一人，必按其人生平言動與端文相發明者，以徵端文

某年某事、令事之初終、月日之前後確乎不爽、而復合之於篋中藏弆往返牋牘、精蒐審核、力之所窮、幾幾有神者告之。至若遡庭訓以昭繼緒之原、冠綸音以識表章之大、序著作以明進學之漸、臚及門以揭道統之傳、其所繫爲甚鉅、而先生之用心於是乎不可及矣。言生也晚、無能窺昔賢萬一。竊謂世之有志斯道者、欲求端文之學、當從是書以求先生之用心、門廡堂奧、庶藉仰瞻彷彿。而言之獲久於是邑、受是書、援筆而述之、抑何幸歟。請亟流傳、以惠來學。時康熙甲戌長至日山陰後學徐永言謹跋。

校記

①忠：疑作「知」。

胡應麟年譜

吴晗編撰
郭齊一審
周斌二審

據《中國史學叢書》本重排

《胡應麟年譜》，吳晗編撰。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胡應麟（一五五一—一六〇二），字元瑞，更字明瑞，號石羊生，又號少室山人，明蘭溪（今屬浙江）人。萬曆四年舉人。性孤介，厭薄榮利，自負甚高。以文學爲王世貞所知，被朱衡譽爲「天下奇才」。晚年益肆力於學，築室號「二酉山房」，聚書四萬餘卷，專事著述，徵引廣博。他治學反對空疏，主張「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所撰《四部正訛》一書，爲古書辨僞，功力極深。著述多達三十餘種、三百多卷，以《少室山房類稿》、《詩藪》、《少室山房筆叢》等較具影響。

吳晗（一九〇九—一九六九），原名春晗，字伯辰，浙江義烏人，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畢生治史，尤致力於明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朱元璋傳》、《明史簡述》、《讀史札記》、《江浙藏書家史略》等。此譜以敘述學行爲主，兼及交遊與家事，突出了譜主在文學創作、古書辨僞、圖書收藏等方面的貢獻，對譜主的學識也有恰如其分的評價。所繫事蹟，一一標明出處，頗可信據。此譜爲迄今記述胡應麟生平事蹟的唯一年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胡應麟年譜

吳晗

蘭溪、胡氏、其先出安定先生瑗。安定先生仕宋、教授於吳、子姓留吳興、遂世世家其地。元末兵起、從蘭溪、五傳而爲贈奉政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富。明萬曆丙午本蘭溪縣志卷四胡僖傳。字寬庵、是爲先生祖父。娶鄭氏、生副憲公僖、是爲先生父。少室山房類稿卷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禮部公質而愿、與兄弟同業賈、獨重然諾、安義命、用是賈日困、復燼於火、家日益貧。仝上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副憲公字伯安、一字子祥、號公泉、嘉靖乙未進士、有胡副憲集、崇正書院志行世。光緒本蘭溪縣志卷五人物志胡僖傳。幼慧、總角已悉讀靈樞、金匱、素問等、窮其說。忽翻然悟曰、大丈夫生明世、當用仲尼周公道沛澤萬里、胡株守一技。亟棄去、業儒、補邑弟子員、試輒高等。時邑中唐太宰龍方請告家居、偶讀其文大奇之、立召見。時副憲公甫弱冠、衣敝衫、草履進、而神采秀澈、風度朗朗、玉立一坐、客盡傾。太宰顧謂坐客、是寧獨藝文、即器識無兩、幾欲以女妻之、奪母命止。然自是遇之獨厚、歲問遺無虛日。己酉一五四九當省試、督學豐城雷公禮行校士、試公文居首、爲閩學使者萬安朱公衡所賞。秋赴省試、獲雋、歸逆宋宜人堂上、懽甚。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先生外大父宋震、字道亨、爲邑中尤埠著姓。爲人倜儻負奇、芥視一第。甚既屢試不售、中棄去、攝古衣冠、築別墅曰雪溪堂、聚書萬軸、臥其中、經史子集、環向恣讀之、間發爲詩歌盈帙。晚尤好方術家言、自長生、黃白、星曆、緯候、鍼石、六甲、五行、無弗治、而獨形家得其宗。所著風水井見輿地指蒙多行

世。仝上。

母宋宜人少茹素、禮三元北斗、而於觀自在如來敬事彌篤。性警穎殊絕、雖不諳筆硯、而諸史百家、稗官小說、下逮傳奇詞曲、屬於耳者終身不忘。善持家、識大體、副憲公之有所建樹、宜人內助之力爲多。仝上。

弟鵬、出副憲公側室唐氏。妹鳳、宋宜人出、均早殤。仝上。

一五五一　明嘉靖三十年丁亥　先生一歲

夏五月念二日、先生生於蘭溪城北隅世宅。類稿卷二十三三十初度抒懷六百字。名應麟、字元瑞、晚更字明瑞、嘗自號少室山人。仝上嵩山歌序：去余家五十里而近、有山曰嵩、穹窿崒嵂、峭倩幽邃、視洛之嵩高、不知孰為伯仲也。旁一峯千仞、秀出巘雲際、若軒轅、浮丘所嘗居者、余因以嵩之少室名之、且為作長歌以紀其勝。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號曰石羊生、又號曰芙蓉峰客、壁觀子。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六十八胡元瑞傳、全浙詩話卷三十四。

先二年、副憲公成舉人、迎娶宋宜人。以家貧親老、設帳授徒於鄉、藉脯脩以給甘毳、江南諸從學就之如雲。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先四年、王世貞明史文苑傳：世貞、字元美、號鳳洲、一號弇州、太倉人。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文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罩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頓起。有弇州四部稿行世。舉進士、觀政大理、與同官吳維岳峻伯、王宗沐新甫、袁福徵履善爲詩社、與歷城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倡七

子詩社、名最高。自號滄溟、有白雪樓集。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傳三。定交以詩文相切劘。山人臨清謝榛茂秦、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字茂秦、臨清人。李攀龍倡詩社、榛爲之長。後被擯、以布衣遊王公間卒。長興徐中行子與、仝上、字子與、長興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官江西布政使、萬曆六年冬卒官。南海梁有譽公實、仝上、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以刑部主事歸、卒年三十六。廣陵宗臣子相、仝上、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仕至提學副使卒官。有宗考功集。先後入社、彬彬稱同調、極一時之盛。藝苑巵言七。

是年楊慎六十四歲、謝榛五十七歲、李攀龍三十八歲、吳國倫二十八歲、弇州四部續稿卷三十九贈吳大參明卿序。汪道昆二十七歲、弇州四部續稿卷三十九贈吳大參明卿序。王世貞二十六歲、張鳳翼二十五歲、王世懋十六歲、焦竑十一歲、沈思孝十歲、汪道貫八歲、李維楨五歲、馮夢禎四歲、湯顯祖二歲、邢侗一歲。

一五五二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二歲

是年、梁有譽以病告歸、謝榛亦出都。李攀龍乃倡爲五子詩、以紀一時交遊、彼此各有和詩。標題雖爲五子、其實當時在都結社者李攀龍、王世貞、宗臣、徐中行、謝榛、梁有譽、實爲六子。藝苑巵言七。

一五五三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先生三歲

時攀龍明史卷二八七、與茂秦有隙、王世貞乃重定五子詩、去謝榛而登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官至河南左參政、歸田後聲名藉甚。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以壽終。藝苑巵言七。

一五五四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先生四歲

是歲、豫章余曰德德甫、銅梁張佳胤肖甫、郢上高伯宗、太倉徐子言相繼入長安社、操觚翰之政。當

時有七子之目，謂前五子及余、張二人也。弇州四部續稿卷四十四陳于韶臥雪樓摘稿序。

一五五五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先生五歲

生五歲，穎慧絶倫。副憲公令出侍客，客占對，必屬授之書，必成誦。類稿八十九石羊生小傳、弇州四部續稿卷六十八胡元瑞傳。

是歲，楊忠愍繼盛論死西市，王世貞爲經紀其喪。王鳳洲年譜。

董玄宰其昌生。

一五五七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先生七歲

先生好學性成，在垂髫時即知耑心經籍。類稿九十二二西山房記：始余受性顓蒙，於世事百無一解，獨偏嗜古書籍。七齡侍家大人側，聞諸先生談説文典，則已心艶慕之，時時竊取繙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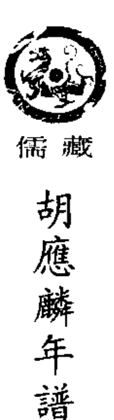
是年，王世貞在山東，官青州兵備副使，撰次西曹所作詩爲金虎集三十二卷，又别集六卷。王鳳洲年譜。

一五五九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先生九歲

從里師學經生業，心厭之，獨好爲古文辭。嘗趨庭請質曰：吾鄉范祖幹、金履祥二先生皆布衣耳，何僅以科名重耶。蘭溪縣志卷五人物志文學胡應麟傳。日從副憲公篋中竊取古周易、尚書、十五國風、檀弓、左氏及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曹植、杜甫諸家，恣讀之。副憲公奇其意，弗禁也。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從副憲公客武林。類稿卷五十五西湖十詠序。

副憲公第進士，公故貧，進士禄薄，值歲大蝗，歷齊、魯、燕、趙至都中，千里地盡赤，迎贈禮部公及母鄭



與宋宜人挈應麟入都、以外舅宋道亨春秋高、固請偕往、寓京邸中。日治二缶、一缶市白粲鮭炙以薦、而一缶所與婦共脫粟苦蕒、多方供張具奉二尊、暨宋公驪倖入不足、簪珥脫繼之。務安厭其意乃已。弇州續稿卷七十九胡觀察傳、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先生隨侍燕市、日與四方賢豪長者游。類稿卷八十五信州土瓜詩序。

楊慎卒於滇。

一五六〇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先生十歲

燕中四方都會、故鬻書藪也。副憲公亦雅負茲好、每退食、諸賈人以籍來、先生輒從臾其旁。市得輒取盡讀。而是時肅皇帝末年、旱蝗迭見、先生大父母復就養京邸、倖入不足、恒乞貸鄉里、以故帙繁而價重者率不能致、間值異書、顧非力所辦、則相對太息。類稿卷九十二二酉山房記。從副憲公往謁周公瑕天球。類稿卷一百十四與周公瑕書。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徵明傳、周天球字公瑕、吳人、以書名世。

鄭太宜人病、副憲公晝宿泣而籲天。宋宜人扶掖視寢、溲衣帶虯結。病十旬、竟不起、奉喪闔家南歸。居憂、瘵悴骨立、闔郡嗟咨其孝。類稿九十一先宜人狀、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外家後宜塘東、每往來哀慕不禁、因建橋以志意、今名其地爲思親橋云。蘭溪縣志卷五胡僖傳。

爲禮部公納天津陳氏女、踰年生子佐。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

十月、王世貞父薊遼總督忬爲嚴嵩父子所構、下獄、死西市。世貞兄弟扶櫬南下、里居不出。王鳳洲年譜。

宗子相臣卒。

一五六三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先生十三歲

十三四爲詩歌、稍稍聞里社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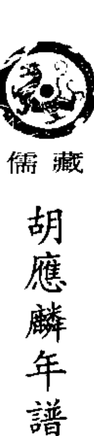
副憲公服闋、以禮部公春秋高、欲終養、禮部公趣之、乃挈先生入都、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仝上家大人履歷述。

一五六五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先生十五歲

八月、華陽博議二卷成。序古今稱博議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尚矣。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夫異匪常經、癖非習見、俾實沉弗祟於周、畢方弗集於漢、貳負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均泯泯乎。亦有麤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輝襲耀、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乃怪力亂神、咸斥弗語、即井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概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略而言之、覈名實、剗浮誇、黜奇衺、奬闒鉅、掇遺逸、抉隱憂、権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指、且以明無當之弗足責云。華陽博議序。

副憲公奉命提調場屋、爬搔宿垢、百廢具振、竣役、條陳便宜十事、將上之、會聞禮部公訃、挈先生奔歸、毀瘠如喪太宜人禮。時公先後治喪、貧愈益甚、聚徒自給、靡寸牘入有司。類稿八十九家大人屬歷述、九十二二西山房記。

百家異苑成。先生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其序云、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



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篇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一卷、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錄二卷、獨異志十卷、纂異記一卷、靈異記十卷、乘異記三卷、祥異記一卷、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記一卷、紀異錄一卷、祖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摭異記一卷、賢異錄一卷。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勿與焉。以所記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僅述異數家、餘俱不行。迺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卻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遺餘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風流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概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二酉綴遺卷中、類稿卷八十三。

一五六六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十六歲

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已挾書從副憲公北下、錢唐、浮震澤、並吳會、金陵、擊楫大江、益東走青、徐、齊、魯境、踰趙入燕、乞食長安市、悲歌薊門、易水間。所至興會感觸、一發於詩。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是時黎民表、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黃佐傳、黎民表字惟敬、從化人。舉鄉試、以能文授翰林院孔目、官至參議。經籍會通四、黎惟敬博雅好古、嘗罄秘書俸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為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瀫水、並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湮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並二書失之。歐大任、明史卷二八七黃佐傳、歐大任字楨伯、順德人。由歲貢生歷官南

京工部郎中、年八十而終。周天球、徐中行、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卿。有二酉園詩文集行世。見四庫總目卷一七八。戚元佐、類稿卷一百十扇頭跋五戚元佐字希仲、檇李人。有青藜閣集。沈思孝、明史卷二百二十九沈思孝傳、字純父、嘉興人。隆慶二年進士。官至右都御史。有行成郊居、西征陸沉諸稿、溪山堂吾美堂等集。見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康從理、字裕卿、永嘉人。類稿卷三十五哭康裕卿五首序、始余十六遊長安、邂逅裕卿於友人席上。裕卿得余詩讀之、即狂叫擊節曰、子珍重、必有聞於世。自是定交無間者十數載。有二雁山人集。祝鶴、蘭溪縣志五字鳴皐、寄籍京兆。以古文詩歌著聞於時。性嗜酒、數斗不醉。胡應麟為作長安酒人傳。經籍會通四、里中友人祝鳴皐、束髮與余同志。書無不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錢悉輸賈人、諸子啼號、凍餒困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童佩、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佩字子鳴、龍游人。家貧、從其父載書鬻吳越間。後買一舫遊四方、帆檣下皆貯書、讀之窮日夜不息。藏書萬卷、皆手自勘讎。嘗遊崑山、執經於歸有光。久之、學益富、詩歌日益有名。有童子鳴詩集六卷、王穉登序、王世貞撰傳。經籍會通四、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秘帙。余筐筴所藏、往往與互易。文彭、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徵明傳、彭字壽承、徵明長子。官國子博士。能詩、工書畫篆刻、世其家。殷都、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無美、蘇州嘉定人。萬曆癸未進士。除夷陵知州、入為兵部員外、歷郎中、調南刑部、京察去官。南海梁思伯、信陽何啓圖、吳下曹子念、吳文仲、燕市劉仲修、江右楊懋功、楚中劉子大、丘謙之、晉陵朱在明、安茂卿、濠梁朱汝脩先後抵燕、發先生藏詩覽之、咸嘖嘖歎賞、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雅會高集、先生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悦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詩藪續編二國朝下、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遘萬安朱衡、類稿卷九十二萬安朱公墓誌銘、字士南、江西吉州萬安人。學者稱鎮山先生。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生正德壬申、卒年七十三。爲所賞識。類稿四知詩序。臨淮小侯李言恭、明史



卷一百二十六李文忠傳字惟寅、文忠八世孫、嗣封臨淮侯、守備南京、入督京營、累加少保。好學能詩、折節寒素。方盛與海內諸賢豪談天碣石、一日耳先生名、亟虛左以上客迎之爲上賓。類稿卷八十二李臨淮青蓮貝葉稿序。按先生又與李惟寅等結南皮社、類稿卷五十八壽李惟寅五辰初度、北海筵中酬未停、南皮社裏歎飄零。青衫白璧連燕市、紫綬黃金歷漢廷。可證。註、余與惟寅嘗合所作論為聯璧編。始結華陽社同社陳思育、潘光統、安紹芳、丘齊雲、朱正初、茅溱、周柱類稿卷五十跋楚游餞別卷。諸人爲文酒之會、旬日不聽出。由是先生歌詩頗傳播長安中、諸貴人往往願交先生。類稿石羊生傳、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

王世貞藝苑卮言六卷刊成。王鳳洲年譜。

一五六七　隆慶元年丁卯　先生十七歲

鄴下宗正朱睦㮮明史卷一一六、朱睦㮮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丘李氏書萬卷、築萬卷堂、丹鉛歷然。萬曆五年、舉文行卓異、為周藩宗正、領宗學。所撰有禮經稽疑六卷、授經圖傳四卷、韻譜五卷、又作明帝世表、周國世表、建文遜國褒忠錄、河南通志、開封郡志諸書。萬曆八年卒、年七十、學者稱西亭先生。最蓄書、饒著述、賓客傾四方。嘗餉先生秘籍數種、並五言八韻。北郡詞林冠、中陽藝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掇香山秀、才如瀫水清。鏗然仝謝眺、邈矣邁陰鏗。綺麗風應遠、沈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數、大曆詎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情。吾慚下里調、焉敢應同聲。經籍會通四。按文中作時年十六、據類稿卷一百十扇頭跋時余年十七、移置此年。

一五六八　隆慶二年戊辰　先生十八歲

春、與祝鶴徒步入西山、裏糧窮極人迹勿到處、所至横盡筆端。彌月歸、倡和篇章盈篋、好事家多歙鄏行之。類稿卷八十八長安酒人傳。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即陶氏說郛中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末載梁武答昭儀化黿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九流緒論下。

南下迎娶妻舒氏、舒允升妹。類稿卷九十二二酉山房記、卷九十五祭内兄舒允升。按二酉山房記、時余年十七、始娶。類稿卷二十庚辰三十初度詩作十八。過吳門、訪周天球不遇。秋杪返燕、再訪之寓舍、則天球又已出長安十五日矣。類稿卷一百十四與周公瑕。時副憲公亦以服闋入燕、太宰蒲州楊博夙耳副憲公名、即出他精膳郎、以副憲公補其處、俸入稍優、於是極意購訪羣籍、凡寓燕五載。類稿卷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九十二二酉山房記。

李開先卒。

一五六九　隆慶三年己巳　先生十九歲

副憲公遷祠祭員外郎。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按蘭溪縣志五胡僖傳、服除、授刑部主事、轉主客郎中。誤。

吴維嶽卒。

一五七〇　隆慶四年庚午　先生二十歲

副憲公遷主客郎中。

時虜俺答以孫把漢故乞欵塞、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隆慶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

降、總督王崇古留之、以為指揮使。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促俺答降、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臾無間言。舉朝難之、不欲許。宗伯潘公晟、咨主客郎副憲公、謂虜一小入、殺傷鹵掠、不可以億計。今納款、歲費不過十萬緡、而於朝廷體甚尊、許之便。諸大臣議以克合。凡宴錫賚予典冊、悉以屬主客副憲公、擘畫處置、鑿鑿中窾、竟俺答世無害。政府大以為材、驟遷秩儀制郎。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李攀龍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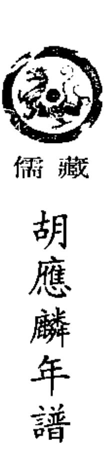
一五七二　隆慶六年壬申　先生二十二歲

穆宗崩、一時登極改元、覃恩賜赦、山陵經筵、幾務旁午、副憲公應之沛然、於是當以大典勞遷九卿、銓曹虛席待。會肅王襲封之事起。先是、嘉靖三十四年、肅懷王薨無子、高祖制、諸親王庶子封郡王、親王絕而將軍中尉繼者、仍故封、不在例。諸郡王於支遠者、不當襲、而近者乃靖王第四子弼柹子輔國將軍縉績。中尉賤、例不封、且屬從父、不宜襲。中尉故富、行萬金中常侍、恫愒扇謗、副憲公不為動、事迫權璫、授旨吏部、出之為湖廣右參議、治稅糧、蓋不踰月而封典行矣。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明史卷一百十七肅莊王傳。

夏、束裝南返、便道還里。中宋宜人顧從宦日久、田園蕪、又先生體素羸、因請留處家、而副憲公入楚督漕糧。類稿先宜人狀、卷三十四壬申夏生日途中作、大泌山房集卷四十六贈湖廣參議胡公序。命下、束裝日、宦橐無錙銖、而先生婦簪珥亦罄盡、獨載所得書數篋、纍纍出長安。自是先生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載、中間以試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所涉歷金陵、吳會、錢塘、皆通都大邑、文獻所聚、必停舟緩轍、蒐獵其間、小則

旬餘、大或經月、視家所無有、務盡一方。迺已市中精綾巨軸坐索高價、往往視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貴重宋梓、直至與古遺墨法帖並。吴中好事者懸貲購訪、先生則以書之爲用、枕藉攬觀、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閣、經歲而手弗敢觸、其完好者不數卷、而中人一家産立盡、亡論弗好、即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經見異書、倒庋傾囊、必爲己物。親戚交游上世之藏、帳中之秘、假歸手録、卷帙繁多、以授侍書。每耳目所值、有當於心、顧戀徘徊、寢食俱廢、一旦持歸、亟披亟閲、手足蹈舞、驟遇者率以爲狂、而家人習見弗怪也。自先生爲童子、至今年日益壯、而嗜日益篤、書日益富、家日益貧。副憲公成進士、歙歷中外滋久、乃敝廬僅僅蔽風雨、而先生所藏書、越中諸世家顧無能逾過者。蓋節縮於朝晡、展轉於稱貸、反側於寤寐、旁午於校讐者、二十年於此矣。類稿卷九十二二酉山房記。其論藏書與讀書、賞鑑與好事之別、曰：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然率有富於青緗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絶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揚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畜書。雄猶校讎天禄、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笥胸腹耳。至家無尺楮、藉他人書史成名者甚衆。挾累世之藏而弗能讀、散爲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歎也。若劉向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又曰：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緬青緗、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經籍會通四。

先生藏書、雖大半集自燕都、而在故鄉搜得者亦復不少。義烏虞守愚侍郎、德煜參政父子、檕樓藏書



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歿後其書悉歸先生。人海記。

入楚省父。類稿卷四十九將之武昌別社中諸友時家君出參楚藩。

王世貞重定藝苑卮言益爲八卷、又附錄四卷成書。王鳳洲年譜。

王世貞自家起湖廣按察、八月抵任副憲、公始與之游。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六答胡元瑞第一書、與胡觀察伯安第一書。

一五七三　萬曆元年癸酉　先生二十三歲

先生自楚歸越。類稿卷百十跋楚游餞別卷。宋宜人患頭風、先生委身醫藥、間日夜扶侍不休。宋宜人頭風良愈、而先生以過勞得清羸疾、因跳匿金華山中。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馳驛過蘭溪、從山中蹤跡得先生、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先生心感朱公知念、無以報、則述公治水顛末、賦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類稿卷九十二建安滕公墓誌銘、滕伯輪字汝載、別號小松、福建甌寧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五二六—一五八九、曰勿失之天下奇才也。滕公讀大奇之、亟移文博士稟先生併檄先生入武林、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讀書萬松精舍、與包穉升、陳立夫、余元采輩同學。類稿卷九十八閏九月望後抵淮上包穉升水部邀集署中二首序。王山人象始從先生遊、類稿卷八十二王生四遊草序。文彭、梁思伯卒。

一五七五　萬曆三年乙亥　先生二十五歲

時侍御蕭公、萬公合試越東西士千人、再拔先生文冠軍。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王世貞官鄖陽巡撫、撰定前後詩賦文說爲四部稿、次年刻成、凡百八十卷。王鳳洲年譜。

謝榛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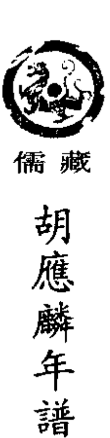
鄉試以經義中式成孝廉。

一五七六 萬曆四年丙子 先生二十六歲

先生始願從赤松子兄弟牧羊窮谷間、中屈意當路、恒匆匆、每攝衣冠、則攬鏡自笑、是楚人猴而沐者。然用二尊人故未敢遽絕去。類稿石羊生小傳。癖嗜古籍、遇有稀刻、雖解衣典質所不惜。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先生舊藏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疋、代羔雁者、私計不足償、並解所衣烏絲直綴、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書之不售、得直慨然。會官中以他事句喚、因約明旦。先生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爲之悵惋彌月。經籍會通三。

秋、王世懋以江西參議赴官、過蘭溪來訪、邂逅蓬茅、片語投合、杯酒揚扢、形骸頓忘、由是始訂交契。類稿卷五十六夜泊金閶寄奠王敬美先生八首序。靜志居詩話卷十四王世懋、字敬美、太倉州人、世貞弟、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有奉常集。

冬、以計偕北上。類稿卷五十、余為五岳之懷久矣。丙子冬、將以計偕北上、適少參王公自秦中過訪、為余劇談蓮花、玉女之勝、且出諸登覽作見示。恍如曳杖從公遊憩太華絕頂者、不勝飛動之想、輒賦七律四章。



王世貞自鄖陽解節歸、除南京大理寺卿、未之任、爲南給事楊節所劾、得旨回籍聽候別用、自是棲息弇山園、身雖退而名益重。（王鳳洲年譜。）

祝鶴卒。（類稿卷八十八長安酒人傳。）

一五七七　萬曆五年丁丑　先生二十七歲

歐大任（靜志居詩話卷十四、字楨伯、廣東順德人。以歲貢歷官至南京戶部郎中。有思元堂、旅燕、浮淮、藗園諸集。）時官虞部、置酒高會、先生與劉紹恤在座、初不相識。劉問張幼于獻翼（仝上卷十三、長洲人、更名敉、國子監生、有文起堂正續集。）曰、何人。幼于曰、胡孝廉。劉猶未知也。曰、今日楨伯會同調、如何濫及舉人。幼于笑曰、胡亦云今日會同調、如何濫及評事。（紹恤時官大理寺評事。玉劍尊聞卷十九。）

副憲公以忤張居正旨、左遷雲南按察僉事、回里小住。（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按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家君被命去楚、吏民遮道留以千數。已乘扁舟浮洞庭、度沅湘、弔九疑、益西南行夜郎、貴竹萬山中、攬觀夷夏大防、天地日月所窮際出沒、凡百日抵滇、文似副憲公雋秩後即由楚赴滇。然據石羊生小傳及胡元瑞傳、則應是於赴滇前折回浙中小住也。王世懋奉常集詩卷十、蘭溪訪伯安胡丈、留飲時郎君元瑞獲雋、雅慕其高才、抵掌論文、幾申旦矣、輒賦一章。又文集卷六胡元瑞詩小序、丙子歲過蘭溪、元瑞方獲雋、將計偕、予幸覩焉。談藝過丙夜、元瑞出示所為詩、為之擊節賞嘆。越歲再一過之、元瑞輒趨迎、為具執通家禮甚恭、而詩每見愈益奇。）

夏、下第北還、杜門谿上。適王世懋來過、顧謂副憲公、阿戎安在、吾願就與語。浹談竟兩晨夕。瀕行、握先生手曰、不佞縱橫藝苑、自于鱗外、鮮所畏、差強人意、獨生耳。生幸及家司寇（世貞）、胡可弗一遊其門。

先是、先生讀弇州四部稿、謂古今文章咸總萃是。幸得世懋紹介、劇懽、輒以尺一通世貞。世貞業聞先生、得先生恨晚、首爲先生序少室山房詩、挈衣鉢授焉。婺書卷四胡應麟傳眉註、元瑞有印章、其文曰瑯琊衣鉢。致書略曰、始者見家弟與曹甥子念稱足下、又見殷無美稱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鮮所畏、獨畏足下與李本寧耳。中略足下宏放奔逸、若飛黃躡景、頃刻千里、而步伐操縱有度、不致負嚙決之累。詩格調高秀、聲響宏朗、而入字入事、皆古雅。足下謂詩文騷賦、雖用本相通、而體裁區別、獨造有之、兼詣則鮮。又謂精思者陋而簡於辭、博識者濫而篤於筆、篤古則廢今、趣今則遠古、斯語也、誠學士之鴻裁、而藝林之匠斧也。以足下雖過於稱僕、而晢於論學、乃爾僕尚何所道、勉旃、深造自得而已。才騁則禦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沉之使實、節促則澹之使和。非謂足下所少而進之、進僕所偶得者而已。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十六與胡元瑞第一書。世貞數期先生海上、坐宋宜人病、未能赴、蓋自是不上春官者六載。類稿石羊生小傳。

當時的學術界受姚江諸儒的影響極深、不尚讀書、崇從頓悟入手。明史二八三王畿傳說、王艮讀書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談說、中理解。賀欽傳、欽學不務博涉、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身實踐、謂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求放心而已。末流至謂學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桎梏也。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鄧元錫傳。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自然、結果自然是束書高閣、輕視著述。在另一方面、可說是無獨有偶、自弘正間、李夢陽倡言復古、操觚雲湧、而咸以讀書爲戒、至有晉魏以還、茫然心目者。文章之盛、幾軼古先、而學問之衰、無逾晚季。至於嘉隆、玄談日沸、即豪特之士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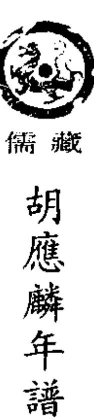


其間、而屬辭者虞議於堆垛、多識者取誚於支離。類稿卷一百十二與少司馬王公。先生與王世貞書極論其弊云、明興、慶陽李氏崛起八代之衰、希蹤三古之上、經秦緯漢、出宋入唐、亶謂不賞之鴻勛、無前之傑思。而運屬榛蕪、功繇草創、擬議之則滯焉弗鎔、采蓄之程隘焉弗廣、兩都而外、誦法靡徵、六季以還、見聞旋廢。以致緣情者病其剽敓、多識者陋其拘攣。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一書。堂堂皇皇地扯起復古的旗號、實際上卻是一句不肯讀書的冠冕話。當然除了模倣以外無路可走、所以這時候的風氣自然成了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了。詩藪內編古上。王世貞致書陳耀文談到這時候的學風、也極示憤慨。他說、中略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讕言之禁甫離齔、即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嗚玉登金、據木天蔾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爲何物語。令人憒憒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根之語、蠅襲蛙傳、以文其陋、而瞷然欲主齊盟、即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蠃也。其稍上者、即操觚之士、攀西京、躡大曆、厭薄宋儒、以爲不足道、實不如宋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使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顧不能沉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嬾事、時時自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窒塞。中略楊用修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敢奉從、然覩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尺豎子所不道、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笑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士如此。弇州四部續稿與陳晦伯書。

談性理者以實踐標榜、掩其不讀書之陋、談文學者以復古號召、倡不讀漢後書之說、兩家互相應和、形成一種淺薄浮泛的學風。即有一二傑出之士、亦復泛涉淺嘗、依傍門戶、不能自立一說、進一解。蠅襲蛙傳、風靡一世。在如此的環境中、王世貞、胡應麟同時發表不滿的意見、同時提出改革的標準、作有意識的反抗。他們以爲文章學問本非二途、在積極方面提出博、精二字、學求其博、義求其精、要深要廣、入之九淵而毋墮於魔、放之八極而毋墮於幻、要高要沉、舉之千仞而毋激於峭、按之萬鈞而毋滯於麤、在消極方面要避除的是晦、是雜、晦則不達、雜則不醇。兩人的見解和目標大抵相同、其持論亦無大出入、並且都能實踐他們所標榜的口號、博極羣書、學誇一世、開一時讀書著述的風氣、在思想方面也不受傳統的桎梏所約束、自有堅定的立足點。這在明代的學術思想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解放時期。不過矯枉過甚、其末流又犯了姚江學者的同樣毛病、事事模擬剽竊、流於空泛膚陋。這一點、在王世貞的晚年、他也似乎見到。他說、

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不爲古役、不墮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爲閏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家必敗矣。藝苑卮言五。

四庫總目一七二即據此立論、批評得頗爲公道、



考七子之派、肇自正德而衰於萬曆之季、橫踞海内百有餘年。其中一二主盟者雖爲天下所擊、體無完膚、而其集終不可磨滅、非惟天姿絶異、籠罩諸家、亦由其學問淹通、足以濟其鶩桀。故根柢深固、雖敗而不至亡也。末俗承流、空疏不學、不能如王李剽竊秦漢、乃從而剽竊王李、黃金白雪、萬口一聲、一時依附門牆、假借聲價、亦得號爲名士。時移事易、轉瞬爲覆瓿之用、固其所矣。

先生父僖與世貞弟世懋爲同年生、又與世貞有交誼。先生之得交世貞、一是由曹子念殷無美的揄揚、二是由世懋的紹介、三是由於先生自身的讀書博學和世貞同聲氣。在少室山房全集和所著詩藪中、雖多推崇琅玡之論、亦由世貞之學問淹通、籠罩一世、心誠悦服、非出矯情也。明史說他攜詩謁世貞、世貞喜而激賞之。所著詩藪二十卷、大抵奉世貞巵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貢諛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貞傳附胡應麟傳。實非持平之論。

一五七八　萬曆六年戊寅　先生二十八歲

家居校讐宋太史詩。弇州四部續稿卷二〇六答胡元瑞第二書。

王世貞致書述欽佩意、略云、足下聚書三萬卷、插架不減鄴侯、日枕席坐臥其中、世間事無足上眉尖胸次者。以僕所見、當今博洽士、陳晦伯可稱無二、然不無書簏之恨、楊用修頗以綴屬稱、而疏鹵百出、檢點不堪。自李獻吉戒人讀書、當今此道彌厄。何意晚歲從少年中得足下、家弟每嘖嘖足下過目不忘、髫丱時讀書幾與身等、今已學無不窺、浸浸有雄視百代意。仝上答胡元瑞第五書。且邀相過、賦贈有一字風雲爭吐氣、千秋日月破藏名、莫誇終古神交在、所見俱應勝所知之句。仝上卷十五再答胡元瑞。

徐中行卒。

一五七九　萬曆七年己卯　先生二十九歲

以母病不與會試。時副憲公在滇、家無長丁、先生家居奉母、其淒落情況、可於其詩中見之。徘徊高堂病、一臥垂十年。既無稚子娛、亦寡羣從援。椿庭渺何處、萬里越滇南。感此去住懷、歲歲摧心顏。夙昔慕巢由、披髮箕潁隅。矧兹烏鳥情、能不懷倚閭。令伯惟承懽、王陽實迴車。亦知軒蓋榮、方寸寡所愉。願言青雲客、矯翼升天衢。君子游巖廊、小人安敝廬。類稿卷十二己卯仲秋復當計偕北上以家母病不赴與諸友言別。

先生既不上春官、燕中遂有傳不起者。胡孟弢汝煥方就試院中、聞之大慟。後王世懋過蘭溪、爲先生言此事、感其氣誼、賦詩謝之。類稿卷十三余既不上春官燕中遂有傳不起者孟弢方就試院中大慟王次公過瀔水為余言之。

新建喻邦相均蘭溪縣志卷四喻均傳、均字邦相、新建人。萬曆七年以進士宰邑、性剛介、不媚上官、不撓權貴。好飲酒、工詩文、與邑人胡應麟最契、相締為文字交。詩藪云、喻詩如浙江觀潮、游雁岩天台、皆高華雄邁、與嘉隆相表裏。十一年、以陞杭州府同知去。嫻於詩、意氣不可一世、以進士來宰邑、獨善先生、游覽倡和無虛日、爲詩酒之交。類稿石羊生小傳。

俞允文卒。

一五八〇　萬曆八年庚辰　先生三十歲

夏、東陽李能茂婺書卷七斯一緒傳、李能茂字仲達、一字允達、東陽人。金華徵獻略、能茂所作有畢爾亭集、武林唱和集、友獮山



房集。來見訂交。類稿卷八十一李仲子集序。其爲詩師先生、先生亟薦之王世貞先生所。世貞亦知之、有雋朗之目、數貽之詩、所以屬之者良重。婺書卷七斯一緒傳。與先生齊名、時稱胡李。蘭溪縣志胡應麟傳、金華文徵姓氏傳略。

五月念二日、先生三十初度、作抒懷六百字。

浮生寄天地、瞬息如風霆。回首塵埃中、倏已三十齡。家人慶初度、漿酒羅前庭。寧知志士懷、百憂坐中並。粵惟肅皇世、婺女流星精。休禎兆前夢、抱送錫嘉名。三冬學頗足、抽翰預時英。才非正平敵、賦奪文考聲。乘髫謁帝里、弱冠棲神京。散髮昭王臺、萬象愁憑淩。悲歌問屠狗、擊筑偕荆卿。郭隗豈佳士、樂生徒老兵。登高望幽薊、長嘯盧龍營。風吹大漠雪、亂洒胡天青。盛時方罷戰、絕塞無王庭。徒令終童策、默默不得鳴。蕭條對短褐、激烈投長纓。飛書入詞社、授簡羅簪纓。羣公競識面、大匠遙尋盟。清談墮玉麈、劇飲呼長鯨。華陽奔空澗、碣石高崢嶸。千言照白日、雙字懸青冥。風塵一朝異、聚散如流萍。衣冠競祖道、卻出長安城。含悽問岐路、息駕還林坰。袖中兩龍劍、錯落埋寒星。窮年臥深巷、白眼橫柴荆。時人不解識、往往呼狂生。咄嗟大運謬、采藥尋仙靈。儵然負瓢笠、獨往事遐征。絕壁聳天姥、飛梁橫赤城。千花鏡湖綠、萬樹錢唐明。金華最咫尺、蘭陰窮絕陘。道逢牧羊子、恍忽黃初平。將隨赤松去、永與塵世冥。寧知浣紗地、物色來娉婷。飛揚覗前事、佔畢起浮名。低頭拂殘蠹、眯目囊流螢。雖勤伯樂顧、豈投國士情。匪乏鍾期知、流水難爲音。遲迴十年內、強半居欹傾。雌黃逐兒輩、粉黛隨優伶。南宮籍初上、東山意彌醒。橫金亦何有、拖玉非吾情。逡巡計偕

歲、屏迹留家庭。爲園寄莽蒼、鑿沼浮清泠。含椒奉高堂、釀秫邀同盟。芳春愴庭樹、雪夜懷原鴒。寧乖四方志、實恐壯節零。遺茲懸弧始。涕淚摧生平。戀舊迹已往、感來念逾嬰。昔居少年坐、今爲強者形。容顏漸凋落、齒髮非神明。千秋竟何以、百歲詎足營。煢煢六尺軀、皇皇五鼎榮。豈無箕山穴、亦有谷口扃、逝將守初服、畢世窮遺經。鴻裁列琬琰、大業垂丹青。藏書遍五嶽、濯足淩滄溟。卻招兩黃鵠、萬里還瑤京。類稿卷二十庚辰夏五月念二日余三辰初度也碌碌塵土加以幽憂之疾靡克自樹俯仰今昔不勝感慨信筆抒懷六百字。

初謁王世貞於太倉、談藝小祇園。類稿卷一百六書二王評李于鱗文語。世貞爲作二酉山房記、蘭溪縣志卷八古蹟、二酉山房在城北後官塘思親橋畔、明胡應麟建。初名少室山房、旁有古棟樹、高接雲漢、俯蔽池塘、夏日濃陰綠縟、暑氣不侵。每倚樹長吟、又嘗刳小舟、架於分枝處、以備游泳。後歸唐驤家、改顏曰古棟書屋。

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以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橐、橐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米生。蓋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爲書、錄其餘資、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避濕、而四敞之、可就日。爲庋二十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爲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爲類十三、爲家三百七十、爲卷三千三百六十。二曰史、爲類十、爲家八百二十、爲卷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爲類二十二、爲家一千四百五十、爲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爲類十四、爲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爲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

飢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護、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解、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他無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几、一博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畏見。門屏之間、剝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几、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讎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隸扁其楣曰二酉藏書山房、而屬余爲之記。經籍會通二。

先生又自撰二酉山房歌、

蘭陰胡生負書癖、早逐劉郎臥巖石。髫年已絕軒冕好、壯歲偏耽窮鬼力。北走燕臺、東走吳、金陵閩越窮江湖。僦居寄廡錄餘燼、負薪織履償逋。陸則惠施水米芾、昏黑忘眠晝忘食。乍可休糧臥途路、詎肯空囊返鄉國。二十四庋羅山房、二千四萬堆琳琅。黔婁妻子困欲死、君山篋笥富可量。上距羲農下昭代、觸手牙籤宛相待。聖神賢哲窮討謨、帝伯皇王罄元會。一榻一几橫疏寮、一琴一硯祛煩囂。焚香獨擁四部坐、南面王樂寧堪驕。類稿卷二十九二酉山房歌。

秋、王叔承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傳、字承父、吳江人。少孤、治經生業。性嗜酒、與李春芳、王錫爵為布衣交。其詩極為王世貞兄弟所許。以布衣終。有四遊集。來訪、訂盟江上。類稿卷十九孤憤篇挽王山人叔承八百字。

冬、王世懋以提學陝西便道過訪先生於溪上。類稿卷一〇六書二王評李于麟文語。

副憲公在滇、以平刁氏叛事爲臺使所重、復官藩參。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一五八一　萬曆九年辛巳　先生三十一歲

五月、綠蘿館詩集刊成、王世貞爲之序、

余始得元瑞於余仲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余覩之、未嘗不擊節三歎也。中略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流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覽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諸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故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故推子相、然不能諱其疏、融而超之、于麟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傳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沈、不深不玄、不沈不堅、入之沈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不見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少室山房類稿王世貞序、弇州續稿卷四十四綠蘿館詩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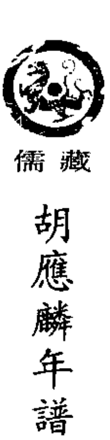
按、據弇州續稿綠蘿館詩集、當是少室山房稿之初名、後復益以他所撰作、合成少室山房稿。江湛然刻類稿時、以此序冠首、而從後名、故綠蘿館詩集之名遂湮也。

副憲公遷官雲南按察副使。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王世貞兄弟以曇陽事被劾、不問、世懋遂乞休、旋里、別築澹園於城西南隅、去弇園半里許。王鳳洲年譜。

一五八二　萬曆十年壬午　先生三十二歲

秋、宋宜人病稍瘳、會副憲公屢自滇發使、促先生與會試。先生顧王世貞相知厚、非假北上無從面、因



努力治裝、過吳謁世貞於弇山堂、留飲晤談、備極歡洽。類稿石羊生小傳、卷三十二壬午秋以家君命北上舟過嚴先生祠戲作。世貞贈詩云、

曰予欲無言、吟詠亦隨廢。塞耳空谷中、足音胡然至。之子匪俗歡、夙昔申末契。掩關二載餘、日與黃卷對。鹵莽一世眸、牢落千古事。聖主御明堂、汝乃隨計吏。應門故所習、踉蹌手其刺。一見肝膽披、軟語若相媚。廚中出旨酒、亦復饒異味。鸞刀縷黃頷、雕盤飣朱柿。秋色在芙蓉、客醒主已醉。四坐且勿驚、見有此人未。但誦子虛篇、何必楊得意。弇州四部續稿卷七元瑞以計偕過吳入訪弇中留飲有贈。

先生垂髫談藝、即耽嗜東西二京。初操翰墨、賦送人之白下、起句云、悲風號枯葉、吹墮上林月。客子將遠行、驅車中夜發。一時名流驟加賞歎、以歷塊期之。弱冠從副憲公長安社中、酬倡大都五言七律、無暇古風。嘗擬作古十九首未就。至是請益世貞、世貞拳拳進先生努力茲道、勉促甚至。類稿卷十二擬古十九首序。自是致力於詩、尤擅古風。與王長公第二書嘗自評其所得云、

追維舞象之歲、拈弄筆墨、銳意成一家言、自樹不朽。而鈍質殘軀、用力愈深、望道愈渺。僅騷人軌域、恍忽有窺。於樂府得其原、於古風得其質、於歌行得其氣、於五七言絕得其韻、近體排律、一章半簡、無大逾人。至數百韻以還、數十篇而外、淋漓浩蕩、點綴不窮。竊窺藝林、靡敢多讓。而尤嗜讀書。自所購藏幾等鄴架、經史子集、網羅漁獵、時有發明。不敢以鴻碩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廢。慨自弘正以來、作者如林、學者如線。楊用修一木耳、風迴瀾倒、故未易支。匪執事崛起盛時、奮臂大呼、

爲六合倡、豈直取輕唐漢將遂姍笑宋元人才。汚隆、邦國榮瘁、詎勿信哉。類稿卷一〇一與王長公第二書。

抵金陵、晤莆田吳霞城。類稿卷七十二憶壬午計偕晤莆田吳公於白下。

入都、湯顯祖義仍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義仍、臨川人、萬曆癸未進士、有玉茗堂集。過訪、時先生適命工櫛髮、欲起、義仍亟止之、對談竟櫛。因相顧大笑曰：竹林風致、何必晉人。類稿卷五十三。時黎惟敬、歐楨伯並在燕、而張助父、陳玉叔諸人以奏計至、胡汝煥、區用孺以射策至、咸以舊好過從甚洽。類稿卷八十三藝葵園草序。

副憲公以與同列不合、自滇致仕歸、時年六十。王世貞爲詩贈之云：三朝循吏贊昇平、一疏歸來萬事輕。隼艫尚沾滇僰淚、漁舠先結峕湖盟。青山甲子從仍數、丹穴鵷雛有嗣名。他日胡威蒙召對、定知能讓乃公清。時元瑞將上春官。弇州四部續稿卷十六胡憲使歸自滇中年六十、類稿先宜人狀。

一五八三　萬曆十一年癸未　先生三十三歲

與屠隆字緯真、一字長卿、鄞人、萬曆庚辰進士、有由拳、白榆、棲真諸集。明史有傳。會都中。隆爲序少室山房稿、云：余與元瑞同舉於鄉、兄弟之義甚好、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年。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内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白榆集卷二少室山房稿序。復爲詩贈之：獨占江湖理釣船、水雲千頃浪花鮮。相思璚樹迷丹嶂、長嘯金華入紫煙。寶劍論心千載上、疏燈照影一燈前。何年同訪牧羊子、門掩松蘿洞裏眠。白榆集卷六燕市逢胡元瑞。

於朱山人汝脩館中邂逅新蔡張九一字助文、按：當作父。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終巡撫寧夏僉都御史。有綠波樓集。明史卷二八七附王世貞傳。片語投合、肝膽形容幾欲爲一、遂成傾蓋之交。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武林雕本僅五十卷、而分門別類、紊亂無章、非野處之舊也。先生少讀鄱陽經籍考、即遍詢諸方、弗獲。至物色藏書之家、若童子鳴、陳晦伯皆云未覩、即瑯琊王氏亦不省有是書矣。至是、忽晤王參戎思延、云前得一鈔本、補綴裝潢、已成完帙。先生劇喜、趣假錄之。王頗以筆叢易、先生持歸、竟夕不能寐、篝燈披讀、迺此特四甲中之一、周爲卷凡百、每篇首綴小引、其後先次第、大都洪氏舊裁。餘卷三百二十竟不可得、然其梗概臚列也。益所藏得百五十卷、無一重見。類稿卷一〇四讀夷堅志。

下第南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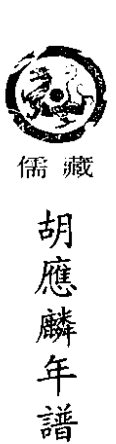
秋、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萬曆十年官浙江巡撫、浙東西二營以減月餉嘩變、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以計平之。官至兵部尚書、卒謚襄憲。有崌崍山房集。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有傳。以副都御史靖浙難、按部過先生里、先生避匆見。張謂副憲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乃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嶽嶽耶。爲我致之錢塘。請得具賓主禮。先生乃強爲錢塘謁、而張公果以上客客之。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會汪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終兵部左侍郎。有太函集。明史附見王世貞傳。道貫字仲淹、道昆弟。有汪次公集十二卷。見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兄弟自歙來游西湖、與先生片語定交、誼逾傾蓋。類稿卷十二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二首序、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繼戚繼光來自燕、王世貞、世懋兄弟來自吳中。秋夜、與先生、佳胤、喻均及他吳越名士大會於湖中。道昆屬先生爲賦寶刀歌、援筆立就、千餘言、奇思滾滾、羣讐賞不置。繼光嘆曰：名下無虛士、果然。類稿石羊生小傳。

先生性孤介、時時苦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品時藻、不能無置雌黄。脣吻有莫生者噪而貪、以品不登上中、恨先生刺骨。會大會湖中、故偏詈座客、欲以爲鬨端。先生夷然勿屑也。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

次夜、喻均復邀同集俞園、均以公事先行、先生與道昆移舟六橋、布席堤上。澄湖月色、萬頃如晝、簫管間作、劇懽丙夜乃散。類稿卷五十七。

道昆邀先生同入弇中、訪世貞兄弟、方舟而入。婁江中途、爲序少室山房續稿云、按四庫總目別集存目六、少室山房續稿十五卷。是編凡兩都集一卷、蘭陰集一卷、華陽集十卷、養痾集二卷、青霞稿一卷。蓋類稿未出以前、隨作隨刊之本也。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癸集上、胡元瑞集十五卷、刊本。蓋即四庫存目本。惟此作四種十五卷、兩都集作二卷、無青霞稿。

元瑞輯詩三百篇、則元美序矣。概以當世二三作者、瑜不掩瑕、由前則推于麟、由後則推元瑞。中之耳目無兩、要以代興。元美自信平生之言、於人無譽。及其脩元瑞也、務入深沉、出自然、期於質有其文、追風雅而薄漢魏。元瑞唯唯、遂輟經藝、罷計偕、時而臥遊、攬百家、獵千古、稱詩視故、筴等抵孤序之初。學士盟葵丘而抵于麟、即元美爭自下。孤獨高于麟而大元美、心竊未敢言。于麟集既行、元美屬孤爲之序、時竢論定、卒謝未遑。頃之、弇州四部稿成、孤始吐私臆、不敢終隱。元瑞起屨而從歷下、放於瑯琊、卒尸元美而祝之、以于麟配、且言大成之尊、柱下亦由、元美之右于麟、瀛海稽天、吞岱宗者、不啻三五、不茹而吐。其斯爲有容夫。以於越少年、直將排泰山、躪梁父、何嘐嘐也。齊吳更霸、魯幸與盟、元瑞業已求多於一匡、魯於何有。且也元美籍籍、孤無庸贊一辭。其進元瑞者兩



端、其言具在。元瑞挾篋固請、善言必三。竊惟言志爲詩、言心聲也。吾道卓爾、惟潛心者得之。元瑞直以稽古而廢明經、尸居而絕戶屨、坐忘而冥合、官止而神行。其心潛矣。潛則沉深、自然之所由出、也。元瑞益矣。其曰刓鋒藏巧、露其質木、此於元瑞何難。揆之天時、必時至而後可。蓋天有至教、各以時行。不春不華、不秋不實。時必有至、天且不違。元瑞早歲之業、則春也。吾見其鉅麗、吾見其日新。及其壯也、春而夏矣。吾見其蕃滋、吾見其峻茂。過此以往、於時而秋。秋實告成、堅矣碩矣。改柯易葉、無用芬華、歲功畢矣。藉令如馳、且盡烏可凌節乎哉。元瑞待之、無所容爾力矣。太函集卷二十四少室山房續稿序。

時與先生偕來弇園者、道昆與弟道貫、仲嘉、張佳胤亦以內召跡至、尋先別去。日游弇中澹園、相與飲酒賦詩。謁曇陽觀、園觀曇陽所作龍鳳諸篆。又次日宴弇園、竟日爲逍遙游。酒甚、道貫倚酒侮先生、先生拒弗受。客謂先生、彼莫生詈者、胡以受之。先生徐曰、莫生者庸詎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太函集卷七十六滄州三會記。按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三金華二名士條及全浙詩話卷三十四所引武林舊聞、誤以莫生與道貫為一、所述與此不同。且據世貞、道昆二人所言、戚繼光亦未入弇、當為傳聞之譌。今將武林舊聞原文附錄於下。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汪太函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王元美伯仲並東南諸名士大會於湖中。仲淹已病、其詩頗有深思秀句、心薄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請弇州曰、公奈何竟以詩統傳元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因出倉卒、不及答。元瑞亦識仲淹氣盛、怒目視。時戚元敬少保實偕三汪渡江、因出軟語兩解之。胡大怒、移罵至目為粗人。戚驚避、促輿度嶺去。滿座不歡而罷。時人作雜劇嘲之、署題曰胡學究醉鬧湖心亭、戚總

兵敗走萬松嶺云云。

九月、先生回浙、世貞以詩送之。

離筵太白肯留殘、欲盡賢豪且細看。青雀又分孤旆色、玉龍空並兩峰寒。驕從麈尾爭名晚、仲淹被酒、與元瑞爭名而鬨。老向刀頭忍淚難。伯玉與余最老而最相知。何事不留三鳳住、王家兄弟少琅玕。弇州四部續稿卷十七送伯玉同二仲元瑞清洋抵玉龍橋望玉山作。

過吳門、訪張鳳翼。野獲編卷二十三、字伯起、吳人。嘉靖甲子舉人。有處實堂集。於曲水園。類稿卷一百十跋張伯起詩卷。

王世貞撰末五子篇、以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五年進士。官終吏部侍郎、謚文毅。有松石齋集、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行世。明史有傳。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二年進士。有大泌山房集。明史有傳。屠隆、魏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有仲子集。見明詩綜卷四十七。與先生爲末五子、各系以詩。

胡郎天挺豪、弱齡富篇詠。突窺濟南室、擺脫信陽境。高嶺秀繁條、何所不輝映。順風揚妙音、疇能不傾聽。沈思窮正變、廣心饒比興。牛耳終自歸、蛾眉竟誰並。已覩千仞翔、徒勞衆口競。弇州四部續稿卷三末五子篇胡先輩應麟。

康裕卿從理、余曰德德甫卒。王鳳洲年譜。

一五八四　萬曆十二年甲申　先生三十四歲

五月、三墳補逸三卷成。書自序、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仲尼贊易、敘書、刪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談、固可疑矣。況乎隋劉炫氏所上也、宋毛漸氏所傳也、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

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粗、文無踳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於春秋戰國、燼於秦、軼於漢、顯於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科斗、其出丘墓。經而參之史、而伍之燕郢、而說之、凡以強之於墳、亡弗協也。質諸倚相所嘗讀、吾弗敢知、以較隋宋之僞書、匪什伯而千萬矣。夫祈招數言、不足當穆天子傳之一簡、而楚臣且以窮倚相、矧汲冢其斐然若是也。吾舉而躋之於墳、以補其亡者、而革其僞者、奚不可也。夫三書之文、世亡有弗偉之、而三書之事、世無有弗悖之。顧余之所槩於三書、則弗惟其文、惟其事也。因稍輯其略、俟好古之士商焉。三墳補逸序。

時先生盛得世貞兄弟揄揚、其所撰詩藪、又不無抑揚、時彥名日益高、忌者亦日益衆、有進譖言於世貞謀間之者、先生去書解之云、

不肖自總丱遊燕、微吟短述、薦紳先達、互締忘年、咸欲引掖門牆、賓諸國士。迺不肖瓣香一炷、未敢遽有所屬也。稍長益蒐讐載藉、綜覽賢豪、知宇宙文章、咸萃執事、側身東望、實始繫心。既因緣次公壇坫、青雲之附、竊幸庶幾。誠不自意執事過相期援、暴之萬乘、授以千秋、感激厚恩、踴躍中夜。妄意斯文正朔、如日中天、護法持教、所當努力、以故遇有謗佛之調達、孽孔之桓魋、無弗昌言疾論、面折其非。而怒螳盈道、桀犬成羣、陷阱之蛙、告海則驚、醯甕之雞、語天則笑、招尤啓釁、實係於此。又以古今才傑、或參商異代、或枘鑿當年、而不肖草莽鄙生、馬牛下走、其於明公分懸位絕。顧以尺簡受知、寸朽蒙拾、神情標舉、興會飛動、即不能如迦葉之破顏、少林之得髓、亦豈敢爲請息之端木、顧後之南榮。而人微力寡、地卑望末、爭名者惡其少達、浮慕者害其精研、娥眉之妬、劇於

專房、駿馬之摧、萌於參乘。莠言日至、浸潤潛投、職此二端、更無他道。客秋上謁、僅得聽聞、退自深惟、既駭且愕。所幸曾參之罪未至殺人、執事之明遠軼慈母、遂使蚊雷肅清、貝錦斷裂、讒人失足、自投有北。娼嫉反走、如放四夷。然而古道凌夷、世途榛棘、亦大可畏矣。至於弇園雅集、狂客嗣興、尤爲可笑。藉令不肖材至駑劣、藉令不肖不遇明公、猶將躑躅中原、據披倡小島、秋蛩春蚓、不竅自鳴、寧至與此輩較量身手、挈競短長。蘇長公云周伯仁腹中所容、迺王茂弘等輩、彼哉彼哉、鄙以下何譏也。不肖久已忽忘、執事拳拳、聊復緩頰、蓋此之不虞、抑又甚矣。奉大教歸業、已杜門息交、抹殺塵世、柱史玄同、莊生齊物、是非臧否、一切置之罔聞。倘天假餘年、沉痾退聽、尚當奮勵六經、摩研四始、模二炎之矩轍、窮七閏之波流、擘調於開元、鎔裁於大曆、馳驅於弘正、歸宿於明公。婆娑一氏之言、仰答非常之遇、且以三餘隙日、綴葺蕪詞、羽翼卮言、俟諸身後。彼呶呶者、惡能恣衷臆於九京、闞唇吻於百代哉。類稿卷一一一報王長公。

一五八六　萬曆十四年丙戌　先生三十六歲

北上入都會試、晤李惟寅。類稿卷八十二黃說仲詩鈔序。

二月、四部正譌三卷成書。自序：贋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疣附贅、假托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亡慮十之六、嘻其甚矣。然率勿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贋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衒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渺淺也。余不敏、大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僞、例爲一編、後之

君子欲考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嚮矢。知我罪我、亦匪所計云。四部正譌序。

先生在此書中將歷來僞書之由來及作僞者之心理作一科學的分析、他説、

凡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

一、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

二、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

三、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

四、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絶、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

五、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

六、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

七、有憚於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

八、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

九、有襲取於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

十、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

十一、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儒行紀之類是也。

十二、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

十三、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

十四、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十五、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

十六、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二說尚難信、譚事僅羽流所述、向子期與嵇阮諸文士友、而絶不為言、姑據前人載此。

十七、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

十八、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贋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錄、黄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辯其非是者。

十九、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

二十、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四部正譌上。

另又提出八個覈別僞書的步驟。

凡覈僞書之道、

一、覈之七略以觀其源。

二、覈之羣志以觀其緒。

三、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

四、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

五、覈之文以觀其體。
六、覈之事以觀其時。
七、覈之撰者以觀其托。
八、覈之傳者以觀其人。
覈茲八者而古今贋籍亡隱情矣。四部正譌下。
經過這一翻覈核後他得到兩個結論第一是四部書真僞的比較率、
一、凡四部書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
二、凡經之僞者易爲盛、緯候次之。
三、凡史之僞雜傳記爲盛、瓌說次之。
四、凡子之僞道爲盛、兵及諸家次之。
五、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衆。
第二是僞書的真僞成分的考定、
一、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連山歸藏、子夏、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僞者也。
二、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僞者也。
三、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僞錯以真者也。黃石、鶡冠、燕丹三子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名號為此、非謂真

三子作也。

四、管仲、晏嬰、文中，僞真錯者也。

五、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訛也，皆不得言僞也。

六、素問、握奇、山海，其名訛也，其書非僞也。

七、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僞也，即以僞乎非，戰國後也。四部正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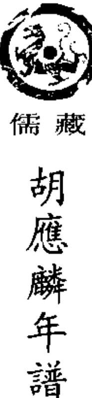
秋，下第南還，偕汪道昆過弇中訪世貞。類稿卷一百七跋鍾元常季直表。會得家報，舒夫人舉二男子，先生初以嗣續爲憂，至是脫帽歡噱，抗眼一世。弇州四部續稿卷一百八十七與張助父第十一書、奉常集卷十二友人胡元瑞詩豪振代顧盼箕裘頗有嗣續之念今聞得雄喜賦。道昆乞鍾太傅季直表觀之，世貞默然良久，曰：是月以催科不辦，持質諸就李項氏矣。先生舟迴，訪項氏，假其所藏彝器及遺墨，遍閱，則此帖儼然在云。類稿卷一百七跋鍾元常季直表。

先生自以體弱嬰肺疾，慮忽淹沒，致無徵於世，是年禮闈罷歸後，即自草石羊生小傳，備述生世學養。後二年，王世貞所撰胡元瑞傳即據此粉飾成。自是不上春官者凡十載。類稿卷八十四送鍾天毓歸苧羅序。

據石羊生小傳，先生是年前撰述有：

甲、所著書

壹、已刊者



一、寓燕、還越、計偕、岩棲、臥遊、抱膝、三洞、兩都、華陽。類稿卷八十三赤松稿、今名華陽。蘭陰、畸園、邯鄲、養疴、婁江、白榆、湖上等集六十餘卷，二筆叢三十六卷，三弇州律選六卷。

貳、未刊者

一、六經疑義二卷，二諸子折衷四卷，三史蕞十卷，四婺獻十卷，五皇明詩統三十卷，六皇明律範十二卷，七明世說十卷，八古韻考一卷，九二酉山房書目六卷，十交遊紀略二卷，十一兜玄國志十卷，十二酉陽續俎十卷，十三同姓名考十卷。

乙、蒐輯書

一、羣祖心印十卷，二方外遐音十卷，三兩司馬錄二卷，四考槃集十卷，五談劍編二卷，六采真游二卷。金華經籍志卷二十一作采真錄。七會心語二卷，八百家異苑若干卷，九校讐宋太史集若干卷，十經籍會通四十卷，十一圖書博考十二卷，十二諸子彙編六十卷。仝上作十六卷。十三虞初統集五百卷，十四劉孝標、駱賓王遺文。

一五八七　萬曆十五年丁亥　先生三十七歲

遊金陵，扁舟淮汭，謁王新建承勛，故通家也。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傳：承勛，守仁孫，萬曆五年襲封新建伯，督漕運二十年。始識天台黃維輯，後爲序其黃說仲詩草。字說仲，天台人。有黃說仲詩草十七卷。見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

王世貞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懋自南太常卿移病歸。王鳳洲年譜。

一五八八　萬曆十六年戊子　先生三十八歲

秋、蘇君禹以督學行部婺中、先生爲文訟先賢駱賓王、並集駱氏詩文關涉者及前人遺論、刊爲駱侍御忠孝辯。蘇爲移文祀駱於鄉。史書佔僤四、類稿卷八十九補唐書駱侍御傳。

奉父命北上就試。至杭而病寒疾、驚風喘息、猶黽勉前發。十月舟次瓜步、饔飧並廢、絶食五旬、藥餌徧嘗、積久不愈、自疑不起。會王世貞屢邀相過、因丐作小傳。世貞慨然屬草、信宿文成、淋漓萬言、咸謂極筆。攬誦沉疴頓減、已稍進匕箸。類稿卷八十三養疴稿序、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類稿卷一一〇周公瑕書王司寇石羊生傳跋。

據世貞撰傳、先生在此三年中著述有、

一、詩長嘯集等二十餘卷。按此云二十餘卷、當指新作而言。因前年作自傳時已有詩六十餘卷、歷二年、不後應、按後應當作應後。數少于前也。

二、筆叢四卷。

三、史評十卷。

四、古樂府二卷。金華徵獻略作擬古樂府二卷。

五、隆萬新聞四卷。金華經籍志卷二十一作二卷。

六、隆萬雜聞六卷。仝上作四卷。

七、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仝上作十二卷。

八、澄懷錄一卷。

九、抱膝編十卷。

十、真賞編十卷。

十一、會心語四卷。按較前年增二卷。

十二、唐詩名氏補亡若干卷。類稿卷八十三唐詩名氏補忘序。

十三、二酉綴遺三卷。

十四、他書未成者數百卷。

王世懋卒，以病不能赴弔，寄挽章七言八首致奠。類稿卷五十六夜泊金閶寄奠王敬美先生八首序。

弟鵬生。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十六答胡元瑞第二十札、類稿先宜人狀。

戚繼光、莫如忠、張佳胤卒。

一五八九　萬曆十七年己丑　先生三十九歲

春，返棹南還，舟過吳門，周天球公瑕來訪，語次，世貞新作讀之大詫：「子何幸以一災致千秋名，吾茲且樂附驥尾。」先生亟請天球以蠅頭錄之，天球曰：「子能輟棹三日則可。」因易艋舴入豐門，訪張鳳翼兄弟，復乘月過訪周，懋修、暢飲兩晨夕。比返金閶，則天球持冊遲舟中久矣。類稿卷一百十周公瑕書王司寇石羊生傳跋。

四月，九流緒論三卷成書，自序云：

子書盛於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於六朝唐宋之間、其大要二焉、獵華者纂其言、覈實者綜其指。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並軼勿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辯、高渤海之略、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序次其源流、而參伍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於二家之勿能合、則於誦讀之暇、遍取前人銓擇辯難之舊、以及洪氏隨筆、晁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稍復傳諸作者履歷之概、會爲一編、時自省閱。第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單詞片藻、品隲尚繁、並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誚於大方。己丑北還、臥痾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捃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剞氏、備一家言。凡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九流緒論序。

先生以爲諸子流別、因時代變遷、諸家互有損益、前人所定、不能適用於今、云。

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時三家至衆、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爲一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而七略中存者十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橫、業皆澌泯、陰陽農圃、事率淺猥、而儒及雜家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千計、敘子書者猶以昔九流概之、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兵、刑一也、而兵不列九流。道、釋一也、而釋未入中國、皆當補。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墨縱橫書傳僅三數種、今又無習之者、不當獨為家。

余竊病焉、應更重定、除去墨、名、法、陰陽、縱橫五家、而益以兵、術、技、道書、釋典五家、合成

一、儒家

二、雜家　總名法諸家、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

三、兵家

四、農家

五、術家

六、藝家

七、說家

八、道家

九、釋家

各家之棄取標準爲、

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

雜主飾治捄偏而傍蹊末學之談附之。

兵主法制權略而縱横占候之籍附之。

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

術主蓍龜曆筭而禽星雜相之技附之。

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弈繪畫諸工附之。

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錄附之。

道主冲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

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九流緒論上。

先生所撰二酉山房書目當即依此分部類居書雖不傳我們見了此文亦可稍得其梗概其訪書經過、先生自云

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遍歷燕吳齊魯趙衛之墟、補掇拮據、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收集僅茲。至釋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臨安也、閶闔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歷閱、大概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跡所經、金陵、姑蘇、皆未嘗久寓。他如廣陵、晉陵、延陵、就李、吳興、皆間值一二、歙中則余未至也。經籍會通四。

六月杪始抵家。類稿卷一百十二與大司寇王公。與王世貞書具述所志及家居生活云、

杜門谿谷、宿疢漸平、學步邯鄲、近亦稍稍。二親堂上、兩孩膝前、三萬軸縱橫案頭、不腆敝帚數十卷零落筐笥。戲采弄雛之暇、拂拭遺編、刊定故業、與蠹魚醯雞爭雄長鼠穴中、聊復自快。五畝之隙、旁構小園、蓬蒿蔽虧、闢行逕僅容雙屐、飛流千頃、環帶其前、喬木數株、掩芾其右。蒲團竹几、了無人聲、散髮赤腳、坐送餘日。籬根繫小舴艋、興至出遊于篷底、瀹佳茗、焚妙香、沿洄落花、

信其獨往。當景物會心、劃然長嘯、二溪童歌鷓鴣、舞鸜鵒以佐之。行道聚觀、咸謂襄陽米顛、復覩今代。晴天爽月、雪晨風朝、時或岸高幘、扶短笻、憩平疇、躡幽徑、尋僧遠寺、振衣高岡。麋鹿爲羣、猿鳥相狎、無次公之慟哭、有林慮之忘憂。庶南華之達生、幾右軍之樂死。回憶客冬瓜步、恍若隔世。非執事存恤撫摩、胡以今日。惟是吳越千里、美人一方、鱗羽浮沉、起居離索、此曹生所以長嘆於轉蓬、杜子所以馳懷於春樹者也。

嬰疾以來、人間世事無復縈繫、惟著述一念、耿耿方寸、未能遽灰。不幸宿生障業、纏糾膏肓、雖司命末如之何。且忝竊國士之知、荏苒二十載、萬一無狀、爲門牆羞。用是竭其疲猥、不敢自畫、惟執事始終教督之。

冬杪以藥物屏除人事、呻吟歲月、紀述道途、復得韻語垂二百篇。通計舊稿、五七言律不下千首。自餘諸體合聚、數亦相當。第不肖於兩漢樂府古詩意有獨會、日坐應酬、不遑操筆。今欲盡棄唐風、專精斯業、務得其恍惚、備明一家。行有餘力、旁及魏晉、下沿六朝、戶擷其華、家饜其粒、不僅作昔人擬古、一臠數胾而已。二氏歌行、氣骨可逮。至於變化恍忽、俟之神情。若陳隋盧駱、蹊逕具存、綴屬之工、匪所患也。期以十年、削迹庭戶、庶幾此懷。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三書。

七月、經籍會通四卷成書。按石羊生小傳作四十卷、此僅四卷、內分一源流、二類例、三遺佚、四見聞四部。味其自序所言、當以明代撰述為主。本書卷三、鄭氏通志概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馬氏通考獨記存書、而異時闕逸之篇靡從考究、且自勝國以後未之及也。余自總丱之歲、溺志斯途、南北東西、訪求二十餘載、經史子集類次贏三萬編、誦讀茲深、犂然有會。間以暇日、會萃

二書、並四代藝文、諸家目錄、以及儒先月旦、文士雌黃、續附勝國皇朝製作、稍以己意、列其指歸、析類分門、綜為一集、庶千載簡帙之廢興、百氏編摩之得失、一目可以盡其大都。而卷帙猥繁、殆至百數、尚未能脫稿云。是則傳所標四十卷、僅其中之一部、而此四卷又四十卷中之一部也。自序、

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考、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於勝國紀列、纂修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藪澤九流、紬繹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觀也。昭代綦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比迹黃虞。惟是經籍一途、編摩尚缺。概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繁、筆研靡資、歲月徒曠耳。夫以覇閏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據墳索、忝竊雌黃、矧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鴻裁、彪炳宇宙、而脞談冗輯、闊略曩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棁藻、稍銓梗概、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嚬笑、抑以爲鴻博之前驅云。經籍會通序。

史書佔畢六卷成。自序、

余少而好史、佔俾之暇、有概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曠日彌月、浸浸數十百條。己丑北還、養痾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顧向篋中、塵壒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強半蠹囓鼠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珷玞、千金敝帚者、而竊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銓擇、離爲四篇、內以辯體、外以辯時、冗以辯誣、雜以辯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子輿氏之辯、弗得已矣、子是之辯、其得已與。毋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亡以答、因題曰史書佔畢而藏之。史書佔俾序。

十一月初一日午、宋宜人卒、距生嘉靖辛卯、年五十九歲。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



莊岳委談二卷成書自序、

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邇言亡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聽途說、其言之尤邇者。迺秕糠瓦礫、至道之精奚勿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瑣猥、存而莫論、博雅君子、齮齕天人、拮據古始、閭閻耳目、或且未遑。謁謬雲仍、詖淫展轉、稱名日戾、取義日淆。余竊慨之。殷憂暇日、紬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剗剔誣僞、泝溯本真、彙爲一篇。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諸齊東之野云爾。莊岳委談序。

唐同姓名錄撰成。

頃遘幽憂、屏居郭外、蕭然半榻、僅唐史一編。案頭日取閱之、見其中姓氏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韓翃數人。因益取稗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爲廣見洽聞之助。其異代姓氏同者、不可勝記、將別有編錄、不列此中。其已見王長公藝苑巵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史書佔俾六。

詩藪內外編刊成。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三書。

蘇君禹以擢官嶺右、特檥棹蘭陰、訪先生於溪上、感舊論心、達旦忘寐。類稿卷五十六送蘇君禹觀察之嶺右八首序。

一五九〇　萬曆十八年庚寅　先生四十歲

正月、丹鉛新錄八卷成書自序、

楊子用脩拮據墳典、抉摘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内、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八綖、靡不該綜。即惠施黄繚之辯、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瑜瑕、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槪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說、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於前人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剽剟陳言、矛盾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戍滇、罕攜載籍、紬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修往哲、隻字中窾、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翳、當由傳錄偶乏藎臣。鄙人於楊子業忻慕爲執鞭、輒於佔俾之暇、稍爲是正。甕天蠡海、亡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於楊子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夫。丹鉛新錄序。

汪道昆、道貫兄弟以手札招先生往會於嚴陵、期仲秋入新安。行有日矣、會聞王世貞病、不果。類稿卷五十七、類稿卷十二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八首序。

四月、王世貞乞休回里、鍵户謝客。王鳳洲年譜。

七月、藝林學山八卷成、書自序。

用修生平纂述無慮數十百種、丹鉛諸錄其一耳。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編、則不佞錄丹鉛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間亦有未易懸解者。因更掇拾異同、續爲錄、命之曰藝林學山。客規不佞、

子之說則誠辯矣、獨不聞之蒙莊之言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昔河東氏非國語而非非國語傳、成都氏反離騷而反反離騷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嘵嘵焉數以辯譁其後、後起者藉焉、子其窮矣。夫丘陵學山而弗至於山、幾子之謂也。余曰、唯唯。竊聞之孔魚詰墨、司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楊、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於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方茲藉手、而奚庸目睫誚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魯人也。師魯人以師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學用修、用修無亦逌然聽哉。藝林學山序。

聞王世貞病亟、馳小艇過婁江、踉蹌走弇山園、比至、世貞病已革、執先生手曰、吾日望子來而瞑。吾續集甫成編、子爲我校而序之、吾即瞑弗恨矣。先生唏噓應命。初擬一間之後、取餘杭陸入歙、訪汪道昆。而世貞晨夕挽留、先生亦惓惓、瀕發復止。臥世貞故所居來玉閣中、再閱月、雪涕與世貞別、抵家則歲行盡矣。類稿輓王元美先生二百四十韻序、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八首序。

十二月二十四日、王世貞卒。掎摭世貞履歷、閉戶一月、草二百四十韻二千四百言長詩哭之。仝上。

一五九一　萬曆十九年辛卯　先生四十一歲

春、偕方翁恬太函集卷二十六白社尋盟小引。入歙、謁汪道昆於太函。道昆以詩招先生入白榆社。結社枌榆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几、流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迅速到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太函集卷一百十九招元瑞入白榆社。類稿卷九十白嶽遊記。汪道貫病臥已三載、聞先生至、特強起偕遊桃溪、岩市、與劉子矜、方翁恬同遊白嶽、脩社白榆。類稿卷十二別汪仲淹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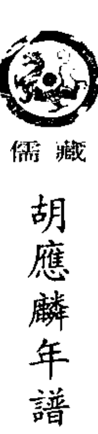
序。傾倒留連、窮極勝賞。道昆爲序少室山房四集云、

昔濟南先五子鳴江左、猶然自下。濟南非先秦兩漢不讀、江左無所不窺、一務研精、一務博洽、蓋遞爲桓文矣。余則以善爲濟南也者不必得一江左、善爲江左也者不必失一濟南、故推賢惟峨眉、而自比於滄海。其言出於江左、則亦由衷、始不佞以臆言之、孰爲兩大、蓋高者有畛、大者無涯。元瑞未及見濟南、故嘗經其畛矣。其嚮往江左、直以爲百谷王。江左之言曰、自北地不貴多聞、率屏載籍。斯人寧賈吾勇、殆且先登。余嘗程材於作者之林、推乎吾前、吾得濟南、輓乎吾後、吾得瀔水。天假吾年、吾願爲多財宰矣。癸未之秋、余遇元瑞東省、方舟而入婁江、少室山房初稾成、長公序矣。中道並出續稿、屬余序之。兩家之言不約而合、諸賢豪日攝元瑞、胡然俛得兩家。後七年、胥命嚴瀨、乃更出別稿、是爲詩藪。內外編、余益多元瑞語、具序中。其年、喪長公、滄海劫矣。元瑞西入白榆社、相視霑襟、載出筆記十編、命曰叢稿、復屬余序。近則成都、博而不核、弇山核而不精、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摶搖而契溟涬者耶。少室山房類稿序。

留新安再閱月、先生瀕發復止數四。道昆固要以修禊後同過弇園、修絮酒之敬。既道昆以道貫病、故改訂仲秋、先生遂前發。道昆輕舠餞送百里、執手惓惓、且撰記送之東歸。類稿卷三十白榆歌別汪司馬歸婺中序、太函集卷七十七送胡元瑞東歸記。

再過太倉、弔王世貞。

同邑趙志皐明萬曆丙午本蘭溪縣志卷四、字汝邁、別號穀陽。舉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九年入閣。二十九年卒官、謚文懿。有四



遊稿、趙文懿集。以禮部尚書入相。志臯先與先生相習、為詩酒之交、以詩賀之。其八云、上相同心日、真儒佐命年。白麻初翌聖、黃閣驟招賢。吐握迴三代、吹噓動八埏。肯教楊馬輩、頭白臥林泉。類稿卷三十四少宰趙公拜相寄賀八章。

汪道貫仲淹卒。類稿卷三十四司馬汪公以仲淹訃至寄輓二章。

一五九二 萬曆二十年壬辰 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有別業在瀫溪之南、平湖遠岫、幽谷長林、有春瀫草堂、華嚴精舍、談玄室、柳莊、薝蔔齋、芝坪、嘯閣、滄浪亭、梧陰館、蘿月軒、叢桂山房及苾芻園、明霞洞、柴桑里、梅嶼、瀟湘島、芙蓉汊、烏石崗之勝。登頓沿洄、頗擅獨往之趣。效右丞輞川體為五言律三十章、一時名士多相屬和。類稿卷七上。

遊杭州。時馮夢禎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終南京國子祭酒、有快雪堂集。結社湖上、集俞羨長、潘景升、吳泰寧、德符、王象戚、不磷、戚伯堅為淨土之會、先生與焉。類稿卷六十三。

十一月、玉壺遐覽四卷成書、自序、

方丈之宮、周加堊焉、一闞如竇、月光入四壁、瑩然。友人習道家言者、顏其楣曰玉壺。壺中空無常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僅道書數十卷。石羊生既從赤松子遊、歸憩壺中、日嗒然几上、寤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細萬物、揆諸大道、允矣。即放言六合、要以明縣寓之無窮、破牆面之皺識。自秦漢諸君慨慕長生、而弗繇其道、顧褰裳濡足於瀛海間、於是方士家言雜然並興。淮南、厭次、以說張之、勾漏、勾曲、以詞文之。逮今所傳五城、三山、絳宮、璚樓、諸仙聖儀衛章服、一胡紛紛

麗詭也。余鄙且怠、未必夙規於大道、益之病、靡濟勝資、朝夕一壺、如守五石瓢。其於六合之外、猶之坐井而闚、又惡能鏡厥是非。第集其言尤侈者著於篇、以當臥遊、曰玉壺遐覽云。玉壺遐覽序。

時易惟效守衢州、屢遺書促駕往游、因於是月往訪。類稿卷一百十九報張茂才。

十二月、雙樹幻鈔三卷成書。自序、

為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為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之於長生、由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即未能長生、而足以亡擾於事物。苦空矣、即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為老氏者之日支也、而翀舉之說長。為釋氏者之日誕也、而輪迴之證夥。彼其以匪翀舉蔑由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蔑由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渺矣。雖然、翀舉輪迴二者鈞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於有者也。層城閬苑之巍峨、光音淨樂之瑰麗、幻而究於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園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為好幻矣夫。雙樹幻鈔序。

趙志皋自燕中手書促駕、以詩謝之。其二云、蒼蒼雲霧繞魚磯、漫說商顏戰勝肥。文室擬從三島借、尺書仍傍九天飛。肩攜瓢笠來青瑣、夢掩琴尊出翠微。清切上台連紫極、不煩河畔訪支機。類稿相國趙公促駕賦謝二首。

副憲公是年七十歲、有家大人七秩恭賀四首。類稿卷三十四。



一五九四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四十四歲

挈家入京應試。時先生不應春官已十載、至是曩時髻鬌交遊、悲歌屠狗之倫、什九物化、間一二存者李言恭輩、僅僅如魯靈光。每曳履黃金故臺、盱衡四壁、陰風颯颯然、萬里北至、若相對欷歔華陽碣石間、爲之感慨無已。類稿卷八十四送鍾天毓歸苧羅序。

避囂寄居潞河、寓胡穀元家。諸友好從遊趙汝元、陳仁父、黃爕卿、王至卿、茅厚之、胡靜父、方伯苓、徐彦伯、王孟博、吴雲從、陳子卿輩晨夕相過酬贈。類稿卷六十二、卷六十五。卷十六惟寅以書覎馳使潞河適滕人偶舉一子走筆賦答、卷七十二寄居穀元池亭陳生為除室張榻酬以二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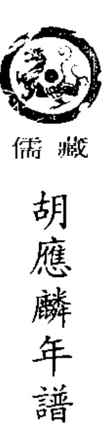
五月五日、先生滕人舉一女。此女後適同邑趙三極。三極字一兼、父世寵字承父。明萬曆丙午蘭溪縣志卷五、趙世寵以歲貢授鴻臚寺序班。三極以孝著聞。光緒蘭溪縣志卷八古蹟、思親亭在思親橋上、明按察副使胡僖建。嗣後有孫壻徐三極事親亦以孝著、為之再次修輯。誤作徐三極、即趙三極也。三極與先生之戚誼見萬曆甲寅良貴堂重刊本少室山房筆叢趙世寵序、余葭莩元瑞得攜孺子三極造二酉。卷首款識題安定胡應麟明瑞著、南陽趙世寵承甫校、壻趙三極一兼梓。又按類稿江湛然序、鴻臚趙君文鎮董其成。文鎮疑即世寵之別名。十五日、復舉一男、趙志皐命館人除館授飧以待。會産二雛、不及赴。類稿卷六十二。

時日本侵朝鮮急、自前一年李如松敗績碧蹄館後、石星爲兵部尚書、力主封貢、以沈惟敬往來遊説其間。沈故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士楨野獲編卷二十三字常吉、樂清人。家奴、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以

賣水自給。惟敬暇時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星經略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遊、惟敬日與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授遊擊將軍、奉使日本、而封貢之說起。甲乙剩言沈惟敬。趙志皐以東事憂瘁、時或兼旬不起、先生往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座、志皐謂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先生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游擊去頭、便是膏肓去體。志皐爲之默然。甲乙剩言趙相國。與嘉禾姚十犇叔祥論古今四部書。姚見先生家藏書目中有干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先生應之曰：此不過法苑、御覽、初學、藝文、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土窟掘得耶？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篋中五分之一耳。甲乙剩言知己傳。

一五九五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四十五歲

會試下第、撰天上主司以寄慨云、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闘擊而覺、爲之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認言破無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題名碑錄賜進士及第第一甲第二名湯賓尹、直隸寧國府宣城縣軍籍。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憒憒、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



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甲乙剩言天上主司。場後、吳孺子光緒蘭溪縣志卷五字少君、號病鶴。讀書、善吟詠、工山水。有一大瓢、摩挲如玉、一日爲盜破、抱泣數日夜乃去、因自號破瓢道人。好游、足跡遍東南。當世名流以其高清寡欲、咸與締交。後卒於梁谿、年八十二。有吳少君集。忽從北來、人寄先生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真、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孺子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先生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脩齋頭、以口語相謔、趙士楨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野獲編卷二十三胡應麟以丙子舉孝廉、其名噪一時、王弇州至欲以衣鉢傳之。才情贍洽、多所淩忽。乙未赴南宮、與同里趙常吉酒間嘲謔、戲呼趙爲家丁。趙拔刀刺之、踰牆得免、由是稍輯。齋頭、以口語相謔、趙士楨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脩力救、先生得絕袖遶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先生生平所遭最大危厄也、乃從朋友得之。甲乙剩言吳少君。沈德符記先生是年場後事跡云、是年場後、試內閣司誥勅中書官、例取乙榜二人、胡與首揆趙蘭溪志皋。密切深交、面許必得。時論亦服胡聲華、咸無異議。既題請欽定試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粵東張孟奇萱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孟奇、博羅人。萬曆壬午舉人、授殿閣中書、歷戶部郎中。有西園全集。得之。張蓋納賂於首揆紀綱祝六者、先爲道地矣。張入中秘、出爲戶部郎、榷稅於吳、橐金巨萬、今以養母予告、其自奉王公不能過也。張亦以詞賦自命、人偉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枯瘠。云或云、張預聲言、胡倘見收、當嗾言官並首揆彈治之、故胡托病辭不試。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伉、不屑隨時俯仰、既失意歸、旋發病卒。野獲編卷二十三金華二名士。

挈家南歸、與王永叔並舟過濟南、阻雪。十一月一日夜、次南旺舟中、舉一子、賦百二十韻紀雪、有嶸驚歲暮朗潤報年豐、蘭舫欣聯鷁、桑弧慶得雄余是日適舉子。倦遊秦邸外、乘興越溪東余方挾策東歸、而與永叔聯舫。之句類稿卷四十七乙未仲冬朔舟次濟南大雪一百二十韻、卷三十八仲冬朔舟次南旺閘中暮夜得雄燈下發書及家大人信來志喜四律。

周天球、馮夢禎卒。

一五九七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四十七歲

夏、寓杭州舊所、從游王象祝如華來謁。類稿卷八十二王生四游草序、卷七十七祝如華舊從學詩忽扁舟來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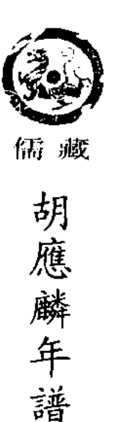
一五九八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四十八歲

北上至吳門、得妻舒氏卒耗、馳歸。歸而副憲公疾作、先生委身藥物、奔命巫醫、寢食俱廢。類稿卷一百十七報張大參知睿父。未幾、愈。先生侍養左右、楗關蓬莽、幾與世絕。類稿卷六十五。

六月、萬世德以巡撫天津僉都御史經略朝鮮。明史神宗本紀二十六年。先生以詩送之、其四云：輝煌珠履將壇從、奕葉金貂帝眷濃。座上短衣容薛荔、尊前長鋏叩芙蓉。扶桑日出消千蜃、細柳天迴駐六龍。可念茂陵詞賦客、當鑪憔悴謁臨邛。類稿卷六十二送萬伯修中丞之朝鮮。

一五九九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四十九歲

北上就試、臥病清源禪寺。類稿卷四十一清源寺中戲效晚唐人五言近體二十首序。以久未得副憲公音問、復暫歸。賦詩別友人徐參知云：一舸晨移越海濆、邊淮林葉正紛紜。飛揚使節持滄水、憔悴親闈望白雲。類



稿卷六十一申謝徐參知二律。

至夏鎮、始得副憲公手書、復賦謝趙志皐、云客舍何因戀翠薇、親闈長日夢魂飛。猶欣太白陪明月、漫訝中臺隔少微。龍袞乍開新鳳闕、羊裘聊問舊魚磯、春風咫尺長安道、拂曙蘭橈渡海圻。同上至夏鎮始得家君手書寄謝相國趙公一律。

過聊城、晤傅光宅、以甲乙剩言一卷授之、請序。甲乙剩言傅光宅序。

汪道昆卒。白榆集丁應泰序。

一六〇二　萬曆三十年壬寅　先生五十二歲

夏、先生卒於里第。婺書卷四胡應麟傳。

先生疏眉秀目、長身望之、癯然野鶴姿。長經月不梳櫛、科頭松下。夏則袒裼裸裎、爇沉水、據槁梧、翛然莫窺其際。隆冬盛寒、于雪中戴席帽、著高足屐、行危峯絕壑、折梅花滿把、嘯之。當其爲詩歌、冥搜極索、抉腎嘔心、宇宙都忘、耳目咸廢、片詞之合、神王色飛、手舞足蹈、了不自禁。以故人相率曰狂生。至性孤峭、寡諧、慕雅士若渴、惡俗子若爇。又相率病先生狷。類稿石羊生小傳。中年嬰肺疾、時時困牀笫、間然力學不少怠。類稿卷九十三參議東陽王公墓誌銘。金華陳生嘗爲吳之器言、先生故嘗客其家、每漏過子夜、猶颯然有聲。怪而窺之、見出古玩、纍纍以次陳几上、徐就取一物摩莎之、竟、復取一物、回環殆遍、乃寢、以爲常。又與市中兒及方技家語、不少厭、接之各有意。至經生儕偶中、雖宴會旅立、終日不與交一語、或以刺至、輒稱病避匿、不肯見也。其托尚如此。婺書卷四胡應麟傳。

甫髫即工詩、始從何景明入、已乃服膺李攀龍、已又規矩弇州王世貞。其才可以無所不能、而專欲爲詩人不朽於來世、遂屏棄一切、寤寐作止、悉寄於詩、道日以尊、而自負亦日以重。其持論與世貞兄弟大體多同、而微旨差異。詩藪王世懋序。其詩氣雄格高、鴻鬯瓌麗。婺書卷四胡應麟傳。博學精思、數十年如一日。王世貞序其集、謂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流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覽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推許甚至、以代興屬之。類稿王世貞序。汪道昆且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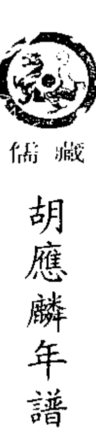
孔子博學、無所成名。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楚鄭而下、代有其人、或博而無徵、或徵而不作。西京或博異物、或博陳言、迄於南渡、馬鄭諸人、亦傳於博。近則成都楊慎博而不核、弇山王世貞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摶扶搖而契溟涬者邪。類稿汪道昆序。

陳文燭以良史許之、謂

壯哉、元瑞崛起於數千載之後、而尚論於數千載之前。索諸九丘之遠、論於六合之外。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近而見義遠。辨往詰之屈筆、反先代之成案。劉子玄謂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元瑞才高識高、而充之以學者乎。竊謂元瑞爲今之良史。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謂乎。少室山房筆叢陳文燭序。

其自持論、以爲詞章學問不可偏廢、頗不滿李夢陽偏激之論、奮然思有以矯正之。其序黃履康詩云、

古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於一、而今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於二。夫詩而枚、曹也、李、杜也、古之人有不必文兼也者、迺其詩藻繪蕃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南渡嚴氏之說興、而詩自三唐外、



汰百家矣。文而左馬也、揚韓也、古之人有不必詩兼也者、迺其文淵綜富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北郡李氏夢陽之說興、而文自兩漢外屏百代矣。夫汰百家而一於唐、以爲詩似也、顧百家汰而後世之詩卒無能登枚曹杜李之壇而奪其幟。屏百代而一於漢、以爲文似也、顧百代屏而後世之文卒無能馳左馬揚韓之壘而角其鋒。而徒俾詞章問學判爲兩途、而惄惄乎其弗相入、是何古之立言者爲術之工、而今之立言其爲計若是之左也。類稿卷八十六黃堯衢詩文序。

其論學以深廣高沉爲旨、以魔幻峭巋爲我、而歸於精博。其言云：格有所必程、法有所必比、辭有所必鍊、思有所必抽。入之九淵而毋墮於魔、放之八極而毋蕩於幻、舉之千仞而毋激於峭、按之萬鈞而毋滯於巋。博而核之、精而瑩之。仝上。又云：凡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淺聞眇見、曷免空疏、誇多炫靡、類失鹵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難其人。詩藪外編三唐上。

著述以精博爲貴、而最要尤在無成心、事事處以客觀的態度、要平心靜氣作公允的探討。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於胸中、則顛倒是非、雖丘山之鉅、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經籍會通二。

先生髫齡事學、即已馳譽兩都。長而跋踄南北、所與遊多一時名下士、達官巨卿、均折節與交。中年與王世貞兄弟、汪道昆遊、盛得獎掖、益自力於著述。雖間以病廢、且性好遊、足跡遍南北、而其著述之富、猶復前無古人。蘭溪縣志卷五胡應麟傳。王世貞、汪道昆歿後、先生稱老宿、主詩壇、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仝上。諸詞客裹糧入婺者、莫敢有異同。婺書卷四胡應麟傳。歿後、其弟子章有成金華徵獻略卷十二：字無逸、蘭溪人。與斯一緒、龔士驤諸子為八詠樓詩社。生平最推胡少室。明亡、絕意進取、卒年八十餘。斯一緒、同上：字惟武、號懷白、東陽人。

少英敏、為博士弟子。婺中學者皆以理學名、一緒獨嘐嘐慕古、出徐中行門。自燕冀還、客胡應麟所、為定次岩棲諸稿。有懷白山房稿。

同郡吳之器、仝上字賜如、號神岳、義烏人。崇禎壬午舉人。與斯一緒、龔士驤、陳達德、章有成六七人為八詠樓社、稱詩談藝、近宗少室而遠祖太倉。所著有婺書等數十種。龔士驤、仝上字季良、義烏人。天啓戊辰進士。徐應亨、仝上字伯陽、蘭溪人。萬曆乙卯舉人。早游胡應麟諸公間、而不踵其故武。所著有吳越集、樂在軒稿諸集。崇禎丁丑卒。陳達德金華詩錄別集四字大孚、義烏人。與吳之器、斯惟武諸人結八詠樓社。等倡八詠樓及暢觀社、猶踵其流風餘韻云。金華詩錄別集四。他從游有祝樹勳、蘭溪縣志卷五人物傳、有祝樹勳者、初從胡應麟遊、旋入汪道昆白榆社。道昆字之曰無殊、應麟為作歌贈之。章敏學、金華詩錄卷四十一、字行甫、蘭溪人。王象、類稿卷八十二壬生四遊草序。祝如華類稿卷七十七祝如華舊從學詩忽扁舟來謁。諸人皆以詩名世。

身後極蕭條、三子幼孤、並無術業。婺書卷四胡應麟傳。所築二酉山房歸同邑武進士唐驤、家改顏曰古棲書屋、光緒蘭溪縣志卷八古蹟、二酉山房。藏書俱散逸無存者。婺書卷四胡應麟傳。後章有成過之、慘然不樂、爲詩弔云、

空餘池館勝、遙想舊登臨。當代詞章手、窮年著作心。六書翻鳥迹、四部陋蟫吟。寂寞玄亭下、桓譚獨賞音。金華徵獻略卷十二章有成傳。

區大相聞先生卒、以詩弔云、

海內無多士、交遊失二胡。文章才有數、磊落調元孤。世已哀詞客、人猶病酒徒。哭君餘兩地、寂寞向江湖。區太史詩集卷十七壬寅聞兩胡生亡。原註、豫章胡比部汝煥、蘭溪胡孝廉應麟。

南谿寤歌有弔先生詩云、

二酉山房少室胡、屬椽委礎列圖書。當年一劫歸何處。問向青山答總無。園為胡少室二酉山房舊址。南谿寤歌上。

清象山姜炳章來邑主雲山講席、以詩弔先生、

濲水藏書家首推、雲山樓又有方鑑翁。書種貽孫謀。趙家靈洞山石室、躬校讎。吾鄉周老功分顏、相倡酬。讀書買書少室氏、大西小西書無比。聚書三萬六千卷、有奇驅蝸逐蠹糾亥豕。泝金陵走燕山、輕車畫舫北與南。月明風送古書還。世人攻王李、攢矛及諸子。詎知滄海胸羅列星辰、貫經史。少年曾讀筆叢書、今日仍斟二酉稿。雖然隻眼輸前賢、新都弇州許分道。我主雲山席、書樓書已空。安得君家書萬軸、令我搥牀酣叫朱黃中。蘭溪縣志卷八古蹟二酉山房。

參考書目舉要

少室山房筆叢　明萬曆甲寅良貴堂刊本

附甲乙剩言本、民十三掃葉山房石印本

少室山房全集　明萬曆戊午江湛然刊本

類稿一百二十卷

詩藪二十卷

筆叢四十八卷

少室山房集　清光緒二十二年廣雅書局刊本

詩藪十八卷

筆叢四十八卷

少室山房類稿　續金華叢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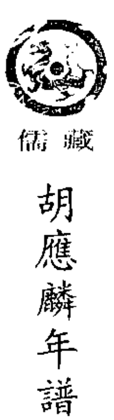
甲乙剩言　明刊寶顏堂秘笈本

四部正譌　樸社鉛印本

明史

蘭溪縣志　明萬曆丙午刊本、清光緒本

金華經籍志　胡宗楙輯　夢選廔印本



婺書　明吳之器撰　明崇禎刊本
金華文徵　明阮元聲、高倬編　明刊本
金華徵獻略　清王崇炳編　清雍正壬子婺東藕塘賢祠刊本
金華詩錄　清黃彬、朱琰編　清乾隆癸巳金華府學刊本
全浙詩話　清陶元藻輯
明詩綜　清朱彝尊輯
靜志居詩話　清朱彝尊著
四庫總目
八千卷樓書目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清乾隆三十九年刊本
區太史詩集　明區大相著
南谿寤歌
玉劍尊聞　清梁維樞撰　民十六藁城魏氏養心閣刊本
野獲編　明沈德符著　清華藏侯官劉氏寫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王世貞著　明刊本
太函集　明汪道昆著　明刊本

大泌山房集　明李維楨著　明刊本

白榆集　明屠隆著　明萬曆庚子刊本

人海記　清查慎行著　清華藏抄本

奉常集　明王世懋著　明刊本

王鳳洲先生年譜　吳晗　未刊

眉公府君年譜

明・陳夢蓮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明崇禎間刻本

《眉公府君年譜》一卷，明陳夢蓮編撰。明崇禎間吳震元刻本《陳眉公先生全集》附。

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字仲醇，號空青公、眉公、麋公、一腐儒、掃花頭陀、頑仙，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末文學家、書畫家。初以文才爲三吳人士所重，屢試不中，遂絶意仕進，隱居崑山，移佘山，杜門著述，賣文爲生。爲人博學强識，於經史、諸子百家書無不通曉。屢召，皆以疾辭。著有《建文史待》、《晚香堂集》，輯有《寶顔堂秘笈》等。

陳夢蓮，繼儒子。此譜以子記父，且又編成於其父卒後不久，自爲了解與研究譜主的第一手資料。惜乎譜中記述一般事蹟較多，尤津津樂道於幾處莊園之建置，極盡鋪陳，而於譜主之文藝、學術事業及交遊等等重要資料，反而記載極少，實爲輕重倒置。

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長於詩歌文辭，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黄冠之學，悉餔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皆驚。郡長勉留數四，不能奪。退而結茅小崑山之陽，廟祀二陸，王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無以娛二陸先

生、月採花爲先生供蘋蘩、名乞花場。脩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頃之、又就沈太僕荒園棲焉。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出、適情而止。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碎而文字滋輿。我方笑此老爲千古後世釀成猖狂筆端、吾何蹇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以十指、寧盡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

而束手、與妻拏老于蔀屋之下。有如思耀技能而身拾一椽一題、曰剞而月劂、曰吾工梓匠如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嘻。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尋續之矣。吾師有云、唯之與何、其去幾何。曰、曷不佞佛。曰、今瞿曇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爲第一義。吾徵吾心、十年而不得。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曰、曷不出而游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

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於遠討、足艱於濟勝、而耳又聾聾焉、聵聵焉、則山水之勝之權益去矣。且游而之於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於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於平陸、則白日而多罔兩蛇虺之屬、怒而射、笑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辜儒。曰、曷不他居而居於斯。曰、吾貌癯削、而衣田衣、而

冠山冠。以遊於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人於鹿豕中、則疑其太文。我處於不質不文之間、使縉紳鹿豕交相遺失、而不知吾爲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八九十年、交先生者或言先生迂、未交先生者或言先生傲、深交先生者以爲先生有大志、有大畧、狎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文者莫如先生也、以爲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於年月日時、卒于年月

日時。未殁之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而以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噱、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潓娑挑達、若小兒狀、必令人人盡醉、乃罷歸。將瞑之日、呼左右而告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有金銀臺召者、有笙

歌幡幢連縹緲、從雲端而來迎者、吾皆不見、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道、卬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獨蒙姓以陳。于億萬百千之中而獨號空青、而若以自別於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

孰知空青没而死者不死、生者不生、如天河之垂象、空谷之傳聲。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其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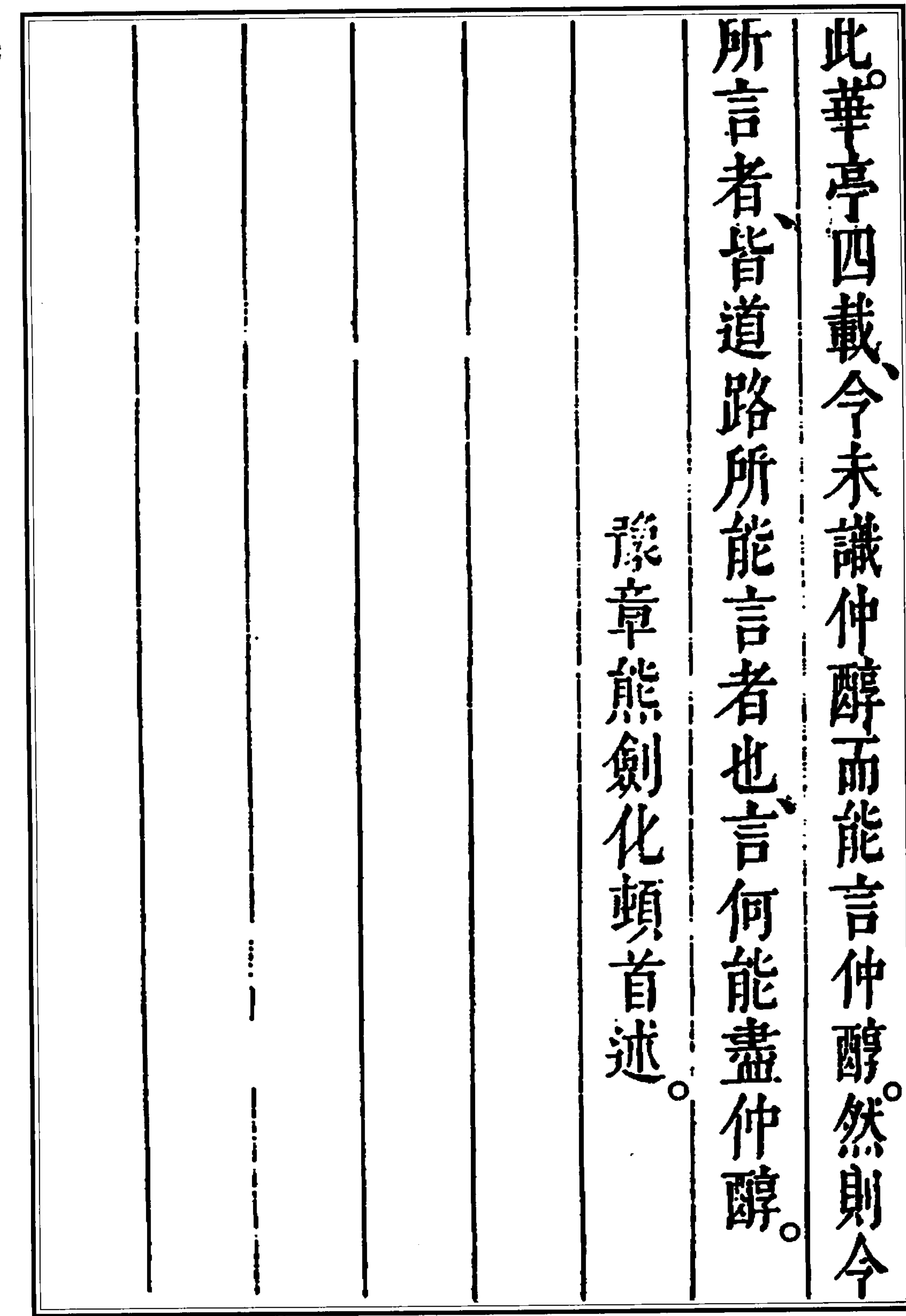
陳徵君行畧

隱士陳繼儒字仲醇。仲醇天下士、天下爭識仲醇、無能名仲醇。仲醇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迫之不可就、去之又不能忘焉。其學無所不窺、而大槩歸本於孝弟。年三十而棄青衿、以怡菽水親死、負土爲學、名士來會葬者千人。弟之子、姊之孤、賴仲醇得存。仲醇固貧、而推解每及於道路。無意取名、而輒居其實、衆人不知也。松民以櫃

收破家、仲醇自當事、易以里長。二十年來、所全不知幾千戸。歲大饑、仲醇移書政府、是年得寬逋租之半、東南民以小息。役人苦偏累、顧正心捐數萬租以爲義、士大夫所難。其初旣然不疑者、行仲醇意也。役得助而正心以名、仲醇無與焉。其所詮述有役議、荒議、金山議、吳淞議、以至軍興國計、皆切時務。其他如秘笈品外子史百家、靡不精討、借猛夫之言以懌世、而托長者之

語以訓家。殘箋寸墨、嘅唾風雲、天下無不誦仲醇言、大者在輦除死事諸公一史、曰史待。王元美論文、陸平泉先生論人、恒不許可一世、獨引仲醇以爲小友。久而處之師友之間、元美遺命必得仲醇讐其集。陸宗伯九十、海內壽者盡名流、必得仲醇序以爲重。嘗過三吳諸先達家、覘其四壁、惟有盆松窮鬱、屛間落落仲醇數語而已。所居峯泖之間、在水一方、築臺於二陸讀書

處、封三高士墓、書石以志感。董玄宰先生嘗作來仲樓招之、周旋困戹、十年如一日。江南偉人如顧、高、管、薛倡明理學、招仲醇入講社。社中盡東南文章名節之士、仲醇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諸公可聞、而不可得見也。前太守李公師弦三式其廬、仲醇謝不見。既李公以事罷、太公乃追持千里外、勞藉如平生。無何而李訃至、爲位而哭之、辭甚哀。其與人託情深遠類如



此華亭四載、今未識仲醇而能言仲醇。然則今所言者、皆道路所能言者也、言何能盡仲醇。

豫章熊劍化頓首述。

陳省翁先生行跡識畧

先生兩間正氣、一代宗工、降生名區、正不乏上
衮名卿爲之傳記。然或浮豔其詞、何如門下士
言之質也。又或粗涉其概、何如深相知者言之
詳也。故斕敢從二三津津稱述之後而謹爲之
識曰、三吳稱才藪、

省先生騎箕之後、未見一文一誄一輓歌者流
傳人世、非愆也。辟之臨池者不敢矜詡二王之

側紵錦者安得修張七貴之門、而況瀾椎不文者乎、又何敢言。雖然、瀾婺產也、寡見大義、猶記邑先輩馮宿綿好於昌黎、滕元發論交於文正郭希呂問道於晦翁、葉水心望正人而思附、聞有道而就正者、芳蹤可接也。故瀾不自知無狀、千里皈依、知先生定見定力、逈自天成、少年擴開風塵、騰翔千仞、貞不絕俗、和不隨風、非夷非惠、亦狂亦狷、眞先民之鴻儀、後學之師表也。瀾

念我先生解青衫後、絕不與戶外事、但有關旱潦轉輸事、或大不便於民、究竟大不便於國者、鄉衮或慮拂上意、囁嚅不遽出、先生慷慨弗顧、縷縷數千言、委曲辨析、洞中肯綮。往往當事動色、嘿奪其意而潛寢之。則先生之任也。先生向作平等觀、存紳布素以及當路造謁者、俱以真率、無異同、故遐邇野樸咸曰、吾將訪省公。初虞公之輕己也、及晤後、亦各滿志而返、曰公厚我。

則先生之弘也。先生無圭稜、無囘互、與人交、朗月和風、穆然無競。與子言孝、與弟言恭、凡家人唯諾趨侍、儼若朝典。即通家子稍涉匪類、毋正詞切責、不少假。則先生之毅也。先生素不露才、海内名碩如太原瑯琊、交遊滿天下、無不詞宗武庫相推。而意愈沉、神愈斂、無傲人所不知。至懷一得擅一說者、片語偶中、則欣欣贊嘆、命左右識之。則先生之虚也。先生布蔬自娛、日有謁

吾徒而請者，往往纓弁之彦、輕肥之子。間有投贈，而先生四壁蕭蕭，漠不爲動。嘗見家鄭賜遺，曰：吾不家於喪誕日稱觴，曰：吾不家於老。爾晉之際，幾不能斂，則先生之介也。先生少負盛名，不無慎忌之口，甚有欲以筆舌攻先生者。先生晏然不喋喋洗發，俄而論定，亦未嘗沾沾色喜。與東林諸賢還往而不入其社，與聲氣諸君子交好而不借其名。廓焉四虚，超超脩俗，則先生

之定也。先生不治生産、二子食貧、嗷嗷數口、僅需筆潤、以濟其私。曾不少積貯、爲遺後計。曰、人各有天、吾不爲青草憂春雨也。至族黨故舊及閭里之孤子無告者、輙多方賑䘏、垂槖勿厭。則先生之仁也。先生經歲著書、核如信史、定如鐵案。如方正學、于忠肅兩先生祠記、皆豁千載之疑根。若朝夕題咏、莫非率性怡情、維風范俗、決不肯出一揣摩迎合之臆見。如裨官野乘、亦了

無恢詭調戲之幻詞。則先生之正也。先生從經史淘鍊、成大識見、大涵養、暢爲大經濟。今國步多艱、正宜召入禁廷、備顧問、以勷蕩平、如李長源故事。乃循例薦剡、聽之部覆、仍擬一命之司。先生方傲烟霞、狎猿隺、其肯嚇嚇爲腐鼠得失乎。是廟堂之拙於用、而先生之得成其高也。凡此皆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安足以盡先生。愚獨有求先生而不可窺其涯涘者、妄言之、可

乎。向嘗從吳還里，客有過者，寒暄未畢，必首訊眉先生無恙，則何以至此。遠近縉紳孝秀，間有不畏名法，不礙長吏，舉事一不當，必曰，眉先生得無知否。則何以至此。都人士每一造作，制度器用飲食以及斯文翰墨，靡不邀先生以爲奇，贋先生以爲重，則何以至此。海内不乏文人才子，後先蔚起，獨先生無論名賢貴晥，朝紳野牧，窮涯僻壤，旃裘簣算之國，靡不瞻仰丰采。至斷

簡殘編必什襲以藏、且不惜千金購之、前此名哲所未有也。則何以至此。峰泖荒丘耳、先生一築臺於小崑山、以奉二陸香火、則廟貌重輝。遊客泖橋、則簾刹興造。蓋嘗丙舍天馬、細林、晚則終老於東佘、則倏而聚、倏而都、山靈吐色、陡成名勝之區、四時遊屐相錯、無不登拜先生之窀穸、咨嗟良久而後去之、即市魁野老皆然。則何以至此。當少微星隕、哲人其萎、踈遠失色、親知

失聲、若不忍出諸口。即數千里得訃音、亦喁喁驚悼、傳語若不欲入諸耳。江南一片河山、便覺冷淡。則何以致此。先生八十以後、靜攝佘峰、足不涉郡城。半載養痾、口不沾藥餌、無寒熱之侵、亦無拘攣惡纏之狀。一日起、沐正襟、喃喃佛號吉祥而逝、並不作兒女于邑色、亦絶無田舍齷齪語。其遺命乩語數言、豈非以神仙之骨相、才人之風格、而載以聖賢之道德者耶。故聲氣潛

通聳懾羣動、望如慶雲、就如春日。吾師乎。吾師乎。無遠不服、儻在茲耶。則向之稱先生以任以弘爾者、洵其揚粃者耳、安足以盡先生。

崇禎十四年辛巳六月望日、門下晚學東陽盧

洪瀾頓首拜撰。是日書完、夜夢先生同一僧來、謂瀾曰、再煩於家下索疏頭乙張。瀾曰、先生且任樓上。愚往索之、見壽鄉兄出水仙圖一張、曰、真神仙之遺蹟也。異哉。余覺、即起續

其尾曰、先生諱繼儒、字仲醇、又稱眉公、又稱白石山樵、仙逝於崇禎十二年九月廿三日、時年八十有二。

洪灟謹附識。

肴公府君年譜

世宗肅皇帝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府君生于是年十一月甲子初七日庚辰丙戌時。大父濂石公時年三十有九。

三十八年己未

三十九年庚申

府君三歲。八月初十日、先妣衛孺人生、宣城伯裔也。

四十年辛酉

府君四歲、知字學。

四十一年壬戌

府君五歲。大父膝上授書、輒成誦。二月十三日、先叔諱縉、儒生、字叔貞、府庠生。

四十二年癸亥

府君六歲、甫命名、　字仲醇。入小學、就傳錢公。曾大父怡松公絕憐愛之、往返必肩負

以行。府君即不好兒耍、師亟稱曰、此汗血駒也、當非凡品。

四十三年甲子

四十四年乙丑

四十五年丙寅

府君九歲。就傅周雲汀。周長州人，鰥寓慧燈庵之南。足蹴、爲里塾師。頗好吟咏，雜蒔花竹籬豆、夏月露坐、孤吟其下。府君晚必往侍、相

與煮茗問難、竊意詩詞，私號曰半石山人。三十年後，得周少谷贈雲汀一畫，裝演成軸，懸之中堂，設祭而酹之。

穆宗莊皇帝改元隆慶元年丁卯

府君十歲，毛詩書義皆通達。

二年戊辰

府君十一歲。負笈先伯翼龍公讀書于五里塘之丙舍。先伯本姓紹，大父鄭子受友紹氏

託，遂顛軫焉。取名紹儒，不忘本也。補葺亭增生。府君執友于之愛，終身不渝。歿葬祖塋之側。

三年巳巳

四年庚午

府君十三歲，習舉子藝。

五年辛未

府君十四歲。旁及五經子史，慕戰國策不得誤①，

從總戎家借之。後手摘一冊以藏。

六年壬申

府君十五歲。外祖怡竹衛公世居與先壠相望、晨出暮歸、必聞讀書聲不輟、心嘉之、即遣先舅同事。是冬、先妣內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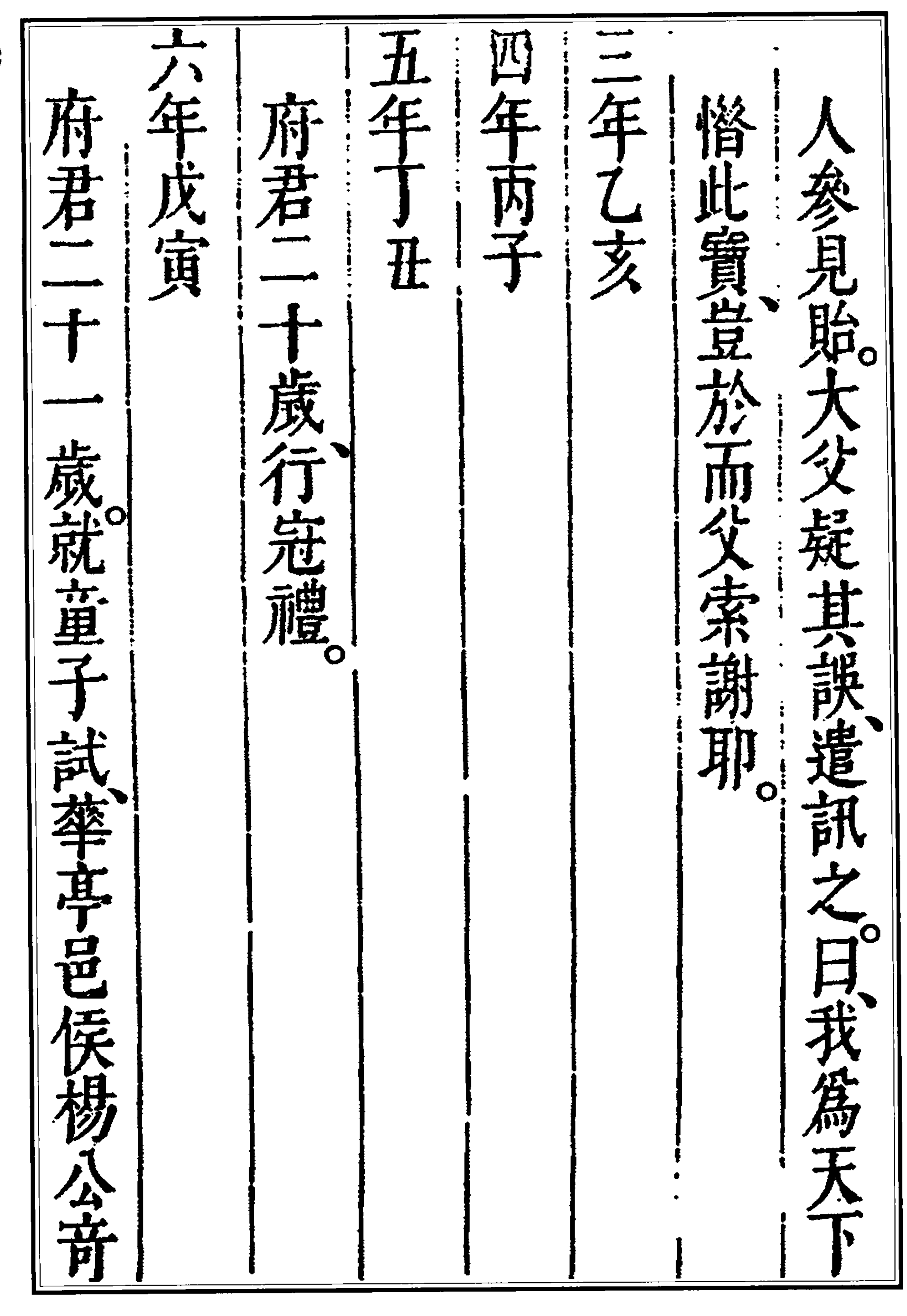
神宗顯皇帝改元萬曆元年癸酉

府君十六歲。翼龍辭大父曰、大弟今日非我所能御也、其天姿英敏、才情横發、吾且當拜

下風，敢冒師耶。幸擇名師，無負重委。故遣入城，北面繩武何先生。

二年甲戌

府君十七歲。博綜六籍百家，晚必挑燈手一編，不雞號蚤竭不就寢。十月，病寒病瘧，幾不起。有神醫王企雲胗之，驚詫曰，此兒豈可漫視。不獨吾松一寶，乃天下之至寶也。每喜食新，爲濕熱所蒸，我治立瘳。頊歸，以冬米肥鴨



人參見貽。大父疑其誤、遣訊之。曰、我爲天下惜此寶、豈於而父索謝耶。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五年丁丑

府君二十歲、行冠禮。

六年戊寅

府君二十一歲。就童子試、華亭邑侯楊公奇

賞之、取冠曹耦。徐文貞公與大父交、聞之、亟欲延見。時府君以青衣小帽往、文貞偵知闇者、立索璘衣出迎。因講時習之學、嘆服不置。先達之不輕後學如此。是冬嚴寒、文宗駐節宜興、米堅不得前、府君自毗陵徒步而赴。又奉江陵新令、大縣不過二十人、名在第七。

七年己卯

府君二十二歲。先妣于歸、而當嫡大母之病、

考妣日夕藥餌間，衣不解，目不睫，初未知有新婚也。未幾謝世，執喪一如考亭禮，卜葬五里塘之祖塋。是年，館于范長白家，凡得糈，悉進大父母，以贍菽水。

八年庚辰

府君二十三歲。館於王昇之翼明家。一時同社如唐文恪、董宮保、方學憲、何士端，每試必互相冠軍。

九年辛巳

府君二十四歲。館于姚、與元龍同硯席、率先叔以從。

十年壬午

府君二十五歲。館于姚。八月、赴棘闈于南都。

廿三日、夢蓮生。

十一年癸未

府君二十六歲。館于婁江王文肅家。與辰玉

太史讀書支硎山、多倡和、得受知于琅琊太原四先生。

十二年甲申

府君二十七歲。館于婁。科錄見遺、後以遺才觀場、遂視功名如嚼蠟矣。

十三年乙酉

府君二十八歲、館于婁。

十四年丙戌

府君二十九歲、謝去青襟。郡侯喻公及諸薦紳再四慰勉、不能奪。即文宗亦嘖嘖爲異事。具呈有云、任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老父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棼、揣摩一世、眞如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既禀命于父母、敢言告於師尊。嘗笑雞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

十五年丁亥

府君三十歲。嗜長生之術、設舘委巷、一時負笈者皆知名士。買乞花場於小崑山、班竹千竿、草堂數椽、乞四方名花、以祀二陸。府君有一時兄弟真豪士、千古蘋蘩但老僧之句。王元美先生撰記、名賢題咏甚多、載郡志。歲大祲、上書政府、請蠲賑。

十六年戊子

府君三十一歲。歲大饑，設館沈氏荒圃，即今何園之觀濠堂也。有寒生不及饔飧，勑老蒼頭煑糜以佐讀，如李尢疑、陳白石自嘉禾來。

十七年己丑

府君三十二歲。以揚宫諭下第歸貧，不克延師，有感而願訓其子，長汝麟，次汝豸，次汝成，皆門下士也。顏光禄正心捐十萬以助役，府君贊襄籌畫居多。光禄慨然樂從，行府君意

也。十月、先妣秉家政。

十八年庚寅

府君三十三歲。館于楊。

十九年辛卯

府君三十四歲。自謝諸生後、澤夫徐公時相慰勞、曰、吾子早遂初服、輕視青紫、志誠高矣。柰食貧、其如堂上甘毳乎。慨贈田五十畝爲館饌。是年、遂同事澤夫于文貞公之水西園。

儒藏

十月二十日，男蓤松生。

二十年壬辰

府君三十五歲。與澤夫稱莫逆交。澤夫善病，秋遊岱，以孤見托。府君課督其長公于室，如親子弟，而于室一生執通家禮甚恭，後且與次子代禹締絲蘿焉。

二十一年癸巳

府君三十六歲。館于徐。

二十二年甲午

府君三十七歲。館于徐。擬臨場十策、有籍以獵科第者甚衆。七月十八、男夢草生。蓮產、大父夢僧畫蓮花于地云、俟汝孫覺而命名。松產、朱大母夢曾大父怡松公抱子來授、轉授先妣、後以命名。艸產獨無夢。時府君在白下、得唐六如夢艸圖一卷、歸以命名。詳王文肅卷跋中。何事之奇、而偶合如此。

二十三年乙未

府君三十八歲。嘉禾包學憲瑞溪公延廸鴻逵、鶴齡二孫。同事者如御泠錢公、懷槎沈公、玄海項公、昭自錢公、沈自生昆仲、後先皆巍科上衮、極一時之盛。比府君衡文、無諱諸公、微得切磋之助、時付剞劂於梨棗。

二十四年丙申

府君三十九歲。二月、罹生大毋朱孺人之痛、哀

毁骨立、幾至滅性。大毋嫌于嫡、故拮据殆殫、必無憾而後即安。五月、赴館南湖、纂建文史、待成、因屠侍御叔芳題請、革除諸公遜其署名、刻行于世。屬羅文尚寫小照、而平泉陸文定公手題贊曰：沖兮其衷、粹兮其容。中逃名乎山澤、早求志于章縫。身同霧豹、學擅彫龍。其豪氣如陳元龍、德行爲陳仲弓。君其圖之、將無同。又屬黄莱庵秋潭耆宿記其歲月。

二十五年丁酉

府君四十歲。築讀書臺于小崑山之陰。舊傳有神虎穴，依崗負壁，構堂五楹，榜曰婉孌艸堂，蓋取士衡婉孌崑山陰句也。董宮保題柱云：賢者而後樂此，衆人何莫遊斯。題壁内則云：人間紛紛臭如帑，何不登山讀我書。信非虚語。壁曰蘇蘿池，曰墨池，左通泉脉消消，品曰白駒。花陰竹篠，地不數武，遂爲九峯名勝。

隨同宮保請北藏以鎮兹山，閱經三載，經閣巍煥，峯泖映帶，遊屐相續。時有惑于堪輿者，欲毁經閣，府君請之當路，力爲護持，實兹山之韋馱也。是年乃瘧鬼爲魔，呻吟杖策，大爲欠事。

二十六年戊戌

府君四十一歲。朱大毋生壙築于祖塋之末穴，府君向不自安，訪青鳥家，反覆精討，得地

天馬山、經紀新阡。凡左右寸椽尺土、不惜厚值、更結丙舍、敗題覆礎、壘壘如蟻穴燕巢、盎欲與大父合竁焉。大父堅拒云、汝不忘父母、我獨非人子、而忍忘乎。况我築壙時汝未育也、而又奚忍棄之。議遂寢。大母獨葬壬山丙向之主穴。

二十七年己亥

府君四十二歲。吏部冏伯王公延訓子瑞庭、

儒藏

瑞載于鳳洲之西宅。男夢蓮婚、娶孟氏禮部郎華里公女孫也。選論膾刻於書肆。

二十八年庚子

府君四十三歲。館于王。涇陽顧公及諸名賢招入東林講社、府君謝不往。

二十九年辛丑

府君四十四歲。楊廉夫、陸宅之、陳惟善皆元末人、向稱三高士也、同葬于天馬之東麓、有

穹碑存府學之崇德堂。府君請之郡司馬燕公、遷立墓道。至此同宋旭、宋懋觀、蓮儒、慧解二詩衲摻文而祭之日、衆墓壘壘壟山塡谷。先生之宮、尚衛樵牧。來奠一觴、春草空緑。與代卯巳、慰爾幽獨。三月初七、長孫增丁生、後痘殤。刻逸民史於新都吳氏。

三十年壬寅

府君四十五歲。元旦次日、大父濂石公盥櫛

後微覺畏寒、頃刻愈甚。府君曰、年躋八十有四、此壽終也、不當以藥石攻、惟率子姓蒞誦佛號、以經紀後事爲亟。初四辰刻、端坐醉翁椅而逝。府君哀號不欲生、斷暈啜粥。每上祀、涕泗沉沉下也。權厝中堂之左、日訪堪輿、再卜吉壤。秋夏、仍館于王吏部家。

三十一年癸卯

府君四十六歲。館于王。男蓮入萃庠。時有孫

道人狀村口訥、一聲彌陀而外、莫知其他。凡道路橋梁、樂爲鼎新、募建秀野、秀南二橋。後發悲願、擬築秀州塘、謀諸府君。府君曰、此塘爲浙直通衢、必須聞之鹽使者、所轄兩地、且鹽務力可易辦。遂同金壇王太史宇泰轉聞左公、蒙即會同撫按、詳批華亭河工銀二千兩、道人具領五百金。内多勸費、十不得五、僅買石列于塘埠。其後千五百金、不知飽于誰

人婁廢、惜哉。刻品外錄于婁江。

三十二年甲辰

府君四十七歲。館于王。是秋、得吉壤于神山之西、取盧峯發脉也。前對天馬、後峙細林、以卯山酉向立穴而造壙、極其精好。是役也、蓋以大父從庚愆於禮、合嫡困於時、故分葬焉。且念子姓繁毓、叔貞貧、不贍另塋、必如是、子孫皆可附于兩山之昭穆、意甚盛也。

三十三年乙巳

府君四十八歲。檇李項扆以秘書省歸籍、耕經耨史、更欲捜討竹簡韋編山鐫琢刻而繼讀之、賚贄授飡於九溪橋之別業。府君夢謁文昌曰、宣陳某上來、左膝少一骨、可補之。命司祿神旋持一骨二寸許、斜插而入、夢覺、脉脉若有生動。後呂仙亦云、曾憶補骨事否。琴川耿侯新子由祠、建絃歌樓、延四方理學名

公開講社、府君以疾辭。

三十四年丙午

府君四十九歲。仍于項。有梵儀、卯橋澄鑒寺僧也、秋挈游武林。記云、梵公遊不出五百里、今秋與余入西湖、望錢塘、謁雲栖老人、皈天竺、歸。又入餘杭、至洞霄宮、探栖眞、大滌二洞、自詫爲生平奇遊。既返棹、又沿谿至鄉山大雄、石壁巖瀨不勝記。是處皆有綠竹丹楓、幽

凹之區、可結靜室。恨無馮海粟、倪元鎭輩、又與中峯結幻住相等、因嘆息久之。然與粥飯僧端坐一室、數薪較米、暮鼓晨鐘、梵公所得已多、不致青山笑人也。

三十五年丁未

府君五十歲。得新壤于東佘。二月、開土築壽域、隨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覲先生、割童山四畝相贈。遂構高齋、廣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

株、皆名種。秋大祲、隣不聊生。府君刷土洗石、迂廻宛轉、搜路于巖阿曲澗中。筆資不繼、問諸質庫、曰、古人因荒興作、即此意也。後若徐若董、園圃相續、向有施公祠、亦一時效靈。而郡邑之禮香祭賽、并士女之遊冶者、不之諸峯而之東佘矣。

三十六年戊申

府君五十一歲。吾松十室九空、嗷嗷枵腹、將

有揭竿而起者。府君急告當路、請糴不得、則請賑。請賑不得、莫若煮糜。于是莘青兩邑設粥局于鄉城、鄉紳學博孝秀皆董之。府君首倡天馬、捐資作竈、一切所需雜件并脩橋梁道路、顧募執事五十餘人、自晨至未、日給粥百餘鍋、水必清泉、米必瑩白。郡縣時臨看驗、有偵探設蕪以俟者。府君曰：此救荒也、豈飲食來媚耶。上官享之、必不下嚥。郡侯張公、邑

候聶公以非時至、府君但進粥二甌、艸蔬四碟而巳。識者聞之、皆嘆以爲知體。喜有四方之好義者、米豆之外、果餅鹽豉種種樂助、比之它所、更覺饒裕。共計四十日、竟事。麥秋有望、農作將興、于是造冊送縣、每名給米二斗。四方沾恩者遠近十餘里、無破冐無濫觴。卽僉大戶何某、僅稱備員而巳。所餘米炭、變價買腴田若干、以贍本啚之役。集有煑粥條議、

可案也。

三十七年己酉

府君五十二歲。淇園楊公總督南畿學政，歲科竣、一切有關風化、例當具疏上聞。時訊司理毛公、方正學子孫何在、擬建祠表章、不知何地可祠。正學葦除之後、子孫諱方冐余、雖居松而人罕有知之者、一時安所置對。楊公郎鄙簡脩問府君、條答詳明。附請王、洪兩學

博可列薦剡否、以其劾勞于文正、忠宣二集也。又爲劣等諸君可邀去後之恩否。楊公鑒無他、悉如請。祠曰求忠、建于崔城書院之舊趾。子孫給衣巾、奉香火、余氏得配饗焉。府君與董宫保俱有記。王諱道原、得薦擢、諤嘉尹。洪諱雲翼、得薦擢、於濳尹。而全直之劣等諸君竝收。府君一轉念間、其造福于斯文不淺。府君未嘗挂齒頰、使一人知之。其爲隱行類

如此。雖然、非楊公聽善樂從、何敢望也。府君亦蒙特疏薦舉、下部未覆此。亦夢想所未到、子孫惟有感恩銘德而已。二月、男蓮繼娶金氏、鴻臚素庵公女也。

三十八年庚戌

府君五十三歲。澄鑒寺居泖上衆刹之中、如孤臣客卿、遊人罕到。府君自丁未二月泊舟夜訪、見老衲古朴淳謹、僧雛屏葷酒、延師授

書。因思勝國時、楊鐵崖、趙松雪、曹雲西輩嘗往來泖上、今僅見春雲空水耳、嘆息而去。是歲始留憩焉。愴山門傾圮、大殿廊廡幾與鳥鼠爭席、乃首倡乞緣于諸同志、竭蹶補葺、手植榆柳、扁額題咏、爲之一新、寺僧亦焚脩好學。數年之間、非復曩時舊觀、巍然爲諸山之雄矣。僧不忘府君、金湯建祠以志報。府君有重脩泖橋澄鑒寺記。

三十九年辛亥

府君五十四歲。夏秋至冬半、仍留泖橋寺、有泖橋稿。又有九日食新眞有福、經年高臥類無情之句。男夢松婚、娶宋氏、憲副遯庵公孫女也。是年、含譽堂田舍成。

四十年壬子

府君五十五歲。築青微亭于高齋之後、背負崇岡、②腹買古墓之虬松四株、府君日、以代名

人古畫、時懸草亭。但恨無飛瀑千尺、界之空青鋪碧間耳。天馬、細林横亘如黛、尤可供夕陽晚眺也。

四十一年癸丑

府君五十六歲。季春、過洞庭之莫釐、憩翠峯寺退居中。以雪竇師遺踪可作寓公。時從王尚璽遜之請、爲删訂文肅公藏稿、有文草、奏草、牘草三集。若文肅公建儲羽翼之苦心與

條對六曹九大鎮之愬欵、柄如日星。而一生之相度、相才、相業盡于此矣。募翁氏、請藏經建閣以鎮茲山。山壑界石梁、至今往來稱眉公橋云。

四十二年甲寅

府君五十七歲。得高氏故墟、僅存小房。府君去其頹垣亂礫、因樹設門、接以短廊、中額水邊林下。房瞰山逕、步逼林藪。聯云漁釣賓中、

樵吟葉上，蓋實境也。透迤而進，連施公祠，酒帘茶竈，擊轂摩肩。三春茶笋芬芳，雜以兒弄細瑣，數百年空谷，一旦頓成市肆。而香草谿一席地，紅綃翠袖，嘯歌絃管之聲中宵不絕矣。

四十三年乙卯

府君五十八歲。結邁庵于隍縣坡下，爲兒曹讀書之所。坡有紫篁翠栢，間以脩梧高柳，赤

日可蔽。平坡可容數十人、壘石高下、以便箕踞。灼暑中、府君挈伴相與竹爐藤几、納凉閑奕其間。少遜而北則采藥亭、松杉雜沓、時有山僧野叟、草衣節杖點綴行遊、宛然趙伯駒兄弟高逸圖一幅也。故題試茶四言、綺陰攢蓋、靈草試旗。竹爐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淡、茗戰而肥。綠陰滿路、永日忘歸。

四十四年丙辰

府君五十九歲。男夢草婚、娶俞氏、茂才元濟公女也。摹勒東坡帖二十八卷、名曰晚香堂蘇帖、行于世。

四十五年丁巳

府君六十歲。青浦邑侯徐公舉賓筵大典、府君苦辭、以安愚分有云、鄉飲之義本之憲老乞言、因之化民成俗。禮經慎重、大誥森嚴。子弟不當與聞、鄉邦聽其惟允。周旋庠序、萬民

環擁目前。發覺貪頑、全家謫戍口外。豈云兒戲、有赫王章。某也何人、謬膺斯舉、居恒隱慝如冷暖之自知。平旦幾希、恐幽明之非責。小則叢沐猴之誚、大則促聽聒之年。聞之浹背汗流、念及使人心怖。大抵鄉評失實、故鄉飲或至濫觴。若使鄉飲又輕、即鄉賢亦同塵飯。漸不可長、所損實多。竊嘗感慨于此、寧忍躬自蹈之。愼乃厥初、請從某始。況草茅下賤、分

庭之抗禮何安、而蒲柳餘生、未路之品題未定。月旦可畏、風化攸關。必欲强顔就列、自當引分而逃。焉敢槩臺下藻鑑之明。庶幾識人間廉恥之事。若罔二天、有如皎日。

四十六年戊午

府君六十一歲。搆老是菴、後蒔脩竹、前植山茶海棠。董宮保題右曰南榮偃曝、左曰服柔者神明而壽。後列厨扁、桄華藏濱、以停舟楫、

卽倉譽堂之耳房也。

四十七年巳未

府君六十二歲。由倉譽堂結一亭爲代笠、此山谷老人所書也。由亭渡石梁一灣、則頑仙廬在焉、向爲延客之所。兩旁支③藏書、槿墉竹藩。東有隙地、横刺半樹、叢篁布密、日色罕至、夏則避暑焉、名曰東籬、亦書學博士米元章所書也。

光宗貞皇帝改元泰昌元年庚申

府君六十三歲。婁江王慶長賚黄山谷此君軒石本見貽。府君向移容篠丹楓于前滸、曲池環匝，遂營軒五楹，以石本砌之右壁。凡名賢見訪，輙下榻焉。今擬改家祠以祀府君。向蒙鄉達及郡邑捐資建祠于山齋、已非府君素志。不肖力辭、不得吾久未克樂成。故以此軒肖像其中，以爲子孫香火之地、庶幾不負

合郡盛舉、而先靈亦妥矣。

熹宗哲皇帝改元天啓元年辛酉

府君六十四歲。夜坐闃寂、偶自敘東余始末云、余山居有頑仙廬、有含譽堂、有遹庵、有老是庵。此在南山之麓也。有高齋、有清徽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此君軒、有喜庵、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岸者也。山有松、

有杉、有梧、有栢、有樟、有梓、有桄、有李、有梅、有紫薇、有叢桂、有楓葉、有杏、有椿、有石楠、有脩竹。其下率有之、但多西府玉蘭、紫藤、海榴、臈梅、大柹、髙柄大紅藕花、蘭蕙、五色薔薇及草花數百種。山居有蘇東坡石刻風雨竹二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黄山谷此君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朱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泊舟圖、又良常④草堂圖、黄寉山

樵阜齋圖、錢舜舉茆萊圖、馬遠和靖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花道人竹篠圖、高望山奇峯白雲圖、范寬釣雪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勝記。山莊有漢鈞文鼎、金鳩首槲葉笠、楊廉夫鐵冠、米上坐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及圖書萬卷。山友有田叟、漁丈人、旦旦先生、阿誰翁。方外有達老漢、雲棲老人、秋潭麻衣和尚、蓮儒、慧解、了微、

古氷、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兎、今有兎矣。無畫鶴、今有畫鶴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森源、近漸于眞谷口矣。東坡云、行年五十、世間滋味已畧見矣。此外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然哉然哉。

二年壬戌

府君六十五歲。曾齋章公欲擴西南郡城、相土度材、歷有成筭。府君慮設處浩繁、又值民

窮財絀、且城內外之塚墓居房多所未便、莫若以金山衛改州改縣、較易於城。于是作金山衛議。章公立府君小傳、又特疏薦揚、不意傳稿存而疏草佚也。

三年癸亥

府君六十六歲。居白石山。生平無姬貳、與先妣莊敬如賓。少食貧、十九在館、不問生人產。闊一抵家、賓至如歸、先妣走爨下、咄嗟而辦。

往往樽空罍恥、則脫簪珥繼之。奉事大父母、晨夕上食、必欲得其歡心。布衣蔬食、率先恭儉、親從機杼、以佐不給。是以府君無內顧憂。十二月二十四日、無諸痛苦、側身坦化、享年六十有四。先三日、勅簡遺簪墮履、分賜親族子姓以及童僕、執喪布素、纖悉無遺。時云、前有送關文二人、宜厚餉之、命三日後可來。語諸媳曰、此即世間拘人牌票等耳。遂禁絕葷

穢。臨逝，自内寢以至中堂，滿聞沉檀之氣，經時不散，家衆咤爲異事。蓮夜夢先妣從石梁行，從幡幢引導，想一生仁德之報不爽。五月，侍御吳甡請求經明行修之士，如陳李光縉等，徵詣公車，庶幾執經問難之風。

四年甲子

府君六十七歲。孫仙覺生，聘許氏，中翰元祐公孫女也。以癸未入郡庠。夫府君之愛仙覺

也。得之晚年，勝于掌珠。稍長，出入必率以侍，日行以代杖，閒以代爻，眞有不能頃刻離去者。出就外傳，手刪大學衍義、詩譜、史約、孫武諸書，日夕面訓之。偶見有異書、異人、異事，輒命錄，夜授爲餘課。若問對如流，則喜見顏色，厚賞以鼓其精進向往之氣。惜不得見其食芹誠，終身之遺憾也。

五年乙丑

府君六十八歲。僧有沙彌請佛法，教誦若帚二字，誦若則失帚，誦帚則失若。誦至三年，忽然上口，遂爾大悟。是歲，府君于白石山之西南隅有曹氏舊趾，昔圍西佘左右，克拓十餘畝，濬池創庵，故曰若帚。摹盧鴻草堂圖式，瓦簷茅蓋，甓粘土泥，廣植名花異卉。右砌香積，使名衲挂拂焉。藕花紅白二沼，夭桃垂柳，半似武陵風味。秋則橘柚離離，芙蓉旖旎，跨兩

虹而至。或避客了筆墨逋、輒往匿焉。此山居之别一淨業也。十月日吉時良、先妣與亡室孟氏克襄大葬。

六年丙寅

府君六十九歲、依山結棚、藤花古蔓、附麗蒨葱。自出籬落以迄水邊林下、築以長堤、羅以偉木、流泉簌簌其下。遊人踏堤盤礴、繹絡如雲。所稱緑陰清晝、庶幾近之。

七年丁卯

府君七十歲。葺來儀堂于鳳皇山。是房得之楊氏，未落成而旋棄之。府君甃以湖石，繚以堅垣，庭廣户敞，儘堪容膝。府君樂而投老焉，鳩工修營，半載始克就緒，位置草率，具體而微。是冬，遠近介觴者，統綺映帶，竹肉韻生，此亦鳳皇山未有之事也。

今上改元崇禎元年戊辰

府君七十一歲。五月、修郡志于東郊。郡志自文禧顧東江公後、迄今百二十載、其間因革損益、必當重加釐正、以貽來禧。凡至郡矦、欲與此舉、而鮮有勝其任者。方侯禹脩再三屬之府君、府君勉諾其請、曰、但當具稿草、以待當代名公巨卿。若總裁、則某奚敢。是集諸友于東皐別業、各受典記、垂三歲始成。府君自今家庖具資釜、不費大官供饌筆札。雖方侯

時有饋貽，即分贈諸同事，未嘗私一環半粟也。其繕寫梓工，悉俞孝廉彥直董其事，詳記弁覆方侯啓事中。

二年己巳

府君七十二歲，修志亭郡，直指王公巡方，帖文行府，有本院按部松江，訪有隱士陳者，學窺二酉，文擅百家。德行冠雲間，人推麟鳳。著述行海內，士仰斗山。養親則卄逢掖以躬

承菽水、求志則臥丘壑而結想烟霞。此眞當代羽儀、可爲國家楨榦者、豈容在澗、不亟爲推轂。爲此、即便查側、將隱士緣繇速速覆酌具詳、以憑薦舉特聘。⑤

三年庚午

府君七十三歲。郡志成、募修南禪寺山門、得還舊觀。四月、光禄寺卿何喬遠奏爲薦舉德行文章之士、仰祈旌録、以光聖治、以隆聖化

事、開列同鄉數人。有職又推之鄉以外、如莘亭布衣陳　職未識其人、而久讀其書、見其博綜典故、譜⑥通時務、真有用之才、而浮之江湖。此一臣者、亦當加以一秩、如先朝文徵明故事者也。奉

聖旨、士習日漓、宜加風勵。這所奏薦、着該部議覆。是秋、遷高齋於水邊林下之平壤、更曰萊香庵。季冬、丁清惠公以救荒助餉賜宫保、建

坊。公欲疏辭、改致仕、以從先志。衝寒入山、商之府君。時府君在驪鄉、夢與陸文定縱論掌故、聞丁公至、肅衣冠以迎。丁公耳不聽、語多筆授。府君止其辭爵、恐爲時輩異同。書曰、不求得福、亦宜遠禍。丁公慄然曰、余昨暮登舟、夢一白衣翁曰、此行當轉禍爲福。今得先生教符夢告矣、敬如命。兩公之神交于夢寐蓋如此。

四年辛未

府君七十四歲。給事中吴永順薦舉，有云，伏覩會典洪武元年詔，懷才抱德之士，所在官司用心詢訪，具實申達，以憑禮聘累朝詔令亦間及之。

英宗天順元年，㫋吴與弼。

憲宗成化十九年，授陳獻章爲翰林簡討。獨神祖用人，其難其慎，獨不難於來知德，瞿九思

豈非太平之榮觀、古今之盛際哉。今之稱頁巖穴、誦讀堯舜者、豈日乏人。如松江布衣陳淹通今古、聞達無干。比則廷臣楊廷筠、章允儒、何喬遠、吳甡、吳用先等各各開薦、非職私言。獨不可一賁弓旌、以襄盛典乎。十月、先叔謝賓客、府君命蓮桔据後事、附葬大父之穆位。

五年壬申

府君七十五歲。松郡白粮解户内有貼充惠桂二王禄米者、一承此役、無不破家殞命。府君遠稽會典、近察户部堂批、先創條議、上之郡邑。後復力請諸臺曰、江廣之米甚賤、而反以三吳貴米遠輸。江廣順流而下、三吳逆遡而上。比運有部院光禄成規、王府則羣璫横梗勒索、其害不能殫述。況吾松有次白而無上白、則二王玉粒之供不在是。莫如折價、解

之彼處、布按移文二府、赓解戶無交納之苦、
有身家之倖矣。賴當路俯從、具疏得請、而吾
松祿米之煩得以解懸、可丕永世之利也。
六年癸酉
府君七十六歲。四月、工部侍郎沈演安攘疏
內偶舉府君、得陳所見以備
進呈採擇。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建堡、屯鹽等事、前已有旨、還着該法飭行。

據奏、時事多艱、臣子宜專心幹濟、説得是。朕惟以言事課功。如有挾私偏執、妨廢職業的、必罪不宥。所舉陳　果否學識可備採擇、該部併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建堡、屯鹽等事聽該部具覆外、所有薦舉陳一節、係隸本部職掌、相應摘覆、案呈到部、看得陳　江南名士也、識通今古、學富經綸、蓋有用處士、不徒以筆墨文章妙天下者。但其

人抗節烟霞、忘情軒冕、榮心仕進、非其志也。誠令其一吐胸中之奇、規畫當世之務、計其所言、必有堪備借箸者也。工臣孜孜於隱士、諒自有真見。謹覆議具奏、合無勅下臣部、行該撫按、令吐其奇、代塵
睿覽、恭聽
聖裁、或亦
聖世博採嘉言之一助也。

聖明裁奪施行。崇禎五年四月、吏部尚書閔等

具題、奉

聖旨、陳某果有嘉謨讜論、足拯時艱、着自條奏、

送該撫按進

覽。欽此。欽遵。爲此、合咨巡撫應天僉都御史莊、

巡按監察御史陳、轉行蘇松兵備副使蔣及

本府方、署華亭縣事張、立簿摘催。某恭奉

聖旨

憲檄、不勝惶悚。竊惟
聖王秉乾、清時開泰、而猶勤勤虚心下訪、宣之使言、即洪範謀及庶人、大雅詢於芻蕘、何以過此。但某聞之先師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又誦
高皇帝聖諭云、一切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惟生員不許。大哉
聖訓。以垂示士子、謹身寡過之藥石也。某毋見

後生秀才輩慷慨而談經綸、揣摩而窺時局、心竊駭之、以此久遁荒山、自安樵汲。豈有嘉謨讜論、足以佐廟謨而濟時艱者乎。記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某一介草茅也、師友不多、見聞不確、何敢以草茅意安攘大計。又云、老者謀之、少者斷之。某七十五老農也、精力日减、疾病日增、何敢以老農謀安攘大計。人臣之罪、莫重於妄言、人品之陋、莫甚於無耻。若

強不知以爲知、借無用爲有用、此清議之所難容、而亦聖世之所不宥者也。懇祈俯憐老病情形、達部停寢。條陳雖未展、耿耿入告之誠、庶幾免嘵嘵出位之戒矣。

七年甲戌

府君七十七歲。章工部贈山四畝、向傳有佳穴、府君嘗高齋幕之後、遷山足。是年鑿穴、石頑土淺、不能容、取他土淹之。適一人拾白龜

以獻、府君異之曰、龜不産于水而産於山、得無天以此龜啓我乎。遂鋤之。初得石卵數百、後得黄土、堅細香潤。至丈許乾位、見似石非石、似土非土、宛然一門、週圍石欄、中縫一線。更去土三尺、則下若有戶限者。府君懼洩氣、不敢深入、止此築生壙一具。遠近聞之、爭相異視。七年庚辰、府君始窀穸焉。至今不封不樹、遵遺命也。是年、特

旨命在廷諸臣各薦賢才、以備採擇。而侍御魏公士章素不識面、而以府君姓氏上聞。

八年乙亥

府君七十八歲。郡侯方公舉鄉飲大賓、辭謝一如青浦。建呂仙祠。初、呂仙降於族叔莘江家、問云、見汝多善行、曷不施藥。叔云、有是念、無是方。仙詔云、汝於南城埡當有一賣方者、

汝得之。明往、見一丐者握板四片、諦視之、果鐫三十六方叔奇駭、驚之以歸。府君喜而構祠、肖像于山中。方營建間空中鶴鳴、⑦徹夜旋繞不止。祠成、乞藥問籤者皆奇驗。一日、府君同友携榼祠中、飛錢數百、飲酒盃內一錢、酒盡盃下一錢、以示上口下口之義。而瓣香瞻禮、相與遝舟積疊來。八月、詞臣黃道周辭職疏內有云、雅尚高致、博學多聞、人皆老成足

備顧問，則臣不如華亭陳某者。

九月丙子

府君七十九歲。撰時藝十餘首，皆從枕上口授仙覺。又與吳長卿問析書義十餘章，雖云訓孫，實發千古之秘。

十年丁丑

府君八十歲。江西巡撫解學龍題爲聖世闡門運隆三五，懇崇名世耆英，兼廓薪櫕盛

典，以光渙化事。竊惟虞廷儀鳳，登庸式廣明揚；渭叟非熊，優異宜超凡格。我

皇上詔行保舉，俾科目中未盡之人材，一一網羅無軼，隱鱗伏羽，並耀光明。自此而守令得賢，民無失所，致治神謨，卓越獨隆千古矣。惟是保舉數內有崗崇道，巍然名世者英，未應徵以弓旌。嘗⑧側聞其赴部就銓者，臣得一人焉，則華亭徵士陳某也。身謝名繮，神酣學

海。處畝畞而覺先任重莘野風高。本經術而翼古起衰、昌黎功遠。文章命世、眞稱鄒魯之干城。匡濟塡胸、不愧巖阿之宰相。藉使某而少壯也、卽出其緒餘而爲守爲令、亦何負於龔黃卓魯之選耶。獨念某老矣、方今正躋八旬、海內尊爲人瑞、曉香之譽、天壤芬流。當此皤皤黄髮、而縶以墨綬委之簿書、非其時矣。臣愚以爲爲國求賢、莫先於旃厦之啓沃、侍

從之論思。如某者、合應特詔幣徵、以備法宮之顧問、黼座之諮諏。未可以其不就守令之辟、而遽聽其高尚也。竊按正德中、江西處士吳與弼隱居講學、潛德上聞、

叡皇帝遣官馳聘、乘傳赴京、賜見便殿、擬授與弼以坊諭之秩。與弼固辭不就、遂陳十事而歸。熙代芳摹、班班具在。今某之出處本末、學問淵源、畧同與弼、而才贍救時、籌精應變、致

君堯舜之嘉謨，較有十倍於與弼者。仰祈
皇上允炤與弼事例，優某以特隆之禮，庶考槃
首彥，頓回遯志於清時；而招隱明綸，終弋高
賢爲公輔。保舉膚思，於是而益加弘遠矣。伏
與
皇上勑下所司，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華亭徵士
陳某特　旨敦延，逈超保舉之格，則禁近增
光而啓事生色，所裨於綦隆之治者非淺也。

時當不諱、賢立無方、竊附以人事君之義、不覺獻曝愚誠、冐昧披瀝、統惟

聖明裁擇施行。

自春徂夏、搆古香庭院成、日夕娑婆其中。十一月、當大耋懿親舊串捧觴上壽者、步武神清之室。是年、遂不入城市矣。冬、立三斯亭于生壙之右、蓋取歌哭聚族之意云。

十一年戊寅

府君八十一歲。屛跡東佘。狩聞流寇披猖、中丞直指檄有司折毀城濠民房、一時震動。府君愬之方郡侯曰、訛言易煽、全賴上官彈壓鎮靜。今若先卸民居、未防亂本、先示亂形、民心一動、將來不知究竟矣。方侯俯從而止。至今城内外之得以鱗次而安堵者、皆府君所挽回也。

十二年己卯

府君八十二歲。夜寢頑仙廬、日處古香庭院、往來不數武。晚必擧輿以從、倦于應酬、而子墨未能謝絶。如陳鹿苹碑記許緝齋志銘、乃絶筆也。是年、無大恙、自覺軀重膚痒、起卧不時。春夏値兒覺中寒、幾入鬼錄、日從事於醫禱、而府君之神情亦漸困頓矣。九月望後、命蓮延名衲于萊香庵、誦經禮懺、至二十日放焰口一堂、上報親族、下薦交知。一日而沐浴

者三日、飲泉茗、剃鬍毛血。毫不及家事一語、口喃喃、但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至廿三日申刻、左手結印、吉祥逝矣。遺訓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年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鳶飛魚躍。又云、大斂小斂、寸寸拘束、古先聖賢、纍纍以時服。今其時哉。萬勿循俗。所見斂布、分送寒族。內哭外哭、禪覓感感。勿發一聲、靜如空谷。去來堂堂、無拘無束。請以諸淚彈

向花木。子孝孫賢、守此遺囑。爲善讀書、一生無辱。首七之夕、臨附乩語、內多隱讖。後署掌訣部水奎光真人并左手和尚等語。府君平生飲食臨逝結三山印、悉從左手。而晚建神清之室、似於二教有宿締云。

大抵年譜與國史部乘同體、取覈不取文。不孝初不學、壯不斂、日今頭顱種種矣、何能寫府君之萬一哉。僅云臚載歲月、遙憶記聞而

已。若樂善不倦、出自性成、此又在語言文字之外者也。府君自少舌老、取資于禿管殘煤、子弟稍悉以奉親、不知誰爲生活。大父所遺、無中人產、俱遜先叔無染精、而且爲之贍養婚嫁、存殁如一日。中年自小崑天馬、細林東佘、鳳皇、拮据凡五峯、墓田不及半頃。⑨至荒丘瘠壤、歲輸動以百計。西歸之頃、坦無私語、藏無餅金。自外惟遺編萬卷、落落山廬、而僅殘

已過半矣。蓋以賣文之外、絕妄漁、愧干請。交
大遊廣、時與山水花木作緣、隨有隨散。一生
似動而靜、似靜而動、客衆厭其溷、客去苦其
寂。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晨、非掾舸龍潭、則
曠室郊外、一時名姝騷客、輻凑而至。或匿兼
葭蘋蓼閒、長歌短笛、鷗鷺翔、累日經旬、與
不盡不止也、槖不洗不返也。如是而暇爲子
孫計哉。雖然、嘗懸觀井圖以自勗、則臨深履薄

之念曷嘗斯須去懷也。迨除郡邑遠近、例有歲寒之餼、府君自寡至多、分緘袖中。值貧窶及交知老弱、輒量出助之。曰、某何人斯、敢叨上官暖俸之賜。揣分過福、且當代上官種德耳。居恒無貴賤僧俗、凡乞覓緩急、未有不如意以去。不責報、不市恩。墓鄰數十家、春夏非白粲則木棉、以鼓耕作、至於助葬撓骼、眞有脫驂麥舟之風。冬置藁薦、自卑田養濟以及

驛遞囹圄、分給惟恐後。寒夜途行、聞驛夫拋舟聲、必停橈煮糜、以濟饑寒僵仆者。故于鍾賈山倡建甘露亭、賴慧解上人夏施茶、冬施姜湯黑夜施燈。往來行腳有老病不能頓蹤者三時授飡、待其健旺而後遣。迄今三十餘載、靡有間也。三族之親、生籍衣食、死賴喪葬者無算。交游中、假筆墨、作布施、授齒類、代津筏者亦無算。一切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宮、

邀以補苴罅新者亦無筭。與人談、非累朝掌故、即先輩典型、或稗官野史中可喜可愕之事、使人聽之亹亹不忍竟。若偶有閨閫不詳之語、則掩耳障面而立叱之、惟恐其侈口不絕也。此皆府君之醻言踐行、遐邇亦有耳而目之者。其如上關軍國下係桑梓、時切杞憂之憂、眞有寢不暇甘、食不怡旨、不啻身罹倒懸而爲之痛哭流涕者也。集有條議二卷、可

知府君嘔幾斗心血、枯幾莖白髮矣。四方贄文者履滿戶外、未嘗冗倦倩斷、必欲摹寫神情、大會款曲、方握管命草。草成矣、於發潛闡幽處未暢厥旨、丙夜篝燈幃幔中、屢加改竄、肯其爲人而後止。亦必寓規諷忠厚之意、不忍以危詞綺語欺塞也。交遊幾遍天下、奚敢忽視一人、輕發一函、浪鼓一棹。每以錢塘揚子爲限、耻作山人游客態。嘗云、王公布衣之

交僅存一綫于天壤、寧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雀所笑。則府君硜硜素節、梗槩可覩矣。嗚呼。府君一生經濟之肺腑、千古豪傑之作用、竟至螢乾蠹老、豈不惜哉豈不痛哉。所可幸者、恃有遺文百卷、闡揚忠孝、羽翼典謨、差吐胸中不了之業。俟四刻成全書、則能言立言、冥中自有晝一也。謹技淚詮次如左。

不孝男夢蓮百拜謹述。

校記

①誤：疑作「讀」。
②腹：疑作「復」。
③支：疑作「皮」。
④當：當作「常」。倪瓚有《良常草堂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〇。
⑤持：疑作「特」。
⑥譜：疑作「諳」。
⑦轍：疑作「徹」。
⑧嘗例：疑作「常例」。
⑨傾：疑作「頃」。
⑩限：疑作「恨」。

儒藏

高忠憲公年譜

清·高世寧 編撰
清·高世泰 增訂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康熙間刻本

《高忠憲公年譜》二卷、卷首一卷，清高世寧編撰，高世泰增訂。清康熙間刻本。

高攀龍（一五六二—一六二六），字存之，又字雲從、景逸，明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以建言謫歸，里居三十年。其間，與顧憲成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往往諷議朝政，抨擊閹黨，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人稱「東林黨」，而高攀龍爲其領袖之一。天啟中，歷官光祿少卿、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後爲閹黨迫害，投池自盡。崇禎初謚忠憲。其學宗程、朱，不主王守仁之學，儼然以衛道士自任。著有《周易易簡說》、《春秋孔義》、《就正錄》、《高子遺書》等。

高世寧，字季遠，攀龍幼子。高世泰，字彙旃，攀龍姪，明崇禎進士，授禮部主事，擢湖北提學僉事。後歸隱，重建東林書院，講學授徒，以紹東林之說爲己任。著有《中庸答問》、《高子節要》《東林書院續志》等。

此譜編成於清順治十六年，記載詳悉。世寧跋稱：「爰集先公手筆，若遺稿、日記諸帙，更參以耳目之所睹記，皆確乎可徵信者，敬彙而書之。踰年，始克告竣」；「或事屬纖瑣，則不暇及。若夫精神心術之微，蓋有語言文字之所不能及者，則又不勝譜，亦無容譜也。」嚴瑴序亦稱：「事實皆取之《困學》、《三時日記》及疏揭等書，餘非家庭親見聞者弗錄。蓋先生之子之譜先生，皆先生之自譜者也。」可見其嚴謹有據。然於東林事記載極略，蓋有所忌避。



高忠憲公年譜序

自有天地，卽有理學。帝王行此理於上，三綱九法，一代正焉。聖賢明此理於下，人心學術，千古昭焉。然理者卽之而不可見，而心學之精微，又父不能以傳之

子、所以孔孟之後、有楊墨、有佛老、皆曰是理也、吾得之、吾得之。始於泛觴、終也襄陵、一時後世、靡然從之。及究其指趨、要其歸宿、則茫然如搏虚焉。諸能爲孔孟之言者、則又優孟其衣冠、粗之流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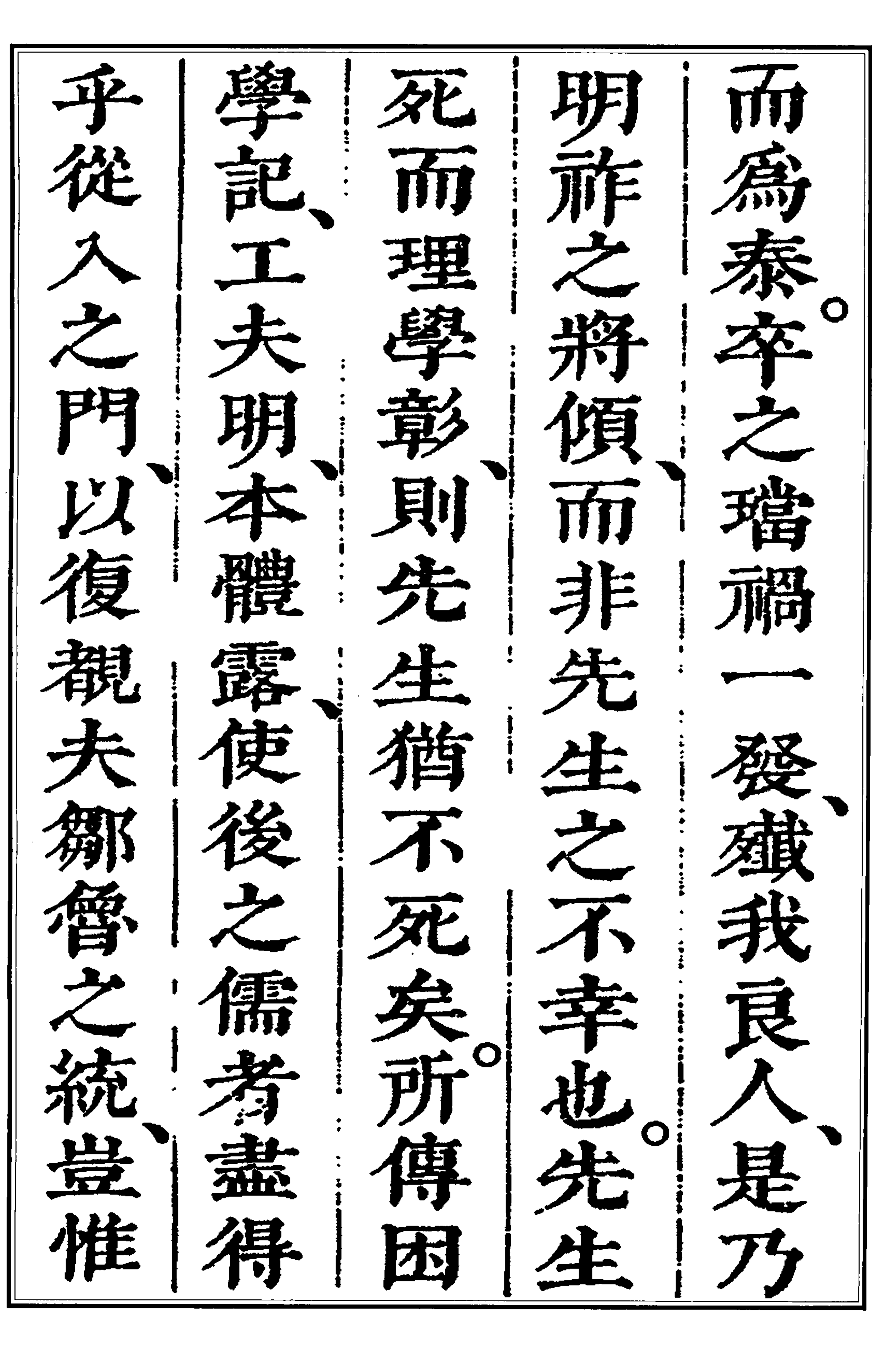
六藝、淺之涉於詞章、而於聖賢立心行已之防、不啻此參而彼商也。有志之士起焉、亦欲以明道爲務。然或誤於工夫之失傳、或病於見聞之易惑、各以其意、相爲揣摹、名曰闢佛老、乃其見則猶然

佛老之見也。名曰距楊墨、乃其行則猶然楊墨之行也。乖離淆僞、不一不公、其孰從而正之。　忠憲高公奮乎百世之後、歷考群哲、斷然以朱子爲宗。其爲學也、質之於古矣、未已也、反而求之於心。



求之於心矣、未已也、充而驗之於事。閑邪存誠、動静一致、主敬格物、内外交脩。始則參前倚衡、卓爾其有立也。終則霧散冰融、灑然其無事也。蘇是貧而樂、達而檢、患難而不憂。蘇是坐而言、起而行、

獨處而不愧。繇是生而順、死而安、俟諸後儒而不惑。嗚呼、詎不偉哉。萬曆以後」天啟以前、其形於奏疏者、可以格君心之非。其施於政事者、可以振王綱之墜。其昭大法、擊大奸者、可以傾一世之否



而爲泰。卒之瑨禍一發、殲我良人、是乃明祚之將傾、而非先生之不幸也。先生死而理學彰、則先生猶不死矣。所傳困學記、工夫明、本體露、使後之儒者盡得乎從入之門、以復覩夫鄒魯之統、豈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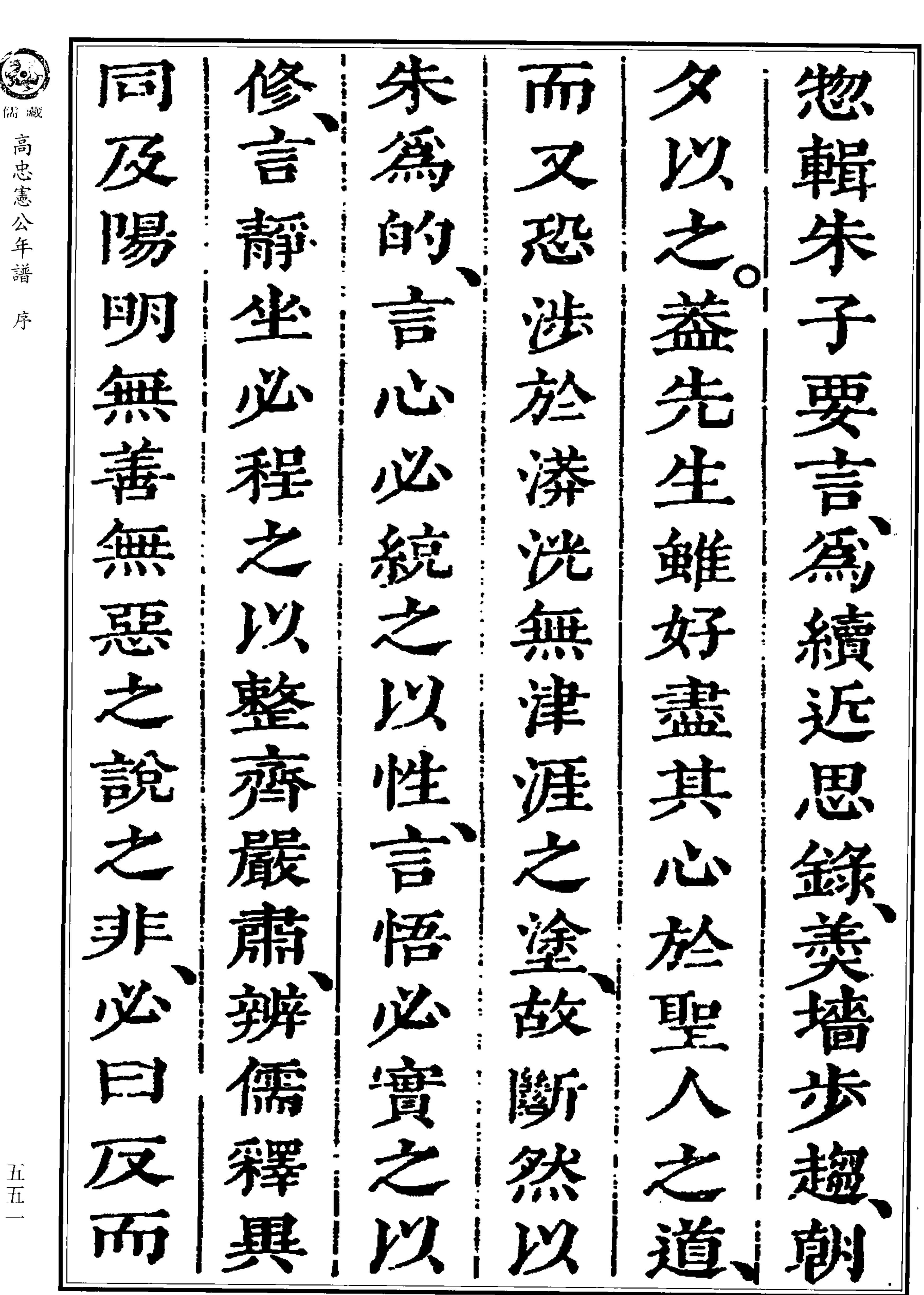
先生不死哉、雖紫陽猶不死也、雖孔孟諸聖賢猶不死也。時

康熙丙午歲季夏、三韓後學吳興祚稽首拜敬題。

高忠憲公年譜序

高忠憲先生少子季遠編先生年譜成、其猶子學憲彙輯版行之、而問序於穀。穀曰、嗟乎、予小子、而曷敢序先生哉。無已則有吾師子華子龍超先生之言在。師嘗語穀曰、子亦知高先生之學之所自承乎。觀先

生聖賢論贊有十，肇自孔、顔、曾、思、孟，訖於周、程、張，而遂終之以朱子，而不復及乎其他。然則先生意所宗主蓋可知已。穀乃令觀於譜，而吾師之言益信。夫先生之學，大約具困學記中。其候雖有甘苦淺深之殊，而要從朱子入道，莫如敬之一言始餘是


惣輯朱子要言、爲續近思錄、羨墻步趨、刪夕以之。蓋先生雖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而又恐涉於漭洸無津涯之塗、故斷然以朱爲的、言心必統之以性、言悟必實之以修、言靜坐必程之以整齊嚴肅、辨儒釋異同及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之非、必曰反而

求乎理。而其所接席訂証者、則有顧涇陽先生。遠近磨切、則有馮少墟、錢啓新諸先生。於是考亭之傳沃乎其内而曄乎其外。其至潔者既形於審義利、修廉隅之際、而至偉碩者又見於正色立朝、爲士類争忠邪、爲宫府争綱嘗①之大、而謂先生非朱子

之嫡系、而其誰也歟。抑觀朱子在慶元間

雖遭道學黨錮之厄、然蒙孝宗之知、詔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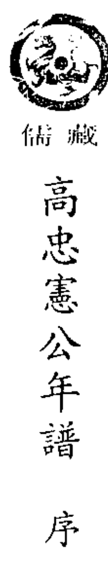
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先生當萬曆重

熙、竟懷抱其忠、不得一見　天子、且至以

言事被謫、坐老林泉者垂三十年。迨庚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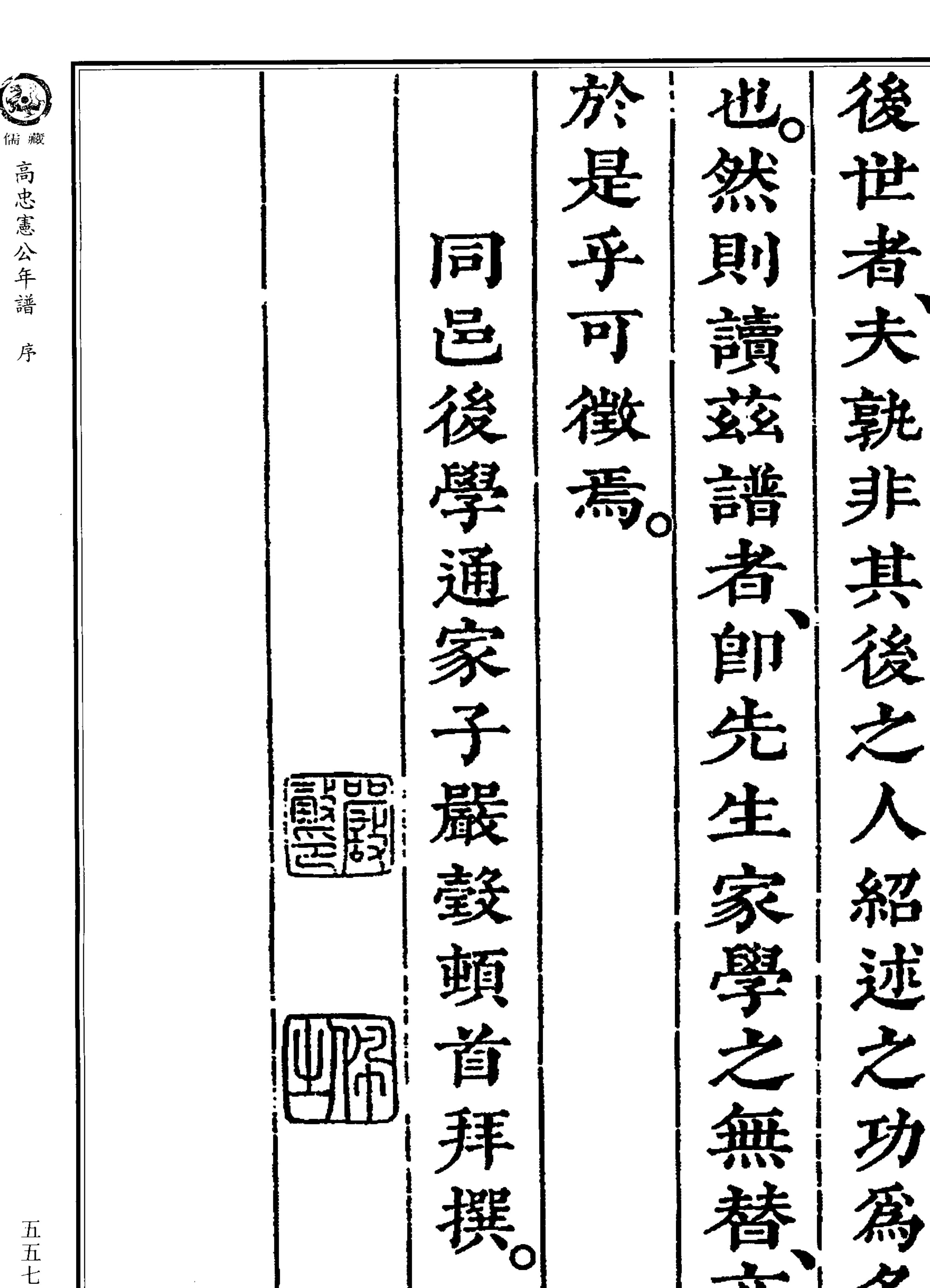
之際、錄用舊人、時先生齒宿意新、未嘗以

臣精消亾爲慮。而不意忠勤甫効、黨禍旋興、投淵之悲、遂使千古與屈同弔。其視朱子所遭、何尤不幸之極也。然當是時、儻從楊左諸公相率赴難、豈不甚烈。而先生顧獨以從容整冠、拜表自沉者、上爲　朝廷略存禮遇大臣之體、而下以留不毀之慮



髮於衣冠塗炭之秋。此與朱子疾革時移寢中堂、領儀禮而不從書儀者何異。嗚呼懿哉。先之嘗②變不同、而同歸於道、其斯以爲朱子爲先生而已矣。先生殉節於天啓丙寅、後三十有三年而譜成、事實皆取之困學、三時日記及疏揭等書、餘非家庭親

見聞者弗録。蓋先生之子之譜先生、皆先生之自譜者也。因念先生殁後、滄桑再易、凡中原文獻之漫滅、不復存者、何可勝數。而季遠獨能寶護先澤、詮次罔遺、學憲復能爲之交質互訂、刋示以諗來學、是先生之道雖弗克大行於當時、而猶獲著明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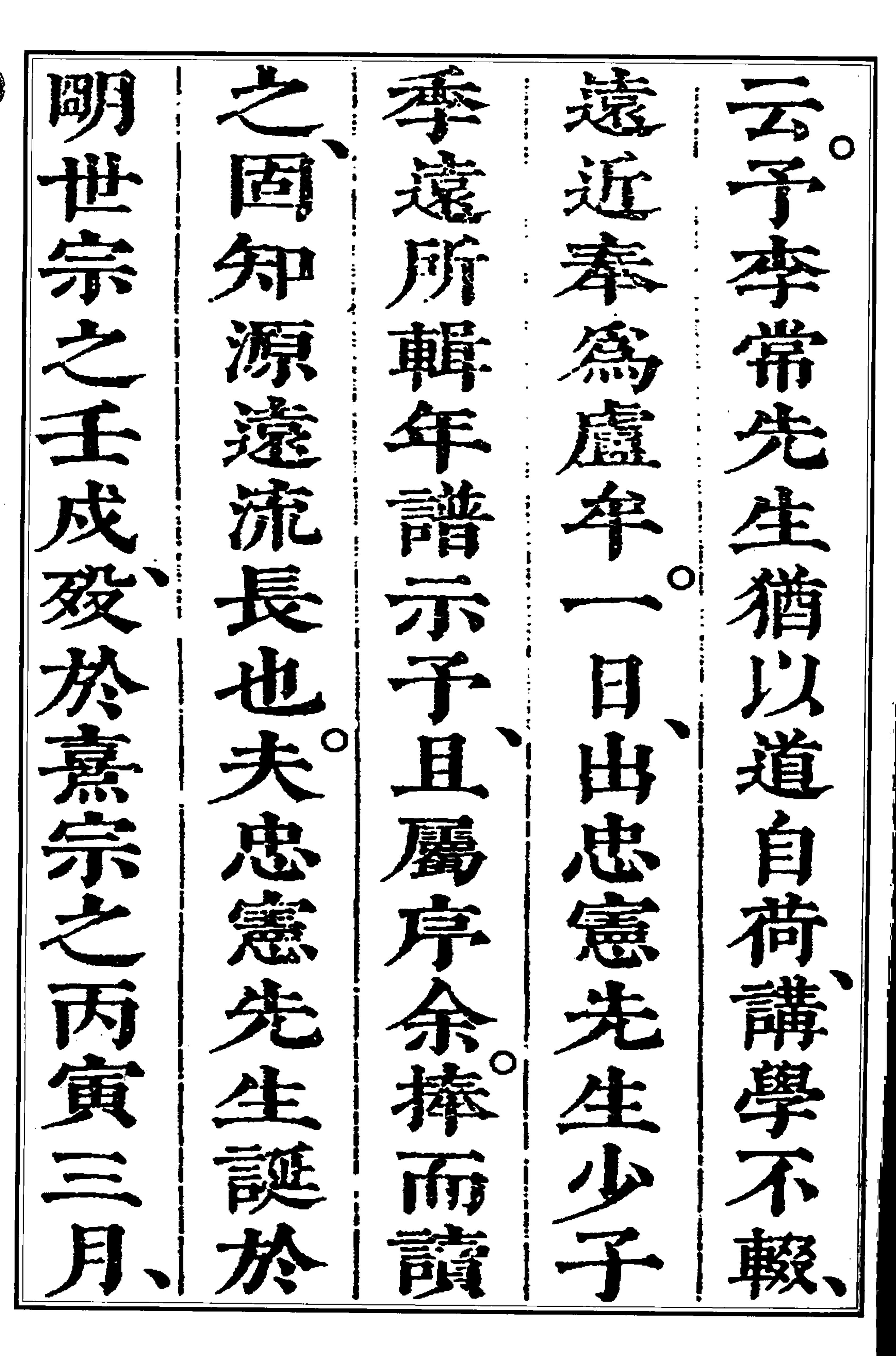


後世者、夫孰非其後之人紹述之功爲多也。然則讀茲譜者、即先生家學之無替、亦於是乎可徵焉。

同邑後學通家子嚴瑴頓首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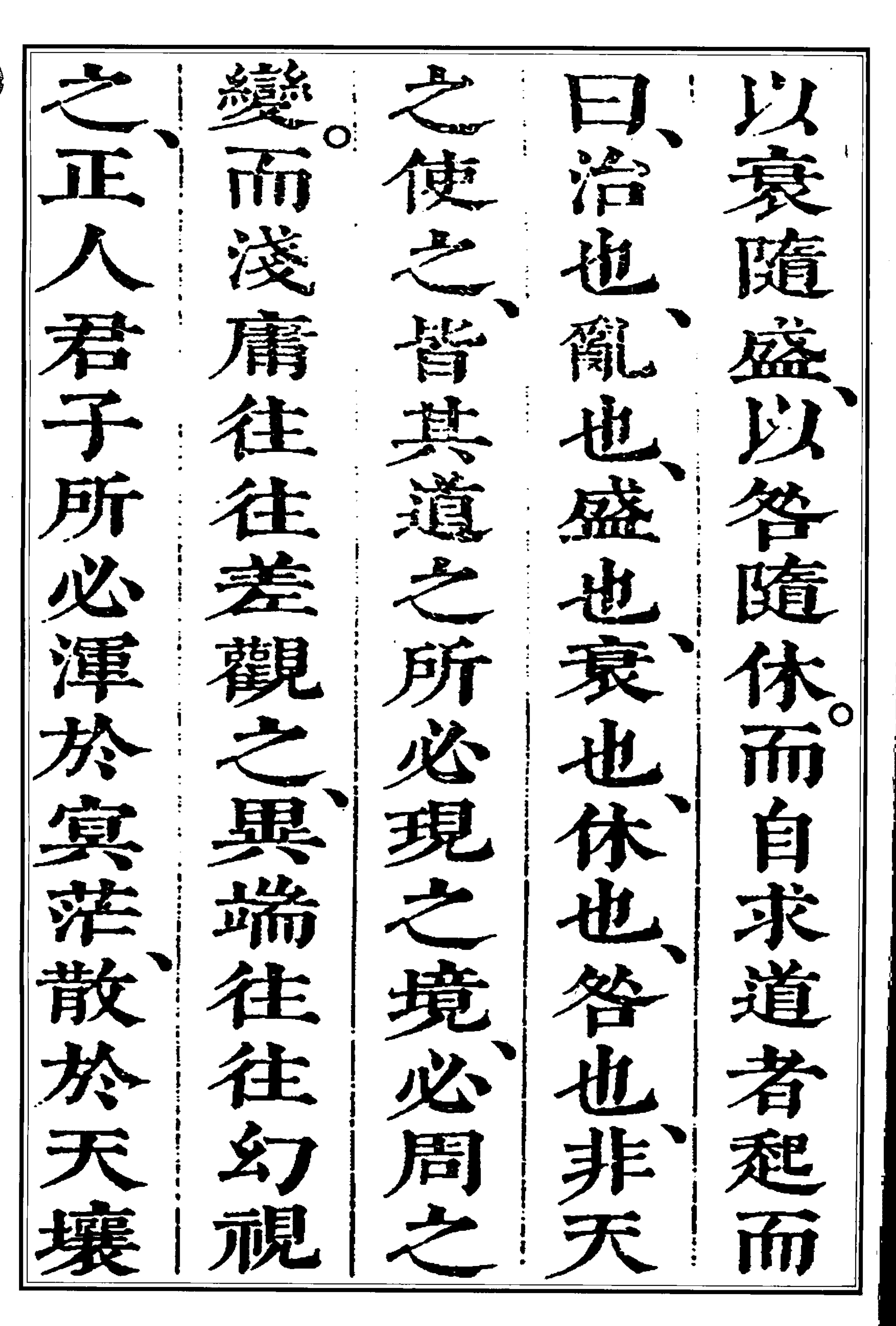
高忠憲先生年譜序

記予小子諸生時，彙旃先生督楚學，如韓、李、曲、元和文章一變。試課暇，即率諸生闡提宗旨，不欲爲不該不詳之士。以故楚士至今稱葛屺瞻、高彙旃二先生



云。予李常先生猶以道自荷、講學不輟、遠近奉爲盧牟。一日、出忠憲先生少子季遠所輯年譜示予、且屬序余。捧而讀之、固知源遠流長也。夫忠憲先生誕於明世宗之壬戌、歿於熹宗之丙寅三月、

其間之顯之晦、之升之沉、之聚之散之存之亡、皆天之有以使之、其實先生自主之者矣。其自主之者何也、道也。天不能有治而無亂、人不能有盛而無衰、有休而無咎。自凡之人儷之、則以亂隨治、



以衰隨盛、以咎隨休。而自求道者尅而曰、治也、亂也、盛也、衰也、休也、咎也、非天之使之、皆其道之所必現之境、必周之變。而淺膚往往差觀之、異端往往幻視之、正人君子所必渾於冥茫、散於天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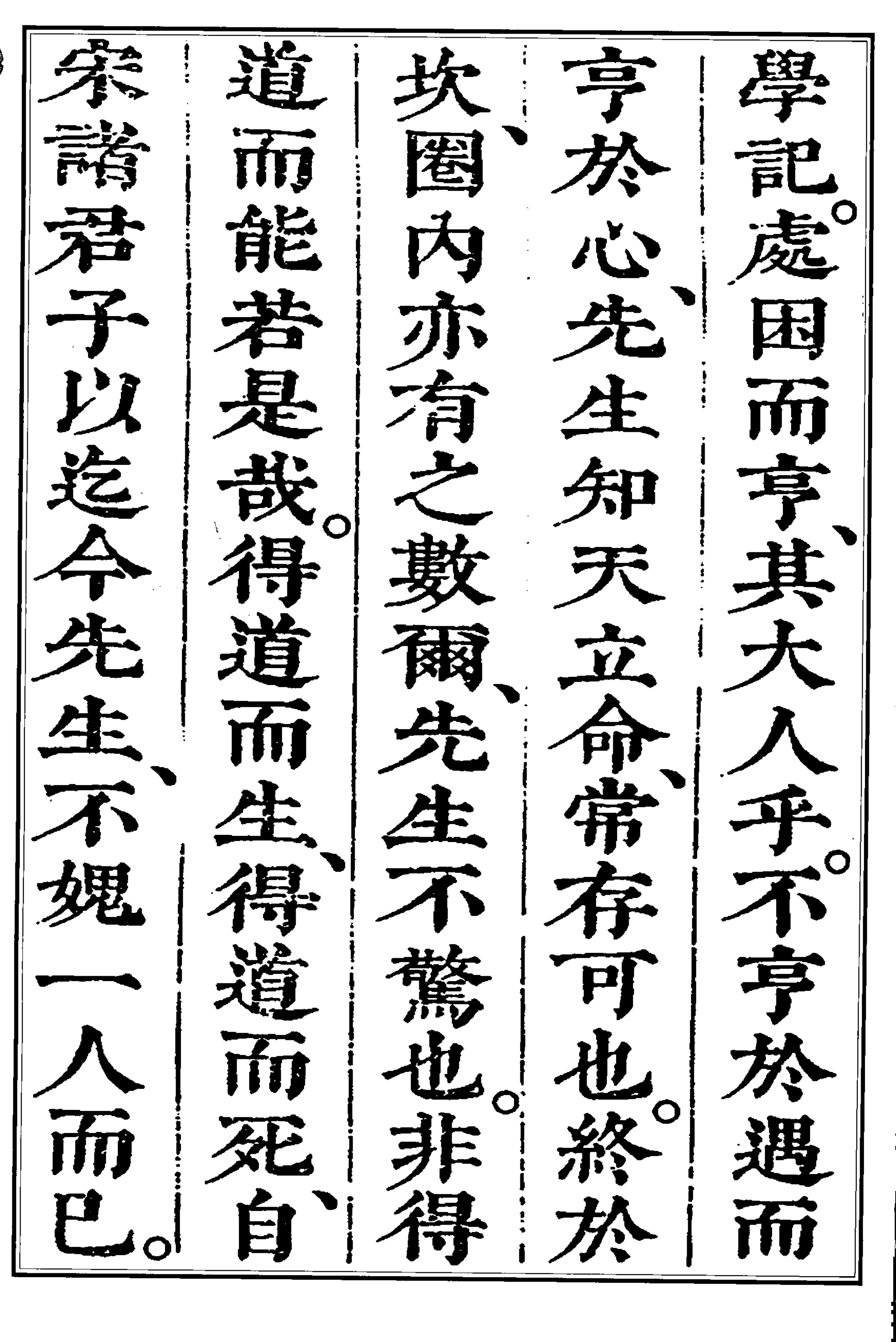
而息消於有覺者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生者、人之晝夜也。故惟知道者能通乎死生。人以爲生也、死也、常也、變也、不知其爲道也。忠憲先生甫弱冠後、即寘契先天、讀書嚴課、壁間悉粘一

圈。圈者、無極而太極也。又作復七規、取七日來復之義。及登朝、冬至習儀朝天宫、靜坐僧房、自覺本體、與閑邪存誠相會。後講易東林、和至日詩曰、一元只向動中開。又曰、人人自有圓圈在。又著周

易孔義、知先生道術。羲孔、潛心於易匪一日矣。友歸季思、顧涇陽、磨切錢、馮、辨論管李、其講究易非一日矣。於易獨取乎復。復、一陽也。至日閉關、靜以養一陽也。然以天地之數論之、陽一陰二、君子

少而小人多、治少亂多。故先生不免於難、貶揭揚、櫂璫禍、氣數然也、於先生胡與。故安受其難而不辭不驚、如古賢臨歿觀化弄丸也。雖先生中嘗、而晝前易、壁間圈、皆渾合乎升沉聚散、存亡治亂、

盛衰休咎而一以視之者也。至其編朱子語錄、格致誠正一以考亭爲歸。闢異端似子輿氏、辨新說雖王李不假、如朱辨陸也。爲朝廷晰邪正、爲萬世正綱常、範圍曲成、豈小補哉。雖然、是編也、主困



學記。處困而亨、其大人乎。不亨於遇而亨於心、先生知天立命、常存可也。終於坎、圈內亦有之數爾、先生不驚也。非得道而能若是哉。得道而生、得道而死、自宋諸君子以迄今先生、不媿一人而已。

余何敢不暢爲先生表述、俾後之覽年譜者、若元會運世、有道以行乎其間、不絕如帶先生矣。而況有紹而述之者、固能續大道於茫茫也哉。

康熙丙午、楚濳後學朱士達頓首拜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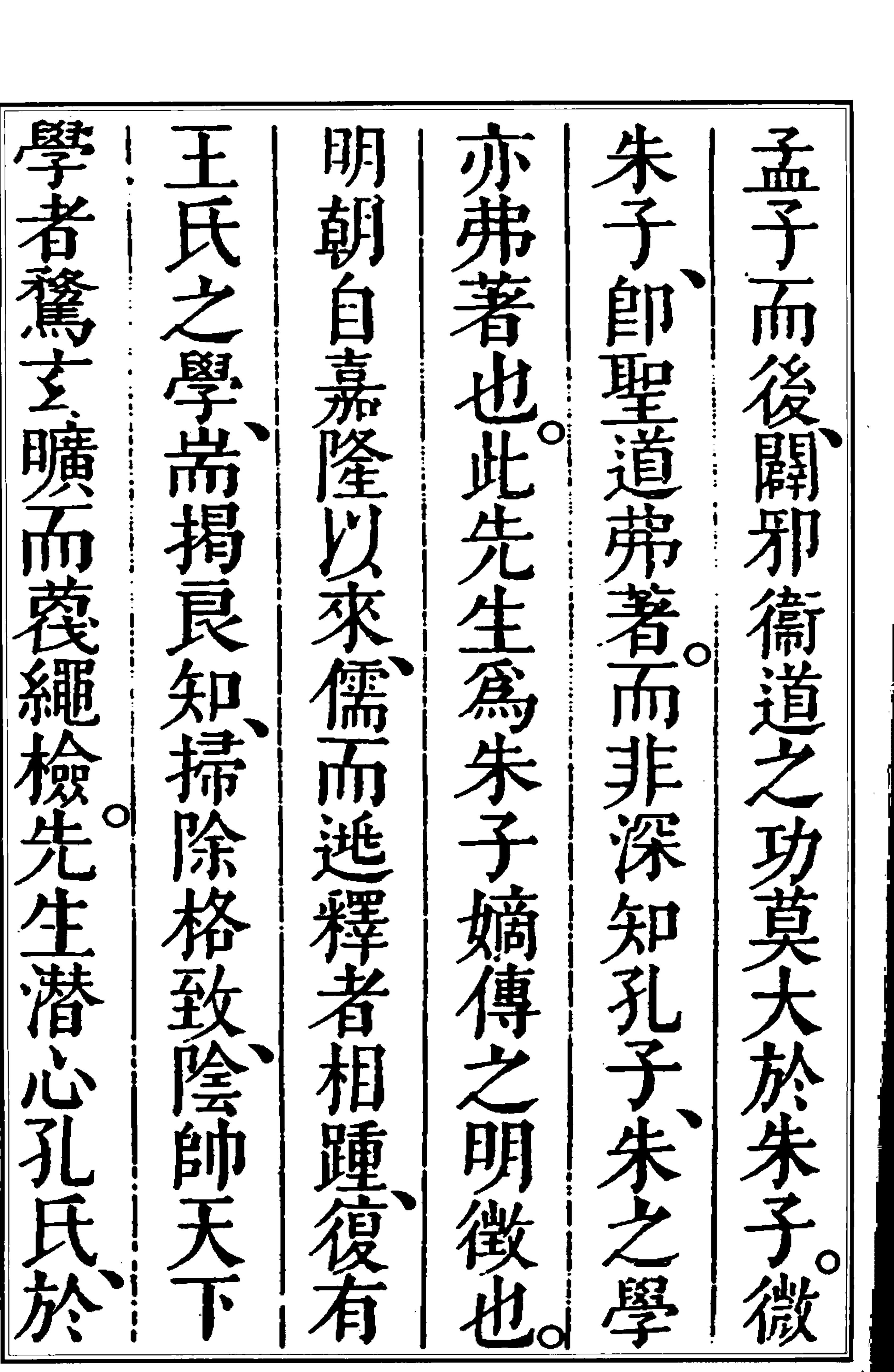


高忠憲先生年譜序

熹廟末，諸君子被璫禍，幽囚囹圄，備極楚毒。有識之士不勝扼腕，浩歎曰：國家綱紀掃地盡矣。嗚呼，然後知高忠憲先生爲得死所也。先生殉難在丙寅三月，迄今三十餘年，季子季遠謀輯先生年譜，潛心者久之，

始克成、而屬余序。余惴惴懼弗克副、又不敢諉。譜以先生困學記爲主、困學記、先生之自譜也。先生曰、善學孔子者莫若朱子、繹朱子之言、入道莫如敬。遂從事主敬之學、益不啻準的奉之矣。江行舟中、反覆體究、不越程朱所示法門。困衡極而一日豁

然、本體覿露、實無一事。曰、未也、敬義夾持、進修密蹟、而最得力者、數十年涵養靜謐、栽培深固、以立本、而用不窮。至於一性瑩然、天人無間、知本知至、而中庸其至、則深造自得之候、然爾。先生嘗叙朱子節要矣、謂孔子而後、闢邪衞道之功、莫大於孟子。



孟子而後闢邪衛道之功莫大於朱子。微朱子、則聖道弗著。而非深知孔子、朱子之學亦弗著也。此先生爲朱子嫡傳之明徵也。明朝自嘉隆以來、儒而逃釋者相踵、復有王氏之學、耑揭良知、掃除格致、陰帥天下學者騖玄曠而蔑繩檢。先生潛心孔氏、於

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洞若觀火、而後
闢而闢之、辨二氏、辨新學、直推究本末、灼
見其所以然與所必然而不爽者、然則繼
朱子而闢邪衛道、非先生其誰也。先生立
朝不滿二載、凡學術之弊敗、朋黨之蔽蒙、
宮府之危疑、宗社之杌隉、侃侃論列、一本

知至意誠精覈允當，無一語涉欺妄。假使先生得侍講幄，如熙寧之考亭，所以啓翌聖明，弼扶治教，豈曰小補云爾。祗以政本非人，日中豐蔀，一落謫籍，坐老林泉。及天啓起廢，又不幸處諱學之朝，爲黨人側目，以及於難。吁，其甚矣。雖然，黨人之困折先

生也以其學、而先生自信自養、浩然而獨伸者卒以學。如石之介、湛徹幾先、從容止水之則、不辱國、不辱身、與朱子移簀中堂、恬然而逝者何異。信乎、尼父無臣、子輿易簀、古聖賢得正歸全、要於夕可、其致一耳。繇斯以觀、道南祠之從祀於先生、安乎、否

乎。毘陵錢啓新先生輯源編、滙編、如正閏統。源編上自羲農、下迄程朱而止、自餘漢唐宋諸儒以及明朝從祀四君子、皆入滙編。先生論贊諸聖賢、自先聖顏曾而下、亦迄程朱而止。學脉正閏、其嚴也如此。然而特祀之議、言之今日、恐益滋謠詠。何也。先

生之道未大章也。先生遺書炳朗千古、道曷嘗不明。然必學者共行之、共明之、而後爲大章。先生之道得大章、而後知先生朱子之後一人也、祀典以俟論定可矣。謹序。

順治巳亥春、通家子華允誼頓首拜撰。



高忠憲公年譜序

先朝理學之儒、其盛不減於宋、然其間出類拔萃爲世所共推服者、十數人而已。十數人之中、尤必以河津薛文清及錫山高忠憲先生爲金聲而玉振焉。予讀書錫山、高先生少子季遠與猶子學憲彙旃以先

生年譜來示，且請爲序。予後先生之生四十有九年矣，何敢序。抑先生事在國史，行在鄉國，名在天下，又何庸序。雖然，不可以無言也。夫朱子生於有宋之季，集有宋一代之成。先生生於有明之季，集有明一代之成。是不可以無所發明，請得而推言之。

有明理學承之自宋、陳靜誠、宋文憲、陶姑孰、皆衍其緒者也。至於曹月川而始真、薛文清而始大。吳康齋之後、其傳浸盛矣、而純駁卽由之以起焉。殆王文成、而其教大昌。自正嘉以迄隆萬、上則縉紳、下則士庶、家談戸說、講學之風、自宋以來未有盛於

此時者。然而物衆則僞生、言哤則敝起、浸浸至於鄧豁渠、李溫陵、林道乾、何心隱之屬、八風舞而六經掃地矣。端文顧公標性善之旨、而狂瀾爲之稍障。先生繼起而力持之、而後孔孟程朱之正學涣然復明。夫文成之學、大純而小疵者也。顧自無善無

惡之旨揭、而從而繼之者率皆鄙困學而詫生知、詘工夫而崇本體、名爲大一統而合三教、實則率孔孟以事釋伽。古今以來、人倫中正之理幾於蕩然。今讀先生之年譜、以困學自居、何其其甘遜於生知也。以居敬自勉、何其不憚煩於本體也。辨新學而

三教合一之說，窮辨異端而援儒入墨之途塞。然則斯道之眞傳，自文清以來，所謂晦而復明、絕而復續者，不屬之先生而誰屬耶？而謂先生之功不上同於有宋之朱子耶？特以遭時不偶，未得大行其道，而從容止水，不知者猶與氣節同觀。嗟乎，先生

之詩不云乎、綱常盡處此身全。蓋先生之學固已合死生而一之矣。處常處變、時有不同、道則無不同也。先生之子若侄輯年譜成、跋之曰、他人成仁取義之奇節、先公不過朝聞夕死之恒事。旨哉言乎。足以覘先生之家學矣。雖未獲大彰於時、然朱子

之學亦以歷久而愈著。予嘗讀嘉善陳氏幾亭之書、固先生之門人也。其所以尊師者備至、而復能暢其師之說、則安知繼起者不更有人。而將來之尊信吾高子、不猶今人之尊信吾朱子耶。

婁東後學陸世儀頓首拜譔。

陸世儀印　桴亭

卹贈制詞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臣子立朝大節、首持正以無回。國家起敝維風、必旌忠於不朽。雖義烈非計榮身後、而褒終乃示勸將來。爾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清標峻品、正學弘猷、儀著皇華、丹數疏草。雖投荒而丘園道貴、迨召用而卿寺勞深。每多砥柱之危言、遂晉內臺而總憲。觸邪秉直、逆豁寒心、愛中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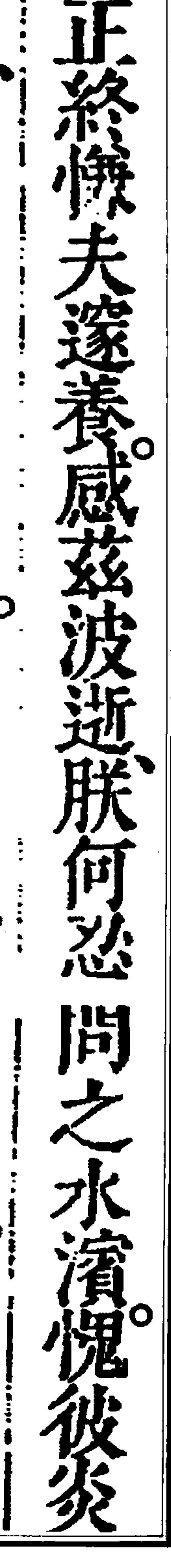
沙、遽甘殞命。從容遺表、恍尸諫於當年。衂錄易名、樹忠魂於今日。是用贈爾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愍、錫之誥命。於戲、八座追崇、渥寵不忘乎華袞。九原可作、芳名永播於清流。垂景耀於士紳、服休光於冥漠。

諭祭文

維　崇禎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皇帝遣直隸常州府掌印官劉興秀、諭祭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高攀龍曰、朕聞善道之守、在嶽撼而瀾翻。履變而貞、必雪消而晛見。惟卿一代碩人、四朝耆德、繇夙慧而紹明絕學、歷諸艱而獨抱孤忠。亦欲正人心、大闡濂洛關

闇之奥。豈肯逐時好、直脱功名富貴之塲。不以初獻於廷、而沮敢言之氣。即使終老於壑、猶存報國之忱。著述三十年、是亦爲政。名世五百載、蚤應其期。嶽立朝端、巖巖爲衆正之領袖。嶷然憲府、凛凛植四國之紀綱。奮除倚社之奸、弗顧投鼠忌器。酷罹反戈之噬、寧甘射影含沙。誼不受辱於僉壬、屈大夫庶幾知已。死猶見諒於明主、史子魚庸有同心。大節表於眞儒、


正終慘夫遂養。感茲波逝、朕何恐問之水濱。愧彼炎趨、禮所貴薦夫蘋藻。靈如有知、欣然祗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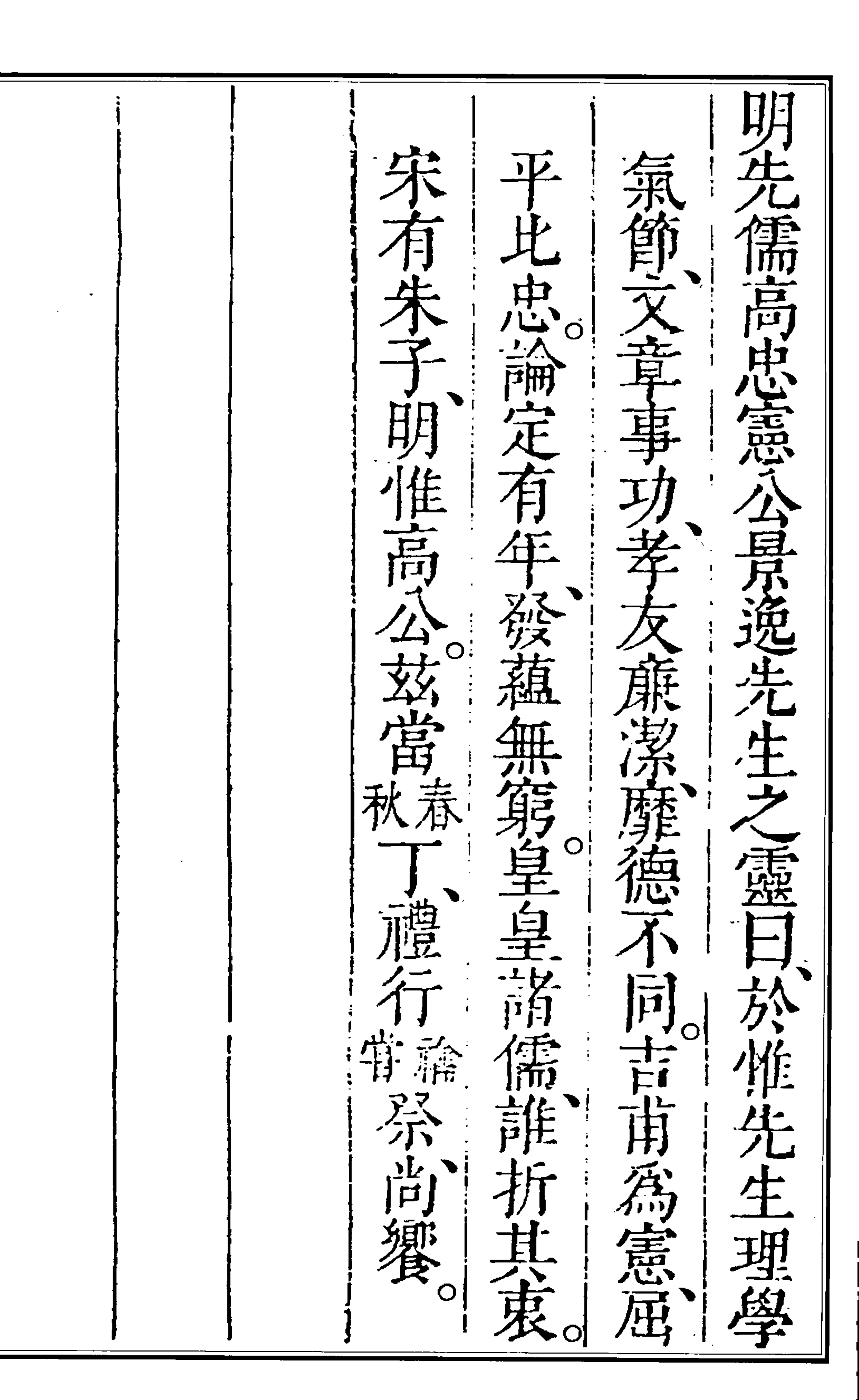
又諭祭文

維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帝遣常州府掌印官劉興秀、諭祭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攀龍曰、天倚柱以正其傾、地賴維以紐其絶。維卿以浴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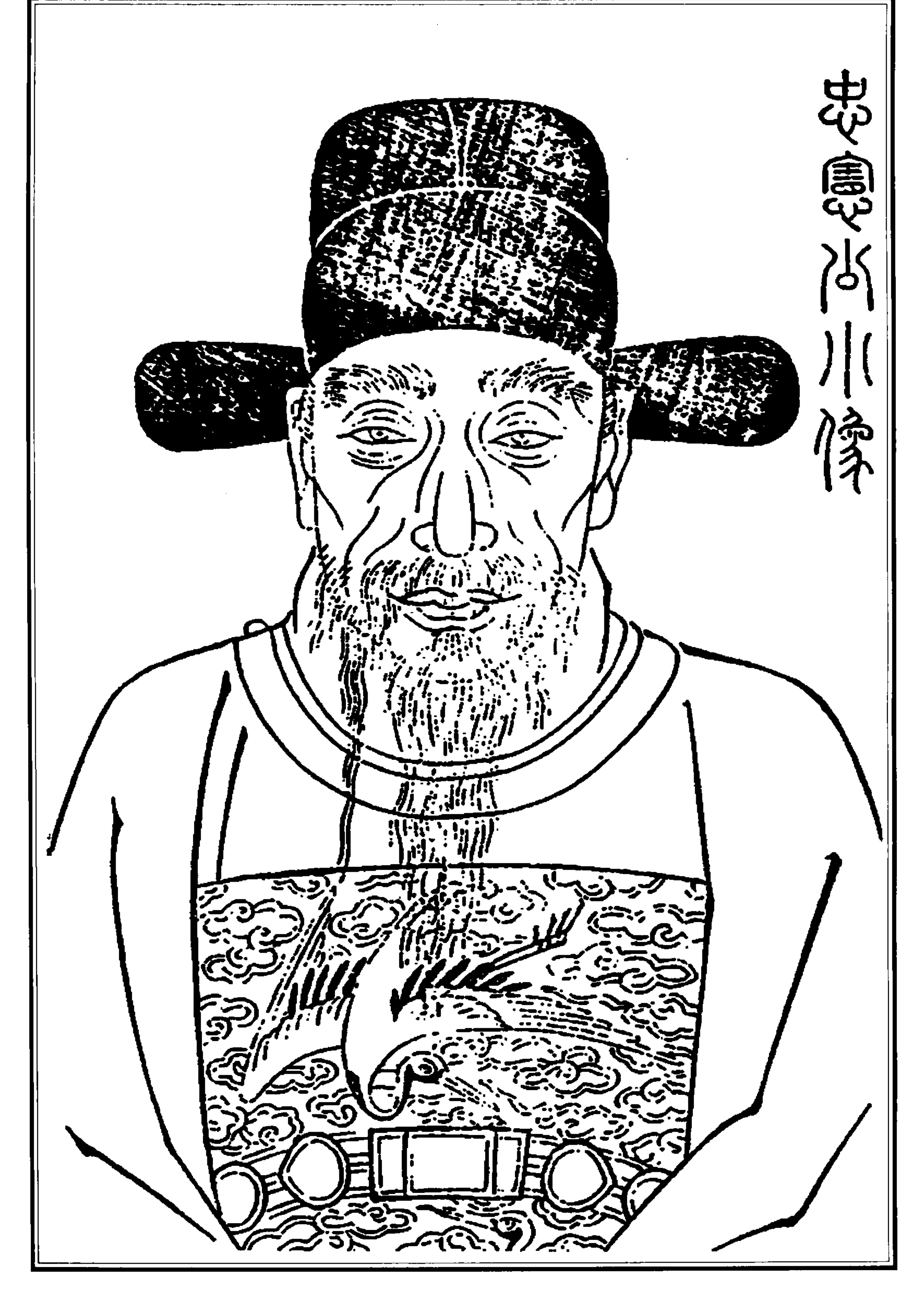
禰天之慮、振廻瀾砥柱之功、如李膺一代高標、若蕭傅千秋勁節。而邃學完養、以斂其鋒、直節剛腸、不矜於氣。芟慾去斡、視死如歸。星已殞而芒耀天壁、雖藏而名蔽地。悲哲人之已逝、儼遺老以猶存。式頒諭祭、寵賁黄壚。欽哉。

附春秋丁祭文　同邑後學張夏譔

具官某等致祭于



明先儒高忠憲公景逸先生之靈曰、於惟先生理學氣節、文章事功、孝友廉潔、靡德不同。吉甫爲憲、屈平比忠。論定有年、發蘊無窮。皇皇諸儒、誰折其衷。宋有朱子、明惟高公。茲當春秋丁、禮行禴嘗祭、尚饗。


忠憲公小像

高先生像題詞

大學士文震孟

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每誦斯言、未嘗不三復流涕霑衣也。夫天啓之季、姑蘇毘陵間觸璫焰死者六人、皆吾友也。而高存之先生則吾所嚴事心師者也。先生甫登進士、即以建言、居謫籍三十年。復起、歷仕總憲、所蒞皆有樹立。居鄉講明正學、聲律身度、爲世所宗。爲憲臣、劾治御史之最貪者一

人。其人逆璫義兒也，以是遂及於禍。先生歿，有遺奏，其從容守正於死生之際如此。聖人復起，能易斯言耶。亾何，逆璫誅，義兒縊，先生之識力益顯然較著。蓋天祐　社稷，篤生　聖帝，邦國所以危而復安，人道所以絕而復續也。嗚呼，此豈人力也哉。敬瞻先生遺像，爲楚辭以招之。

穆重淵兮絕垠，驂赤鯨兮層氷。睠涸濱兮倏忽，廻風

衡兮嚴霜零。靈府抑兮偃蹇、含素水兮叢深。目渺渺兮自遠、哀高丘兮陸沉。入帝宮兮搖翹、陽炎炎兮卿雲。昭雲纚縰兮　熙朝、佑　先皇兮逍遙。靈容與兮崔嵬、紛玉佩兮陸離。搴桂櫳兮延佇、碧舟淵涵兮人閒望思。

題高忠憲公像贊　　華亭宗伯董其昌

濩陰磥濺、當山巑裂。三光浴焉、此一點血。汨羅波清、

崖門颶起。八柱須焉、此一句水。臣心皎潔、臣義從容。國體如天、奉以始終。結纓恃氣、欽棋秉譃。公如岳達、萬仞立卓。擊狐狐伏、射隼隼飛。雖有城社、迄無憑依。白璧懷中、幽光弗缺。袞衣帝傍、正氣不滅。凌日厲月、叱風鞭霆。群魅見之、碎肝銷形。誰知公神、湛然不掛。北斗以南、惟此儒者。

高忠憲公像贊　始寧太史倪元璐

贊曰、道喪之世、忠者死爾。上死死忠、上忠忠死。忠死之忠、匪以死止。死忠之死、不虧國美。京貫雞連、鉤黨殺士。士盡死者、公大而禮。爲士鍛榮、同文之豻。爲國洗辱、汨羅之沚。嚋茲公忠、信國文氏。正反相明、如車合軌。當宋既灰、厓墮其祀。鳴烈取著、所以燕市。當明閧盛、閹干其紀。避辱取晦、所以止水。燕市國光、止水國體。大人之死、非苟而已。

高先生像贊

同邑後學吳桂森

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義。以身狥道、義盡仁至。

校記

①綱嘗：當作「綱常」。

②嘗變：疑亦當作「常變」，謂經常與變異。此譜「常」字多作「嘗」，以下不再出校。

③熙寧：按朱熹自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入仕，歷仕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紹熙、慶元，而無「熙寧」。此處疑誤。

④殆：當作「迨」。

高忠憲公年譜

男世寧編

姪世泰訂

公諱攀龍、字雲從、更字存之、號景逸、學者稱爲景逸先生。世爲無錫人。萬曆壬午舉人、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司行人、建言、謫廣東揭陽縣添註典史。天啓元年、　詔起光祿寺寺丞。歷陞光祿寺、太常寺、大理寺少卿、太僕寺正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天啓六年、以璫禍被逮、草遺疏自裁。崇禎元年、卹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賜祭葬、廕一子、奉　旨祀郡邑鄉賢祠。

元配王氏封夫人。

高氏自孟永公而上、譜逸無徵。世居青城鄉、世農、事亦無傳。自孟永公始居邑之東南隅、一傳爲耕樂公、名如圭。再傳爲省軒公、名翼、後以字行、曰鵬舉。三傳爲雪樓公、名適、誥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滿氏贈夫人。是爲公曾祖父母。雪樓公生二子、長名材、爲靜成公、嘉靖辛卯舉人、黄巖知縣。初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再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祀名宦鄉賢祠。配邵氏、繼李氏、初贈淑人、再贈夫人。是爲公祖父母。次爲靜逸公、名挍、初贈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再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累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朱氏、初贈宜人、再贈淑人、累贈夫人。是爲公嗣父母。靜成公生子爲繼成公、名夢龍、後以字行、名德徵、太學生。初贈奉政大夫、

光祿寺少卿，再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累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陸氏、二室邵氏、初贈宜人，再贈淑人，累贈夫人。是爲公本生父母。孟永公以下行實詳公自撰譜傳中。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時，公生。本生父繼成公，本生嫡母陸夫人，生母邵夫人。生公於税務里。大父靜成公兄弟二人，弟靜逸公年四十七無子，公生甫月，靜成公謂靜逸公曰：吾兒且舉二子，其少者可抱也。於是公爲靜逸公嗣，母朱夫人。先是，靜成公書齋種盆荷，戊午一花，生長孫明陽公。壬戌再花，生公。靜成公作詩志喜曰：盆荷今歲又新栽，到老風情覺更孩。餘六旬惟兩度見，隔三年復一花開。吉祥共詑有先兆，

孫子應多是俊才。慚愧庸愚那得此、須從祖父本原猜。後公得詩於冗紙中、捧誦珍悼、恭跋云、蓮花之君子也、茇於盆盎、小能大也。嘗人神局於六尺、君子神充於宇宙、亦若是矣。出於污泥、污能潔也。嘗人心役於五官、君子心超於萬物、亦若是矣。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子孫相率爲君子、乃所以報吾祖、報天之休也。

四十二年癸亥、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三歲。

四十四年乙丑、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五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六歲。公就外傅、善讀書、言動不苟、有成人度。讀罷、嗣母朱夫人予果餌、必恭而受之。或命自取、必謹如所命之數而止。

二年戊辰、七歲。

三年己巳、八歲。

四年庚午、九歲。

五年辛未、十歲。聘元配王夫人、爲抑所公女、巒山公孫女。

六年壬申、十一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十二歲。從承遜庵先生習舉子業。

二年甲戌、十三歲。

三年乙亥、十四歲。四月、大父靜成公卒。初、靜成公愛公特甚、每晚必命公入書齋講說書義、以遠大期之。靜成公有小像、獨圖公執卷侍側。臨終、謂靜逸公曰、弟無憂、弟有子、足娛老也。靜逸公歸、呼公摩其首曰、兒眞足娛我老矣。

四年丙子、十五歲。從茹澄泉先生學、凡七年。

儒藏

五年丁丑、十六歲。

六年戊寅、十七歲。

七年己卯、十八歲。

八年庚辰、十九歲。

九年辛巳、二十歲。元旦、隨靜逸公至外家。靜逸公小帽、公弱冠、衣冠朴素、投刺者止一人。時王氏貴顯、門庭赫奕、賓朋滿座。有狎客某見公父子寒素態、詞色甚倨、竟不相揖。歸途、靜逸公曰、世情如此、兒亦覺之否。公曰、此似不足責。曰、誠不足責、然當知自勉。公謹受教。八月、補

邑諸生。學臺李公名時成、湖廣黃州人。時江陵相當國、大縣入學止十五人。十月、娶王夫人。先聘者已殤、王公曰、如此婿天下第一流人也、可覿面失乎。即抱內戚沈公女續好。至是出閤、一如己女。公佩王公國士之德、永勿替焉、終身無二色。

十年壬午、二十一歲。師事西席劉完孺公、沈復吾公、友事陳華墀公。是秋、與三公同寓同榜。八月、鄉試中式。座師沈公名鯉、號龍岡、河南歸德人。沈公名懋學、號晴峰、浙江平湖人。房師徐公名民式、號檢吾、福建浦城人、松江司理。闈中原係落卷、本房中式者已呈主考、待曉發榜矣。徐公就榻、不能寐、鼠嚙其足者三。徐公異之、牖中抽一落卷、即公卷也。急趨主司、詣

其故。沈公秉燭一覽，即嗟賞不已，遂得中式。謁見時，便以天下士期之。

十一年癸未，二十二歲。會試不第。三月，抵家。讀書外家，與諸名碩結社課文。暇則探討近思錄及諸先儒語錄，時已專志聖賢之學矣。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歲。讀書外家。十月，朱夫人卒。十二月，葬朱夫人。

十三年乙酉，二十四歲。讀書嚴立課程，自附榻至每日經行之處，壁間悉粘一圈，期於觸目警心，無至此心放逸。八月，生母邵夫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十八年庚寅、二十九歲。八月、遊武林。記見遺書。

十九年辛卯、三十歲。十月、服闋。

二十年壬辰、三十一歲。二月、赴京謁選。公自記小冊云、予生質鈍甚、藉父兄師友之教、欲勉爲君子。茲將北行、檢笥中、得書牘若干首、而不能盡攜。謹錄其要語、以備觀省。六月、授行人司行人。初到部、擬選縣令、寄繼成公書云、兒觀今日時事日非、天下事無一可做。稍酬生平、惟有守令耳。京職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爲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亦自量力能爲之。邑

儒藏

伯王公諱弘誨、房師考功司員外郎趙公諱南星。趙公批硃卷云、此卷似知學者、當拔之牝牡驪黄之外。三月、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六月、靜逸公卒。七月、聞喪。八月、抵家。十二月、葬靜逸公。先是、靜成公未舉子、夢二龍飛騰霄漢、各有攫拏之狀。繼成公生、命名夢龍。公生、初名希良、後嗣靜逸公、靜逸公奇愛公、恐覺其爲抱子也、改名攀龍、與本生稱雁行矣。公成進士、客有以爲言者、公曰、天乎、吾罪當死。吾不敢言之於前、忍易之於後乎、繼成公曰、孺子言是、吾以字行可也。遂不易名。

而天下翕然向風矣。成祖文皇帝蓋章而大之類爲性理全書、頒布天下。饒州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中天矣。不意今日乃有世則肆然斥之曰誤人、曰不誠、欲變　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背之也。抑臣有深憂焉。自　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　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笑宋儒之拙、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使世則之言一倡、人人自騁其私、淫詞充塞、正路榛蕪、　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祈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

不得浸淫於佛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不得淆亂以新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未之有也。奉　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論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剿襲浮詞來奏，姑免究。禮部知道。八月，上令日第一要務疏。時　神廟久輟朝講，建言者譴謫相繼，刑罰峻急，國用空虛。公具疏，畧曰：臣無言責也，而言，非越職也。人臣之義，敬君爲大。心有所知而不言，不敬莫大焉。且專關君德，天下大利害所在，我　聖祖立法，百工技藝之人，皆許直至　御前奏聞，而況於臣乎。不敢瑣瑣，特揭其至要者二端上聞。一曰天下之大本。所謂大本者何。陛下之心是也。人君之心與

天爲一、呼吸相通。一念而善、天以善應之。一念不善、天以不善應之。古之聖王終日乾乾、操持此心、以對越在天。然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必觀經書、以求聖賢存心養性之道、或觀史鑑、以求古今治亂興亡之原、君子小人立心行事之別。又必時召侍臣、相與講說討論、以求治國平天下之要。如是則一日之間、此心嘗止於義理、人欲不得而乘之。心有所止則靜、心靜則氣和、氣和故喜怒皆中節、而刑罰不過其則。 聖心沖然和平、 聖體泰然安舒、而後天地之和應之矣。二曰天下之大機。機者神化之樞、得其機而化、斯神矣。臣觀今日內而百官、外而萬姓、所引領於 陛下、其最急者曰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蠲內帑。是四者、 陛下爲之甚易、

如反掌然。而天下臣民所注向、怨快覩於一朝、觀聽遠新、精神頓聳、天下事無不可爲矣。可言者不止於是、而四者其要機也。疏入留中。十月、謁總憲孫立亭公。孫公云、諸位長官乘此正好讀書、不可蹉過。又云、律爲用世本、不可不讀。公因加意律學。十一月冬至、朝天宫習儀、僧寮靜坐。語見困學記。錄二程夫子語錄。十二月、奉差頒　詔南京、謁　孝陵。公務畢、候鄒南皐先生、又會葉閒適、薛圜臺、瞿洞觀諸先生、講論旬日而别。

二十一年癸巳、三十二歲。　正月、抵家。　七月、遊武

林。九月、赴京復命。十一月、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時太倉相當國、正人多被斥逐。公具疏、畧曰、臣觀從古以來、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而治亂亦若循環。聖人爲戒、必謹於消長之際。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中間不及朞年、朝廷之上、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黜矣。近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乞去矣。選司孟化鯉又以擢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黜矣。臣惟天地生才實難、國家得人甚急。廢黜如此、後將焉繼。且皇上朝講久輟、群臣不得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云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臣恐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嫉妬

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貽皇上以拒諫之誚。其爲聖治之累不小也。伏願皇上深賜省察。至於輔臣王錫爵，迹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異乎五十步視百步。即如諸臣罷斥，隆眷誰出輔臣之右。何忍坐成皇上之過舉。臣恐輔臣聲音咲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伏望聖上諭輔臣深自省察，與其自私用智，心勞而日拙，孰若大公順應，心逸而日休。臣愚不勝至望。又謂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狥閣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爲風裁，附吏部爲得計。其爲說愈佞，其爲害愈深。臣恐此說一倡，不惟足以箝制人口，上之誤朝廷，中之誤輔臣，下之誤一時，其害不知所底。伏願皇上亟

加顯斥。奉聖旨、已有旨了。時楊應宿疏論公説謊附會、吏部奉聖旨、近來小臣不修本等職業、專鬭是非。這本着該部院會同該科從實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贓私。及高攀龍爲顧憲成所使、亦問高攀龍何以見得朕一事不管、親批親點俱出輔臣之意。明白叅看來説、不許狥私黨護。

閏十一月奉旨會問、詳後癸已記事。降補應天府檢校、旋謫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典史。先是、御史吳公弘濟有疏論列。至是降補、奉聖旨、高攀龍已令吳弘濟黨救、着降邊方雜職、不許朦朧推陞。吳公削籍、公遺吳公書曰、凡人行義非難、所安爲難。人心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何處着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

便鳳凰翔於千仞。吳公答書曰、流俗淺人、那知此意。此行身輕蟬蛻、其樂何如。悠悠之衷、想丈與弟共之。

十二月、辭　朝啓行。公日記云、良鄉縣令公强名思、出拜致恭、議論也。甚正、且勸慎言、以防小人、風塵中亦難得此。至雄縣、以與人疲乏、持柬往縣中討夫。縣令成名已竟不發、雖不爲意、尚微有念。因思人之怨皆起於求、有求即非正、已正則不求、不求則無怨。戒之戒之。

歲暮、抵家。

附公癸巳記事

太倉相以癸巳再入閣、適當京察、吏部尚書孫鑨、考功趙南星去其私人蘇鄭、徐泰時、殷都、胡汝寧、蔡系、周柯挺、楊四知、樊玉衡、張應登等、錫爵大恚、

乃與次輔張位合謀、因給事中劉道隆疏批降南星。於是孫鑨亦去。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各疏爭之、皆謫去。吏科都給事史孟麟以病去、選司孟化鯉又不附錫爵、因其推用張棟、一署皆黜。尚有趙用賢爲吏部侍郎、錫爵必欲去之後已。乃先有正風俗一疏揭、大意言民間倫理不正、皆繇大臣先不以倫常爲重。今後凡有犯倫理事、必用嚴革。半月後、即令吳之彥子吳鎮論用賢絶婚事。有 旨、該衙門知道。禮科都給事張貞觀言之、用賢辨之、俱奉 旨、部院從公勘明來說。錫爵乃令御史陳曇力詆用賢、都御史李世達有辨言易淆、公道難泯疏糾之。戶部郎中鄭材、楊應宿力詆世達、於是戶部侍郎李楨又糾材與應宿、應宿又力詆楨。於是用賢、世達皆去、李楨、曾乾

亨皆求去。是年十一月、行人高攀龍以復命至京、疏論前後事。楊應宿又誣吏部趙南星、劉四科贓私、又說高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爲姻、此疏專罔憲成。錫爵票 旨、以一事不曾四字挑動 聖意。皆奉 旨、着部院問應宿、何以見得吏部許多贓私、問高攀龍何以說朕一事不曾、親批親點、俱出輔臣之意。時吏書陳有年、侍郎蔡國珍、都御史孫丕揚、呂坤、吏科都給事許弘綱、齊至朝房、先問應宿、吏部贓私、一無情實。問高攀龍、攀龍曰、行人本内並不曾說 皇上一事不曾、但今是是非非一切倒置、誤 皇上、失天下心、是誰爲之。於是有年等覆奏、謂應宿一激而嫚罵堂官、再激而株連異己。說者以二三大臣之去、方歸責於己事、而復倡爲朋黨不根之說、將流禍於方來、罰治未悛、忿爭己

極、所當議處。謂高攀龍感事陳言、每抱惜才之嘆、說非不正、而際　聖主當陽之時、爲不必然之計、遂以區區効忠之意、取不擇言之尤、屢於扣閽、疏於削牘、所當罰治。於是應宿、攀龍俱謫。先是、御史吳弘濟當未會問時、抗疏言攀龍爲君子正論、應宿爲小人邪說、亦降調去。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戶部主事譚一召、刑部主事孫繼有合疏救、俱削籍。希范逮而得釋。臺中公疏救、爲首罰俸一年、餘罰七月。省中公疏救、爲首罰俸一年、餘罰七月。弘濟初降二級、調外、至是削籍。

二十三年甲午、三十三歲。　七月、赴廣東揭陽縣謫籍。公夙有志聖學、其發憤修悟、大要得力於揭陽之行、詳後困學記。又有三時記、蓋公之謫、秋往

故云。春歸、會管東溟、王少湖於吳門。記云、二十九日至吳門、會管公東溟。公議論英偉、使我一時如遊奇山怪水之間、應接不暇。復曰、吾人有一念毀譽着心、還是小人路裏人。令人更發深省。候王少湖先生、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予猶記去年先生一見、謂予曰、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寔當終身誦之。八月、遇吳子往、陸古樵於武林。記云、八月六日至武林、遇吳子往、陸古樵。古樵名粹明、廣東新會人。萬里孤身、東遊訪學三年矣。予往見而奇之、朝夕與居。其人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至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則衣之、暖則返之、井然不

苟也。問其所從師、曰瀏陽蕭自麓。問其學、曰主靜。謂予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益。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予深吉其言。

登釣臺拜嚴先生祠。

記云、十五日五鼓渡江、連朝陰雨不開、篷牕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十六日早、雨中登釣臺、拜嚴先生祠。

遊武夷、拜朱夫子蔡九峰先生祠。

記云、二十五日至武夷、二十六日遊九曲。於二曲拜蔡九峰先生、於五曲拜朱夫子、即武夷精舍也。

答李見羅先生書。

記云、二十九日至延平、寄李見羅先生書。見羅以去秋書來、論止修之學、至是始答之。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眞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至誠正總付之無

所事事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熠管提撕、使之嘗止。嘗止、則身嘗修、心嘗正、意嘗誠、知嘗致、而物自格矣。予則謂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絶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訓昭然、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沉

着、豈可平舖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着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儱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耳、然見羅則自謂孔孟的傳、恐決不相入也。九月、過九龍十八灘。○記云、山高水險、峰頭月吐、村酒小醺、焚香吟咏。倦而就枕、中夜夢回、水聲清徹骨髓。數旬以來、得山川之助殊不小也。○記云、予於壬辰春服闋至京、卜得一籤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不解所謂。迨揭陽之 命下、偶簡路程途、見自江右至潮當經十八灘、遂瞿然而驚。已又遍詢之、知從閩道爲徑、則不必過江右。予戲謂神無如我何矣。比達閩省、至崇安逆旅、主人云、路出三山甚迂、宜取清流便。予欣然從之、不虞有所謂十八灘也。至是、舟人始以告予、乃知人生

分定如此、世情可一笑而破矣。過汀州。語見困學記。過大姑。記云、十五日、過大姑、灘流湍急、亂石縱橫如牙。舟別無柁、舟人僅以兩槳斡旋之、每下一灘、舟輒刺入白浪、浪裹復出、時時穿石罅中行。予初亦不免動色、已遂視之如夷。以此知險須用習、習坎之義大矣。抵潮州。記云、十七日抵潮、二十日至揭陽、假館於李氏之祠。二十一日謝　恩、拜　聖廟訖。二十五日、蕭公自麓以予寄陸古樵書、遂來訪予。公出羅念菴先生之門、以主敬爲學、所見甚正。談論終日、歡相得也。課試儒童。記云、讀書靜坐之餘、日有儒童以所爲文來、予稍爲正其文體。或有惑於新說、敢背傳註者、務裁抑之、期於反正乃已。每旬一會、從文字中察其品、畧得數人。○日記云、恩無

益於地方、日接見民間子弟、與之說書談文、冀有裨益。

編集朱子要語成。記云、官舍優暇、深宜讀書。朱子以是月編完。連日編書、稍覺忙迫、心便不定、應事便有昏處。以此知放教虛閒、養心蓋慮之本也。日記云、思得處事刮洗到盡處、無一毫拖泥帶水意思、方見精義入神。簡點過失、在言語上多、宜專於此致力。溫習周易、性理、飯後每誦詩一二章。信哉、詩之可與也。每晚讀楚詞一篇、忠誠懇至、何減三百篇。然非朱夫子、亦未易一暢曉屈子丹衷也。

患病靜坐。日記云、因病、復取修煉家說觀之、覺其鄙而不足爲。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區區自保其神氣、以偷生其間、亦焉用之。若夫慎言語、節飲食、毋勞其形、毋搖其精、毋使思慮營營則

誠養生之至要矣。

序王文成年譜

記云十一月、二府致菴莊公以文成年譜來、欲予序而刊之。予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言、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灑灑、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夫。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

復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針、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惧矣。予於序中亦未敢無狀便說、姑記於此。

作陽明說辨。凡四首、全刻遺書。

蕭自麓書來、記云、初九日、自麓以書來曰、工夫不密、內有游思則主不一、外有惰行則儀不飭、非敬也。必須內外協持、積養深厚、使此心無少閒雜、斯謂能一、斯謂真敬。先儒曰、此心有些罅便走。又曰、學貴含蓄深固、最忌洩漏。某嘗自思惟、只用功不密、洩露太早、敬爲執事誦之、毋若某之徒老而自悔也。語語破的、謹爲書紳。且自麓所最服者、魏莊渠先生、又可見其學之正矣。予數年來、亦殊悠悠。自出門至此、已三轉手勢。以此知學者暫見些光景而遂以爲有悟者、皆妄也。

往訪自麓。記云、往潮陽訪

自麓。自麓出念菴諸書觀之，其學大要以收攝保聚爲主，而及其至也，益見夫離寂之感非眞感，離感之寂非眞寂。念菴殆已合寂感而一之，至其取予之嚴，立朝之範，又正陽明門人對病之藥也。時潮俗頗侈，予與自麓相約，藥止五簋，盡祛繁儀。蕭氏諸郎皆謂不可，而自麓見信，獨守約言。予將別請教，自麓曰：公嘗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得成就耳。予深然之。

十二月，以差歸揭陽，諸生送別於潮州。記云：予在縣三月，聞有兗人陳所蘊者工於刀筆，以起滅爲事，潛結惡少年，布滿各縣，官府莫可誰何。自細民至縉紳，談之莫不色變。予聞而奇之，至詢其人，本一士夫林氏家人子，逼淫其主女。後女出嫁，又婉轉用計占以爲

妄。予始憤然、以爲如是、則紀綱滅矣。告於朱任宇審論之。十二日、明其證佐、所蘊伏辜、辭成而上之。十五日啟行、廿六日至郡、揭陽生儒送者皆集。謝見溪名良政者、予聞之唐曙臺云、潮人惟此友向學。予屢訪之不遇。至是亦來、因相與論說、以勉諸生。時諸生已得數人與起矣。予在官舍所編朱子要語悉已刊就、擕之而行。行二十里、見溪與諸生再集小酌。行三十里、諸生復集。予曰、日暮矣、不可前、諸君且休。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矣、繼自今脫鄙人毀廉裁撿、無以見諸君。諸君不克砥礪、厭厭世俗、亦無以相見。皆曰、誠如此盟。是日至黃崗。二十一日、將至漳浦、見道旁立石、大書曰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甚快之。

過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論學。

記云、

二十二日至漳州、入署則李見老來、予亦即過其寓、隨榻焉。見老自謂心性之辨已自了然、所爭只條目耳。因爲申諭、以明其不可易。且云、此來必令洞然無疑、方始去得。予所執者本自無疑、見老學已成家、長者亦不敢與深辨、故連日但巽心聽教、受益甚多。見老出見客、坐中有詆宋儒者、其人曰、至善是性體、如何認作極功。予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予曰、公看上下文否。曰、不知也。予曰、如此何以駁得先儒。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

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大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而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格明日又格、積習久、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時適有泉友張子愼名維機者來受業、見老書其所見爲質問、雖尚有騎墻之見、而中間有云、宋之諸儒、求其彷彿孔顏者、惟程明道、而集諸儒大成者、獨有朱晦菴。故嘗謂道宗於宣父、顏、曾、思紹其傳、至孟子而始著。道章於孟子、濂溪、張、邵繼其絶、至程、朱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錮於見、局於域、墮於蹊而流

於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覩一斑、奈何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誦習朱註者乎。青衿而遵之、係籍而變之、猶日見有異同也。甚至病以楊墨、斥以異端、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嘖得議之、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於修詞而逃者矣、敗於名撿而逃者矣、羶於聲利而逃者矣。不知孔門四科、眾爾錯雜耶。大都吾六朝之談崇莊老、而閉擠之聖人之下。今學者之談斥佛氏、而陰奉之聖人之上。宋後儒之支離、不過割裂於訓解。今學者之支離、及至割裂於心體。當今之時、下而敢於犯上、怪而敢於干常、毋亦閭竅風聲、密與運會、而吾黨崇奉西天之教、潛爲之徵召歟。此其言雖聖人復起、恐亦不能易也。予不勝快心、拜而納交。二十六日、與見老及子愼諸兄別。二十九日、至楓林驛、四壁

大樹扶踈、鳥雀澆鳴、寥寂之中、自有深致。明日、鄭丞致酒、寒燈獨酌。屈指庭闈尚隔三千、憮然就枕。

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歲。 遊九鯉湖。

記云、元旦、驛中拜牌畢、趣駕從九鯉湖。至初二日、盡日盤旋此湖、蕭蕭身世、雲水孤清。初三日早發、初五日至省、許敬菴先生以敬和堂集來。敬菴之學以無欲爲主、自迥別於世儒。然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之學亦主無欲、但其時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欲執此以病彼、氣象便局促耳。

拜李延平先生祠。 再遊武夷、拜朱夫子祠。

記云、初九日、至延平、會趙拴江。初十早、拜李先生祠。十二早、往考亭、拜朱夫子。其地清邃可愛。書院前臨翠屏山、山

下滄洲泉澄泓一鑑、清氣洗人。後倚玉枕山、皆喬松茂林。朱氏五人出迎、十三代孫也。有名弘演者、志甚向學、叡然難別。恨不信宿、以窮山水之幽、慰諸君之雅。晚止武夷山房。十三日、以前遊未盡、再窮其蘊、直至九曲之終。山勢既散、豁然桑麻、眞朱子所謂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也。往返三十六峰之間、胸中圖畫了然、而意興始愜。已上編次揭陽之行、所稱記云者、皆三時記也。間有出於日記者、仍分别書之。其三時記中所述山水之勝、别見全書、茲不盡錄。二月、抵家。

八月、出遊、同吳子往、歸季思洞庭僧房靜坐。

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歲。正月、纖成、珍、陸、夫人偕

壽七十。公同兄弟稱觴宴客。二月、繼成公有疾。往返吳門、京口延醫。三月、陸夫人卒。遵喪禮不二斬、稱降服子。閏八月、葬繼成公、陸夫人。

置義租。公已出嗣靜逸公、迨繼成公有疾、命析諸子產、仍七之。公力辭、以均諸兄弟。既而繼成公授衣飾什物、公辭、授養廉三百金、又辭。繼成公曰、此復不受、不以吾爲父耶。公涕泣祗受、即供喪費、以其餘置義租七十石、贍父妾之無子者、親戚之無養者。

祠邑令王公於錫山之麓。王公諱其勤、號少月、湖廣松滋人、嘉靖中來令吾錫。錫故無城、王公甫下車、即議版築、上臺非之、一邑非之、不顧也。三月而城完、三日而

倭至、百萬之命、爭於一綫。又有清丈田畝事、其人甚偉、其功甚大。公既建祠祀之、復貽書陳懷雲督學、檄行入祀名宦。先是倭寇邑、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持挺出擊、敗死西壕、往往爲厲。邑人即其死所祠之、簫鼓繽紛、遂爲淫祀。公既建王公祠、陳公筠塘再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致祭惟謹、自是淫祀遂絶。

祠記刻遺書。

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歲。　八月、追圖繼成公遺容。

繼成公生前未圖像、至是、延名手羅文江追圖。稿屢易、未得神。羅君謂公曰、但端居靜思、精誠自格。公如言、思三日、得其故、羅君僅於顴顋間加一筆、遂宛肖如生。公悲感作詩云、高堂彷彿已無踪、此

日親顏紙上逢。乍喜復驚還自痛、相看疑是夢中容。

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歲。　水居成。

水居記云、漆湖之千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廲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即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illegible]儇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於是主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於一水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居又久之、於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爾邐上下於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予之樂

徵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予於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兌，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以樂饑，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成。

可樓記云：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大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青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叒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覩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

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止於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并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可樓者贅矣。

作復七規。

時公與歸季思諸先生嘗習靜水居、作復七規云、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即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即睡、務令暢悅。昏倦則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

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着方所、勿思効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卧不得解衣、欲睡則卧、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作山居課程。

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後、徐行百步、課兒童灌花木、即入室靜意讀書。午食後、散步舒嘯。覺有昏氣、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暢、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落日銜山、出望雲物、課園丁藝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燈隨意涉獵、興盡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

乃寢。

八月、講學於泉上。

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歲。讀書水居。四月、出遊。從荊溪至浙中黃巖縣、謁靜成公祠。父老群集曰、此高一合孫也。蓋靜成公令巖時、民無滯獄、只帶合米可了、故云。父老因談昔年諸惠政甚悉、語詳公譜傳中。時歷天台、雁宕諸名勝、探奇索幽、三月而返。

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歲。讀書水居。四月、浙中訪友。八月、時儀眞稅監暨祿濫委稅官收稅於錫之蓉湖、乃實本縣一惡棍名任奎者勾引而來。未幾、稅官爲商人所撻辱、任奎借以報怨、遂嗾稅官揭牙行四人於稅監、時委本縣問辯。公作書致縣公、發

奎之惡而白四人之冤。

九月、水居復七、同劉子孺、呂與幾。日記云、七日中、只體貼誠敬、見精一爲聖學的傳也。又云、有主則敬、無爲則誠、只是如此。

十月復七、同吳子往。日記云、是日見只是顧諟明命爲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脇、稍滯思調息。息最微、若有若無、誤認氣爲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卻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爲、着些子不得也。又云、連日可樓靜坐、朝負初陽、夕披明月、山光水色、鳥語花香、心境相融、天下寧別有仙人耶。

作括語二首。大哉宣聖道同天、千載程朱得正傳。格致一言拈口訣、直方二字示眞詮。不從眞實原非學、纔說虛無便是禪。只在眼前休放過、綱常盡處此身全。學道須將誠敬先、工夫只在立心堅。且從有主操眞宰、漸到

無爲近自然。有主萬端私欲淨、無爲一片太虛圓。乾乾終日緣何事、莫信人間有別傳。

二十九年辛丑四十歲。讀書水居。四月、增修水居書室。八月、偕四郡同志會講於樂志堂。十二月、遷居於城南隱居。

三十年壬寅四十一歲。讀書水居。

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歲。讀書水居。註張子正蒙完。

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歲。興復東林書院。致各上臺書、徽

啓、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爲正宗。考錫乘、先生嘗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此先生没、學者即其地建祠祀之。其教思入人之深、於此可想見。當嘉靖初、先達文莊邵公率其門人比部補庵華公重行攺建、王文成爲記。距今曾幾何時、倏已鞠爲草莽。行道過之、俯仰顧盼、咸爲喟然嘆息、徘徊不能去。攀龍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修復、懷之中心、葢已有年、未敢率爾。茲舉道術學術於焉攸繫、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也。會庠友合呈上請、乃敢拜手颺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爲喻工部、再傳而爲尤文簡、三傳而爲李簡肅、蔣文忠、無墜道南之

一脈者乎、是惟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劍南、一傳而爲羅豫章、再傳而爲李延平、三傳而爲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其大有造於吾錫何如。此攀龍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爲台臺懇也。台臺主盟斯文、凡在瞻聽、靡不喁喁屬耳目焉。幸得亟允所請、嘉與表章、一以揚先哲之光、儼爾儀刑之如在、一以端來學之範、昭然向往之無岐。不腆九峰二泉之間、行將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於吾錫、又何如也。此攀龍之所以仰承至意、重爲台臺懇也。

三十三年乙巳、四十四歲。五月、遊武林、作異端辨。

引云、予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人士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

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廩於學宮、一旦叛入異教、已爲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舉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又有極力專詆朱夫子者、另爲一書、尚未得也。辨四條、刻遺書。

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歲。講學東林、讀書水居。日記云、正月二十七日、舟中看薛敬軒先生要語、覺得自家平日言語多、不但招尤、又且損氣、養德養身、莫要於此。又覺已有善、嘗要人知、人有不善、多不能隱。此屬淺薄陋惡之甚、宜痛戒之。

九月、講學虞山。日記云、重九在虞山精舍、與管東翁問答云。翁語次深薄宋儒、予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

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予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即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子。予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着一件不覺之物乎。予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令人以物理爲外、以格物之理爲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予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並不見有如此發學問也。翁曰、公近釋正蒙、且論太和何如。曰、張子謂虛空即氣、故指氣以見虛、猶易指陰陽以謂道也。曰、即此便不是。謂氣在虛空中則可、豈可便以虛空爲氣。予曰、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

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虛與氣不相資入者矣。翁但曰，總不是，總不足。予亦不敢與長者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討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認理爲鶻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十二月，探歸季思先生喪。聞公訃，哭之慟。復貽史武麟督學書云，三吳高士有崑山舉人歸子慕，其人已没，芬芳逾溢，未經表章，宥待君子。望檄下有司，採其遺事，刻其遺書，特祀學宮，永其蒸祀，此實培正氣，障頹俗之一用也。

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歲。

二月，析諸子產。父立撥付，授見

世儒、世學、世寧。吾家世守清儉，至吾父 靜逸府君稍積箸三千金，於時祗以交質，僅什一之息。僅有負郭田五十畝。至吾廢質庫，盡以買田，累至二千餘畝。數年以來，徙居婚嫁，出不程入，乃積借負二千兩。每年田中所入，僅足供子錢。外觀匡郭，居然素封，而中藏如此。若復因仍塗轍，立盡之術也。今將田產割償所負，除後項所開外，存田一千二百畝，三子均分，每人田四百畝。每年以百畝供私室之用，以三百畝完 國賦，佐公費，蓋公私倚辦些微，岌岌乎不支矣。今只有儉之一字，爲對症良方。吾深懲往咎，惟是不量出入，徇物漫應，自貽不節之嗟。故立量入約，臨以先生長者，使汝可遵行而不疑也。家訓成。刻遺書。

三月，日記云：二十八日，至水居靜坐，見得目之視，耳之聽

皆是此心之靈、此心之靈充塞無際、嘿識而存之、更無餘事矣。故有詩曰、此事須從靜裏求、不求徒靜秖悠悠。既竭吾才方卓立、莫教日月過時休。又詩曰、嘗言寂寂與惺惺、大夢居然尚未醒。要識眞惺與眞寂、須教黙識此心靈。次日、忽疑孔門所謂仁、卽是此件否。何故却說克己復禮、專在視聽言動上。又說恭敬忠恕、寬信敏惠等、俱在事上說。不知此聖學所以爲妙、正是此靈之德。此靈全不在恍惚希夓處覓、只在實事上不走漏、便是不違仁也。故有詩曰、爲學須知要欲仁、欲仁仁至始能依。工夫更莫虧終食、三月繇茲可不違。又詩曰、休言雜念苦難除、自是心君無地居。一旦豁然仁體現、方知吾自有吾廬。聖學全在躬行、所以不落光景。次日行持、覺有黙識的意思、疑是多了事。因看會

魚、忽悟鳶飛魚躍、總是天機自然、誰着得些子力。遂覺一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有詩曰、一番攻破一番平、到得平時無處尋。不說從前經歷路、只拈平處悞人深。又詩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此是勿忘勿助間。莫向癡人前說夢、工夫只說在先難。次日行持、但覺此心光明燦爛、自作得主宰、更不靠傍、更無安排、無功用中功用自在、但是本色耳。

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歲。

條議救荒。大水災、公致周懷魯中丞書曰、三吳不幸橫罹水災、是氣數適然。大幸台臺當路、此眞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於台臺一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

見大疏及一應文移，眞足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林之望。即舉龍亦不覺感激涕零，況忍坐待拯之民哉。竊惟目今民間雖未甚闕食，危急已在冬間。宜先知應賑人戶之數，然後可預處米穀，預立給散之法。舉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欵，仰備採擇。然此事全在得人，所如審戶給散二事，欲正官爲之，勢必不能。嘗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許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爲此，另給食錢，寬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澤無遺人，人無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即時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正縉紳士人耳。又惟台臺爲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又有事外之念焉。今

杜關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與台臺同心、寄有揭報。劉税監實內庭耳目、不可不使之自爲税計、預報災傷。此亦一助也。伏乞採擇。又致本縣邑侯許同生書曰、前奉教造荒冊之法甚美。顧荒之與饑、自是兩事。荒者田而饑者民、勘荒可一覽而百畝十畝、審饑則一日止三村四村。必乘此風和日暖之候、了審饑一事、則饑民可計數而知、賑糴可相時而發耳。夫賑饑不難於饑者必賑而難於賑者必饑。賑者未必饑、則饑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財當無窮之月、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伍相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民受實惠、喫緊在此。望仁臺亟給賑票及文簿、先就興道鄉四河口爲始。蓋此鄉爲最低最饑、且縉紳則有葉陰室兄之買住居此鄉、可相參酌。謹以

票式及簿式呈覽，幸仁臺裁之。其餘勘荒勘圩，則可一舉兩得，待荒册造完，行之未遲也。爲同區設立役田。錫邑糧長以解糧多至破家，公倡率同區隨力捐田協助糧長，任其役而不全任其費，得保身家者多矣。公卒後，散還原主。

三十七年己酉，四十八歲。四月，薦推吏部江南司官。時范太蒙先生在銓司，孫立亭公位冢宰，因江南司官缺首薦公。疏入，不允行。八月，推起尚寶司丞。不允行。

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歲。三月，之河南。候座師沈龍江相公。

龍江最爲神廟所簡注、後以薦舉於沈四明、趙蘭溪諸人、遂不獲大用。公每傷之、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有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刻遺書。

六月、講學焦山。段公幻然爲名邑令、名給諫、後以言事罷職、與公未識一面。至是、相約同志、會講焦山。

三十九年辛亥、五十歲。

訂古本大學。

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

四月、講學於荆溪明道書院。

條陳邑事。時縣令陳石湖請教、公答書云、丈成十家牌法决可行、行之决有益。此弭盜安民要事。練鄉兵恐無益有擾。只從本縣額設民壯、揀選訓練可耳。吳中詞訟假人命及告貢價不敷

者、最爲民害。人命在城者、即時台駕往驗、照四隣一審。在鄉者、令擒屍壇中、台駕往驗。有實者、方准狀、誣者懲之、詐風自息、全老稚之命實多。告賣價不敷除豪強占奪外、一切不斷。只此二事、民受惠多矣。又體恤舖行、於得民心最捷。即如辦酒一事、碗楪出於歸戶、猥籍不堪。若發公費、置買器用、貯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以此節節推之、使民安堵、老父母三年中、便是千秋人物矣。

四十年壬子、五十一歲。

五月、顧涇陽先生卒。公終身師事先生。至是先生卒、公獨主東林講習之事。

八月、祀中丞懷魯周公於泉上。周公諱孔教、江西臨安人、撫江南時多善政、吳人思慕不已。公爲立祠祀之。

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歲。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九月、遊武林、弢光山中靜坐、作靜坐說。擬赴新安吳百昌中翰講學之約、過吳門、謁房師中丞徐檢吾公。檢吾公曰、今東林舉世側目、新安又多富室、恐爲忌者所藉口、宜勿往。公遂辭百昌、至武林、靜坐弢光山中、作靜坐說云、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持不得、眞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

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着一毫意不得、着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繇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又書靜坐說後、予作靜坐說、越二年觀之、說殊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歛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着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着意則非一也。不着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

視問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十一月、延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先生開講、一月而畢。公有讀易約。長至日、錢先生有詩公和詩云、風凛寒、空天地嚴、雷聲半夜一陽添。相期勝友爲休復、更矢虛中受福謙。百慮已從歸處盡、一元只向動中占。人人自有圓圈在、此日先生爲一拈。

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歲。 二月、舉行同善會。講語數篇、有全抄刻遺書。閉關。閉關詩云、在在名山寂寂峰、淵泉深處有潛龍。非於太極先天覓、只在尋常日用逢。當默識時微有象、到名言處絕無踪。洗心藏密吾亭亭、長掩衡門獨撫松。七月、作

困學記。記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予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

焉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畧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脱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貼。在武林、與陸古樵、吳子往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予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繇眞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予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予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此、而予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眞負此身

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蓆、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貼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嘿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澄清。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着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持二程全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絶、忽有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

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處、先儒亦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卽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從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

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然嘿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予以最劣之資、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个。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繇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眞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

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且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絶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地、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哂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記。

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歲。閉關水居。九月、之河

南。聞沈龍江相公喪、即日奔弔。是年、朝有張差梃擊一事。時方從哲當國，群小黨比鄭戚、日以攻東林爲事、苛求於林下諸賢。宦遊吳下者多引嫌、至不通往來。公閉關水居、朔望東林小會、止同邑同志數人。八月大會、廢而不舉。惟邑中大利病、有關風教民生者、與陳筠塘諸公仍不避恩怨而任之。

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歲。閉關水居、朔望會講東林。

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歲。八月、葺齋成。家居讀書靜坐之所。

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歲。二月、之閩。會葬房師徐撿吾公。再遊武夷、拜朱夫子祠。有詩二律。六月、爲同縣設立役米。

致朔泰六中丞書云、吳中重役、糧長爲甚。然嘗鎮二府、原與蘓松不同、蘓松官戶之田浮於民戶、民戶懼役、爭詭入官戶、避役者益多、受役者益少、勢極重而不得不變。嘗鎮民戶之田浮於官戶、可役者既多、受役者累少、上下原自相安。向年徐祖臺均蘓松之役、并及嘗鎮。敝府自役官戶以來、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何者。官戶受役、勢不得不托之親戚家人。親戚家人豈能盡體主人之意。小戶輸糧、嘖有怨讟、其勢然也。王老公祖以役官戶不若加役米、加役米則畝畝出米、不必清花詭。人人出米、

不必役官戶。官戶多出役米、是無役而有役也。富民多得役米、是有役而無役也。一時傳播、萬口稱便。令四郡有司倡率、獨無錫一縣奉行、舉優免不役之田、盡出貼役、民間以爲最公最平之事矣。夫縉紳受役而不親供、既未便於民隱、若出貼役、又復受役、豈政體之平乎。乞老公祖念　聖旨詳細經畫之語、畫爲百世可行之法、令各郡縣約糧長每年所費多寡、加派役米。但是役米既行之處、即免官戶之役。役米處處得行、則糧長處處無累、官戶處處得免、則小戶處處無累、永賴之澤也。

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歲。二月、舉從簡會。邑中諸老數人每月一會、竟日清談危坐。蔬以腐爲首品、故又名荳腐會。稍佐魚肉蔬果、儉朴相尚。或於家、或於園

亭僧舍、衣冠甚偉、觀者以爲洛下耆英之遺風云。

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

庚申、五十九歲。 **四月、葬茹澄泉先生。**公爲弟子、恩禮兼盡、結會置田以贍。晚得癇疾、問候湯藥無虛日。至是卒、含殮殯葬、皆公任之。**十月、少司寇鄒南皋先生疏薦。**疏有恬約邃學、獨行三十餘年之高攀龍、遲遲啓事、物望謂何之語。**十一月、御史方公孩未疏薦。**疏云、高攀龍當王錫爵炙手之時、有惜才遠佞之疏、一身許國、九死投荒。里居三十年、絕口不言朝事。人稱潔淨中廓大寬博中精嚴、直欲遠比周程、近方羅薛。此誠今世之祥麟威鳳矣。

高忠憲公年譜卷下

男世寧編
姪世泰訂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六十歲。正月、作壽戒。

云、人生六十老矣。老人年日增、事當日減。患減之未盡、不患減之過當。以目前最切者減之、一戒壽文壽詩、以省親知之勞費。一戒壽卮壽服壽晝壽屏壽燈、以杜壽章之變調。一戒餽食、以免施報之紛紜。一戒壽筵、以免物命之戕殺。一戒演戲、以防子弟之淫奢。一戒集分、以杜壽觴

之旁竇。一戒迎賓、以貽歲首之安樂。守此七戒、老人澄然無事矣。無事之樂、更有何樂似之乎。或曰不然、老人掩耳不聽。舉鄉飲大賓。三月、詔起光祿寺丞。九月、啓行。東林講會事拜託吳素衣先生主之。十一月、至京。公不入朝班已二十八年、至是陛見、自陳履歷、音吐清洪、舉動端雅、見者莫不瞻仰欽服。

二年壬戌、六十一歲。正月、陞光祿寺少卿、署寺事、上代天饗疏。元夕、備上供九般茶飯、偶缺天饗。內官恣行需索、公考寺誌、世廟時、曾有家饗代用之例、即日具疏、奉旨允行。裁正本寺無名供費。本寺無名之費、

皆內官侵漁、鋪行賠累。公一照寺誌定額行之、鋪行物價、親蒞四署、鋪墊畫華。事必躬親、綜理精密。內官群聚大譁、公屹不爲動、終日危坐、意嚴色和、隨事勸化。久之、內官懾服、不敢犯、共稱之曰高師父。自是鋪行無賠累之苦。公撰對一聯懸寺堂云：精白厥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眞性。靖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

太廟春祭、執事。　丁祭、謁　文廟。

詩曰：野人久矣芰荷裳、端笏今朝儼肅將。憶昔並參縫掖人、只今疑繞鷺鵷行。兩楹帶礪山河在、六籍光華日月長。寄語青雲諸貴客、幾人曾不負門墻。

上破格用人疏。

時廣寧失陷、京師危疑。公疏薦孫公承宗、以大學士兼兵書、開府京師。發帑金以修舉庶務。加李公之藻、董公應舉之職銜、以

協佐中樞。專任鹿公善繼，行保甲以搜奸細。遴選四輔八府之道府州縣資性與武事相習者，練兵積穀，以備有事勤王，無事守禦。奉

旨，孫承宗已有

旨推用，畿輔有司官着吏部用心更調。保甲法還着添差御史用心料理，該部院知道。

三月上釋群疑銷隱禍疏。略云，職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人，以爲鄭戚奸細已伏宫中，一朝寇臨於外，奸發於內，其禍有不忍言。通國危疑，莫必其命，近且流言入 大內矣。職伏而思之，人言胡爲而然耶。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洶洶，有自來矣。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豈復更有邪謀。而

無奈人心之疑不解也。在養性自爲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陛下爲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容通禁近、亟當使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不誅如楨、直是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至如崔文昇者、當先帝新喪哀痛、凡有疾病、其證必虛。文昇故用泄藥、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斬、況於至尊乎。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葢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如張差、劉保蚤正謀逆之罪。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伏望

儒藏

陛下立賜乾斷。奉　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庭安靜、外面如何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若欲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禎已問成獄、并崔文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四月、覃恩、誥贈父母本生父母奉政大夫宜人。奉　旨會議紅丸。議得禮部尚書孫慎行論劾舊輔方從哲一疏、發舒數十年神人之憤、防閑千萬世君臣之義、其功偉矣。然尚有未盡之蘊也。何者、從哲之罪在無君、其無無君也、在心有獨注而不知有君。其獨注者、在交結鄭戚、表裏爲奸。所謂爲人臣子、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首惡之誅是也。夫春秋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弒君、獄歸趙盾、

盾爲政也。人臣卽無道、何忍輕加以弑逆之罪。況
先帝至仁聖、何忍輕累以被弑之名。顧往昔之
弑、雖隱而實著。今日之弑、雖著而實隱。若不透底
說明、將使亂賊接踵、國家之禍何可勝言。夫張
差之挺、美姝之獻、大黃之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
也。稍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從哲處之恬然、若
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恬然、且力爲調護、力爲隱
諱、力爲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從哲惟知
爲賊而已、寧知有君乎。諸人若無從哲、何所恃
而敢於無天無地無人理至此極也。此從哲所以
爲無君、所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嗟嗟。
從哲引用匪人、公行貨賄、將神祖末年朝政壞
盡、是非滅盡、人才逐盡、人心失盡、遼將殺盡、遼民
殺盡。一時不忠不義、錮疾光考、竟殞厥身、獨留

蠹敗不可收拾之天下與我　皇上。從哲無君之禍、　皇上獨當之而人不知也。旣經愼行拈出此一段公案、豈容抹殺。職以爲鄭戚與從哲原是一人、文昇與可灼原是一案。進封移宮之事、諸臣當日所親見。從哲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女、進泄藥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從哲何獨力掩護、曾無一言。從哲處分、自有公議、非職敢言。鄭戚回籍已奉　明旨、可遂弁髦乎。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條。文昇下藥、先於紅丸、可廢國典乎。　皇上予道在此、大臣臣道在此。伏乞力請於　皇上、將四事一時並了、則三綱一時再明、陽氣振則陰沴消、亂賊必有天誅、匪夷所思矣。職若有一字過求從哲、一念私黨愼行、天地鬼神立誅殛之。謹議。五月陞太常寺少卿。

上恭陳務學之要疏。畧云、竊觀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明明后。明明后者、必明明德。明德者何也、人之心也。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明、復於身則明、着於欲則不明、循乎理則明、動於氣則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則明、驚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也。自昔　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不爲賢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之道。如大學一書、既講於經筵、即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裕如矣。推而廣之、宋臣眞德秀大學衍義。再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皆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於三書、　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若何行政、若何

用人、若何理財、若何治兵、人臣若何爲正、若何爲邪、臣下之言若何爲是、若何爲非、若何爲似正而實邪、若何爲似是而實非、皆了然於　聖心、而後爲明明德、而後爲明明后也。如近日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父子。國泰父子所以謀　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於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鉏鋤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氏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　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　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又如戎政尚書黄克纘論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

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揑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一惑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若此類。在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嘗明，自能辨之。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何可一日復居輦轂下耶。奉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會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諳事體，不遵明旨，又來瀆奏，其還侍觸犯聖母，朕豈不報。但看皇考優待，令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姑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講學於首善書院。書院爲鄒公南皐、馮

公少墟、鍾公龍源所刱、首揆葉公臺山爲之記。政事之暇、同志講會於中。八月、奉命慶陵掩龍口祭告。欽賞銀十兩、論學揭。云、近者黄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啓門户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即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奏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啓争端。故謹具揭。夫黄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每自託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爲朋黨、而不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

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黄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黄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叅之者、吳嚴所亮也。旣入相之後、首叅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戕害 國脉、率繇於此。此果

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叅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熈豊、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庵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覿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黄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窺。釋老且不能廢、况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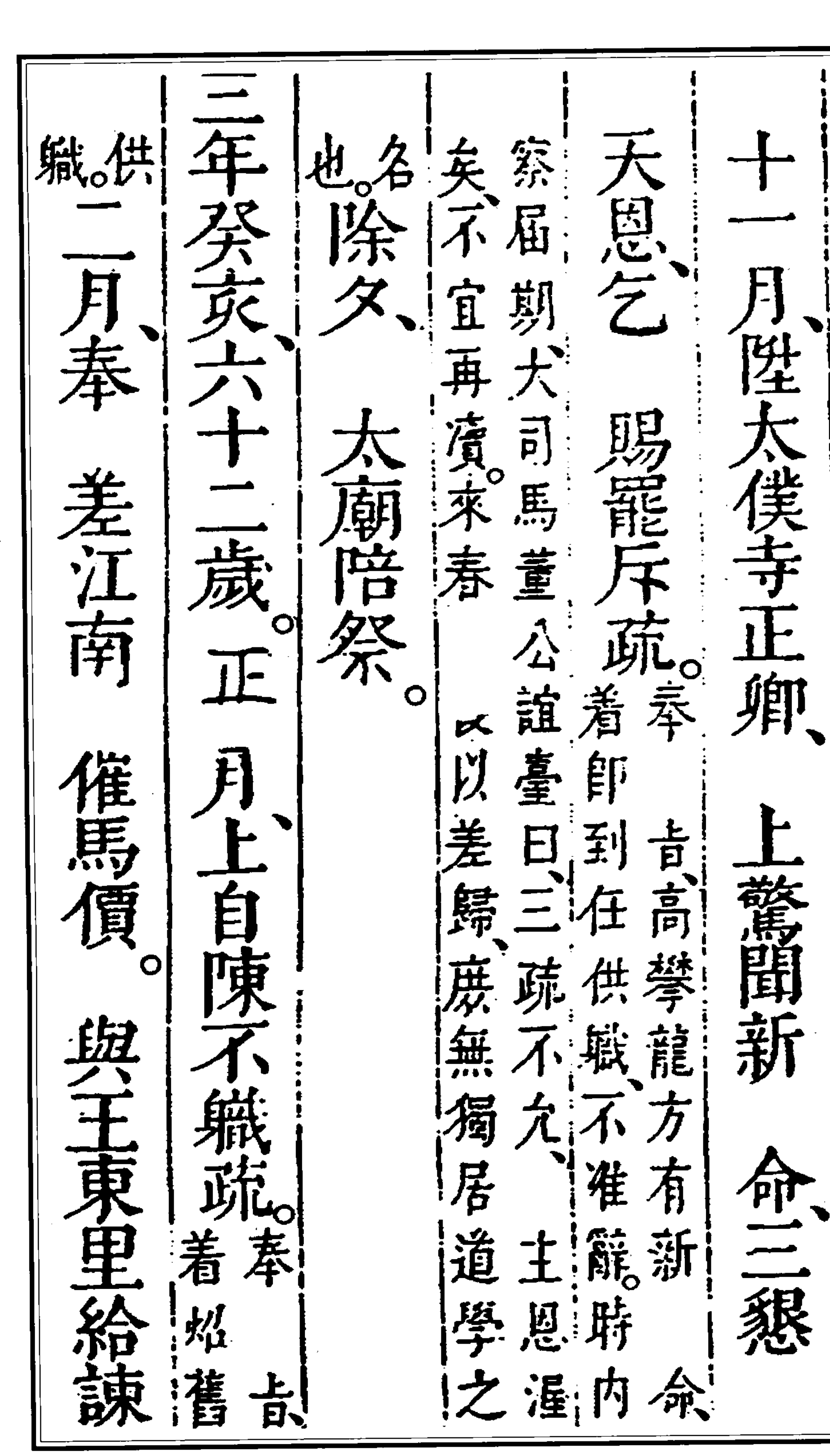
謂也、非督學膠黌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群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亾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繇學乎。惟學可消門戶、以學爲立門戶者、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罷商稅揭。

云、伏見天津撫臺李懋明老先生疏内有復商稅一欵、攀龍不覺頓足嘆曰、何意斯言發於賢者。夫神祖朝、群臣敝舌秃頴、請罷稅而不可得。光考一朝罷之、海内歡呼、有若更生。光考一月仁

政、千秋令名、此事最大。夫罷而歡呼、則復而怨咨。歡呼而誦 光考之仁聖、則怨咨而謂 皇上爲何如主耶。此一事耳。 皇上子道所關、君道所關、今日輿人之口、卽他年信史之筆。人臣繼不畏一身受譏讒、獨不畏 君父蒙譏議乎。此而不畏、則王安石之人言不足恤矣。今日定亂、以人心爲本。舉朝方惴惴、憂加派之失人心、而商稅之失人心、倍蓰於加派。加派之害以歲計、商稅之害以日計。商稅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以貴買、決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繇商算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繇鑛稅流禍、四海困窮、加以水旱頻仍、干戈載道、稅撤而物且湧貴、況稅復而寧知底極乎。兵興以來、言利者細無不舉、無一足恃、實非策也。鈔關當舖皆令民怨而天怒、反致悖入而悖出、以奪民之

財、非生財之道也。生財之道、生之節之、兩端而已。試觀　二祖開基、軍國浩費、曾有今日之諸欵乎、曾有今日之不足乎。不過屯田鹽法、錢鈔等事行之得宜耳。郎宋仁宗用師西夏、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治朝生財如此。今生之不能遽生、節之不能遽節。目前急著、在天下巡撫得人、使其隨地相機、隨宜措置。每年務設處若干、以佐　國用、豈遂不及復稅所得之數乎。以此佽屯田之成、流寇之滅、庶幾其可。商稅一事、言之痛心。萬望李老先生前念　皇考、後念　皇上、慎勿以復稅爲念。同朝諸老先生愼勿以復稅爲言也。

譊。鄒、馮二公去位、公隨具疏揭。上感時成疾疏。乞休。奉　旨着照舊供職。上痊



可無期再懇 天恩疏。奉 旨、高攀龍既留心學問、正當竭忠盡職、不准辭。十一月、陞太僕寺正卿、 上驚聞新 命、三懇 天恩、乞 賜罷斥疏。奉 旨、高攀龍方有新 命、着即到任供職、不准辭。時內察屆期、大司馬董公誼臺曰、三疏不允、 主恩渥矣、不宜再瀆。來春以差歸、庶無獨居道學之名也。除夕、 太廟陪祭。

三年癸亥、六十二歲。正月、上自陳不職疏。奉 旨、着照舊供職。二月、奉 差江南 催馬價。與王東里給諫

書。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彊之思、不宜爲亂賊脱罪、爲 君父種禍。如 臺下所論 兩朝之事者、不肖直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說。夫張差制挺、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進熱藥①、以 紫禁青宫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之内、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亂賊者重、而責備於 君上者輕。若爲隱諱、則粉飾門面者虚、壞亂法紀者實。况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

上　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上身上事。若夫臣子　君臣之義，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　君讐必報，　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烏得以討賊者遂爲謗　君，遂爲誣　君，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害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人誤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敖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姝，進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聖諭手授，方相國乃云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恨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誤也。大抵　臺下言孝經尊親，不言

春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不肖言出、　臺下必以爲門戶之見。往　諸公專以門戶錮人、謂東朝爲大東、謂東林爲小東。凡有切　宗社之憂者、輒目爲大東之　以大東之黨、必歸之小東。彼所爲門戶者如此、　臺下尚忍循其口吻乎。　國是所關、不敢委曲。中涉嫌怨、亦不暇避。伏惟　高明垂察。

周易孔義成。舟次卒業。公另著有春秋孔義、年月未詳。

四月、抵家。

焚黃。遵家禮、先一日告廟易衛、後一日墓祭宣制。

八月、閑闢水居。足瘵謝客詩云、碌碌風塵似馬牛、暫棲煙水作眠鷗。勸君

儒藏

莫謾問來往、驚得眠鷗不自繇。十二月、陞刑部右侍郎。

四年甲子、六十三歲。正月、疏辭新命。奉旨、高攀龍以才望簡擢、着遵新命、前來供職、不准辭。皇子誕生、覃恩、加贈祖父、父、本生父各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母、母、本生母各淑人、廕一子。三月、啓行、寓天香閣。官舫未至、暫寓習靜。六月、至京。同舟門人華公鳳超、名允誠。公寄書翫華先生云、弟一路受鳳超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此天成道眾、道之幸也。擬請宥獻俘

幼童之誅。獻俘下法司，公見有幼童幼女，爲之惻然，擬具疏 請釋，念有堂翁在前，未可越次入 告。時省內 公心華監審，公特以書屬云：「獻俘今日下法司 毛帥以四幼童充作活俘，以四幼女謬稱俘婦，其粉飾一破綻也。此番獻俘，既屬可已，又將幼小驅詣 闕廷，不可醜耶。據律，男子年十 以下，婦人則不論年，皆給功臣家爲僕。叛族且然，況於邊地村民，以 皇上視之，皆赤子也。往年貴州之俘，刑一幼童，道路流涕，行刑者亦流涕。殺一無罪，非仁也，況於九倪乎。會審既經科院監臨，合臺不可無言，須言此九倪者不當獻。蓋獻則必刑也。大疏須上於部覆前，方克有濟。冐昧瞥陳。」七月，患瘧註籍。八月，陞都察院掌院

事左都御史。總憲缺，衆論屬公。公聞之懇辭，因正色謂諸賢曰，今太宰趙公即攀龍房師也，師生可分掌部院乎。且即論本部尚書喬公岳高，左侍郎饒公銘，皆賢者，又科先俸深，可越次乎。太宰亦以爲然。公又勸太宰題揚公大洪署印，總憲推馮公少墟。疏入，傳 旨推用現任臺省，一時四疏，謂此官只宜論品望，不宜論資俸。袁公熙宇掌河南道，面責太宰曰，此天下事，老先生可引嫌乎。太宰曰，非[illegible] 是景逸推讓之美。袁公謂，此天下事，可聽高老先生推讓乎。遂會推， 命下。

上辭免重任以安[illegible]疏。畧云，都御史，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之事皆得而言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眞心爲 國家，不眞心修職業，悠

儒藏

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托為困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升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異為是非、誤愛憎為好惡、則有難清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潛消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通人之隔礙。至於御史簪筆　朝端公論之明、胸襟之、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係之。必為之長者聯為一體、萃為一心、惟　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今者大計在近、巡方之使嘗使循良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幾困窮四海、災荒孑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

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況英賢滿朝。伏
乞 聖明亟收 新命。任臣舊職。別簡賢能。以當
茲選。奉 聖旨。卿忠涓雅亮。品望素孚。總憲重任。
特茲簡畀。着遵 命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榜禁書儀。考察屆 曉諭
五城。一體嚴禁。上糾劾貪污御史。以嚴
考察事疏。畧云。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飭。叠諄
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
淮揚御史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
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媕阿隱默乎。
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御
史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詫曰。異哉。兩御史一
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　旨向道詭越二句、而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益有辭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　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汚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於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談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

方、而監臣樊尚燝、按臣劉大受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饋儀②奉　旨提問矣。是蹟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　國、又自負也。受　國　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捻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捻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採山榷岳之威、祇供其黷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目居觸邪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皇上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奉　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

崔呈秀着吏部從重議處、該部知道。

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

疏已具、因去位、不果上。略云、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　朝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守職奉法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爲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爲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　君爲天、不敢欺也。視民爲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爲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爲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爲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

也。撫按則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爲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　皇上不以臣言爲謬，謂可施行，仍乞　天語申飭，令臣等刊刻成書，發各差御史頒行天下。臣等按以覈天下州守縣令，並以覈約州守縣令者，庶幾　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款凡五十有五，全文見遺書。

疏請挺擊案三臣謚　十月，頒曆陪祭。

略云：昔張差挺擊一案，閣臣方從哲、御史劉廷元毫無忠膽，曲庇亂賊，希　上刑曹王之宷、李俸、張庭、陸大受等，爲　君父　没執法貫罪。幸之宷錄寺臣而陪卿貳，人心共快。李俸等以淹滯抑鬱，賫志以發。惜哉。今雖　恩　贈官、尚當　賜以謚廕，以

旌其忠魂。然究竟無實用，即欲追用其人而不可得也。奉旨：「會朝事大變，止不行。」

覆吉人及時宜用疏 文喬公承詔疏薦王公紀、公元標、滿公朝薦、徐公大相、馮公從吾、李公等。嚴旨切責，下部院參看。公復疏力薦之。會朝局大變，止不行。

上愚臣失職、循分乞賜罷斥疏。畧云：臣於本月初八日奉旨，會同吏部尚書看議御史陳九疇論新推山西巡撫謝應祥及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辯事，隨具疏上聞。奉嚴旨處分矣。夫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真見，以爲他人遇缺干求，應祥恬靜自守，欲以此獎勸恬士，故與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論僉同，已蒙皇

上點用。不詳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説事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也。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誑爲人使、以欺　皇上、臣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部院被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之　旨、臣愧死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皇上知遇之　恩、又傷煩言亂政、致重干　聖怒、虧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諫。顧伏而思之、臣之事　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爲子者當夔夔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更爲激憤。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往往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繇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爲激憤。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失職之臣。伏乞即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盡其職者之戒。奉旨：總憲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既無欺，入師生偏比，不肯從公會看，又吉意內冲幼亡[illegible]情刑致，大失敬慎，非欺而何。既求罷黜，着准回籍，該部知道。十一月，抵家。十二月，送靜成公入鄉賢祠。

五年乙丑，六十四歲。正月，舉郡鄉飲大賓，辭不赴。

閉關水居。公自[illegible]此上老人不見一客。柬友人曰：弟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復書示三子曰：屈子之於江潭，袁生自囚土室，彼固各以其時。況我老矣病矣，荷朝廷不誅之恩，

守徵臣引罪之義、息交入山、自是道理。若欲山中接客、何如不入山爲便。若閉客至而歸、何如不出門爲安。兩者勢決。此客至、惟汝輩誠懇謝而已。三月、酌免荒區漕米。公閉閘水居、聞署印王追比荒區免米、至斃杖下、惻然爲之設法、約邑水災不過十之二三、勻派高鄉每畝不過借完本年漕免、各給票、以來年代免爲償。公力任、低鄉免顆扑、全子女者不可勝數。四月、削職誥命。崔呈秀修怨甚力、會汪文言鞫問、密囑問官、坐公重贓。理刑吳公祖洲素不識面、極知公清苦、慨然曰、若高攀龍亦坐贓、何以服天下。始得免。至是、游鳳翔疏參、遂削奪要典坐案。五月、送別魏公廓園

於高橋。魏公被逮，公[illegible]之於嘉善。至是過錫，復操舟送之於高橋。魏公有高橋別語。

十月，東林書院毀。時[illegible]入下書院，張訥參東林，乃淮[illegible]才勉劉東南脂膏所造，良田峻宇，不下數[illegible]金，請旨拆毀，估價入官。至是，撫按移文李[illegible]書室盡行拆毀。公有和葉參之癈院詩十絕，載東林志。

辭地方人才之薦。時巡方者將載命，欲薦地方人才，公書辭之云：台臺以殊格待黨人，諸黨人惟銘之心，不敢出諸口。惟是地方人才萬不可齒及諸黨人。非惟大傷老公祖，抑且深禍諸黨人。彼且以諸黨人圖死灰之然，爲飜局之本，借以大創，夬非小懲，又增　朝廷一番過舉，傷宇宙一番元氣，何益之有哉。非獨愚計，實出輿情。俯賜採納，世道

所關也。

六年丙寅、六十五歲。正月、閉關水居。二月仲丁、奉六先生從祀道南祠。告楊龜山先生文曰、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衛道則闢王氏之理學氣節、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群哲、鄉、亦興起多賢。如毘陵一郡、涇陽顧子、涇子、啟新錢子、玄臺薛子、我素安子、本孺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壯、素節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教也。今日講壇既八事澄、謹奉六子、配享神靈、於以明天地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

心之不磨。尚饗。三月十六日謁道南祠。書院既毁，朔望之會俱廢。且緹騎四出，繆公昌期、周公宗建被逮。公自度不免。是晨，謁龜山先生，有文焚。歸，即與兩門生一弟賞花後園池畔。席間，周公順昌信至，舉家驚愕。公意恬然，曰：吾視死如歸久矣，原無生死，何得視死生爲二。若臨時念，便墮落坑塹，不是立命之學。晚復家庭歡笑，不異平日，亦無一言及家事，止云：吾有贖田百畝，售之可了緹騎費，蕭然就道矣。隨就寢，女亦寢，云：恐明日有事也。十七日子時，公拜自沉園池以終。先是，蘇郡二守楊公姜守正不阿，與織造李實叢怨，逆臣朱童蒙與璫朋比，共傾陷之。巡撫周公起元執法力持，具疏申

救、楊卒以削職去、童蒙亦不安其位。逆豎竊柄、童蒙以京堂起用、　公削奪、新撫毛一鷺又與周公順昌有隙、朋謀　遂假李實之手誣參周撫公起元、因而羅織　同志者六人、公與焉。實疏謂公等干求請托　崔呈秀及童蒙主使之也。至是、矯旨逮問。官旂已至吳門、有偵其事以告公者、夜半信復至。公整衣至書齋、謂子孫曰、吾稍欲料理出門計、汝輩　退、作字三四紙鏁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欸　而出兩孫趨侍、公取封固黃紙置几上、指示曰、明日以此付官旗及縣父母、勿先開。復命暫退。舉家　齋外良久不聞動靜、急推戶入、惟見燈火熒然、　案寂寂、齋旁家廟中爐香拂拂耳。因發所封紙、則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故北向叩頭、從屈

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絶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又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心得公、履不沾泥、冠不濕水、左手護心、右手り南向北、平立水中、肅若對君、竟日無滴水山初腹甚堅、午後口鼻中氣忽出、帶微暖。約濟微漸止、腹亦隨軟、面色清和潤澤。數日後斂、顏色如生。是夕、家庭到處俱有異香、鄰人車馬及屋上瓦裂聲。天色陰慘、五更飛雪、山容、人情哀痛。嗚呼、公之生、公之死、係於家國天人、豈其微哉。越二年、

毅宗烈皇帝改元戊辰褒卹死事諸臣、公得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錫謚忠憲、廕一子。復蒙

特旨、祀郡邑鄉賢一部覆卹疏、奉　聖旨、高攀
龍等守正捐生、貞藝、旣經分別、贈廕准如議
行、用昭朕顯忠勵意。子世儒詣　闕謝　恩、
奏　聖旨、高世儒攀龍奏謝、知道了。高攀龍
孤忠遠學、秉節正覽奏惻然。所進諸書、着留
覽。續蒙　特恩、加贈祖父、父、本生父俱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祖母、母、本生母俱夫人。元配王氏封夫
人。己巳、奉巡撫曹直指饒公京、兵道吳公
時亮、郡守石公萬、陳公其赤命、建特祠於
惠山之麓。後癸巳職方王公永積爲之記。
春秋二丁官祭廣縣令馮公元飈祀公於
文起祠、邑紳太史部奇爲之傳。縣令陳公鼎
新祀公於名宦爲林闕主政陳公[illegible]合
祀於西湖忠烈祠、共先生爲之記。本邑同學

愔藏

人祀公於道南祠六　公彪佳祀公於崇正
書院、郡伯吳公兆中　於毘陵龍城書院。

高忠憲公年譜

校記

①熱：當作「泄」，見《高子遺書》卷八下。

②儀：當作「遺」，見右引書卷七。

敬跋先公年譜後

嗚呼，此忠憲先公之年譜也。粤惟古大儒之有年譜尚矣，然其編纂之力，則往往出於傳心之弟子與象賢之子孫。若先公忠憲，殁已三十有二年，寧猶視息人間，而自媿弗類，寔非能譜先公者，故逡巡弗敢任。迺從弟彙旃敦迫數四，寧于是悚然懼曰，日月逾邁，苟復不果，終成缺典矣。雖積譽之身，敢自弛乎。爰集

先公手筆、若遺稿、日記、諸帙、更參以耳目之所睹記、皆確乎可徵信者。敬彙而書之、踰年始克告竣。寧竊念先公立朝大節、譜于國史、居鄉惠澤、譜于輿誦。家庭淳備之行、譜于中外之無閒言。至遠宗孔孟之眞傳、近守程朱之的泒、則又先公之著述一一自譜之。而又何俟今之譜爲。顧先公一言一行、皆從學問中來。即晚遭璫禍、在他人視爲成仁取義之奇節、在

先公不過朝聞夕死之恒事。乃知先公之所從事者、惟學焉耳。今欲流覽先公之言行事跡、則凡散見於文章、語錄及四方人士之所以述公論公謳吟思慕公者、無不可從而得。公若欲考先公學力之精勤、氣候之成熟、則非從其與年俱進之實錄、循序而徧觀之、不可得也。用是謹據歲月、詮次成書、聊竊附于編年紀載之義、亦以備尚論者之考衷云爾、安敢妄謂

能譜公平。寧又伏而思之、寧爲先公幼子、最所憐惜。顧惟暴棄、慙負生平。今年且老、弗克少有竪立、以副先公之望、自悔自責、誠無逃於天地罪人。然自有知識以迄于見背之年、約二十寒暑、朝夕必侍食息、必俱。凡一舉一動、宛然在心目間者、大抵私居燕閒、罔非聲律身度、無一不可譜也。而或事屬纖瑣、則不暇。及若夫精神心術之微、蓋有語言文字之所不能及

者、則又不勝譜、亦無容譜也。寧惟有一週思、一飲泣、譜之于心、貫以歿身而已。

順治己亥季春、不孝男世寧泣血百拜敬跋。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明・馮奮庸 編撰
清・張宏文 續編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雍正乾隆間刻本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一卷，明馮奮庸編撰，清張宏文續編。清雍正乾隆間刻本。

張信民（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字孚若，號抱初，晚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明澠池（今屬河南）人。孟化鯉門人。早爲諸生，年三十二登鄉貢，廷試天下第一。年四十四謁選，授隴西知縣，有政聲。被讒，左遷陝西按察司檢校。陞大同府懷仁知縣，政如隴西時。辭歸，遂不復出，講學里中，四方學者雲集，有名縉紳間。卒，年七十二。著有《理學彙粹》、《洗心錄》、《印正稿》等。

馮奮庸，字則中，壽安（今河南宜陽）人，信民門人。張宏文，信民六世孫。

是譜前有序、傳、碑記、像贊，譜後詳載祭文、祀典。年譜紀事詳贍，尤詳於修學、講學之事，然頗失於瑣碎，詩歌唱酬一一錄入，又時有無關宏旨之細事。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序

年之有譜，所由紀其行實、進退存亡、與時消息，人而達天者也。何昉乎。粵稽虞舜曰：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三十、五十，非以譜其年，而徵庸、在位、陟方，非以譜其行實、與時消息，大觀於進退存亡之道乎。則謂年之有譜，師其意於虞廷可也。而行實之要，不越執中之一言。中何名、執何指，即人心道心之攸別，遞傳而至孔子之成仁。仁，此中也。孟子之取義。義，此中也。周之無欲。無欲，此中也。程之主靜。主靜

此中也。苟舍中以言道、是舍心以求道、一切皆旁蹊曲徑、斷港絶河矣。幸斯道在人心、不絶如綫。我抱初先生生於聖學榛蕪之日、近闡濂洛、遠接虞廷、其於良知之旨、所謂見而知之者。嘗謂窮理而求之心、歸之反己、則良知之精明一徹俱徹。蓋良知即吾性之本體、性清比之水、沾以土、則清者濁。性靜比之木、撼以風、則靜者揺。惟性正而情一、則道日著。何賢智之過而不肖毋不及、百姓又日用而不知、任其氣質之偏、有曠達見者、有任俠見者、有文史見者、以至陰陽

名、法、老、墨、得進而爭鳴於聖遠言湮之日、猶朱紫之眩目、莫辨其孰閒而孰正。猶宮商之充耳、莫辨其孰雅而孰淫。獨不思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矩、聖之道先後似殊、若端拜而議。故先生直指孩提之知愛知敬爲最初一念、即此薦取言前第一審機、而經綸無倚之學皆由是出。載考生平、大烹渥矣、而省覲惟亟、先生之心乎孝德。施普矣、而簡書是勅、先生之心乎忠。誘乃士、字乃民、始而秦、繼而晉、先生之功業、莫過化而存神。晚而德彌斂、志彌勵、四方士雲集而受成、

灼然示以善利之的、如味五穀、而鼎彝法珍弗腴於此。是以師門宗旨、至今不墜。及先生没、兵戈洊臻、存微言於散帙。昔人謂三不朽、德、功與言、三而一有可以永世。先生殆兼之。余小子未獲北面、猶幸與正一先生同授裕州、詳以年譜言行相稽。於時子夜一燈、辦香靜習、洞然悉、杳然若覩。語有之、陶者尚型、冶者尚範。師心者無體。先生之典型、後學猶夫河漢與無極也。

旹

康熙元年壬寅仲冬之月長至前九月金陵後學裕州知州州陸求可沐手拜識。

理學張抱初先生傳

理學抱初張先生者、諱信民、字孚若。讀洗心藏密語、愛之、自號洗心居士、門人私謚登壇明學、開示與蘊環門牆觀聽者數千人。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爲憂、西與惺所講會甘棠、東赴函關、與寻訂會芝泉、與張見室聯會洛城。鹽臺緝敬李公檄邑侯林公敦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憚俗尚侈靡、約同志爲脫粟會、會語盈帙。李公巡方畢過澠、造廬以請、恨相見之晚、索脫粟會語刊之。後上三藩疏、以脫粟澠池薦

先生、兼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古緜諸生辛復元寄詩、有仰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眞。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學探天人秘、傳接孔孟薪。何時登闕里、指我渡迷津。自註、三川、指伊川、西川、月川三先生也。嗣是張太宇、李虛齋、王文苑、王惺所、孟字鍵、許松麓、劉澄遠諸公與予俱會於正學書院、與先生講太極周易。又約同志數十人結眞率會、建景運山堂以課多士。天啟之季、學遭厲禁。先生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今上御極、衆正登朝、先生名動京師。按臺吳公

李公交辟請益。巡方畢又請先生結雒社會共推首座、發明致中和之義、聞者莫不嘆服。後安邑夏子曹先生起京左都、首疏先生爲虞垣主先生未就。自是、辛復元以母墓懇先生表之。歸後絕筆、諸文家以文請者俱未就。忽端座而逝、四方學者走哭其門、不遠千里。門人思先生無已、謀請關請祀廟廷、未就。請諡未就。先請祀曾宗、用圖將來。以先生居名洗心、私諡洗心先生。享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日抄書一部、理學彙粹一部、剖疑一書、尚未梓行。所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

川年譜、訓蒙要纂、西禮述、印正稿、洗心錄諸書。

呂子曰、不肖觀先生之學、實學也。自少至老、自始至終、惟此窮理盡性、明道淑人一事、是以孝錫爾類、化行兩邑、歷歷見諸實事、非托之空言也。陸象山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貽臭。如先生者謚洗心先生。先生家世河南人、父泰、性謙和、喜賓客、不屑屑家人業。於世廟末年生先生。生之夕、夢神人送玉麟至其家。先生生而端穎不凡、四五

歲時，出見群兒畫地圓內方外城爲戲，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識者已知其不類凡兒。七歲就外祖郭鳳洲學，寘鄉之先輩曹先生爲學程，作聖之志即基之。十五游膠庠，聞新安雲浦孟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游。慨曹月川後星人知學者鮮，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主盟興起，陶鑄後學，反復忘倦。時大中丞吳公聘修程邵諸書，由是選萬曆癸巳貢士。廷試文冠多賢，聲譽蜚騰，遠近翕然宗之。及雲浦捐館舍，先生恐會漸落，寘約王楃所分陝龍興寺大會學

者如歸。尋為親捧檄北上謁銓、授關西隴西令。下車日、剔蠹緩賦、撫摩噢咻、種種德政、民慶更生焉。隴西號為天水、艱於取汲。先生引潤羊河水入城、至今永賴。士鮮知學、為之建學選師、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與訓蒙要纂等書、啟迪多士、而士風丕變。不避權貴強豪側目。其謫西安藩司檢校也、則權豪中之也。先生亦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商訂問學、日夜匪懈。及誣詆白、復拔晉懷仁令。下車、即為民除大害、興大利、開墾土田至千七百頃、招撫流移至千八百戶、四境

樂業，百廢俱舉，與昔之治隴西無以異。又爲刊四禮述等書，行於世，風俗翕然改觀。乃以歸養念切，告休數十上，臺得解組歸田。懷民拔轅卧道，知不可挽，建祠崇祀，自先生始。癸鏡源撫晉復命，仍薦先生愷悌君子，清苦正操。攝山陰於外艱，旋一內艱，鬚髮一夜如鍛，杖而後起。自是高卧東山，無復用世之想矣。嘗是時，秦晉汝頴雎陽之士相繼而來，關修堂臨，幾不能容。創正學會所五楹，掃除蹊徑，獨認本來，質直躬行，不求聞達。殆伊洛之嫡傳，繼起之月川歟。如請祀

孔廟以表先生是在後之君子。新安呂維祺撰。

理學張拖初先生傳

先生姓張，諱信民，字孚若，晚年又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世灑池縣人，宋忠臣清遠侯裔也。侯諱珉，子世雄，捐資募兵，禦敵人於白浪口，九戰九捷，從岳武穆北征，屢建奇功，殉於王事，宋高宗勅贈珉清遠侯，世雄武節大夫，建廟海州，又祀於鄉。祧祖諱清者，隱居灑池山後陽澥村，濟難扶危，咸稱長者。清子福，好善樂施，開山鑿道，感神饋食之異，事載於石。福先生高祖也，生子九人，其行四者諱振，即清吏公也。

儒藏

公以庠生充臬司吏，素行謙謹，臬司重之，夜以官資托寄，人無知者。臬司倏爾病亡，振一一付臬子，計數萬金。臬子感之，稱清貞而不名，鐫石紀事於司左。旋以廉讓擢朔州吏目。感飛烏之祥而生鈿，類異非常，先生祖也。甫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隨領庚子鄉薦，世云陰德之報。歷任新城、沂水兩邑，士民迄今猶誦神君之政。今崇祀鄉賢。父諱泰者，喜延賓客，常以積德爲事。嘉靖辛丑十二月初九日，夢神人送玉麟而生先生。聰穎出類。五歲時，見群兒嬉戲，聚土爲城，內

圜外方、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當內方外員。識者知非凡品。七歲、就學於外祖、即遵曹月川先生程範、作聖之志始基之也。長游邑庠、聞新安孟雲浦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游。時郭梅山、黄惺軒、王惺所三先生與焉。先生慨月川後里人鮮知學者、毅然以興斯道爲己任、陶鑄後學、反復忘倦。豫撫吳公聘修程部諸書、題其門曰經明行脩。登里選、赴闕廷試、文冠多賢、遠邇宗之。及雲浦先生捐館、服心喪三年。聯會於龍興寺、從學者益衆。尋捧檄謁選隴西令、剔奸綏

民、種種德政、民慶來蘇。乃建社學、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選師敷教、文風蔚然丕變。比入覲、撫按交薦治狀稱最。忌者詆、譎關中臬司檢校。先生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訂正問學。久之、詆誣昭明、復擢懷仁令。下車即訪其爲民害者去之、利者興之、一一籌畫均平、開墾荒地一千五百餘頃、招撫流移一千八百餘家、四境樂業、百廢俱新。又刊四禮述八行詳說、士俗民風翕然改觀。懷仁前無科第、而一榜雙魁、自先生始。乃以二親年老、泣告歸養。士民攀臥、其建

生祠、亦自先生始也。晉撫鏡源涂公薦先生愷悌君子、清苦正操、期大用也。尋丁內外艱、哀毀骨立、鬚髮一夜如銀、喪禮俱遵制典。自是隱居東山、築闇修堂、訓廸多士。而秦晉汝潁間學者雲集、乃創正學會所、環侍門牆、弟子數千。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爲憂、西與王惺所先生會講於甘棠書院、東與呂豫石先生聯會於川上書院。侍御繩敬李公命邑侯林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悼俗靡後、立脫粟會。李公過澠、造廬請見、嘆相遇之晚。即索脫粟會語、刊行於世。

迨薦三省逸賢、首列先生、又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絳州辛復元諱全寄詩云、我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眞。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蓋指伊川、月川、西川三夫子也。天啟改元、盧龍兵憲張公諱春、新安諸生孟君一誠暨光復同證疑難、創結眞率會、復建景蓮堂、日課後學。迨講學禁厲、先生始杜門玩易。崇正御極、泉正登朝、都憲眞子曹先生首起先生理學名儒、任國子監正。侍御吳公李公相繼行檄、修復先生始祖清遠侯祠。尋選二生入學奉祀、仍請先生結社、發致

中和之義、聞者莫不悅服、頷曰、雖社真儒。壽七十有二、端座而逝、時崇正六年五月念八日也。四方學者走哭其門、曰追慕無已。予自壬戌請纓先生餞之于秋、灑淚而別。迄今二十八年、剿寇匪谷、過訪先生、已葬玉東山、從祀鄉賢矣。束芻致奠、揮勉學有年之淚、痛未與先生承訣爲恨耳。嗟嗟先生、嵩洛涵英、與程邵諸夫子精往神來、豈拘拘相求於死生聚散形迹間耶。按先生自幼至老、始終窮理盡性、明道淑人、固已見諸實事而非托之空言者。平生著述有理學彙

粹、剖疑及日抄諸書、尚未梓行。而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嘘錄、印正藾洗心錄諸書。誠伊洛之嫡傳、允後學之津梁者。灑之月川、今再見也。予與先生先後同志、從游日久、乃知先生之深、非予爲傳而誰歟。奚敢以武夫辭、而泯先生之生平操履行實哉。乃籌燈書於雒陽行館、寄先生仲君世兄貢元張愼動字正一者、以俟名賢名筆詳先生嶽韻懿風於勿替云。

原任鎮守河南衛輝等處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關中後學門人郭光復頓首拜撰。

張抱初先生洗心祠碑記

昔曹月川先生崛起澠水，以斯道爲己任，倡學於永宣之間，河洛之士翕然宗之，而濂溪關閩之道復明。距二百餘載，而先生繼起，以學之不講爲憂，乃會甘棠、會芝泉及洛城、鄗陽、晉豫、關隴之士雲擁而集，而伊洛舜水之學並著。其會講書院在澠邑者，遺明季寇氛之餘，僅存遺址。歲輿蒞茲土，乃敕搆三楹以祀先生。先生自號洗心居士，因即以洗心名其祠，且繹先生洗心之義曰：人心之初本然至誠至靜，至正至

明、與天地聖賢之心原無間隔。第爲物欲習染、憧憧往來、以致漸昏洊壞、而遂失其本然之體、而淪於禽獸若也。學者苟能洗滌此心、以復其初、則仍與天地聖賢之心相合、而後見於處事接物、發於文章功業、自有不同乎人矣。周子主誠、程子主静、朱子主敬。中庸曰慎獨、大禹謨曰惟精惟一、是皆洗心之妙義也。固知先生之學乃深得力於洗心者、即月川先生正維道脉而克欲澄源之工、亦豈外於洗心之義也哉。因著其説以勉吾澠邑之士、俾儒生五世孫張鳳翮

奉祀。厥後世守者當思祖德相繼修葺，常使堂階整

肅，即可謂之賢子孫矣。雍正丙午仲秋，寶應王箴輿

拜手撰。

張先生像圖



理學張先生贊　古宜陽門人馮奮庸百拜謹贊。

盡性踐形、山輝澤媚。藏密洗心、睟面盎背。水定雲閒、金精玉粹。立言著書、開聾導聵。浩乎無邊、孰窺其邃。

又張先生像贊　晉垣曲門人王世封百拜謹贊。

泰山喬嶽、望之儼然。春風和氣、就之藹然。惟聽其言也、乃無聲無臭而寂然。嗚呼、教貴不發、道宜默識、故脫言詮、獨以象示。易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噫、言傳非淺、象示匪深、舉頭見日、是在會心。

會後學晚生李開先百拜謹贊。

講明正學、萬行不虧。景行先哲、佑啟後人。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壽安門人馮書庸則中編輯
五世孫鳳翮翙孜正
六世孫宏文纘次

先生張姓、諱信民、字孚若、號抱初。父泰春阜公、母郭氏。

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初九日寅時、生於澠池。【附記】生前夕、春阜公夢神人以玉麟授之、家、黍（秦）孺人亦夢瑞星入懷、昧爽生先生。先生生而洞見五臟、外祖郭鳳池驚且喜曰、此子生類文靖公、可急抱之。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二歲。鳳池公口授幼經、能朗誦。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三歲。鳳池公口授四書、即能俛首端莊、凝定不苟。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四歲。能揩書。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五歲。異群兒、辨方圓理、趨向即端、受業鳳池之門。○【傳記】先生一日問曰、聖人何等人。鳳池曰、聖字口耳之王。口不道非言、耳不聽淫聲、只管讀書窮理、便是人中之王。月川曹先生即其範也。先生悚然、動必循禮、作聖之志即基之矣。一日、詣學肄業、見群兒以方外圓內城爲戲、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鳳池曰、何謂也。先生曰、天之體包乎地外、天員地方、方內員外無疑矣。鳳池歎雅久之。有携妓訪鳳池

公者、先生見之、即俛首不覩。效狮之日、孺子如我乎。先生面赭行不成步、效竟不敢狮。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六歲。附記 鳳池公見先生寫字楷正、遂出對曰、六歲能動手。先生應曰、七十自從心。鳳池知先生有必爲聖賢之志、喜甚。

二年戊辰、先生七歲。授筆成文。附記 一日、鳳池公出童子見題、先生文內有云、此一見也、必不謀之父兄、使其謀之父兄也、則必因父兄見、而不曰童子。必不假之吾徒、使其假之吾徒也、則必曰童子因吾徒見、而不止曰童子。鳳池驚倒曰、女何以知父兄合互爲吾徒合門人也。

三年己巳、先生八歲。應縣試。附記 先生應縣試、邑尹異之、置之坐隅、賜以雞黍、遂以子路拱立、殺雞爲黍題命之。破、先生應曰、敬人者人恆敬之、賢者與隱士然也。尹喜甚、即又

出對云、孺子豈能作是觀。先生應曰、先生何爲出此言。復大奇之。

四年庚午、先生九歲。鳳池公授通鑑。

五年辛未、先生十歲。讀通鑑、兼讀性理。

六年壬申、先生十一歲。外祖郭鳳池卒。

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年十二。隨春臯公避難垣山。

（附記）先生王父龍山公捐館、春臯公孤幼依鳳池公。及鳳池公卒、内外交訌、從兄五人、動欲擠之。春臯公携先生避患河北者一年。

二年甲戌、先生年十三。隨春臯公徙王屋。十二月、抵家。（附記）時龍山公年友任秦中者過澠、詢其動定、備知情由。留春臯公歸、先生始卒業。

三年乙亥、先生年十四。詣縣白父在。〔附記〕縣有誣訟春皐公者、先生詣縣白其狀。邑尹奇其器、故難之曰、有父兄在、何事輕出。汝講大畏民志乎。先生曰、有父兄在、言凡事當禀命、不敢自專。今父兄蒙誣、猶以父兄是誘弟子欲何爲。所以急欲控訴者、正以聽訟得平、特來鳴冤。大畏民志、全要昧一志字。上與下相隔者分也。而所通者志。上果能顧畏民岩、視如承祭、就此聲色不大中以志通民、民亦以志應之、衾影之內、如見肺肝、誰人敢欺。如竈底抽薪、不揭盡而湯自不沸也。訟端從此絶矣、正知本之學。及聽其事果誣、遂罪其人而釋父。

四年丙子、先生年十五。補邑庠弟子員。

五年丁丑、先生年十六。聘月川六世孫營女曹氏爲婚。

六年戊寅、先生年十七。補邑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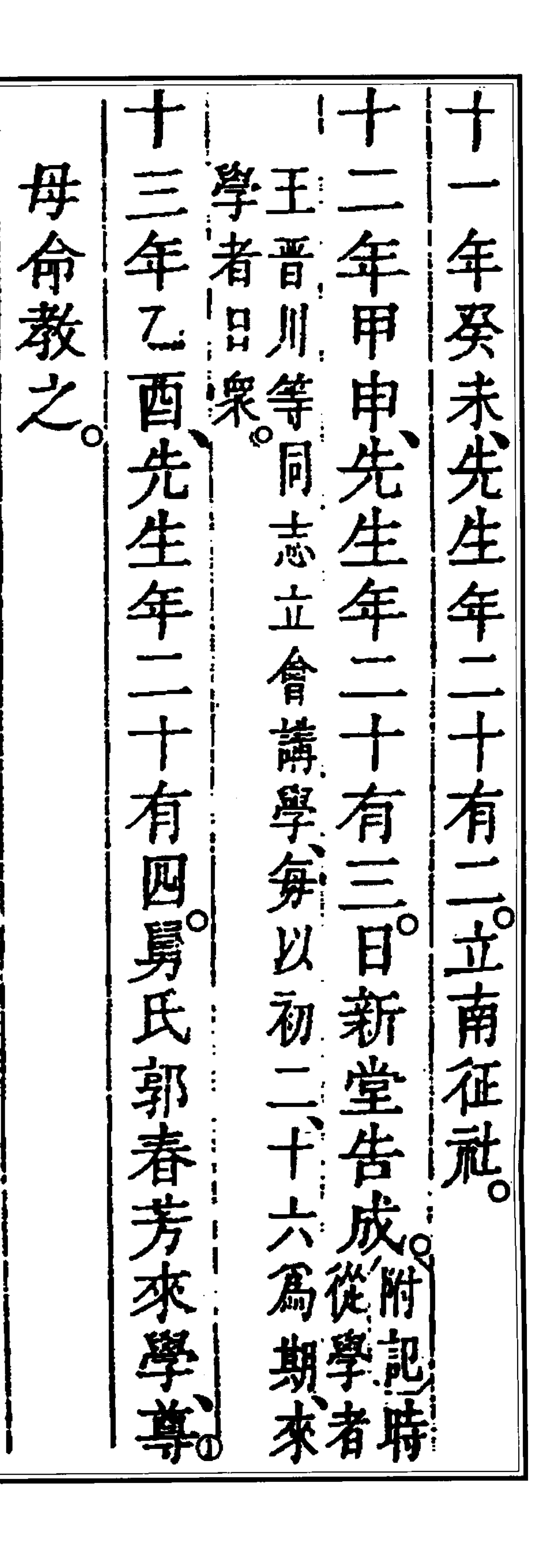
七年己卯、先生年十八。孺人曹氏于歸。（附記）氏有女德、稱賢內助。即燕閒獨處、相敬如承大賓。

秋八月、應試鄉貢、却長例。（附記）先生赴汴、一切長馬俱却之。或曰此長例也。先生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辭之覓安。試歸、凡一應行李、尺帛寸紙、俱列父母之前、毫不私其妻子。

八年庚辰、先生年十九。與庠友訂文會交。

九年辛巳、先生年二十。訂反切等韻法。

十年壬午、先生年二十有一。五月初十日辰時宗子毓元生。



十一年癸未、先生年二十有二。立南征社。

十二年甲申、先生年二十有三。日新堂告成。【附記】時從學者王晉川等同志立會講學、每以初二、十六爲期、來學者日衆。

十三年乙酉、先生年二十有四。舅氏郭春芳來學、尊母命教之。

十四年丙戌、先生年二十有五。負笈新安、從學雲浦孟先生之門。

建洗心精舍。【附記】先生謂門弟子曰、讀書不是着人做秀才、遮掩差使、掇科第、肥我身家也。孔子集群聖大成、生民以來未有。書中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何所不備。欲人效法孔子、故設庠序

而肖像於上、建明倫於後、正以鄰學何爲、學孔子也。學孔子何爲、明倫也。他日做擬天事業、都從此出、明以道學治天下也。學者習而不察、將孔子也當做會做文章的人、一授青紫、便放倒身、竟不知孔子是甚麼聖人。將德業、舉業分爲二事、不知天下只德業一事、舉業是其中條件。不修德業、且不要說將身放倒、即做到極品、相業轟轟、亦只是不聞道。女曹可會此意。又曰、欲要有成、須先變化氣質。欲變化氣質、先從視聽言動上克將去。又曰、今人動以講學爲假設。卻出非禮勿視題、敢做一句非禮該視語麼。有一姣色過之、皆擲筆往看、看了回來做文、依舊還是非禮勿視。豈聖賢教人在文上用功、不在行上用功乎。何假之甚也。若此時眼裏要看、强着不看、便是一時實體貼此句書了。故知而不行、還是知的未真、能行纔是真知。又曰、吾人爲學、須索把心時時收在腔子內、降伏得下、不令走作。始覺勉强、漸漸純熟、便歸自然。先儒說作之不已、乃成君子、正是此意。

春、抵分陝、與幼眞王先生大會龍興寺、發明致知格物之義。

十五年丁亥、先生年二十有六。會契范世重敦請先生至馬嶺講學。

十六年戊子、先生年二十有七。祖母戴氏卒。【附記】氏壽八十、既卒、春皐公哀毀成病。先生同枕塊寢苫、躬嘗湯藥、婉諫之曰、禮云哀不滅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大人哀毀若此、其如襄事何。春皐公始勉進一飧。乃訃告於雲南先生、教以喪禮。先生教以一切、謝倍之儀、音樂之陋、必盡掃叔季薄習、還前禮制以聖賢孝事其親、爲閭里先。先生尊其教、即革去沿習、一遵古制。有欲爲祖母延釋弟子懺悔者、先生謝之曰、先祖母孀居四十年、母儀克嫻、內外毫無間

言、何用讖悔。先輩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入。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居。寘如有知、吾祖母入天堂久矣。而必欲加以讖悔、是不以君子待其親、而以小人待其親矣、奚可哉。且大明律內一款、凡居喪、僧道誦經、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還俗。幽未邈、顯明先業違矣。言者愧服。春阜公以首肯焉、竟不用音樂、不作佛事。

建書舍於馬嶺讀書。附記 先生以行修舉、及道試第一、文衡厚獎之、仍行檄尹、以經明行修表其廬。

十七年己丑、先生年二十有八。附記 先生暨幼貞王先生、見室張先生俱侍孟先生側、孟先生曰、先儒教人尋孔顔樂、所樂何事。幼貞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室曰、處一化齊。先生曰、天理。孟先生曰、天理二字甚是精確、簡而易曉。人爲私欲束縛、把此心勾引的不自在、便

長戚戚、怎的有樂。惟心心與理游衍、便覺此心天空海濶、鳶飛魚躍、那有不樂時候。所以心齋先生言、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可見人人有孔顏樂處、但不能尋耳。離却天理、便不屬樂、然可深省。

雲浦孟先生於馬嶺觀學。【附記】孟先生聞先生大開講筵、德望日隆、喜曰、吾道西矣。乃跨蹇詣馬嶺觀學、留宿數日、講語盈帙。

十八年庚寅、先生年二十有九。邑尹曹公造廬、遣二子受業。【附記】時先生聲名洋溢、邑尹曹公下車、即親攜二子從學先生。

十九年辛卯、先生年三十。景行堂告成。【附記】約王晉川等立會講學、會語載印正稿。

二十年壬辰、先生年三十有一。都憲吳公專員賫幣

馳驛、敦請先生至汴、修程邵諸書。附記 先生應聘至汴、纂修程邵諸書、解天根月窟三十六宮。吳公禮貌尊優、不敢以士禮待。隨檄邑尹袁其盧曰聖賢嫡傳、榜其戶曰、横渠道脉貽來遠、伊洛淵源獨得真。

立族塾。附記 先生於景行堂右闢室二楹、檢族之可造者、館穀教之、成就者從弟信古等。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年三十有二、登遷籍。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年三十有三、廷試天下第一。

春三月、入監太學。附記 時國學育天下名賢、先生與焉。與休寧程氏兄弟、安福劉學博暨年友何清吾輩日夕講討、監師金鼎徵禮焉。

立栢林講會。附記 先生約程氏兄弟暨何清吾等、以十五日大舉講學於栢林、海內同志悉

播往焉。一時有雍雍濟濟景象。

汜水何中鳳來學。附記 即清吾子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年三十有四。讀書太學。十二月、抵家。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年三十有五。邑學生上官提科來學。附記 上官子號心嚴、邑倜儻士也、素負其才不能下。一日求見先生、先生講論精切、心嚴心折、不覺起而謝曰、半生在迷、一朝頓解。非聽教、幾錯過日期。暫辭越月、心嚴親捧素絹一端入戶即跪曰、小子積誠、有如此絲、即父兄亦不與謀、願留受業。先生喜其懇切、北面教之。張左右追隨、終所發明。登辛丑進士、所著有覺迷等編。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年三十有六。秦布衣張三重來學。【附記】三重號本德、華州人、以織冠爲業。春皋公命業冠於景行堂外、目不識丁。每過會期、聞先生講論、輒停工門外聽之、深爲心折。一日求入會、先生欣然許之、日夜講讀、遂精四書之義。援筆立言、不下數千語。每講、口似懸河、好面諍人過、會友無不敬長。先生常遠出、本德必躬御之、效古弟子御車之義。後歸家、立會講學、先生甚愛重之。

議立月川先生奉祀。【附記】邑尹王公諱之都、捐建祠宇、極弘敞壯麗。值朔日、先生詣月川祠瞻拜、忽見一奴入祠盼望、不覺髮指叱之、使出、即向王公白其狀、因言啟閉無人、焚修無人、致匪人得以竄入。遂擇其七世嫡孫曹繼統者篤謹可供祀事。王公達之文衙、詳科敕以法、制祠下士深三尺儀之。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年三十有七。六月二十七日、伯子慎思生。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年三十有八。宗子毓元補邑庠弟子員第一。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三十有九。毓元妻王氏于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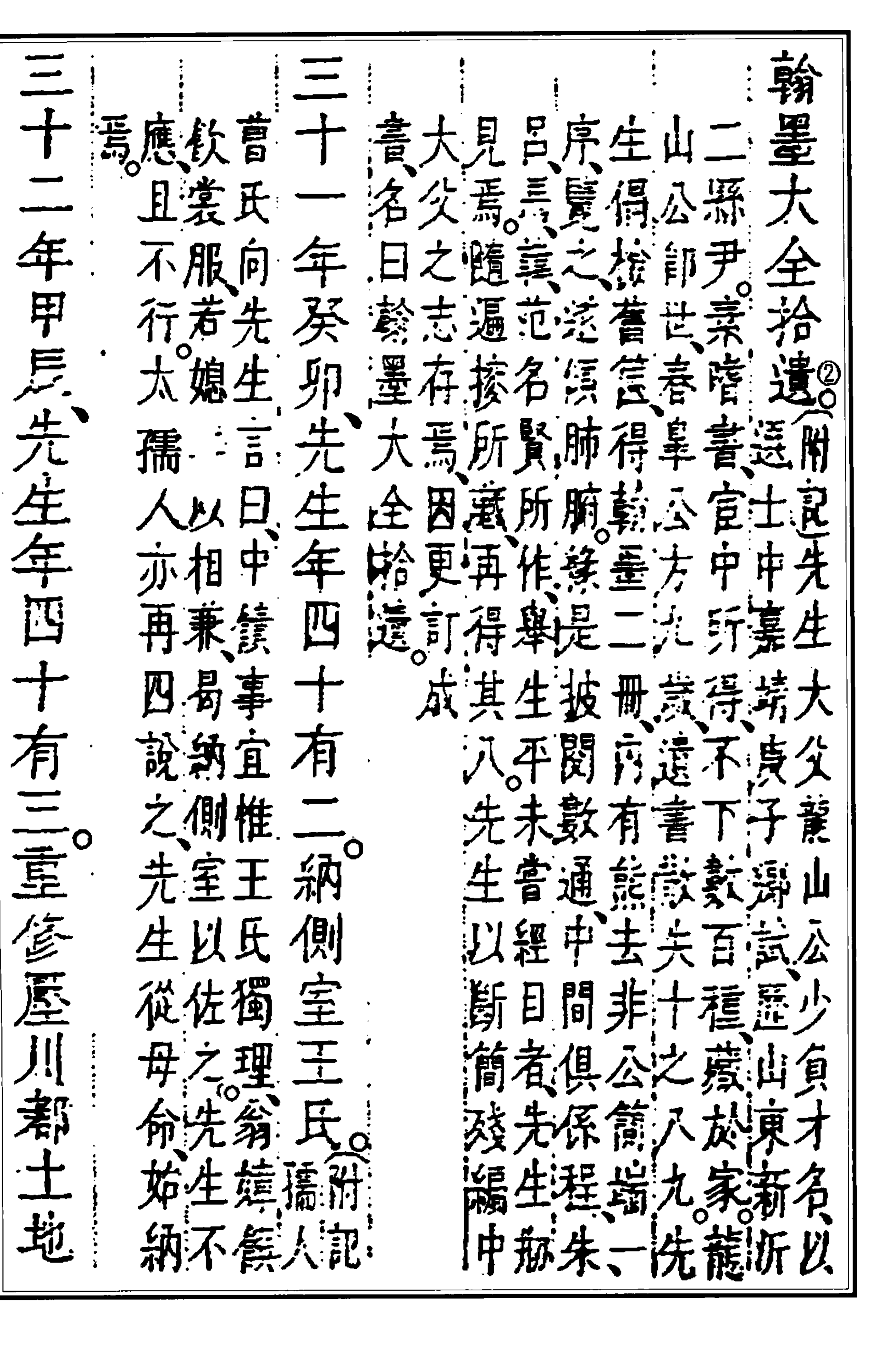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年四十。毓元卒、妻王氏守節。

附記 春阜公哀痛欲絕、先生諫之曰、哭子喪明、聖人深戒。今次子思、若天假以年、尚足以承宗祧、何慮爲。乃强和色笑、或取旁詞以解顰、盤旋鼓舞、若不知有毓元之變者。每哭、不敢令父母知。元妻十七于歸、甫一年、元卒、氏即不食、爲殉夫計。姑曾氏諭之曰、我有夙病、又孱弱、息中饋非女誰托。是姑

媳相倚爲命、以身殉夫、必不奪女之節、女死則我必繼之。氏感悟、始食、遂供饘粥、勉勸姑進食、堅意守節。內言不出、絕跡母家、寡閨罕覩其面。而後諸叔起卧飲食衣履皆出其手、成立悉氏之力也。歷五十年如一日、上臺屢旌其節、載入憲綱。

九月十一日、仲子楨動生。

二十年壬寅、先生年四十有一。太孺人郭氏有疾、承親命禳之。（附記）太孺人有疾、先生寢食俱廢。太孺人慰之曰、人誰不病。我有疾、未必不起、女何徬徨若是。吾食、女與共之。遂索食、與先生同飯。先生始食。有女巫向太孺人告以能禳災者、太孺人難之曰、此或不足見聽乎。召而言其狀。先生曰、善。歸聞道藝、隨巫起拜、願以身代。太孺人喜曰、吾兒可謂善事親矣。尋愈。



翰墨大全拾遺②。（附記）先生大父龍山公少負才名，以選士中嘉靖庚子鄉試，歷山東新沂二縣尹。素嗜書，宦中所得，不下數百種，藏於家。龍山公即世，春臯公方九歲，遺書散失十之八九。先生倡撿舊篋，得翰墨二冊，所有蠹去，非公簡端一序，覽之泫然肺腑。緣是披閱數通，中間俱係程、朱、呂、吳、薛、范名賢所作，舉生平未嘗經目者，先生掭見焉。隨遍搜所藏，再得其八。先生以斷簡殘編中大父之志存焉，因更訂成書，名曰翰墨大全拾遺。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年四十有二。納側室王氏。（附記）孺人曹氏向先生言曰，中饋事宜惟王氏獨理，翁媪不欽裳服，若媳以相兼，曷納側室以佐之。先生不應，且不行。太孺人亦再四說之，先生從母命，始納焉。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年四十有三。壹修歷川都土地

廟仙修鎮、有碑文記。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年四十有四。承親命如都謁銓、以人材擬天下第一、授秦隴西縣知縣。七月、抵家。

六月初八日、叔子慎言生。側室王氏出。

冬十月、奉親之任。

冬十二月、先生蒞任。

立興利革弊二匾於儀門外。〔附記〕先生日、有規吾失者、亦入革弊國。

三十四年先生年四十有五。疏濬羊河水入城〔附記〕隴西古天水郡、天雨聚水爲滋、人畜取資。然遇旱即涸、民以爲艱。先生訪郭外十里有澗羊河、遂相其勢

引水入城爲渠，甃以磚石，木檻護之。十家共關一門，設水老以司啟閉，民咸賴以生活。

復社學社倉。〔附記〕有家絃戶誦景象。

訓蒙要纂成。〔附記〕先生纂訓蒙一書，凡四書五經共計若干葉，俱有程限，某書某時可以讀完，著五倫詩，使蒙時常歌咏。凡出入起居、語默飲食、衣服，亦俱有規箴，爲幼學式。刻布隴西。

訓蒙格言有云：幼兒書、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勿說謊，勿貪戾，勿任情，勿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我教女，全在是，女諦聽，勿輕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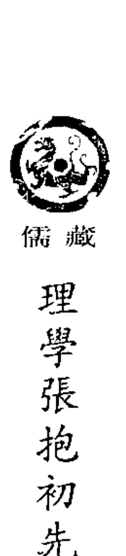
又七言律詩　蘼芸宵夙凝窗坐，學問之功安在哉。總角肯消童子氣，從頭便作大人來。紛華世味容雖染，孝弟眞心要爾開。聖賢分明非絕德，蒙壯那許處不材。

革火耗勾攝。

清保甲夫役。

旌節孝、與士類。

朔望、集紳士於先天書院講學。附記先生講學先天書院，或問中庸首章有重性字、有重道字教字者、畢竟如何。先生既謂中庸皆日用常行之理、人人可能、不必說玄說幻、使人不敢動手。全章只重一修字、後致字卽修也。性是本體、率是情生、而修則工夫也。維皇賦予之理、這真種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原是有的、而性感情生、任其自然、毫不勉強、這便是道。然有氣稟之高下清濁、必加整飭之、力使之無過不及、不偏不倚、以人合天、這便是教。孔子天縱大聖、亦必從爲之不厭、好古敏求、處得力、何嘗不從修來。曰先生既言日用常行人人可能、胡聖人說民鮮能、雖



聖者能也。先生曰、此正是在修不修上看出耳。修即修路之修、聖人即善修路者、高者抑之、卑者增之、多者去之、缺者補之、修的平平坦坦、使人不肯修補、只管往高處走、行到險處、便下不去、只管往缺處走、行到斷處、便過不來。早加修補、何至有下不去過不來之患。所以說民鮮能、唯聖者能也。人莫不飲食中庸之理、人人不離、鮮能知味、唯聖者能之。味在飲食之中、但人不知咀耳。且說孝者庸德、誰人不知親當孝。說他不孝、便不敢承、而孝者有幾。聖人承顏順志、把孝的道理盡了、孝果不可能乎、何求之天下寥寥也。曰、請問不睹不聞。先生曰、先師有云、睹明睹暗、皆睹也、何謂不睹。聞聲聞寂、皆聞也、何謂不聞。此特言道體耳。蓋道無形聲、不可以睹睹、不可以聞聞。戒慎恐懼、皆惺惺法耳。曰、然則何以爲未發已發。先生曰、未發不以時言、謂原不曾發。發而當理、則發猶未發、是不曾發一般。周子云、中節之和者、中也。見道極爲分明、果無未發時候。曰、何以爲致中和。先生曰、平日如何看。

曰、此皆實事、非聖人不能。先生曰、此信唯聖人能之。吾儕今日講學、未必皆聖人、便皆不能了。此學合上下而一之、何故獨讓聖人。在昔看舉業亦説天子建中和之極、便只歸之天子。不知天子有天子之中和位育、諸侯卿大夫有諸侯卿大夫之中和位育、士庶人有士庶人之中和位育。會閒有講學者至一書室、見案上書籍筆硯散亂無紀、則云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了。言甚痛快。如適間一人担水、既知桶漏、宜預先補塞。惟不能用此工夫、所以致此濕漏、有多少不停當處、尚得言位育乎。衆皆欣然解頤。

刊洛西三先生要言。附記三先生謂曹月川、尤西川、孟雲浦也。

訂月川曹先生年譜。附記舊先生門人謝琚輯、稍涉冗煩。因幼真王先生削證梓之。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四十有六。被議、左遷陝西按

察司檢校。〔附記〕先生歸占絕句、其詞曰、世路多私喜。堂上有雙親、年剛六袠爾。此歸正及時、怡愉承甘旨。妻妾兩和諧、四男如山峙。或讀或能行、裹糧共笑喜。況有屋數椽、可能成基址。又有田數畝、可能供耘耔。同觀服官日、奔馳無寧軌。少間拂愛憎、平地風波起。今幸脫樊籠、閉戶翻經史。誰謂賤且貧、吾亦足於此。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四十有七。赴按察司檢校任。

八行圖說成、刻布隴西。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四十有八。講學關中書院。

〔附記〕先生與馮少墟講學關中書院、究身心性命之理、剖人禽善利舜蹠之分、析析如縷。少墟遵其說、爲圖付梓。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真
若要中間立
終爲跖路人

中間無路

舜人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在此處

儒藏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四十有九。分陝都憲薦先生於朝。(附記)薦語云、學有淵源、才堪經濟。抱內聖外王之略、具開天闢地之手。云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五十。陞山西大同府懷仁縣知縣。

建不俗居。(附記)先生慮僕隸交通、於宅門右闢一書室、畫數莖墨竹於壁、因名不俗居。詳載洗心錄。

招撫流移。(附記)懷仁邊衝疲民不堪命。先生見十堡九窟、十田九荒、乃進父老而諭之曰、有可興革者、直言無隱。民以為埊當衝要、本縣西安堡各地、兩路供應過使、日不暇給、富者貧而貧者逃、是以土地荒蕪、錢糧有負。先生大張榜示、令民復業。乃為四言歌、沿鄉貼之。荒糧不賠、馬頭不當。

凡我小民、急早趨歸。即詣各臺言其狀、皆從其請、民復業者日以百計、至千八百戶。云云

勸開墾荒地。（附記）時流移復業如市、先生悉令開墾荒田、各給牛種錢糧、諸役不令苦擾。三四年間開墾至千八百頃云。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五十有一。諭各里立塾。（附記）先生以民旣樂業、禮義可興、諭各里立塾、擇教讀各一人訓各里俊秀子弟、悉館穀之。

文昌閣告成。記載洗心錄。（附記）邑士子欲請先生重修文昌閣、且曰、懷邑六十餘年未售一人、有終身不知孝廉爲何物者。當日科第未絕、及是閣廢、而人文弛矣。先生曰、吾爲女成之。然所以興文運者、果在文昌乎。逮閣成、先生記德於閣、進士子而謂之曰、文昌閣成矣、諸生將安發乎。惟日孜孜、在諸生極力致之矣。隨作文昌閣告成記勗之、援邑庠士子王家旦、王爾纘等三

十餘人、定以書程。

集懷邑紳士於內省堂、講冠婚禮。

禁喪禮作音樂佛事。（附記）懷邑喪家輒用音樂及浮屠懺悔者、先生一切禁革。

四禮述成、刻布士民。

秋七月、海水復舊。（附記）邑治有海子村、周約三十餘里、魚鱉出沒、滋息無窮、村人利焉、每年鮮魚稅二百兩餘。後遂竭澤、其地剛鹵難耕、而稅供猶故、民咸苦之、經六十餘年矣。是歲七月、海水忽從地湧、分爲數孔、孔水出洶急。土人以竹數竿入孔探之、竹出水孔、直至半天而墜。故址隨有魚鱉、更繁於昔。邑民無復供稅之苦、名曰德湧泉、意以先生德政所感、遂易其名。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五十有二。建明善書院。（附記）先生

蒞懷三載，士咸知學。但每月講學，借地梵宇。因另闢講院，建大門、儀門、正堂各五楹，齋房東西各三楹，扁曰明善書院。

觀物亭告成。附記云：盈天地間者惟萬物，而莫非吾心之法象也。不觀則物自物，我自我，是謂物於物。能觀則我即物，物即我，是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是謂與物一體。與物一體，然後謂之大觀，而物我兩忘矣。然所謂觀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不必目與物遇，而神與物融，得之心而寓之乎物也。故於草木觀生意，於魚鳥觀自得，於雲觀閒，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以逮蜎翹蠉動之微，靡不具有至理，則亦靡不用吾之觀。不寧惟是，極之而人亦物也，天地亦物也。萬物與遊，造化在心，觀至此，觀止矣。物至此，物化矣。方且不知胡為物，胡為觀，而詎有乎是亭也。懷仁內省堂最後有園，余於退食之暇，每臨眺焉。見平原爽塏，林木陰森，井泉清冽，禽鳥親人，殆山幽寂靜，城市而山林

者也。第其上子焉一亭，頹乎就廢，而其地且多鞠爲草莽。余不覺憮然曰，何所見而與，何所見而廢。有其地，無其人，地且獻笑，今即鞅掌簿書，何妨吏隱乎。隨命工修葺之，爲游息之所。園丁種萊蔬，家僮蒔花卉、盆魚泳游，庭草交翠，不數日而景象聿新。余據胡床，縱觀其間，不識宇宙間何物可以易此也。又時奉二親，徘徊樽俎，課三子咿唔芸編，神情悅愉，庶幾可以觀物矣乎。於是扁曰觀物亭，而楣其戶曰，雲樹間中趣，鳶魚靜裏機。蓋得其機趣，始可言觀。隨在皆物，則隨在皆觀，乃不負名亭之意。是爲記。

太原布衣蔡繼商學。（附記）繼無號，遂以無號號之，爲涂鏡源先生高弟。聞先生闢書院講學，徒步謁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五十有三。晉上臺交薦先生

於朝。〔附記〕薦略云、膚度超群、小心謹慎。又曰、民喜二天、吏畏三尺。又曰、澤中之鴻雁咸歸、瀘上之污萊盡闢。

六月初八日午時、季子愼修生。

十月、總制涂公巡懷、登明善書院、命先生開講、發明性善之旨。〔附記〕鏡源涂公聞先生闢講院、因巡歷過懷、與先生講明善誠身之旨、優禮被格、不以屬禮待。且見先生德政、翔洽喜曰、正以觀實學之效。乃大書院壁云、疲邑竭力、調停勞民、殫心撫字、愷悌君子、清苦正操。移宿始行。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五十有四。秋八月、門人王家旦、王爾顴並登鄉舉。〔附記〕懷邑六十餘年未舉一人、忽一榜雙魁、皆先生造就

之力也。

〔附記〕時有司宅戶者張天受感先生德教，遂私讀於司戶室，蹤年未之覺也。後春皐公知之，試以破通甚。復試以文，又通甚。春皐公愈喜，向先生言狀，令免其役。天受不肯去，曰：此正偷閑地也。出必廢業。爾是春皐公時時伺之，每讀書夜分始寐。後試入邑庠，以敦謹稱。

冬十月，春皐公有疾，先生乞歸養，不果。〔附記〕春皐公有疾，矢滯，先生憂形於色。延醫無瘳，見草方以豬膽能通者，先生親削竹筒，傾入豬膽內，以手撥溺器，強春皐公遺。底座春皐公坐前，側首至腰下，覷其動定。春皐公呻吟，先生亦呻吟。隨之反復，切覷若不知氣之穢者。既而矢還，先生喜甚。隨撥矢看色，又撥溺器滌之。待春皐公飯，始進一飧，必復元而容始霽。遂閉門不理政，志切休養。文數上未允，而鄉貴士庶亦懇留焉，先生始出理事。

附記。先生有妹二人，長同胞，次庶母任氏出。春皐公愛次女嬖甚，太孺人愛己女益甚。先生善揣父母意，知各欲私其女而難顯言，遂取俸金私獻於父，隨私獻於母，父母兩不之知。乃曰：吾父母用之便宜，幸無相告。又私謂孺人曹氏曰：吾父母各有些須，當恣其用，慎無問其所爲。每晨至父母寢所問安，問饌。晚又至，睡所拂牀，撫席，被褥厚軟薄硬。俟寢，親爲塞蓋，始行。問有微恙，便覺顛盤桓不去。轉堂時，必侍父母側，即告以今晨所幹何事。晚亦如之。春皐公罰新揚便戚然不樂，必厲色戒焉。先生仰體親心，數日不刑一人。先生一日語孺人曰：吾行步少艱，復落一齒，意者老將至乎。太孺人潛聽，憂形於色。先生覺之，乃揚步騰前，蹁躚踴躍，以表強健。張口向母親齒曰：齒俱堅強無虞也。嬉笑。依依隨取，幼時嬉戲事一一述之，必冀親悅而後已。先生每着一新衣，必先父母，又穿父母之前，請母看針線如何、寬窄如何，恍若嬰兒之眷戀。其孝秉天成，有如此者。

春皐公性疎宕，先生至，

亦必正容。其身感親又如此。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五十有五。春正月、復乞歸養、不果。（附記）先生志堅歸養、親詣各臺、備言親老思歸狀、不覺失聲。上臺見孝思懇至、亦憯然出涕。鄉貢士庶赴上保留幾空、憲臺又諄切慰之。先生不得已歸治、士民隨之至、有躃踊欲絕者。告休文載洗心錄。

春二月、先生謁武安王、印綬懸長。（附記）勅封武安王尊伏魔大帝者、先生謁之、甫拜、且印綬忽懸長、大浮於升、其纓堅硬如鐵、拂之愈勁、移時如故。先生異之、曰物貴安常、反常則妖。乃急詣上臺、置印而去。歸即爲促裝計。及交代、士民日日喧嚷鳴鼓求見、俱以疾辭。無已、出囑其耆老而告曰、吾親老思歸、心緒頓亂、留亦無益。方欲入內、士民引裾泣之、裾裂。

春三月十九日、先生掛冠歸里、父老扳轅、祖餞於郊。

〔附記〕先生歸岸、宅外常有哭泣聲、竟夜不絕。香阜公使人止之、父老曰、吾失父母、如天傾身。吾哭吾儕之失依。哀切愈甚。香阜公謂先生曰、適來民懷女德、哀痛倍至。雖是民情無已、思來似爲不祥。聞女昨在關帝廟印綬暴長、女秘之不言。此天亡我之兆也、可速作歸計。先生即於是日啟行。是日日甫升、即出公所。士庶僉舉乘至頂、扳留不能舍。婦女咸攜抱出門、倚轎而哭、皆欲覩其德輝、譯曰、吾見吾父母。止此矣、何不令我一面。各執香火、泣不絕聲。拜攜先生、欲圖像祀之。淚沾畫紙、筆不能下。又群拖先生、欲遺靴愛。先生止之曰、吾圖知百姓情出於天、但遺靴惡套、心竊厭之。僉曰、吾思父母而不見、見靴如見父母、套奚顧乎。言未已而靴墜其手。去人乘、而哭者又蔽其前。及出郭、天色已暮、尚聞悲天慘地之聲。漏下三鼓、宿曹家庄、則邑東十五里也。

過桑乾、春臯公病劇。附記春臯公見士民悲泣、心常慘切。兼以饑者寇荐勞瘵、遂染病、然猶談笑自若也。過桑乾河、單騎涉水。抵山陰、劇甚。先生惶懼、不知所爲、呼天長號。投以劑、不應、痛哭曰、吾父奈何以他鄉訣乎。春臯公曰、女何必驚張。人生自古皆有死、今吾年踰七十、不爲不壽。夫婦父子祖孫俱聚一堂、雖他鄉、即吾家也。古有生諸馮而卒鳴條、生岐周而卒畢郢、何必以此爲憾。女居常見我染恙、便啼泣不食。今吾已矣、女曾記哀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乎。況女母覩女之哀、喜爲生死、我死、女母不勝哀悲、又慮女不勝憂傷、萬一與我偕亡、女欲恃之而未能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愈於無益之戚乎。我一生不敢爲惡、似無大過。但無功德於人、亦不必求祀鄉賢、妄干大典。棺不必取材於廟宇墳墓、死後無葬舊塋。先生據地痛哭、春臯公厲言戒之。先生即掩面不言、淚輒如雨。

二十四日寅時、春皋公卒。（附記）先生離任時、鬚髮俱粲。及春皋公卒、哀毀成病、鬚髮一夜如銀、飲食不食、杖不能起。太孺人見先生哀毀、亦不食累日。先生憂懼無措、强太孺人食。太孺人曰、吾方欲食、女須共之。先生不得已、始食。每哭泣、爲太孺人所制、不敢發聲、苫塊常沾淚痕。

都憲郭公使人賫奠資夫馬助喪。（附記）郭公諱顯忠、素重先生。聞春皋公卒於山陰、遂使役賫奠儀人夫、兼程而至。先生接扎、西面稽顙、惛瞶不能答。但復名扎、納其奠儀夫馬。

懷邑士庶赴奠。（附記）懷邑士庶聞春皋公訃至、皆罷市、星馳赴奠、哭盡哀。

五日成服、扶櫬而歸。（附記）時二十九日也。山陰劉守諱承薦、先生同年友也、即來赴弔、且周旋其含殮之需、棺椁之具、五日畢舉。乃扶櫬東歸。懷邑弔者必欲送喪、先生稽顙辭焉。乃自

揀其強壯者、送柩三程而後返。每夕過宿、主人止柩於外、先生乞入店正房、火外另具金若干、作妥靈之資。由山陰至家、先柩未嘗露處一宵、皆先生善爲處置也。

生祠告成。〔附記〕懷邑思先生不已、立祠肖像、爲他日名宦地。刻德政於兩廊、扁曰民之父母。懷邑建祠自先生始。

夏四月、先生扶柩抵家。

秋七月二十七日、太孺人郭氏卒。〔附記〕氏壽六十有九。

〔附記〕太孺人有疾、先生哀痛不勝。太孺人謂之曰、女父告終、女四日不食、肝腸欲裂。我恃女如泰山、而女猶倔強如是。我死、女復蹈前轍、貢死不瞑目矣。女曾記女父居喪、女諫之言乎。無貽我泉下之憂可也。旣卒之日、先生哀毀幾絕。舅氏一禾吾虢姊暨姊丈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愈於無益之悲、與親

儒藏

如泰山之言慰之。永吾斯夜伴先生於柩前，饋之食。先生四天始進一餐。

求田栢、爲春皐公槨、百金購之。附記 先生需栢、爲春皐公槨甚急、有求售於神廟壙墓者、俱不應、遵先訓也。北名吏姓田中有栢、先生命僕人張韓求之。伊勒其值、先生不吝百金購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五十有六。二月、葬春皐公於東郭三里小東山之北。附記 先生讀書其上、人以小東山表之。尊春皐公遺命、卜地於東郭三里邢家磨新塋。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五十有七。七月、服闋、伯子慎思補邑庠弟子員第一。

修家禮、致祭祠堂。附記每季仲月戊、至期齋戒、昧爽、具酒餚、延贊禮者行三獻禮致祭高曾以下。至春皐公神龕、則啼泣失聲、率以爲常、先生居家甚肅、尤率以曹月川先生輯畧爲程、嚴內外、別嫌疑、婦女無故不出中堂、男子無事不入內閫、嫂叔不同問、兄妹不同席、厮僕傳事止於中門、非奉呼喚、不敢擅入、率以爲常。著修齊十要、以勗弟子。

修齊十要語。

附記

務耕讀以立家。勵勤儉以成家。

守清白以傳家。崇寬仁以主家。

持明斷以理家。重孚威以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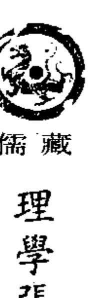
循禮義以保家。敦孝弟以宜家。

嚴內外以刑家。謹晨昏以守家。

能是數者、而修齊之事備矣。凡我子弟、尚其勉諸。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五十有八。春正月、辭鄉飲賓筵。〔附記〕邑尹敦請先生鄉飲大賓、先生辭曰、吾雖未釋服、尊王制也、猶未及夫三年。且六十杖鄉、亦未及期、奚敢違例、况涼德不克副乎。堅辭。邑尹復造其廬、先生終不敢就。

春三月、會契鄭國光等懇先生登景行堂講壇、每月仍以朔二、十六爲期。〔附記〕會契鄭國光等懇先生登景行堂講席、立會約、以范益謙座右銘主之。置鐘磬、各依東西。擧會副一人、會糾二人、會史二人。會副總一會之事、糾察一會之人。有糾僻苟言笑者、會糾鳴磬止之、擧出告會史。又置紀善、糾過簿各一、會史書之於紀過簿。會糾、會史則會副伺之。不擧不書者、責在會副。會糾於會期外察會友之善否。至期、必一一道之、各紀其行、善則拜之、過則戒之、改則紀過簿註一更字、即於紀善簿錄之。至期、先於三先生一揖四拜、各分



班一揖兩拜畢、揖會友聲朗者一人至講案前面上一揖、高誦會約。引曰、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萬世講學之法程也。吾黨每月兩會、可謂知講學矣。試時一返觀、不善果盡改乎、聞義果即徙乎、德果修乎。如是而講、方謂真講。如是而學、方謂真學。如是而會、方謂真會。將親戚鄉黨善之、非惟可以成己、亦可以成物。若徒陽務會講之名、而陰實悖之、使中飾外、事奕摹鶩、甚者謗利崇爭、無異市販之機穽、不但負却佳會、亦且取嗤戚黨、已不免爲小人、而又阻人向善之心矣、豈得謂之可乎。自今各務真修、飭躬勵行、過相規、而德相勸、必相下而情相親、會不可虛、亦不可間、庶幾仰體孔子之憂、而講會亦尚有益哉。吾黨勉之。論畢、即取四書、從大學講起、每會一章。隨鳴鐘一聲、曰肅靜、聽講。講畢散時、取會簿置桌上、各於字下註一到字、向上三揖、擊磬三聲而退。或遇會期不到者、命會糾察之。除父毋或官事羈縻則已、否者紀過一次。

宜陽馮奮庸來學。附記庸號則中、聞先生倡道澠池、心竊慕焉、因携妻子、家於澠池、執弟子禮事先生。會語載印正稿。

秦華州孫繩祖商學。附記繩祖號浴白、布衣也。親死、廬墓三年。會語載印正稿。

秦華陰石之岱商學。附記庠生、親死、廬墓三年。會語載印正稿。

閒修堂告成。附記先生以來往商學者私謂無定址、遂於宅後旋闢三小楹、題曰閒修、外楹曰、矮乎斗室、襲几種花香、疑是卻窩陶徑。小也盆池、映一簾秀色、期同周草程魚。內楹曰、道在立誠誠本閒、性教中和實地。學惟尚絅絅斯章、位育參贊真功。南修假山、山西闢一小戶、戶內闢一小室、壁砌以石、參差而出、名曰友石居。東折石砌而上、有茅屋數椽、題曰小隱洞天、楹曰、山靜雲爲幕、亭虛人在壺。中有石几③、環以石坐。又東折、西向一小室、爲小隱別業。即於別業北又闢一門、內有小室

南向爲睡軒。軒東又闢一楹，爲洗心室。室院植蓮菊梅竹之屬，以供清玩。先生每日讀書其中，講論延賓，則於闇修堂內。闇修堂有記，睡軒有記，假山有行。行曰：癖性耽山水，貴領山水趣。山水趣云何，所領惟適慮。我自雲中還，築不以爲山。偃仰在山隈，聊借怡吾顏。山中有怪石，何必蟠輿壘。得自南澗濱，望之亦嶙峋。山上有茂樹，柏榆桃榴聚。鬱鬱復蒼蒼，觸目皆佳趣。山前有奇花，無用異名葩。叢菊黃間紅，燦熳侶雲霞。山下有洌水，不必天上來。井渫汲甕泊，雲影任徘徊。得趣不在筱，與瀾勸君親我莫我嫌。但得其中與味長，不覺偷偷發浩歌。君不見，洛陽名園天下聞，繁華金谷已成塵。又不見安樂窩裏冷蕭然，空中樓閣迄今傳。卜居此區小又小，適己之適玄更玄。俱用明韻，不几銘曰：爲體也頑，爲砥則平，爲器也小，爲用則宏。是故可以調鼎鉉，供清玩，資絃誦，群友生。不事彫琢而無就，不假粉飾而成美。美者見以爲美質，擴者笑以爲硜硜。周子曰：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庶幾。

撰杏田平君引水永利記。載碑記。

洛陽張見室先生商學。〔附記〕先生同門契也。與先生講論數夕、贈以詩、有云天然几上茶爲酒、斗大窗前菊當梅之句。任廣東鹽運使。

秦同州張太守先生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年五十有九。正學會所告成。

〔附記〕商學者日衆、景行堂不能容、乃擇地於宅東北、建會所五楹、題曰正學。大門五楹、儀門一楹。正學堂五楹。內隔東西二室、爲進德、修業二齋。東西廈房各三楹、爲明善、誠身二齋④。堂後又創正堂三楹、前堂扁曰正學、堂外柱榜曰、學以正爲宗、遠超寂滅虛無之教。道以中爲至、近在飲食日用之常。又內簷柱榜曰、學在敦倫、必講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理、方無愧於斯地。人須盡道、必媿

美乎義、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始無忝於所生。內榜曰：有大綱維，真真切切，盡性達天爲要領；無多徑路，坦坦平平，誠身明善是工夫。後三極扁曰景行堂，祀曹、尤、孟三先生於其內，榜曰：道脈常存，世世作法，世世作則，弘開後學；斯文有在，見於羹、見於牆，仰止前修。儀門扁曰道義之門，榜曰：履是路、由是門，有加惕惕；周中規、折中矩，無敢怠荒。先生日與會友講習其中。

冬十月二十九日，伯孫適生。曰復之子。

分陝王幼奐先生商學。〔附記〕先生同門契也。與先生偕闡道輿，月餘始歸任晉臬參議。

秦張太宇先生過滬商學。〔附記〕時太宇監軍，過見先生，商學於正學會所。

伯子慎思補學生。

仲子愼動補邑庠弟子員。

晉夏縣姜栻、王昱商學。

關中馮少墟先生商學。

晉垣曲魯欒尹暨侄廷試齎孝經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李多聞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劉輝長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王世封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絳州辛全過札商學。（附記）號天齋，方總角，即志於學。謁先生，得伊洛嫡傳，心甚慕焉，尊人過札商學，自稱後學小子。隨以詩箑獻，有云：夙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真。三川同浩蕩，五岳

並嶙峋。學探天人秘、傳接孔孟薪。佇日登闕里、指我渡迷津。

晉垣曲程君愛來學。附記布衣也、以孝稱、上臺匾其門曰孝子之門。

晉垣曲石抱晶來學。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六十。禁伐月川祠墓栢樹。附記月川祠墓栢樹、族人樵伐鬻者、先生聞之、不覺髮指。乃率會友鳴於邑父母、出禁示付奉祀生、以杜將來。

撰碩儒琴臺張公墓誌銘。

二年壬戌、先生年六十有一。正月、御鄉飲賓筵。附記先生

一日病癱、諸藥不效。有善禳者、諸子延之。禳者以紙爲人形、令諸子避、遂提筆至榻、私語先生日、醫

瘥須替身乞書於紙。先生曰、吾生平不敢辭一毫虧心事、忍令何人替之。曰、試擇其不協者。先生曰、平生不敢罪一人、又豈敢仇一人乎。余尊余自當之、不敢累他人也。其人終不能強、尋愈。

春三月、詣利津祭祖塋。

〔附記〕遊常家溝詩

尋芳覽勝步巃嵸、四望襟懷眼界空。萬木參差崖半遮、群峰環合徑微通。數聲砧杵風塵外、幾個人家烟霧中。借問鹿豕休妬我、結茅從此作山翁。

遊丈八佛寺、約同志於此會講、而後行。故云、

匹馬度春城、禪林訂舊盟。和風撲面軟、細雨點衣輕。野鳥峰前語、晨鐘殿後聲。莫嫌不覺迴、圓覺一時傾。

遊趙家溝詩

山上青峰山下泉、稜層鳥道摩蒼烟。避秦卻向桃園⑤去、應未尋幽到此邊。

遊王家溝詩

愛石尋幽登、探奇步遠濱。道人無俗慮、雲水樂閑身。

北遊記。

天啟壬戌朱明之辰、因伯子慎思、仲子慎動食廩採芹、詣利津古渡致祭先塋。附記先生謂同行者曰、吾儕不可無此遊、亦不可忽此遊。何也。吾邑北多名勝、古人迂道求佳山水、奈何當吾世而失之。且凡遊行非徒也。一種山水佳趣、觸發吾心。見山之壁立、即吾喬岳之度也。見水之流行、即吾變動之機也。見草木之蓊鬱交映、即吾日新之德富有之業也。有此意趣、方爲眞遊。同行者唯唯。日晡抵龍門、兩山對峙、渾如一門、名小龍門。跡其形勢、廣狹雖不同、然視龍門不甚相遠也。有族人從黃冠者名和鼎、邀入觀中、至其師松山道人舊址茶罷、登老君閣、自叢薄下、石梯纍纍、宛轉而上十數仞、陟其巔。於懸崖高絕處鑿

石爲洞、覆以丹堊陸離、老聃塑像在焉。憩良久、不覺愴然、曰、松山道人所厤、嘗欲得吾言紀其事、竟未獲酬。今二十餘年矣、風雨飄揺、未有繼而更新者。因爲四絶。

其一

兩山並峙一門開、勝跡原從造化裁。同伴偕遊聊此憩、好風時向座中來。

其二

半空虛閣依雲開、傑構天成別樣裁。一自赤松修厤後、不聞繼響有人來。

其三

山勢廻環萬境開、無邊美景試心裁。會須識取山靈意、肯到名山空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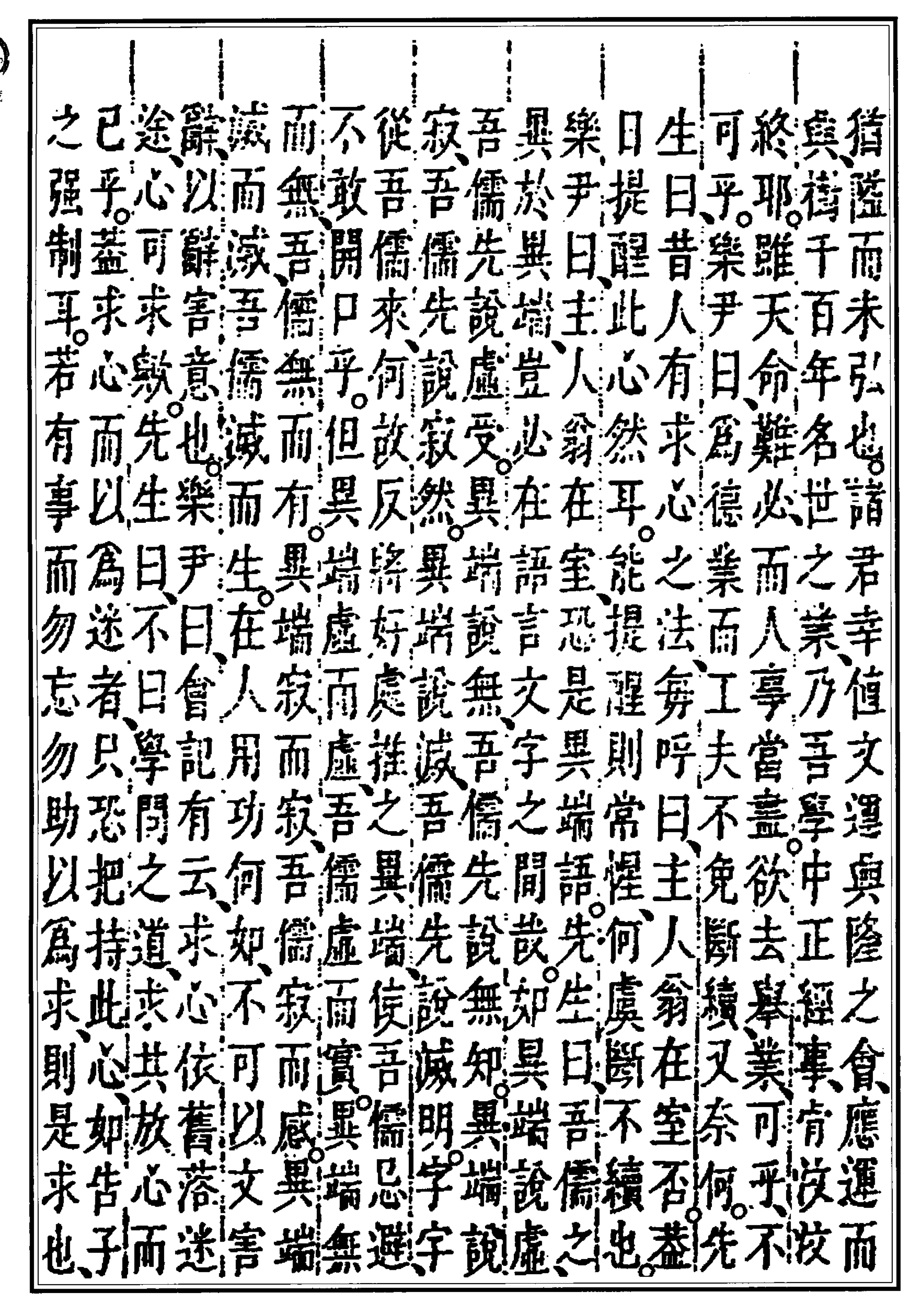
其四

慢說遊行無所開、狂狷獨在個中裁。此時此景樂無際、不減春風沂水來。

詰朝早發、至廻龍廟、憶大禹之蹟、瞻拜堦下。甫出、而河北垣邑同志相與艤舟以待。誼不忍行、遂

同登一舟東渡而下。同志諸契延之其舍、各拜畢敘坐。時聾者聞明心與焉、樂尹曰、生等無知、俱聾者。所賴開聵者、其老師乎。先生曰、昔陽明先生講學江西、泰和楊茂僕見、其人聾啞、以字問、先生以字答。大抵謂你口雖不如人、耳雖不如人、你心知是知非、還與人一般。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弟、於鄉黨宗族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但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便亦是個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不消口裏說、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謝。今明心志同於茂、且又能言能聽、果依陽明之訓身體力行、亦不消眼裏見道在是矣。明心首肯。樂尹曰、客冬有約、道駕何遲至此。先生曰、僕以恙阻。夫子云無適也、無莫也。可見一有專主之心、機便不活、約便不能必踐。然則大人不必信、不必果、而比於義有旨也夫。次日、祭先塋回。是晚、會樂尹、文子行、戀戀不舍、留宿。先生詢之曰、貴邑科第不乏、諸君正宜奮志舉業。聞不甚留心、殆於不可。樂尹曰、爲舉業而得

失之念未忘，有妨德業，奈何。先生曰，爲舉業而得失之念未忘，還是爲德業之心未真也。蓋天下止有德業一事，舉業是其中條件。能留心德業，則見理日明，舉業益精。然亦不過發明所得，其得其失，方將付之倘來者，則舉業即德業也，而謂未有何也。況觀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貴爲天子，若固有之。是何等胸次。天子不以動心，豈其他乎。樂尹曰，年來爲舉業有妨德業，欲去舉業，一意德業，今聞教，始知二業合一，不復萌棄去心矣。先生曰，天下有性分，隨有職分。如士農工商，誰無職業，士業讀，農業耕，工商業活計。故士必讀，始爲士，不則曠士職。農必耕，始爲農，不則曠農職。工商必活計營生始爲工商，不則遊手遊食，而曠工商職，虧職分，不爲虧性分乎。且浮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然亦須得位，方能望道之大行。道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與其行一方，何若行一國，與其行一國，何若行天下。非得位爲榮也，必行之天下而後四海蒙福也。四海蒙福而後老安少懷之心始遂，不然，



猶隘而未弘也。諸君幸值文運興隆之會、應運而興、待千百年名世之業、乃吾學中正經事、肯沒沒終耶。雖天命難必、而人事當盡。欲去舉業、可乎、不可乎。樂尹曰、爲德業而工夫不免斷續、又奈何。先生曰、昔人有求心之法、每呼曰、主人翁在室否。蓋日提醒此心然耳。能提醒則常惺惺、何處斷不續也。樂尹曰、主人翁在室、恐是異端語。先生曰、吾儒之異於異端、豈必在語言文字之間哉。知異端說虛、吾儒先說虛受。異端說無、吾儒先說無知。異端說寂、吾儒先說寂然。異端說滅、吾儒先說滅明。字字從吾儒來、何故反將好處推之異端、使吾儒忌避、不敢開口乎。但異端虛而虛、吾儒虛而實。異端無而無、吾儒無而有。異端寂而寂、吾儒寂而感。異端滅而滅、吾儒滅而生。在人用功何如、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樂尹曰、曾記有云、求心依舊落迷途、心可求歟。先生曰、不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乎。蓋求心而以爲迷者、只恐把持此心、如告子之强制耳。若有事而勿忘勿助以爲求、則是求也、

謂之緝熙光明可也，謂之至誠無息可也。故彼所謂求，是把持之求，求之求也。吾所謂求，是有事之求，不求之求也。毫釐千里之間，曷明辨諸？倘曰故心嘗求心不嘗求，則渾然在中者心也，何事求爲而必求之求之云也。反覆辨論，漏下三鼓，明日南旋。

三年癸亥，先生年六十有二。詣新安，謁雲浦孟先生祠，大會於川上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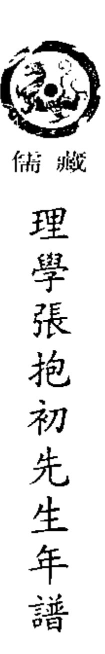
遊王喬洞。因疑古詩七日千年之語，遂吟四絶。

其一

天無一日理昭然，世上那應別有年。千古爛柯成往蹟，訛人傳訛豈真傳。

其二

幽明兩界判陰陽，一氣周旋歲月長。人鬼仙凡岐徑路，此間消息是真常。



其三

寓意王喬醒世巔、不堪塵態逐蘇檀。山中試味着棋局忙是凡人閒是仙。

其四

身閑還不是真閑、到的心閑方是閑。一到心閑塵事了、山林朝市總無牽。

附記　時先生謁雲浦孟先生祠、見祠祀尤先生、配以黃性軒、而郭梅山闕焉。先生曰、郭先生幼使酒任氣、及從西川先生學、遂斷酒不入口、則其勇於改過何如也。安貧樂道、至老彌篤、上臺以隱居好學旌之。將終時、有醫以藥用酒爲引者、先生曰、吾酒戒數十年、未嘗沾唇、豈敢渝片時之生、頓易生平所守。苟得正而斃、快也。何等識見、何等操守。正宜配享、爲改過不吝之勞。今獨尤先生有闕、得勿以前半口實乎。論品者、亦定評於後來而已。明日、告孫石呂先生、遂置主入焉。隨訪梅山孫于郭西散窑、把其手曰、何困憊若此也。饋布一疋、銀三兩、洒淚而別。

十二月、先生誕齋、哭、於承先祠。〔附記〕先生每至誕辰齋居、門人前日爲壽親者塡門。先生曰、生日聚樂、所以報父母也。今吾實未忍、不敢矯也。言畢、淚如雨注、終日未見欣容。至期、伯仲子未稟命、設筵延賓、招黎園爲先生壽。先生名二子、而數之、坐承先祠泣、竟日、二子徬徨無措。

秦長安孝廉李昌齡、商學。

陝州趙艮棟商學、家於澠。〔附記〕號仰崚、字德隆、惺所先生高弟。聞先生講學、家於澠、朝夕講論、多所發明。先生見其孫敦謹、遂以孫女妻之。後賊陷城、父子俱罵賊死、澠陝並祀鄉賢祠。

秦渭南史義伯先生、過澠、徒步造廬商學。

猷位來學。【附記】號居體，資性樸誠。幼孤，祖母撫摩成立，孝不違志。祖母死，哀毀骨立，廬於墓所三年，乳燕巢於寢塊。時或攜肩盤遶，全不避人。人以爲孝感，名曰馴燕。

秦總憲張過澠，欲認宗歸族，先生不受。【附記】陝西總戎張姓，知先生爲一代之宗，必切瞻之。至澠，求納之族末。先生以無所考信，不敢妄承，婉詞報之。

綠野堂告成。【附記】先生於邑東十五里馬嶺村祖庄夏秋收穫居之，匾曰綠野堂三楹，訓其子婿，榜曰：謀子賢，農車馬無喧，清晝永，栽花種竹，林泉有興，道情長。渴則中偕之，農事畢，族人習先生，遂居之，則中亦攜妻子來居於綠野堂，後會友雲集。

同樂堂告成。【附記】會友商學者衆，綠野堂隘，乃於村西囿圃樹繁，水列處建同樂堂三楹，以安會友。又建一涼亭，榜曰：濃陰祛酷暑，扇露送微涼。又曰：霽月光風，竊比濂溪夫子。傍花隨柳，期同

明道先生。記載洗心錄。

四年甲子、先生年六十有三。龍臺李緝敬先生行檄林尹、敦請先生主韶陽會、大發致知之旨。

韶陽會約序。載洗心錄。

龍臺李緝敬先生巡方、事後遊澗、造先生廬、悵相見之晚。

講學吟成。附記先生主韶陽會、人文濟濟、喜甚、乃作講學吟四絶。諸大老聞之、欽喜交集、乃更迭次韻和之。

其一

輝煌吾道日中天、無奈塵氛障大全。此日重明聰宇宙、結盟千載衍真傳。

其二

從來至道待人行、盡道方無愧所生。若欲道興須講習、葩經吃緊鳥嚶聲。

其三

人鬼關頭識未艱、轉迷只在覺迷間。詩觀尊氏傳心印、著察工夫是啟關。

其四

人人有道莫他求、己道還宜己自修。云若惜陰師大禹、大家齊步到尼丘。

緝敬李先生和

其一

大道原如日麗天、不分賢聖見偏全。皎然袖裏珠常在、何用沿門乞火傳。

其二

一從孝弟証堯行、吾愛子輿樂則生。但聽梁頭君燕子、泥來泥去自聲聲。

其三

下手方知罷手艱、不容些子間其間。常於終食不

逵驗、直透伏羲七日關。

其四

便除此外復何求、識破其中沒下修。試看雞鳴而起後、誰人不自可尼邱。

惺所王先生和

其一

談天終日不知天、率性而來天自全。會得鳶飛魚躍意、天機到此可言傳。

其二

好古必須照樣行、却嫌無酒又愁生。道人日用隨緣度、每到春來聽鳥聲。

其三

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掀天地、合下先須透此關。

其四

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賓山學比邱。

介孺呂先生和

其一
都將雲霧當青天，管裏偏能見豹全。放却自家眞種子，終年持鉢問人傳。

其二
吾曹所重在躬行，浩氣還於集義生。若向戶頭敷衍去，寧知天載本無聲。

其三
下手何愁認取艱，分明利與善之間。其中倘得眞扃鑰，夜夜柴門不必關。

其四
此道何須向外求，原來率性即眞修。試於倦卧飯飡看，大笑從前問索邱。

秦華州郭光復來馮嶺商學。附記：號振寰，為少墟先生高弟。

秦咸陽張紹光來學。附記：號顯吾，橫渠先生裔也。

晉夏邑姜栻、王昱徒步商學。

五年乙丑，先生年六十有四。新安豫石呂先生詒瀍、

講學於正學會所。

贅會友鄭明寰喪。附記 明寰病革，先生問之，乃知役事無備，即取緑緞一疋、棺資五兩饋之，明寰泣謝。

五月，瑞蓮生於盆池。附記 先生畜蓮於盆，是月花開，一莖兩頭，色艷襲人。門人頌德，先生遜謝。

有友携山水圖乞題者，先生題以八言律云：

曾聞山水歸仁智，仁智渾忘山水因。方寸虛員成浩蕩，襟懷磊落自嶙峋。勝遊間客皆同調，夾岸烟林總是春。流俗直須高着眼，塵氛得著定中身。

從來圖畫虎頭懸，那個良工得妙傳。突兀樓臺拔地上，巍峩巒嶂插雲巔。遊人掩映雲中樹，漁父蒼茫浪裏天。極目幾何成勝賞，塵襟一洗意悠然。

和介儒呂先生儆學詩十律。

凜然深省猛然思、百歲光陰瞬息時。伯玉知非深用媿、武公進德豈嫌遲。功夫須索窮精髓、學問得無在面皮。從古聖賢超自異、所爭只是這些兒。

作聖由來本在心、漫從枝葉覆搜尋。存誠總是立身地、知恥的爲當頂針。無意寶山方得寶、忘情金窟始求金。閒修滋味應須會、毋使斯文廢陸沉。

躬行須要先講明、不講終須夢裏行。在昔楊生亦泣路、從來孔子不求名。春山有雨花應發、秋月無塵鏡自成。試把中庸提一句、緊關擇執是思誠。

紛紛世態是懸疣、帶水拖泥未肯休。翻覆雨雲難著眼、滄茫江海任垂鈎。惜陰但令移陶甓、粧假莫教沐楚猴。氣沫一身渾未染、無他剩語不須勾。

視躬雅不息蹊瓠、自信初何是丈夫。吾道總歸一貫也、聖學豈在多能乎。春來花鳥開青眼、寒後松筠老白顛。好於此中尋意趣、勿勞更向外邊圖。

學道不分富與貧、一朝聞道是完人。堪生百體爲

空質、撈內一家乃大身。與物胞民皆爲己、盡心知性總成人。自從秦越分途後、倏爾不如作畀真。平地誰知即泰山、無些蹊徑詎難攀。只從倦臥飢食內、便是層巒疊巘間。最緊要開煩惱障、第一先打利名關。掏中到此尋常別、勿用驅除自覺閑。知能良處是孩提、各具無虧罪降才。美玉含輝堪重也、明珠投暗抑何哉。休令濁霧從中翳、自爾清芬向外開。此事對人說不得、無妨畀入耳邊來。世間驚羨聖與神、同是吾儕一樣人。彼抵及泉由惕厲、我憂中道爲因循。初終岐路只爲假、心戶合符始算真。能向此中勘的透、不必更說渡迷津。道體廓然無際邊、果於何處覓其全。能知色色一莫非己、始信蒼蒼不是天。規矩百般俱可授、機關一點向誰傳。指南試問真消息、方寸空中自有圈。

李紱敬先生疏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薦先生脫粟灑池。

立脱粟會。（附記）先生覺俗尚侈靡，又立脱粟會。會語載印正稿。

跋李緝敬先生兩河會語。（附記）跋云：鹺臺李公按部三省，車轍所至，即有講會，會即有語録。茲兩河事竣而會語成，銓部呂介孺會丈開卷讀之，剖抉輿變，言言理窟，洵學鵠哉。因念愚自萬曆己丑歲獲從雲浦孟先生遊，妄意此學有年，竟以他事未得厠諸君子後，待鹺臺公祖一印正之也。雖然，披閲會語，其學脈劃然，兩無牴牾，固有眞正印正在也。誦銓部簡端一序，則鹺臺之學之識，業娓娓言之矣。居恒銓部最慎許可，存主設施，爲孟老師後一人。若所闡發，已深切而著明也者，胡竢愚之喋喋。無以，請得而言鹺臺公祖之心。夫聖人之學，萬物一體之學也。世多以名位柴柵，以人我爲鞮韈，以衆寡爲封畛，俾痌瘝相關之倫，有秦越肥瘠之眎，何也。不曙於體之一故也。貴莫過於虞帝，而善與人同。位莫過於阿衡，而內溝是恥。大聖大賢莫過於孔孟，而教學並行。聖賢

之大、於此益見。今龍臺入公祖撤去藩籬、隨處撙節、講學、光前修而啟來嗣、處心積慮間、即虞之同也、尹之任也、皇皇汲汲之隱衷也。非有得於萬物一體之學、曷克臻是。萬物一體者、仁也。孔門只是求仁、求仁而學舉之矣。然則斯言也、斯語也、皆仁之所不容已也。其有得於道、不既深乎。愚不斐、特寢言致之、亦以見印正之意云爾。

邑學生陳載陽偕弟啟陽來學。

楊時應蔡京名辨。附記後儒動稱楊龜山應蔡京名為失身、余竊疑之。以龜山大儒、而出處不明若此、何以為龜山。攷之通鑑、則曰召楊時為秘書郎、從蔡京之薦也。會路允迪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然後知龜山之出處未嘗不明也。夫蔡京雖當權、未嘗不由朝命、私自名賢之理。既由朝命、則時之應名、應朝命也、非應蔡京也、何不可之有。且往法亦何常哉。孔子見行

可而仕、際可公養而亦仕。當徽宗時、朝政舛錯、從京之薦而有是命、似有見可之機矣、何爲而不仕。京卽惡相、然猶知時之賢而薦用之、非名用之也、未必非悔心之萌也。乘此機會、一轉移焉、爲力則易、胡爲不往。昔者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京之薦時、亦爲相用人之常。縱有私心、自私之耳、何累於時。若謂不當應名、則將如平日之妨賢而可乎。不知何時可以應名也。士君子伏處衡茅、不當事任、雖具義膽忠肝、何以自效。故必乘時而起、而後朝政闕失得以匡救、倘堅執不仕、則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肥瘠、了不介意、亦忍矣。國家復何賴於人賢爲。使當應名後、有一毫附京之意、誠爲失身。乃觀其累累章疏、皆忠君愛國之忱、而薦主如京、且陳其蠹國害民、幾危社稷、則時之不附京也、不彰明較著哉、烏得不致辨云。

黃卷來學。附記 邑布衣也、素行原慤、親死廬墓三年。

新安孟宇鍵先生商學。附記諱一諴，雲浦先生子也。

冬十月，奉旨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

六年丙寅，先生年六十有五。詣新安，大會於呂先生之泉書院。附記呂先生之書院告成，先生策蹇詣之，與呂先生講月窟天根三十六宮之隱。詳洗心録。

晉垣曲加眞儒商學。

七年丁卯，先生年六十有六。詣張茅眞幼眞王先生墓。文載洗心録。

張金榜來學。附記邑布衣也，結死廬墓三年。

九月二十二日，仲孫遷生。附記曰：復之子。

景運堂告成。附記先生於小東山嶺建堂讀書，題曰景運堂。邑尹丁公扁曰山高水長。有記，載洗心錄。

晉安邑曹真予先生遍札商學。附記曹先生，都憲人也。札云：沭雖未炙翁臺光，爨然聞高風有年。近讀所著講學佳語，如記如詩如解等，開蒙發蔀，大教優渥，能不感乎。

晉垣曲劉澄遠攜妻子於澠。附記時垣曲轂會離群，澄遠嘗曰：道之於人，猶日用飲食然，何可須臾離哉。乃攜妻子於澠，領先生教。時有匿書於書院壁者，會友見，欲糾之，先生曰：將誰糾乎？此正策勵吾儕耳。正當自反，吾果盜跖乎，則彼言是也。果非盜跖乎，則彼言誕也。是則不爽於口，誕則無愧於心，何必在他人口頭上討好字耶。尤先生曰：譽者指我以蔚途，毀者示我以

險阻、人言皆我師也。惟自家背地打點自己功過便是、何病人言。遂作物物吟、

物去原無定、物來自有時。來去總爲物、何足障太虛。太虛無一物、萬物備於茲。有物難無物、無物任化機。物有物無內、條分路岐了。彼無與彼有、吾以任吾適。

崇正元年戊辰、先生年六十有七。衆正登朝、先生名震京師。

代巡李緝敬先生賚幣、聘先生登洛社講席。附記先生復按河洛、至厚禮早聘、敦請先生詣洛講學。先生率則中暨二子慎思、慎動往焉。至則登講壇、推先生首座。大發致中致和之義。同社仰如山斗、觀聽者萬計。逾月始旋、行檄邑尹表其廬曰洛社真儒。

都憲范公諱景文賚幣候學、表其廬曰正學真儒。

分守使劉公諱伸賁幣候學表其廬曰盛世名儒。

督學潘公諱會紘賁幣候學表其廬曰名理淵源。

巘臺姜公諱思睿賁幣候學表其廬曰淵源伊洛。

秦渭南高仁甫先生過澠商學。（附記）高先生諱位、起淮南府任、過澠求見、講論逾日。出曰、今之程朱也。

懷司李康賁幣請益、檄邑尹求先生行實記。

都左曾亶亭先生薦先生於朝。（附記）嘗先生起京左都、首薦先生及周海門二位。且曰、龍飛九五、正君子茹進之時、臣先舉二人爲高矢。澠池原任郟縣張信民、道宗洙泗、學術濂洛、如程頤之備經筵、方得展其驥足。乞皇上先試之國學、以觀其用。云云

秋八月，旨下都憲，聘先生待詔京師。先生不就。

二年己巳，先生年六十有八。代巡吳鹿友先生賫幣候學，表其廬曰「昭代儒宗」。後位至東閣大學士。

春正月，都撫捧部咨，聘先生如京。先生復不就。

冬十月，御鄉飲賓筵。

秦長安孝廉張宵商學。

二月初八日，叔孫遴生。日廣之子。

仲子愼動補邑學生。

河東薛公選徒步商學。附記：文淸公八世孫也。

靈寶許憬然商學。（附記）號松巖，許文簡公裔也。

資三族蕎種。（附記）時伏終不雨，豆禾無望，人皆皇皇，蕎籽二千錢未盈數升。先生有蕎籽數石，盡資三族，不問其值，不望其償，收穫，存活者甚衆。

序辛復元樂天集。載洗心錄。

（附記）復元回札云，樂天拙集，仰業老師玄晏，夏間托劉生致謝，至今未奉德音。昨新安呂瑹石師有字相名，欲全過河，一商証緣。家母病痱，俟稍愈，得登龍求老師一發覆也。

又寄復元便面

卓哉辛叔子，蚤歲契天深。絕意鉛華徑，究心玄聖林。六經歸肺腑，萬理羅胸襟。何日盟壇裏，相將一鼓琴。

玄帝廟碑記。

記曰：吾邑艮隅二十里許天壇觀，其來舊矣。觀在層巒疊巘間，爲節峰左翼。古柏成林，蒼蒼鬱鬱，稱名勝云。其中廟貌巍集，類弘厥壯麗，修創不同時，各有碑記。獻玄帝雖經有廟，然湫隘不足供祀事。道人張雲松名演良者，募化有年，廟宇神像胥拓大而更新之，亦既巍煥可觀矣。緣餘⑦廿載前讀書登眺其上，羌而句爲文。余曰：崇祀邀神，非儒者之道，胡文爲。道人跪而泣曰：貧道八十餘，旦暮若風燭，然願得公言垂不朽，即歿身無憾。余嘉其志，無以請言玄帝所爲玄帝，以解世惑，可乎。按玄帝經學樂國王太子，得元君授道，修行顯化，白日登天，此其說之妄，皆後世好事者爲之，不足深辨。攷之易曰：帝勞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然則玄帝者，水帝也，於方爲北，於行爲水，水之色玄，服用黑，故以爲號。水主歸藏，亦主發散，故披髮跣足，皆發散之意。而所踏膝蛇神龜，俱以水族點綴，義可概覩。且水內陽外陰，左右男女侍立，明其體陰而用陽也。世以周公桃花女附會之，

誕矣。蓋天一生水，實爲至尊。萬物得潤澤之氣以有歸，而生意一出，相見潔齊，怡然不窮，非水則木疑於潤而不得蒸，火疑於燥而不得濟，金疑於寒而不得說。是故必木、土行始相爲用耳。此水之所以爲可尊也。竊意人身亦有真水焉。天有水，人得之爲智。水發萬物，智幹萬事。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又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明聖之由於智也。無智則仁流於兼愛，義流於爲我，禮流於奢靡而爲虛僞之蔑，信流於膠執而爲刻舟之固。惟有智以灼其幾，則仁義禮信各得其當，而爲事不歸於理者否矣。觀天則知人，觀人則知天，盡人合天，余於是乎益信。知此則知所爲玄帝而老氏家表而出之，或亦以其有功於民故也。豈世人或於怪誕之說，不加察耳。彼艮之修廟，因立功垂後一念所激發，未可深責也。特爲記之，以告夫後之崇正學而尊正言者，一致信焉。

資甥李修業庄田。附記：修業，先生長妹子也。時艱於家計，先生遂以金易天壇庄田一

分、與之以供母。

三年庚午、先生年六十有九。理學彙粹成。（附記）先生論諸儒語錄、拔其尤者、由宋至明、彙爲一書、親手錄成。

四書庭訓成。（附記）先生三子俱庭訓、每講書、必隨寫主意一條示之、數年始成、共二十冊。

四年辛未、先生年七十。剖疑日抄成。（附記）先生獨座洗心室、掀翻性理、皇極經世等書及天經日月山川風雨之屬、深加剖辨、註析甚明、親手錄成。

撰辛復元母墓表。（附記）先生嗣是絕筆。

五年壬申、先生年七十有一。立宗子毓元祀。

前代邀吳過淝、造廬請益。

洗心録成。〈附記〉門人則中輩平日先生片語隻字，貯之，録成洗心集一部，約十本，欲壽諸梓。先生以其浩繁，乃擇其要者梓之。

刪正稿成。〈附記〉門人又呈先生正學脱粟會語欲梓，先生刪之，改會語爲印正。

六年癸酉，先生年七十有二。〈附記〉時先生行步少艱，兩目炯炯，常於燈下小書，略無倦態。每乘興歌詩，其吟曰：倦來曲肱，飢來藜羹。清風滿庭，緑竹鬬英。俯仰林泉，何慮何營？逍遥與遊，以樂吾生。又成七言律云：

解組歸來樂意賒，小亭兀坐寂無譁。閒來務築山前石，静裏栽培庭畔花。潇洒雲編消歲月，一犂春雨潤桑麻。更借朋伴涉園趣，共看沙鷗渡水涯。

別業郎亭

山深處處長薜蘿，石覓稜層上玉珂。更有一般無限趣，洞門喬木鳥聲和。

李子慎修補邑庠弟子員。

夏四月、先生疾病。【附記】則中至榻前候之、先生曰、吾學如天道於穆一日、有一日生意原無盡期。孔子七十、止云不踰矩。若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亦不可摹定師友。吾望則中甚切、正當汝孜孜黽勉。吾一生未嘗許一虧心事、所可貽子孫者、惟此而已。

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先生卒於正寢。【附記】時先生病革、坐榻上、口占一吟曰、歲月之不假兮、迅駛相催。學問之途艱兮、心志安厭。啟衾視予手足兮、全乎否哉。果得免於毀傷兮、視死何矣。吟罷、復索紙筆、書古爲學如登萬仞山一首、又書爲學如撐上水舟一首、又書鋤禾日當午之詩、並昨日到城郭二首、後書某年月日張某書、用圖書於名左、付則中兒輩收、以識其義無忘。正衣冠、端坐而逝。

焉則中徒跣喪次、三日不食。附記時諸子躃踴欲絕、則中狼狽失聲、徒跣喪側、寢苫枕塊、三日不食。

會友周希孟等百餘人哭先生、宿於喪次。附記會友倏聞先生訃、竭蹶而至。有僕毀其面者、哀震天地。門外皆罷市巷哭、里閭婦人小子悉悲切失聲、四方赴弔者無虛日。

冬十月十二日、殯先生於東郭三里小東山之兆新塋。附記是日、送喪者約三千餘人、由郭內達塋左、哀聲震天。悉罷市往送、邑空。

秦張三重匍匐赴弔、廬於墓所一月、以母喪歸。

京憲曹貞予先生誄文。名理淵源、得人始昌。先生挺出、直下承當。躬行實踐、力破

瀾狂。著書立言、入室升堂。斯文宗主、吾道領綱。

南司馬呂介孺誄文。學非不講之爲憂、惟此躬行之爲貴。先生旣闡發之無餘、復實踐之不愧。伊洛兮淵源、遷潤兮統滙。允昭代岂哲人、誠斯文之袁晁。

辛復元先生誄文。於維老師、金資玉質。力開聖道、皎如出日。開來繼往、規矩繩尺。言爲世法、行爲世則。秦晉燕鄭、悉賴培栽。一代真儒、百世模楷。哲人其萎、吾道之厄。

五馬曾樂尹誄文。躬承先生誨教諄諄。約我以禮、博我以文。發揮道奧、繭絲牛毛。春敎無類、物與民胞。明厥道宗、惟循天理。自幼至耋、持之不懈。洵生民之先覺先知、正斯文之乃根乃柢。

鹽舉張見室先生誄文。嗟先生於道岸兮、早歲誕登。嗟予學之不逮兮、悉借陶鎔。建學主盟兮、導聵開聾。因人指點兮、左右原逢。如時雨之化育兮、萬象成龍。

總史邢舜立先生誄文。講學之人夥矣、無如先生之理明。卽講學之理明矣、無如先生之躬行。動容兮中禮、周旋兮從容。卽聖人之復起、可俟百世、誰不景山高水長之嶽風。

孟宇鍵先生誄文。於維先生、性秉天成。吾儒山斗、師門閔曾。淵源嫡派、曹孟眞宗。聲名洋溢、直達帝廷。待詔指日、道可大行。胡爲云云

總副郭振寰誄文。嗟予幼之失怙兮、非父母無以生。嗟予壯之失教兮、非先生無以成。三月兮春風、三尺兮立程。方欲終仰之如泰山、何慮乎頹崩。

馮則中哭先生誄文。嗟庸甫冠、流離困苦。躬逢老師、不啻父母。解衣敷恩、推食吐哺。育庸成立、膠庠叨補。左攜幼提、開聾導瞽。立言著書、發覆千古。四海歸宗、豈曰小補。

醴縣紳衿公呈請入先生於鄉賢。附記呈爲眞儒宜崇、乞天轉申、以光

正道，以勵後學事。竊惟立德、立言，誠太上之偉業。重道尊賢，實　朝廷之盛典。惟其德可薦馨香，斯其人有光俎豆。今有理學鄉宦張信民者，幼秉天成，蚤歲識方圓之理，業端聖基，冲齡禀賢聖之趨。用則行義以宜民，蒞則登壇以明道，若洗心，若印正，闢元聖之眞傳，如秦晉，如燕鄒，宗哲人之心印。爲刻甫達於　帝座，聲名已溢乎中國。誠一代之眞儒，斯文之宗主者也。懇乞仁明老父師俯准輿情，亟請鄉祀，早升明禋之席，用伸大儒之報云。

本縣申文祭語。（附記）邑尹羅公諱世濟，看得理學張先生學行眞宗，遠紹伊洛之統，教明正派，近廣曹孟之傳。鮮載烹而清芾名陰，錦游晝而緑紆裴野。著述闡聖賢之心印，端方永俊乂之典型。允祀於鄉，以光大典。

本府申文祭語。（附記）府尹王公諱家賢，看得理學張先生學有眞傳，壯弘實政。思敷爾邑，



千秋共祝庚桑。道繼前修，多士仰如山斗。鄉評推重，祀典宜崇。

督學批入鄉賢祭語。(附記)文衡胡公諱獬。看得理學張先生政嬪爽周，傳接孔孟。彈琴敷治，化洽兩地甘棠。明道淑人，春蔚一壇文杏。允矣愷悌君子，洵哉開繼真儒。急入瞽宗，俟祀孔廟。

明崇正七年十二月初三日，邑侯羅公置主送祠。

門人馮奮庸等建先生專祠。(附記)門人馮則中等思先生不已，乃於家南卜地三楹，率會友百餘人，建先生祠宇，正堂三楹，享堂三楹，耳房各三楹。內立神龕，肖先生像，建於七年正月十二日，成於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後壽院表修。

八年春正月，闔學公詳院，表先生專祠。(附記)舊有門人馮奮庸等

共建專祠，未經上文，終屬私典。懇乞詳建院臺，試一表正，庶先賢可與公典，而後得以景從矣。邑尹羅卽詳請批允。

春三月，院允移文表先生祠。〔附記〕批原詳云，理學張先生明道淑人，聲譽久達帝座，本院仰止久矣。既門人建有專祠，不必另創。仍著本院官銜題以某年月日創立，有未周者，該縣宜加修葺，以見本院崇重之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夏四月，邑尹金公旌表先生講學處。〔附記〕公諱奇玉，旌表先生講學處爲嶺村同樂堂，扁曰學紹横渠，聯曰析理決疑，透關鍵於程朱，功懸俎豆。立言了義，亘光華於河洛，氣貫星文。

雍正三年乙巳夏六月，府尹張公作印正稿序。冬十



二月、置主送入書院。

雍正四年春三月、邑侯王　公建木坊於五里河先生講學處。

王公修飭先生祠址、土內瑞牌出現。（附記）公命五世孫奉祀生張鳳翮修理先生祠址、忽於基內掘出一小石牌、上書附鳳二字、其白若玉、四面雲邊、寬約三指、長約四寸、人僉以爲非凡器也。即此微物、遺以驗眞翔之符瑞出現、遺以見長敬之德致所感、故動天地而生嘉祥。彰請鳳儀麟見之休、不於崇儒重道之世而微其光乎。士君子咸謂不可褻視也、因而記之。

夏四月、按臺張公閱先生遺書、移文學院。（附記）張公批云、我心

先生前代醇儒，雄揚允當。學院王公諱國棟批云，洗心先生理學淵源，既已光榮前代，自應重顯興朝。

雍正五年丁未，邑侯王公重建先生專祠。附記：先生舊祠凋圮，王公用捐水俸，重建於舊址。正宇三楹，大門一楹，並周圍牆垣。二月二十五日立木，七月二十七日告竣。八月初五日，置主入祠，門人馮舊庸、宓新趙良棟配享，勒石於祠左，懸額於大門，扁曰洗心祠，聯曰立言著書，洗心振興鼇木；講學會傳，脱稟樂起月川。

余小子翩幼讀儒書、閱覽祖訓、原欲上進、光顯前人。無如未學解修、家貧實甚、惟躬耕隴畝、以爲糊口之資。中心耿耿、抱慚良多矣。幸逢我賢侯王父師諱箴輿號孟亭係江南省揚州府寶應縣民籍、來蒞瀧邑、禮士愛民、種種德政、莫能盡述。其念我高祖祠宇傾圮、即慨然以爲己任、捐貲募工葺新之。亭墜書板散失、復出百金、授之梓人以廣其傳。祠既頹而重新、書將泯而復存、非其重道之意誠懇、賢賢之心殷勤、胡以數

年來從未有人過而問之者，今一旦振興，乃爾乎。余小子感其深恩，沐其厚澤，即終身莫報萬一也。因而置一木牌，上書　邑賢侯王父師長生祿位，與高祖並祀於祠內，朝夕拜跪，春秋焚香，以祝其悠久。惟願我　賢侯長享爵祿於無窮也，庶少伸報恩之微衷焉耳。爰記其事，續載於高祖遺書之中，俾海內九州文人傑士，共聞共知，令典弘猷，垂我後昆，得以世世不忘。

旹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春王正月、

五世嫡孫奉祀生張鳳翮謹跋。

雍正六年夏四月、郡守張公親書對聯、送先生祠。

【附記】公諱漢字凱存號月槎雲南石屏人。以翰苑起家。前作印正稿書序、置先生木主、親送入文中書院享祀。至是、又書聯、送先生專祠。

○聯曰

講學有三張、嗣横渠南軒而後。洗心猶二水、在月川雲浦之間。

賛歎宗人漢書。

雍正九年秋八月，邑侯陸公和正學書院詩，親書二幅，送先生祠。

【原記】公諱方炳，係江南華亭人。由歲貢生出身，拜謁先生禮儀懇切，和詩親送於祠，贊歎。華亭陸方炳拜稿。

○正學書院

芊蒼岩邑家，草徑山城路。講院傾狂飈，譌樸無時雨。風流猶未泯，後生切懷慕。仰惟　先生幼，方剛亦謬誤。稍長師月川，學殖奉程度。傳薪子輿氏，大道闢翦蓁。龍與梵剎中，環龍羣奔赴。作宰赤望區，蔀屋濡膏露。導水民涿灘，刊書士陶鑄。濟士閑而耕，哀鴻招而聚。白雲望飛揚，掛冠不遑屨。哀毀骨徒立，彎擬影胥成素。蘧制節餘哀，禮樂毋荒廢。討論志益勤，坐徒若蟻附。絲情講堂開，晨夕起沉錮。東西通驅乘，提攜難指數。郃陽主　席久，脫粟會學數。脫表額高懸，正學動瞻顧。卓哉　先生出，荷道乃請愫。

千載微言絕，隻身大聲呼。故宇今無存，遺址誰復護。宇逢

聖主時，朝旭散昏霧。營建啟顏巖，鹿洞應遥溯。

○正學書院次韻

二五之精，命自天，體能包用道原全。講求性始無虧蔽，古聖如將一貫傳。

致知離物託躬行，寂滅歧禪誤此生。問學工夫原要緊，須求同氣應同聲。

仁守艱知知及數，也覓麗澤隱微間。指明識正潛

修的、非老非禪脫鬼關。
卓立之前勉强求欲從只在日純修。提撕涵養能
無間、靡有光風樂一鄉。

乾隆四年己未、　邑侯諸公捐貲塑先生真像於祠。

附記　公諱齊賢，字午橋，號循齋，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聖齋先生世裔，雍正庚戌科進士。署理於澠邑，政方召杜，民歌父母。學本周程，士仰濂洛洙泗。下車之初，即訪先賢先儒故跡，崇儒重道之誠。拜謁我高祖抱初之祠，隨捐俸，命工塑像，絲毫費用，俱出己囊。建牌坊於祠前，上書明理學洗心張夫子祠，內匾曰道重洛西，列聯曰學溯三川立德立言之業，化行兩邑有猷有守之儒。六月十三日，工既告竣，優禮致祭，庶品精潔，誠意懇至。〇祭文云、

韶山巍巍，澠水清清。天生偉人，吾道斯宗。溯先生之誕降，乃五嶽之晶晶。固挺生之靈異，致長老之咸驚。謂文清之同類，隨頭角之崢嶸。以講學爲己任，振聾聵而復開盲。闡良知之絶學，析雲浦之精英。嗚呼，盈天地間皆道也，而道必待人而後行，傳



道者不絕於古今也、有其實著斯有其名。 先生接月川之墜緒、爲與道之主盟。至今思脫粟之一會、錄人已之蒸成。讀仰正之一編、若今聲欬之如生。以 先生之明體達用、不離弘濟乎一世、寧止兩邑之賢聲。雖然、 先生之位不顯、 先生之道常明。寒暑自有代謝、山川亦有變更。豈若流心之學、爲能愈遠而愈精。齊賢仰儒先之芳躅、借前轍以爲程。愧工夫之絕續、致清夜之怦怦。望 先生之默誘、毋虛後學之來誠。謹告。

十二月二十日，諸公發文學博士查明祀典。

【附記】原文云：竊維菁川先生道傳鄒魯，學繼周程，洞理學之真傳，實儒宗之正脉。張洗心先生明體達用，微言載於正幾編，冀學致經，紀綦著脫粟一會。此一二先生者，並宜俎豆千秋，昭垂百世。朗乃祀典闕如，飄零罔供，嚴署縣騐，代遠之無幾，實景仰之維殷。爲此合籲貴學，請煩查照勝文內事理，希即查明一二先生從前曾否載入祀典，其子孫有無祭田坐守，專祠致祭之典，於何年廢弛，現在應作何致祭，一一查明議覆，以憑酌定。尊崇先哲，正所以興起後人，追溯芳徽，乃所以維持風俗。同官茲土，諒有同心，事關大典，且秋丁在邇，幸勿遲延。云云。

學博張先生迴詳。

附記　先生諱其長、字抒素、號伯二、係懷慶府孟縣人。以拔貢出身、司鐸澠邑、德業深沉、陶淑士風、啟迪情殷。原詳云、准登照　曾張二夫子為何缺祀、存無祭田云云、是徵　老父臺崇儒重道、愛慕先賢、以啟迪後人之至意也。單學准此、隨查明曹張二夫子一[illegible]二程的派、理宜配享、光崇祀典。不知從前何以未經奉

旨刻祀廟庑、典[illegible][illegible]如、識處惓事。訪之兩家子姪、唯皆真應益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泣任以來、每逢戊祭、躬到二祠伏拜仰發聯[illegible]企慕之情而巳。且聞月川祠有儉年一來、不知[illegible]負何時、後又何時稔入文中書院並文中子、蘇積濱二先生並曹張二神主、穀享供祭。早學空抱憾心、無力更正、祭儀幸界、悵悵人之。幸逢　老父臺感先賢之墓、遂宵真之像、既[illegible]聯、復訪來歷、[illegible]禋祀久缺。樂爾設姓添體[illegible]

上憲，俾得從祀，與一時之盛典，隆千載之永祀，不惟兩祠生光，二姓子孫感佩無窮，屬在吾徒志同道合，共將拊髀稱快，鼓舞歌頌靡已矣。擬合具文回覆，爲此備由牒呈，伏乞照驗施行。

八月初四日戊祭，諸公捐俸，設牲，添醴，豬一羊一，潔粢豐盛，致祭於先生之祠。

附記　○祭文云

於維先生，自號洗心。天機日湛，義理時尋。闡明理學，著作如林。脫粟一會，名昭古今。印正一綱，宛然四箴。燕秦鄒魯，賢髮森森。化行兩邑，無愧影衾。先生之品，璞玉渾金。　先生之學，山高水深。時有遠近，道無升沉。有書傳世，有像端臨。厥維後學，何



以嗣音。賢來署篆，仰止心欽。兹當秋祭，聊脩粧奠。伏望　先生求格來歆。上告。

校記

①尊：當作「遵」。按，本譜「遵」字多作「尊」，此後不一一出校。

②「翰墨」上疑當有「訂」字。

③幾：當作「几」。

④齊：當作「齋」。

⑤桃園：當作「桃源」。

⑥「位」下當脱一「爲」字。

⑦餘：當作「余」。

⑧天：疑誤。

跋

昔昌黎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此語信然。余小子常悼先業之淪湮、傷遺澤之將絕、書版散失、祠宇傾頹。幸逢我

王父師諱鉞、與恩捐米俸、振衰起廢。禋祀久缺、眞容幾敝、又蒙家我

諸父師諱齊賢、特恩捐貲、肖像於祠。余輩為後裔者、庸陋不肖、既不克顯揚祖宗之德於不墜、益愧無窮。復不能圖報　二公之恩於萬一、罪愈難

宣。因設二木牌、一書邑賢侯王公長生祿位、一書邑賢侯諸公長生祿位。並祀於高祖之祠、焚香拜祝爵祿無疆、庠序謳詠遺薈而生感、瞻拜先容而興思。祖宗書像音容常在、二公恩德永違弗替。前後適逢其人、美盛自相爲繼。立功垂訓、流芳百世。續載於祖書之中、光顯於千秋奕祺。五世嫡孫奉祀生張鳳翔感佩謹誌。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冬月中浣之吉。

六世孫庠生　弘文　七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3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54
页数=854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5
SS号=12365590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648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3.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